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八九冊目次

經濟類編一百卷（四）（明）馮琦輯　明萬曆三十二年周家楝等刻本　〇〇一

經濟類編一百卷（四）

（明）馮琦輯

明萬曆三十二年周家棟等刻本

經濟類編卷七十六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天類二

時令三則

劉安時則訓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昏參中旦尾中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

凍蟄蟲始振蘇魚上負冰獺祭魚候鴈北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左个以出春令布德施惠行慶賞省徭賦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東郊修除祠位幣禱鬼神犧牲用牡禁伐木毋覆巢殺胎夭毋麛毋卵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骴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國乃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暴雨總至黎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雨霜大雹首稼不入正月官司空其樹楊仲春之月招搖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始華蒼庚鳴鷹化爲鳩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太廟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笞掠止獄訟養幼小存孤獨以通句萌擇元日令民社是月也日夜分雷始發聲蟄蟲咸動蘇先雷三日振鐸以令於兆民曰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端權

槩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農功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行夏令則其國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二月官倉其樹杏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駕虹始見萍始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

右个舟牧覆舟伍覆五反乃言具于天子天子焉始
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爲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
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命有司
發囷倉助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使諸侯聘名
士禮賢者命司空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
視原野修利隄防導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始至境
止田獵罼弋罝罘羅罔餧毒之藥毋出九門乃禁野
虞毋伐桑柘鳴鳩奮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撲曲筥筐
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命五庫令百工
審金鐵皮革筋角箭幹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擇下旬

吉日大合樂致歡欣乃合纍牛騰馬游牝于牧令國
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季春
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
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行秋令則天多沉陰
淫雨早降兵革並起三月官鄉其樹李孟夏之月招
搖指巳昏翼中旦婺女中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
在火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
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蟈鳴丘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
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建赤旗食菽與鷄服八風
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

其畜鷄朝于明堂左个以出夏令立夏之日天子親
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南郊還乃賞賜封諸侯
修禮樂饗左右命太尉贊傑俊選賢良舉孝悌行爵
出祿佐天長養繼修增高無有墮壞毋興土功毋伐
大樹令野虞行田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穀天子
以彘嘗麥先薦寢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决小
罪斷薄刑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
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壞城郭行春
令則螽蝗爲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四月官田其樹
桃仲夏之月招搖指午昏亢中旦危中其位南方其

日丙丁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
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
聲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載赤旗食菽與鷄服
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
兵戟其畜鷄朝于明堂太廟命樂師修鞀鞞琴瑟管
簫調竽笙飾鐘磬執干戚戈羽命有司爲民祈祀山
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天子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
薦寢廟禁民無刈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無閉
關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存鰥寡振死事游牝別其
羣執騰駒班馬政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

慎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禁民無發火可以居高明遠眺望登丘陵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至行春令則五穀不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五月官相其樹榆季夏之月招搖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其位中央其日戊巳盛德在土其蟲臝其音宮律中林鍾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涼風始至蟋蟀居奧鷹乃學習腐草化為蚈天子衣菀黃乘黃騮服黃玉建黃旗食稷與牛服八風

水爨柘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劒其畜牛朝于中宮乃命漁人伐蛟取鼉登龜取黿令滂人入材葦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為民祈福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稃鬻厚席蓐以送萬物歸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青黃白黑莫不質良以給宗廟之服必宣以明是月也樹木方盛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動眾興兵必有天殃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利以殺草糞田疇以肥土疆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稼穡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六月官少內其樹梓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昏斗中旦畢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狗朝于總章左个以出秋令求不孝不悌戮暴慠悍而罰之以助損氣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

命將率選卒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順彼四方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禁姦塞邪審決獄平詞訟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月農始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障塞以備水潦修城郭繕宮室毋以封侯立大官行重幣出大使行是月令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冬多火災寒暑不節民多瘧疾七月官庫其樹楝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昏牽牛中旦觜嶲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

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京尺
至候鴈來玄鳥歸羣鳥翔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
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
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太廟
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決獄不當反
受其殃是月也養長老授几杖行稃鬻飲食乃命宰
祝行犧牲案芻豢視肥臞全粹察物色課比類量小
大視少長莫不中度天子乃儺以御秋氣以犬麻先
薦寢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乃
命有司趣民收斂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

行罪無疑是月也雷始收聲蟄蟲培戶殺氣浸盛陽
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
稱理關市來商旅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
皆至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仲秋行春令則
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
蟄蟲不藏五穀皆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
行草木蚤死八月官尉其樹柘季秋之月招搖指戌
昏虛中旦柳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
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
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天

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
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
其畜犬朝于總章右个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
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
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是月也霜始
降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
室上丁入學習吹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制百縣爲
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歲之數
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命太
僕及七騶咸駕戴旌授車以級皆正設于屏外司徒

搢朴北嚮以誓之天子乃厲服廣飾執弓操矢以獵
命主祠祭禽四方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
咸俛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
宜者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後已是月天子乃以
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
敗民多鼽窒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
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旅並興九月官
候其樹槐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昏危中旦七星中其
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
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水始冰地

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子衣黑衣乘玄驪
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
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其畜彘朝于玄堂
左个以出冬令命有司修羣禁禁外徙閉閭大搜客
斷罰刑殺當罪阿上亂法者誅立冬之日天子親率
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北郊還乃賞死事存孤寡
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兆以察吉凶於
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行積聚修城郭
警門閭修楗閉慎管籥固封壐修邊境完要塞絕蹊
徑飾喪紀審棺槨衣衾之厚薄營丘壟之小大高庳

使貴賤卑尊各有等級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案
度程堅致爲上工事苦慢作爲淫巧必行其罪是月
也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宗大禱祭于公社畢饗
先祖勞農夫以休息之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勁
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侵牟孟冬行
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多
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
時起土地侵削十月官司馬其樹檀仲冬之月招搖
指子昏壁中旦軫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
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

腎冰益壯地始坼鶡鴠不鳴虎始交天子衣黑衣乘
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
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其畜彘朝于
玄堂太廟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室居及起大衆
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蟄則死民必疾疫有隨以喪急
捕盜賊誅淫泆詐偽之人命曰暢月命奄尹申宮令
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乃命大酋秫稻必齊
麴蘗必時湛熺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
無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澤是月也
農有不收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詰山

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
相侵奪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君子齊戒
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寧身體安形性是月
也荔挺出芸始生丘螾結麋角解水泉動則伐樹木
取竹箭罷官之無事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閭築囹
圄所以助天地之閉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
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瓠不成國有
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十二
月官都尉其樹棗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婁中旦氐
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

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鴈北鄉鵲加巢
雉雊雞呼卵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
麥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
擊磬石其兵鎩其畜彘朝于玄堂右个命有司大儺
旁磔出土牛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漁先薦寢廟
令民出五種令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
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
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周于天歲將更
始令靜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飾國典
論時令以待嗣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

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國供
寢廟之芻豢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為妖祥四鄙入保行
春令則胎夭傷國多痼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
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十二月官獄其樹櫟五位
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
之次扶榑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
者萬二千里其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窒達障塞
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
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南方之極自北戶

孫之外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
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
救饑渴舉力農振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
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中央之極自崑崙
東絕兩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衆民之野五
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東至
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平而
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無不囊懷溥氾無私正靜
以和行稃鬻養老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西方
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沉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

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飾羣牧謹著
聚修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雝谿谷守
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
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
羣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申
羣禁固閉藏修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
閉關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塞奸人
已得執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
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六合孟春與孟秋

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
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
嬴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
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
畢季冬刑畢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
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
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
二月草木不脱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
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
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

六月五穀疾狂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肅夏
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行冬令格秋行夏令華行春令
榮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制度
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爲繩地爲準春爲規夏爲衡秋
爲矩冬爲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
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
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爲度也直而
不爭脩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
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
孔密廣大以容是故上帝以爲物宗準之爲度也平

正不險巧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
而不挫流而不滯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周密而不
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不生是故
上帝以爲物平規之爲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垸優
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
怨不起規度不失生氣乃理衡之爲度也緩而不後
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弔而不責當平民祿以繼不足
𢽾𢽾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
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矩之爲度也肅而不
悖剛而不憒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懾令行

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
之爲度也急而不羸殺而不割充滿以實周密而不
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慤以固糞
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強必柔以剛
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
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
濕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柳宗元時令二論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爲
月令措諸禮以爲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
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爲之備

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
以爲高利于人備于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
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
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
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經術相土宜無聚大衆仲春
利隄防達溝瀆止田獵備戰器季春合牛馬百工無
悖于時孟夏無起土工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
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工兵
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
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

斂務蓄菜伐薪爲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修囷倉謹
蓋藏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
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
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
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
使古之爲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
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
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
秋無以選士厲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
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

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
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
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
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
以爲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于君心外不可以
施于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
霜雪水潦大旱沉陰氛霧寒暑之氣大疫風欬鼽嚏
瘧寒疥癘之疾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
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敗寇戎來入相掠兵
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保流

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于聖人者也
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
爲君人者法也蓋非爲聰明睿智者爲之將虞後代
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
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
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爲之時將因循放
蕩而皆亡其爲爾于是又爲之言五行之反戾相
盪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
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秘布露顯明則
後之人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爲教立中道以示于後

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防昏亂之術爲之勤勤然書于方冊與亡治亂之致承守是而不失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爲善所以滋其邑假而忘理也詩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爲禳禬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且吾子以爲是冊書之多孰與聖人之言使詩謂者曰仁義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不屑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爲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衺其有錯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

暴戾淫放則無不爲矣求之二史豈有復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勸諫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于陳隋亦明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之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耳

牛希濟時論　或曰治亂者天之常也是以十年一小變三十年一大變至于蟲蝗疫癘水旱兵革皆時之數也若其聖人亦不能免是不然也何者天之于人也至仁而信其資長百穀草木禽獸之物皆所以仁于人也故羣物之不生也春以發之物之不成也夏以長之物之不齊也秋以肅之物之不實也冬以堅之物在陽畏其暵也故夜降雨露以潤之在陰畏其終也故伏陽以蓄之人之不之止也故爲明以息之人之不之時也故馳時以警之日月星辰雷電風雨霜露之作無不私于人也爲有爲蝗螟之時以害其禾稼爲水旱之時以蕩其生物爲疫癘之時以毒其性命爲兵革之時以流其脂膏者上天垂象昭鑑萬物之情始兆萌之象已者未嘗不丁寧先視之于人俾知者通其變而修其德以爲之防知而不修夫何言哉聖人所以觀乎天文以察其變又曰先天

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又曰則天之明斯其旨也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皆所以變遣于其君若闇桀而避禍必爲禍見禍而懼侵益爲善持無必定之從盜殺乃中興之道敷無可保之猶烏雀爲滅亡之道其成有戰爭水旱災沴之世皆生民之所感曾無時以及而及之也且民之所爲也繫時君之教化皆以忠孝恭儉爲治皆可封也暴亂聲色爲好皆可誅可以爲時之和爲可誅之教上帝之仁且不能祐賞罰之以爲求治之具神功之力必可以恕或者曰聖人世不能無戰爭堯湯之君不能無水旱豈其

德有闕歟蓋時使之然也夫戰之大者孰踰于阪泉
不周之役人謀之可與乎兵力之可支乎卒滅于有
德水旱之數豈過于堯湯之代人無饑色國有常歲
若今之世一年之水一年之旱豈惟人不粒食國無
儲矣焉能感治水之命有蹤鑿之功爲桑林之雅契
禱祈之願若時數之必然即當數足而後已豈復有
中救之道是知天時不能違于聖德明矣至于長史
爲一郡一邑之政飛蝗尚不入其境暗門以變劑之
和可以拒時之疾又若時數之一縣寧有擇其地而
遺其人哉況宋景一言之善罰星退舍漢之盛德日

駁再中其餘咸應之跡布在方冊是以知天道甚邇
人事至近又易繫之說曰衰覆貞吉凶人之貞所係
若吉凶人尚且不懼況聖人乎希濟以爲治亂拯時
爲人君所行求治則治亡理明亂雖復求治積年一
日違之禍不旋踵國亦知之豈非拘忌之家所能執
必矣

曆六則

司馬遷曆書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
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鳺先滜物乃歲具生於東次順
四時卒于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日
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
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於東月歸
於東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
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
本天元順承厥意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
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

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
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
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皡氏之
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荐至莫盡
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
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
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
無紀曆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
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
至民無夭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

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于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機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邪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邪于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于彊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于五德之傳而散

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歷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漢興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歷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

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歷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

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班固律歷志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犧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偽辭

取正義著于篇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
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效
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
協同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性命之
理也書曰先其筭命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
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
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
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徑象乾律黃鍾之一而
長象坤呂林鍾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
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

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
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
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
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筭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
太史羲和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
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
曰塤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鍾
木曰柷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為言章也物成
孰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
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

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
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為宮紀也
協之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
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
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君商為臣角
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
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
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
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族
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

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
夾鍾六曰中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
也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
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
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鍾
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
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鍾黃者中之
色君之服也鍾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為聲聲上宮
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
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為六

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
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
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
月夾鍾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
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
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
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㽔賓㽔繼也賓導
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
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㽔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

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
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
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
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
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臧萬
物而雜陽閡種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
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
為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
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為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陰
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

物生長楙之於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鍾為地統律長
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楙之於六合之內令剛柔
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正
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
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為仁其聲
商也為義故太族為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伏羲氏
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為三統易
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

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
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
十者乘之為八百一十分應曆一統千五百三十九
歲之章數黃鍾之實也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
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
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為
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鍾之實人者繼天順地序
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
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
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

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族之實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天兼地人則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餽之象也三統相通故黃鐘林鐘太族律長皆全寸而亡餘分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爲合六爲虛五爲聲周流於六虛虛者爻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爲十二而律呂和矣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振美於辰已盛於巳咢布於午昧薆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

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故以成之數忖該之積如法爲一寸則黃鐘之長也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

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

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
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
政故曰玉衡論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車則見
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
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
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
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
石忖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
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宜圜而環之
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

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
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
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
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
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
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
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
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
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
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鍾之

象也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
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歷
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
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
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圜器械令得
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
須陰陽位序圜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
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
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大師秉
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

義一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圜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
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
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
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
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
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
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
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今
廣延群儒博謀講道修明舊典同律審度嘉量平衡
鈞權正準直繩立于五則備數和聲以利兆民貞天

下於一同海內之歸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
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溼寒
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
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歷
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
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乃命羲
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
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眾功皆美
其後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

禹至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
法故自殷周皆創業改制咸正歷紀服色從之順其
時氣以應天道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
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
及魯歷戰國擾攘秦兼天下未皇暇也亦頗推五勝
而自以為獲水德乃以十月為正色尚黑漢興方綱
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
頊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覩
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
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

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
明經術上乃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
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
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
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
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
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
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
萬世則於是迺詔御史曰迺者有司言歷未定廣延
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

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上矣書
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為
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
歷迺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
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迺以前歷上元泰
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
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
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為算
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迺
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

與民間治曆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洛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曆其法以律起曆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之調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閎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曆不藉名曰陰曆所謂陽曆者先朔月生陰曆者朔而後月乃生平曰陽曆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侯王羣臣便迺詔遷

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曆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覆太初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曆以平爲太史丞後二十七年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曆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爲傳黃帝調律曆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曆之過也詔下主曆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曆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曆用狀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

課諸曆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遠詐謾益甚竟以下吏故曆本之驗在於天自漢曆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曆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夫曆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

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曆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曆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朔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曆以爲在建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而怪蟄蟲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曆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

書曰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言告朔也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爲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三之以爲實實如法得一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

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爲黃鍾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爲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

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爲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蓍以爲數以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因以再扐兩之是爲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是以能生吉凶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

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并終數爲十九易窮則變故爲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爲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爲朔望之會以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爲會月九會而復元黃鍾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記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誖此聖王之重閏也春秋曰舉正於

中叉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為民故啓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為節至其中斗建

下為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

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塡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乘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為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策以陽九九之為六百四十八以陰六六之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為八千六百四十而

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為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為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以乘章歲為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為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而六之為法太極上元為實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黃帝調曆元起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

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爲上元太初曆到章帝元和旋復疏闊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溯一日乃與天合以爲四分曆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攝提以辯曆者得開其說而元與緯同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以疏密是因不主於元

唐玄宗時太史言麟德曆浸疏日食屢不效上命僧一行更造新曆梁令瓚造黃道遊儀以候七政遣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

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強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一尺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三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一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衆星燦然皆古所未見大率去南極二十度

蒙古耶律楚材造庚午元曆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貞祐三年爲中都行省員外郎中都陷遂降于蒙古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玄時從征西域以金大明曆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胛以符之然後行

元行授時曆郭守敬等以爲金雖改曆止因劉宋之曆微加增益未嘗測驗於天況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汴宋舊儀今多不協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等創造儀象圭表爲踞凡十有三復遣監候官十四人分道測驗凡二十七所衛參曆法酌取中

數爲新曆上之言自漢以後曆法經七十改創法者十三家今所考正者凡七事所創法者五事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傅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曆上賜名曰授時頒之天下

經濟類編卷七十六終

經濟類編卷七十七

明　北海　馮　琦　纂

弟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天類二

祥瑞八附

周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

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邪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孔子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霑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漢劉向辨物篇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爲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麕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羣居不旅行紛乎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即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脩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噣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

揭義背負仁心信嬰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彩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儀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於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於東階

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玆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囿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

終軍濟南人年十八至長安上書言事漢武帝異其文拜謁者給事中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于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群臣終軍對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同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

南粵頼救北胡隨畜鳥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驃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于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于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于勛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于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于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于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斯拱而竢之耳

宣帝時黃霸代丙吉爲丞相霸材長于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于治

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

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畧㣲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
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
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
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
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毁丞相也誠恐群臣
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
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
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
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
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

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
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
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
條教敢挾詐偽以姦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
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覇
甚慙
鮑照河清頌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像于人工言古
者先考績于今鴻羲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嶽雕篆素
昭德垂勳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
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玄玉聿彰符命朴
牛文蛹爰定祥曆魚鳥動色禾稚興讓皆物不盈眥
而美溢金石頌聲為之而寢詩人于是不作庸非惑
歟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應龍木之精俯協龜水
之靈君圖帝寶粲爛瑰英固以業光策代事華前德
矣聖上天飛踐極迄兹二十有四載道化周流玄澤
汪濊地下天成合生阜熙文同軌道袤覆廬輻德
中區黎庶知讓覩英遐外夷衎懷惡袟禮恤勤散露
臺之金賑民舒國傾御邸之粟約違迫贅奢去甚泰
讌無留飲畋不盤樂物色異人俊游戀直顯辭失心
幽無怨魄精焰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杖斧之使號

令不肅而自嚴無厚歛衆之事靈怪不名而自彰萬
里神行騰塵不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柝冀馬南金塡
委內府馴象穫爵充羅外苑阿純箕組之饒衣覆宗
國魚鹽杞梓之利傍贍荒遐士民殷富繁軼五陵宮
宇宏麗崇冠山川閭閈有歷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
冕重肩豈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鐵而
已哉是以嘉祥累仍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
栖阿閣遊禁園金芝九莖木禾六秀銅池發胥畝宜
以竭薦郊廟和協律呂烟雲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
上猶夙興昧旦若有望而未至宏規遠圖如有追而

莫及神明之覲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鏤檢盛典蕪
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蘊
舞頌於外坐朝陪宴之臣懷掄揚于內三靈佇曦九
壤注心旣有日矣歲宮乾維月躔蒼陸長河巨濟異
源同清澄波萬壑絜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
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效焉宣尼稱鳳鳥
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
見者也然則古人所未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
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信哉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
大寶也澤浸群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停風

遷俗文教也誅鋤翦黠東類象闕武功也鳴禽躍魚
游梳河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
明同贊民祇與能厥應如彼唯天爲大堯實則之皇
哉唐哉騶與爲侶抑又聞之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
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延以豐
功選命潤色勝策成德形容業被歌頌察之上代則
奚斯吉甫之徒鳴玉鑾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
之屬馳金鑣於後絕景揚光淸埃繼路故班固稱漢
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
是言之斯乃臣子舊職國家通議不可輟也臣雖不

敏敢不勉乎乃作頌曰寬刊崩石搯逸殘竹巢風寂
寥羲埃緜邈鉅生大年瞻學淵闡肇繇成景粉績顓
軒徒觀井科未睹天河亘古通今明鮮瞬多千齡一
見書史登歌旋我皇箕揆景方佺凌周躡殷躐唐轢
虞如彼七緯累璧重珠高祖撥亂首物定霸更闢天
地再鑄群生帝御二傑龍步八埏朔南暨教海北膺
聲淪深格高浹遐洞寰苑畢還宋玄圭告成大明方
徽鴻光中微理命誰堪皇曆攸歸謳從筮協神與民
推黃旗西映紫蓋東輝納瑞螭玉升政衡璣金輪豹
飾珠冕龍衣正位北辰垂拱南面天下何思日用罔

倦復禮歸仁勸恤通愛一物有遺戚言毀膳非躬簡
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損道滋益孝崇饗祀勤隆耕
籍禮酎秋羊封埒春醪覆老無粱鰥孤重帛體由學
崇俗以教遷禮導刑清樂包風宣分衛讓齒折訟推
田野旌伏彥朝賞叅賢儒訓優柔武節炎鷙文憲精
弘文容犀利搖鈴叩審程幾周備吏礪平端民羞辜
說桴鼓凝埃烽驛垂繼銷我長兵歸爲農器關外水
鄉郭表炎國隴首西閈渤尾東北艳艳蔚冊渾渾梟
果移珠雲勉轉集邛僰狼歌薦功烏譚陳德治博化
光民阜財盛斑白行謠青衿高詠雲表幽和物章明

慶麗植雕質蠢行藻性仁草昆殘芊德宿肖映瀚無隱
巘山有黃落牛羊內首闊戶外拓瑞木朋生祥禽韋
作薰風蕩閶飴露流閼器範神妙剩調象藥匪直也
斯偉慶芳溱洼彼四瀆媢此雙川伏靈逶紀閟貺遐
年澄波缺嶽鏡流蒸山泉室凝瀲水府湑涓倪瞰夷
都降眡驪淵朱宮潛耀紫閣陰鮮吉在槩德王風不
昌迺溢迺竭或壅或亡絜源濫竪是未央先民末
概大道悠長云何其實鍾我阜聞諸師說天竦聰容
分介焉如響匪遠惟疾矧是皇心妙天貞一左右天
經戶牖人術訏謨布簡絲言盈室職有編祀清萱崇

日一人之慶吹萬窠祁靈根方固修源重波副脣貳
哲帝體皇柯景雲蔚猷秀星騈羅垂光九野騰響四
遐轉車舁足槩石虎牙世匹周室基衣漢家泰階既
平洪河既清大人在上麗宇文明樵夫歌道漁父濯
纓臣照作頌鋪德樹聲
唐德宗時澤州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爲嘉
祥以進賢慶忠爲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
異木何益于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毋得上獻內莊
宅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
外國屢獻馴象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
命縱于荆山之陽使豹貙鬭雞猘犬之類悉縱之又
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悦淄青軍士至投兵相
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文宗時杜悰鎮鳳翔時有詔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
見于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
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
獲白兎監軍又欲奏之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
日而斃監軍不悦謀圖獻之及鄭注代悰奏紫雲見
又獻白雉是歲遂有甘露之變及悰判度支河中奏
騶虞見百官稱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

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芝之異先
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
敘九疇皆有益于人故足尚也至于禽獸草木之瑞
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季龍暴虐得蒼麟白
鹿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願陛下專以百姓
富安爲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他日謂宰相曰
時和歲豐是爲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于事宰相因
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遂
詔諸道有瑞皆勿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祠祭受胙
奏祥瑞皆停

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于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闕刑法弛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于朝意朝亡乎武丁恐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逆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周靈王時穀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污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

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鄣九澤封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燀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

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
胙以天下賜名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
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
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
豈緊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
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
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
必有慆淫之心閒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
主湮替隸圉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
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

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
忠信之心閒之度于天地而順于時動和于民神而
儀于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
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
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
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三
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
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饍者嘗焉佐鬬
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禍詩曰四牡騤騤旟旐
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
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
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
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
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民亂及文武成康而僅
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
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
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
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
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

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龢民而方不順時不
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
器子孫爲隸下夷于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
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享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
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
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
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宮
以徼亂民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
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
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爲也

上于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
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
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縶之及景
王多寵人亂于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
王室遂卑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
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
出陰遁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
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
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

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
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
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
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
乃東遷

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干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
過也陽干國政類德人事類盈楚以爲凡遭水旱天
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
日至矣

宋大水魯莊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
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
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浡焉桀
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
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
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
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
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
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
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

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
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
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
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
食于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
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
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
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
可知也

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

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

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

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

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
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
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
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
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
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
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
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
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
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

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
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
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
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
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
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
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
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
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
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
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
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
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于子產
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
子產弗與
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
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
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

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
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
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
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
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
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于是乎去表之槀
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
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
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

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至于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于四海之內諸侯藏于境內大夫藏于其家庶人藏于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于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

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

漢元帝時有日蝕地震之變問臣衡政治得失衡上疏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

則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刺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

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彼害好陷人于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于行而廉于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是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

民知所法遷義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困乏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賦斂多民所共者大

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于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時石顯五鹿充宗皆疾京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為魏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不欲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乃拜上封事　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已卯臣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

事者　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于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効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　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

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強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已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下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迺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

意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

翼奉因地震爲[illegible]封事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曆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于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

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于星氣日蝕地變見于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申動于貌今年太陰建于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

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爲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

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
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
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
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裁察

劉向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
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
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
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
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
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

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
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
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
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于內萬國驩于外故盡得其
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于下天
應報于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
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

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
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
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
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
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
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
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
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鞫
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于上地變
動于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

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
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
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
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簒殺殃禍
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
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為
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
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
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
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

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
晝冥晦雨木氷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
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
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
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
晉侯其師于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
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
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
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

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否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
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
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
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
爲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
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
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
鱗集于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于前毀譽將必用以
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雨雪夏隕海水沸出陵
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軼

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
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
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
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
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
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
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
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
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
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

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
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
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
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
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于魯李斯與叔孫
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
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
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
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一出而
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

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厯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于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誠是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于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

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成帝時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劉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

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曆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

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
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乃得
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兩血日食于衝滅光星見之
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
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
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
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
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
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
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影響世所同

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與銷大異
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𧬈𧬈數姦死亡之
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
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
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晲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
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輙入之然終不能用
也
谷永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
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

爲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忠
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
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絶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
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
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
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
得免于言責之辠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
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于上志在過厚
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
柩後寢以尸達誠汲黯身外思内發憤舒憂遺言李

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
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陲思慕之心常存于
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
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内非爲天
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
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
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
恩及行葦籍税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
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
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

材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群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川崩潰水泉涌出妖孽並見茀星耀光饑饉薦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值百六之災阸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

二十載間群災大異交錯鋒起多于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于饑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群小媟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恤興于百姓困而賦斂重發于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

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窮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于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群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于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爲此

[illegible]若穀不登廚膳災異至損服凶年不墍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恤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勅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陛下天然之性

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悟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爲善捐忌邪志毋貳舊德勵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于上禍亂伏于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群小不肯爲耳

言黑龍見疏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發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于前不懼于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輳陳忠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巳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群惡沈湎于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

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悊婦爲梟爲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廷獄大爲亂阱榜箠瘠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

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沈湎媟嫚溷殽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

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又反故又廣盱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于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以鏡考已行有不合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

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于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悟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僻之惡志勵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群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媠出之具克己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阱誅戮邪佞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

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恤振救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婁省無怠舊愆必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杜欽對日蝕地震賢良策　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

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
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
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爭刺之心關東諸
侯無彊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爲後宮何
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
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
害而爲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咸以類相應人事失
于下變象見于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
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
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

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
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
深思天變何丁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
哉唯陛下正君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
萬事數御安靈由瞿近親二宮之饔膳致昏晨之定
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
聽于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
萬姓之欲以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讒賊
之人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雖無
變異社稷之憂[illegible]天下至大[illegible]

不可以佚豫爲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
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
光祿大夫辛慶忌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後徵爲光
祿動時數有災異何武上封事　虞有宮之奇晉獻
不寐衛靑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
于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
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
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
滅誠萬世之長策也光祿動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
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乃

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
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
哀帝時息夫躬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
又角星茀于河鼓其法爲有兵亂是又訛言行詔籌
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
行邊兵勅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
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王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
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于上
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勅戒人君欲令覺
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辨士見一端

或妄以意傳著星歷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
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皋車馳詣闕
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辯口快
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
也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
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
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于後
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
上不聽
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

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鮑
宣復上書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
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于三始誠
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于日虧
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
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
息夫躬過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
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虷日連陰
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
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

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
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
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
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
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
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
性命不者海內之所讎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
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示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
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
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

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毣毣之思
退入三泉死亡所恨

孔光日蝕對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
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
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
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以大中不
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匿甚則薄蝕是
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乃正月
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
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

享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
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
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
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
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
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群臣思求其故然後勅躬自約
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
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于百姓
誠爲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
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言有

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于崇德博施加精致
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于應天塞異消
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
杜鄴日食對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卞和獻寶
刖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
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
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也女雖貴猶爲其國陰也故
禮明二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于子春秋不書
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
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

與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爲孝惠后是時繼嗣
不明凡事多闇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
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
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
驚恐按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故在于得一類而
達之也日食明陽爲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
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
甚明臣不敢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
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
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以詔策

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制書侍
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閒未旬月則有
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
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
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
軍屯寵意并于一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見所希聞也
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
爲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
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
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

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遠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内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柰何不應臣聞野鷄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顧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禄何嫌不報

李尋災異對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于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煇光

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無光各有云爲其于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于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閒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于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小臣不知内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愼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强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强大誼絶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閒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閒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仗矣屋大柱小可爲寒

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强所惡以崇社稷尊强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塡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于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卬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黄龍入帝廷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

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塡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墻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濊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于四仲四時失序則星辰作異今出于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晩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茀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

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濕奧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于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于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群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

于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于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于其國國君之

咎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
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
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强本
朝夫本强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
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
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于今亡比而尚
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
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
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于通人故世陵
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于
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
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
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
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
死之後日月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
結舌邪僞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
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
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
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
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
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
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
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
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
亡之誅唯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經濟類編卷七十八

明 北海 馮琦 撰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天類四

災異二　五十九則

漢宣帝地震詔　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下

元帝日食求直言詔　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列則群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晻于大道夙夜憂勤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違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乃六月晦日有食之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

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光武日食詔　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彊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勑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務遵法度

地震詔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民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稾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賜郡中居民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稅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吏民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為尋求之

明帝引咎詔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又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歎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

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章帝地震詔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甽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

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鄭興日食上光武疏　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為大司空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衆之德以濟群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

今陛下高明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采廣謀納群下之策

明帝時夏旱而大起北宮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　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崇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　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

半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

復上災異疏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大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

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窮

章帝時大旱穀貴召鮑昱問曰旱既太甚將何以消伏災眚鮑昱對　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得失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徒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馬嚴日食上封事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無功不黜則陰盛陵陽伏見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酺楊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部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事於是宰府習爲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勑正百

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玩之爲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如此緩御有體災眚日消矣

何敞性公正自以趣舍不合時務每請召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以殊禮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爲祥瑞敞通經傳能爲天官意甚惡之乃言于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鸜鵒來巢昭公有乾侯之

尼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海鳥避風臧文祀之
君子譏焉今異鳥翔于殿屋怪草生于庭際不可不
察由安懼然不敢荅君無何而章帝崩
和帝永初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饑困樊準上
疏　臣聞傳曰饑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春秋穀梁
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
群神禱而不祀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
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
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
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

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
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贍
雖有其名終無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
安尤困之者徙置荊揚熟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
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
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
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
議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
丁鴻論日食爲竇氏封事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
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

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
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
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春秋日食三十六弒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
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
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
卿分晉諸呂擅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
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今大將軍
雖欲敕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
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

勑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
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
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
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
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
戲豫若敕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
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
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
大患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
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

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
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
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
猾競爲姦利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
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
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安帝時承上樊豐謝惲等見楊震連切諫不從無所
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
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　臣
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

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
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
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
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
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
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脩第舍
賣弄威福道路讙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城郭殆
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燋心而繕脩不
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
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妖言之口

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
馬融日食上疏　伏見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己之
義歸咎自責畏天戒詳延百僚特問公卿知變所
自將得厥故脩復往術以答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
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
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
所載史官占候群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
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隨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
茀氣干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
端門以爲參者西方之位其于分野并州是也殆謂

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
略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誡重譴于此二城海內莫見
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之宿衆占顯明者羌
及烏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勳之名臣恐受任典牧
者苟脫目前皆粗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爲國百世之
利論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相不大疾病伏惟天象
不虛老子曰圖難于其易也爲大于其細也消災復
異宜在于今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
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
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

曰從時臣願伏惟方今有道之臣漢興設張侯甸采
衛司民之吏案繩循墨雖有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
辟身自取禍百姓未被其大傷至邊郡牧御失和吉
之與凶敗之與成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人上
以應天變下以安民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
仰租奉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阨困故能果毅輕財
施與孤弱以獲死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
泰無度功勞足以宣威踰濫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
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于檢押雖專賞罰不敢越濫
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孤疑無斷畏首畏

尾威恩纖薄外內離心上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
將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
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為福孔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
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為誣矣宜擇選畢舉審得其
真鎮守二方以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
郎顗上順帝弭災數事疏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
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
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
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温三省之勤思過念咎

務消祇悔方今時俗奢侈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
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脩禮遵約蓋
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
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
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
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
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
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
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脩復太學宮殿官府
多所搆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盡力致

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
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
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
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
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
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
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也
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
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
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

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以爲立夏之後當有霿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與致升平其可

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旣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擧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也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鑕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對臺詰辭　臺詰顗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宜以實對顗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出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元不得通偏

黨之私或無所用選擧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蔽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改憲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靑服絳者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卽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

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顗愚蔽不足
以荅聖問
條便宜七事　一事陵園至重聖人攸馮而災火炎
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况宮殿官府近始
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
宮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
賄巨億爲計易內傳有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
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敕下鍾鼓之縣休
繕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
人敏於景響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

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
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
減雕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
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集眚沴息矣　二事
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效易傳曰有貌無實佞
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清濁爲貌今三公
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
濁效而寒溫不効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占曰日乘
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
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

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之士
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
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
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
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巳今春當旱夏必
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
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
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已來穀收稍減家
貧戶饉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
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饑也以

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
約身薄賦時致升平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
惟約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故高宗以享福宋景
以延年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
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
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
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
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
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
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

于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莫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

也廣雅曰罰謂之大辰也北極亦爲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緣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旟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　六事臣竊

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寤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伏惟漢

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氾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秘歷今値困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唯獨聖賢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厄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爲戌仲已竟來年

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于今適三百載錄書考
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
變大為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
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采輿謀開不諱之路臣
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
復條便宜四事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
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
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
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否
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

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
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
月不舒光日不宣曜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
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
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何天戒之數
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
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
可久闕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
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
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
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
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
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
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
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
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
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隨時
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
明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
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災招

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
元則大昊悅和雷聲乃發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
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
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孝經
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
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
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
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
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
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登宋人饑也陛下宜審詳

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四事
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
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
冬涉春迄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
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
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
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
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
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
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人之

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
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
不登則饑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
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災為
其方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
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
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
鼎鑊

周舉對大旱策　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
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
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
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
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
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
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昔
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剋己魯僖
公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以
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
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
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國魚鱉

為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
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卻行求前誠宜
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
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
其位急宜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
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

李延年論倖臣鄧萬封事　臣聞天子者無上故天以
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
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
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

傅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昔宋閔公與強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矜此無禮以致大災武帝與倖臣李延年韓嫣同卧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以酬其功爵人以甄其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令人君不能

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寵宦官之敝積善日熙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

桓帝時大將軍梁冀專朝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劉陶時游太學上疏陳事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

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彫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眾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

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罹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

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
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
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
率下及掌戎馬威行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
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燿下鎮萬國臣
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
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襄楷論災異疏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
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
壽為萬世之法臣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

座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
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
微天庭五帝之座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
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
西至掖門還蹈執法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
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
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
大寒殺鳥獸害魚鱉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
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
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譁於占亦與竹柏

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福
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
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
嚴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瓆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
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
三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
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
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
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
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

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玩習又欲避請
讞之煩輙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
非其罪魂神寃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
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
省刑以廣螽斯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五日河內野王
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
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
以為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
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
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王莽天鳳二

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焉
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
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勢春秋五
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
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
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
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
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
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
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

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
異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
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雖微而志信人有
賤而言忠臣雖微賤願賜清閒極盡所言
靈帝光和中詔召蔡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
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
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
施行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又特詔問曰比
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群公
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

與故宰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
生疑諱具對經術以皂囊封上邕對　臣伏惟陛下
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
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
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
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災變以當譴責欲令人
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
近在寺署其為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
政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貲藏侔於
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

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者道路紛紛
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
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
正而聞太尉張顥為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
又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
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
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
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
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
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

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
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
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
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
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
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贛
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
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
怨姦仇
時青蛇見御坐楊賜上封事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

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
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顔色而五
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
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夫
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故春秋兩蛇鬬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
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
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
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
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

景其事甚明
時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
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
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
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
留意少子乞還女婿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
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
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上書對　臣聞之經
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
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

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
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
諠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
熟矣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
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
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
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
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旬
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郄儉梁
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辨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

令縉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脩政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人見怪則脩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遲佚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

張奐言災異疏　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蟄順至為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為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

謝弼上封事陳得失　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徘徊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又聞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闥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

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驚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茲作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群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

入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
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
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
愚用忘諱忌惟陛下裁其誅罰

晉元帝時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熊遠復
上疏　被庚午詔書以雷電震暴雨非時深自尅責
雖禹湯罪己未足以喻臣闇于天道竊以人事論之
陛下節儉敦朴愷悌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群公卿
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餐負乘秕穢明時之
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殯梓宮未反四

經濟類編卷七十八　三十三　災異

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軍北討讎賊未報此一
失也昔諸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肉況此恥尤大臣
子之責宜在枕戈為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下
克儉恤人養士徹樂減膳惟脩戎事陛下憂勞于上
而群官未同戚容于下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
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
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脩望而有
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
正道虧私塗日開彊弱相凌冤枉不理今當官者以
理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

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
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陸沉泥滓時所
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仕不
輟官攀龍附鳳翱翔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為員撓直
為曲豈待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
機未整風俗偽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
此則俗未可得而變也今朝廷群司以從順為善相
違見貶不復求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或
不見用是以朝少辨爭之臣士有祿仕之志焉郭巽
上書武帝擢為屯留令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

經濟類編卷七十八　三十四　災異

進將來故人得自盡言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
然後祿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猶歷試
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亂之所由也求才急
于練賤用刑先于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
取舜于灰陋舜拔賢于巖穴姬公不尚親于天倫叔
向不廢法于孔懷今朝廷法吏多出于寒賤是以章
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
招賢良于屠釣聘耿介于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并官
省職無救弊亂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
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

元劉曜時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于崩所得白石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時群臣咸賀以爲勒滅之徵劉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于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爲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鎭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王之于山石也猶君之于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

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于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咢者歲之次名作咢也言歲馭作咢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囂亦在子之次言歲馭于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靷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誡悟蒸蒸欲陛下勤脩德化以禳之縱爲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荅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鄗虢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

符秦時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爲渴耳何所怪乎

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於秦王堅曰尾

箕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暐父子兄弟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翦其魁傑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亦以爲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爲一家視夷狄爲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脩德可以攘災苟能內求諸已何懼外患乎

劉蘭討蝗經秋冬不能滅有司奏請徵蘭下廷尉秦王堅曰災降自天非人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罪乎是歲秦大熟

孝武時有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孝武帝心惡之
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
萬歲天子邪
南燕王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
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幔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
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
役殷重之所致也超乃大赦黜公孫五樓等俄而復
用之
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齊武帝曰應天以實不以
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若災眚在我禳之何益

北魏高祖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羣臣皆詣
中書省請見高祖在崇虛樓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
豫州刺史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
庶民未之一餐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
地高祖使舍人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
中外貴賤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
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
何以生為當以身為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illegible]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足詔以問侍中崔光
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
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
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後
石顯伏辜此其効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
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詔問議郎蔡邕對曰頭為元首
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
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
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
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翅足眾多亦羣下相扇助
之象雛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
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

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
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專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
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騰等伏誅世宗愈重光
河南北大蝗北齊顯祖問於魏郡丞崔叔瓚曰何故
致蝗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為災今外築長城
內興三臺苑以此乎顯祖大怒使左右歐之擢其髮
以溷沃其頭曳足以出
唐高祖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以舟師趣
江州嶺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廣泉桂之眾趣宣州懷
州總管黃君漢出譙亳齊州總管李世勣出淮泗討

輔公祏李恭與諸將晏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者
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
盡之衆皆悅服

太宗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
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
成疾太宗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
不爲災

中宗時三月大雪蘇味道以爲瑞帥百官入賀殿中
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爲瑞
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

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爲災豈得誣以爲瑞賀者皆諂
諛之士也天后爲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
復賀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皆爲妖此鼎足非其人
政教不行之象也天后爲之愀然

明皇以太廟四室壞素服避正殿時明皇將幸東都
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
恐未契天心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
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
會何足異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陛下以關中不稔
輦運故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廟主於太
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明皇大喜從之賜崇綵
二百匹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
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
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明皇弗聽

日食明皇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
囚賑饑乏勸農功宋璟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
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脩德月食脩刑親君子遠小
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脩德也君子恥言浮於行苟
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

以災沴歸咎於峴貶長沙太守帝憂雨傷稼國忠取
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帝以爲然扶風
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
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帝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
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
敢言帝默然

後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臣聞童謠非禍
福之本妖祥豈隆替之源故雊雉升鼎而桑穀生朝
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
祚之長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

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
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
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
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不足懼者
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明宗
優詔奬之
後晉時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
合于汶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齊王欲刻碑紀
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
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齊王善其言

而止
後漢帝時宮中數有怪癸巳大風雨發屋拔木吹鄭
門扉起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平地尺餘
帝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
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脩
德延乂歸帝遣中使問如何爲脩德延乂對請讀貞
觀政要而法之
宋趙普以彗星　臣伏覩御批劄子云所爲妖星謫
見引訪古今莫知所措自旦及暮莫敢遑寧臣等伏
以陛下纘嗣承聖上行兢惶戰懼各不勝任其間老臣叨
負深遇二十年之重位但愧叨塵一千載之明君
何輔弼忝列三台之首慙無一德之長自知政術踈
遺寧免妖星謫見被苦者無由披訴偷安者不敢指
陳雖衆議以明知亦皇情而莫測隱蔽之咎惟臣最
多茸侯嚴誅仰期待罪今則人心頗鬱上象自差起
狂夫思亂之謀生醜虜犯邊之計天時人事不比尋
常唯有今年倍須保護伏審陛下初知妖異親諭德
音便欲遍班恩澤優加賞賜既發一言之善須增百
福之祥全由惠物之心必有變災之望纔經旬朔似
有改移竊聞司天臺內妄陳邪佞之言深惑聖明之

聽惟云妖異合滅契丹臣竊慮俱是諂諛未明真僞
乞加詢問須見實情乞問司天臺內所有前件奏未
委按何經典臣今將所按經典逐件進呈伏望陛下
親賜看詳便知可否臣聞五星二十八宿與五嶽四
瀆皆在中國不在四夷而又尚書湯誥曰萬方有罪罪
在朕躬豈可謂契丹封疆不屬萬方之數臣今老邁
豈會陰陽惟將正理參詳以前書具驗二墳五典必
可依憑今錄到故事五件謹分析如後　一按漢書
天文志及諸書云歲星晨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
則變爲妖星石氏云攙搶爲天棓又曰彗星所爲掃

星也其本類星其末類彗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彗狀如箒亦爲孛孛然如紛絮形狀雖異其殃一也皆是逆亂凶悖非常惡氣之所生也見則爲兵爲患除舊布新之狀不有大亂必有大兵天下合謀暗閉不明破軍流血死人如麻哭聲遍天下干戈並出四夷來侵餘災不盡下爲水旱饑疫凶惡之事不可具載又云凡關天象變異下方必有災殃如人臟腑有疾亦先形于面色象不虛發惟聖德可以消除　一按左傳云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二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

以除穢也君無穢德有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無益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政民卒流亡若德回政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其後齊國果有田氏簒奪之禍　一按晉書天文志魏文帝黃初六年五月壬戌熒惑入太白　一按蜀記魏明帝問黃權曰天下三分鼎立何地爲正對曰當驗天文即可知也往昔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驗也　一按梁書武帝大通元年熒惑犯南斗

梁武帝跣足下殿走以厭之是年後魏孝明帝崩武帝歎曰索虜亦應天道　一按唐書云高宗總章元年四月有彗星見于五車上避正殿減常膳令內外五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許敬宗上言星雖孛而光芒小此非國眚不足上勞聖慮請御正殿復常膳高宗不從敬宗又曰星孛而東北王師問罪此高麗將滅之徵上曰我爲萬國之主豈得推過于小蕃哉二十日而星滅　右具如前今檢尋故事聞達宸聽其將師古之文聊證順情之說伏望陛下勤求理道獨出前王雖然彗星呈妖自有皇天輔德臣所願

者除舊布新之事專乞陛下親行變災爲福之祚乃爲陛下已有如此則高宗之桑穀遂至中興周武王之資財須行大賚伏望陛下恭承天戒大慰物情明施曠蕩之恩更保延長之祚蓋緣凡關世事否泰相逐倚伏盈虛豈能常定聖朝開國二十年國富兵强近古無比諸方僭僞並受驅除無一國不亡無一人敢敵可謂鞭撻宇宙震懾華夷若非聖德神功終忘兆民未泰戰爭勞役寧有了期雖哲后脩仁本意爲撫于瘡痍而孽生造業隨緣有近于感招儻時運相逐于聖賢而不免堯水湯旱乃是明徵臣又竊

因陛下自觀星文深勞帝念轉積動天之德恩覃及物之恩財知多難與王傳聞于往昔殷憂啓聖實兄于當今可謂何福不生何災不滅臣今誠懇思達冤旅仍須面且數呈不敢形于翰墨伏根言詞蹇澀氣力衰羸步履猶艱未任拜跪自從發動多有風涎如或一息不來便憂一訶難措以茲情抱實有感傷乞于閒暇之時俯望略賜宣喚貴將微細皆具奏聞兼緣臣久負過愆因此合專陳首伏以臣忝將鄙拙處受恩榮既不能致主安民又不能除奸殄寇叨據秉鈞之任忽招如彗之妖方抱恥于朝廷寧難安于寢

位伏見前代每逢災變必先冊免三公今遇盛時乞行嚴憲明加黜責用激忠良臣無任面愧慚悚戰懼兢惶待罪之至

京師旱蝗仁宗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百姓何罪罹此默禱上帝願[illegible]身余靖等言災異之來實由人事闕失今陛下[illegible]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伏乞必踐其言必行其實尊聽斷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和氣應矣

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計是日英宗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屋皆摧没人畜皆溺死官為葬祭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人下詔責躬求言且命能[illegible]安撫[illegible]禱於山川司馬光上疏略云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老弱流離積尸成丘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千里秋又未穫暴雨大至都城之内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没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又曰先帝擢陛下衆人之中升為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託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歡心

長公主數人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曰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此天子所以重失望也又曰臺諫天子之耳目其有所言當以聖意察其是非不宜一付之大臣帝嘉納之

劉敞論災異　臣伏以聖王所甚畏事者莫如天所甚聽用者莫如民是故觀天意於災祥察民情於謠俗因災祥以求治之得失原謠俗以知政之善否誠少留意則皆粲然矣前古[illegible]聖之君莫不循此以尊其下忠信之臣莫不緣此以陽其上上下相飭而自

天祐之竊見朝廷每有吉應旌瑞則公卿稱賀至於災異非常可怪之事則寂然無有言者雖歸美將順臣子之常操而於儆戒吁俞理似未盡陛下復不自延問以求天意恐非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者也臣愚以謂五經災異之說最深故切設四方所上奇物怪變妖孽沴疢有非常可疑者宜使儒學之臣據經義傳時事以言若其言是可以當天意若其言非足以廣聖聰如近日雨雹驟寒人有凍死者此亦災變之一端矣惟聰明睿智燮深思遠順時防微不可不慮也臣忝近列愚不能通古今切觀前

世商高宗周成王畏天威享福祚之益誠願陛下留意於此臣不勝區區

啟日論　春秋左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又曰非正陽之月不鼓臣以爲過矣夫聖王所甚畏而事者莫如天天神之最著而明者莫如日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也日有食之天子則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于朝非禁爲迂濶而姦民耳目也明其陰侵陽柔乘剛臣蔽君妻凌夫逆德之漸不可長也如是則奚救矣不救奚畏矣不畏哉丘明之言使諛臣依以謟其君邪臣資以固其身臣竊辨之幽王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則二分已安在其不爲災者歟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陽也安在其不鼓者歟由此觀之日食之必可畏必當救也無所疑矣夫諂諛姦邪之臣出則朋黨比周以遂其私入則誣僞欺罔以濟其欲固日夜無須臾之間唯恐君之覺已也日有食之是將甚焉庸肯斥言災異以儆於上哉是以或至於崩陵而猶不寤魯季孫漢張禹是也昔者季孫意如之專魯知日食之爲傷其君而不憂也卒逐昭公張禹之事漢知日

食之爲害國而不告也卒成王氏嗚呼變所從來微矣爲人上者可不察哉可不察哉

叔輒論　叔輒哭日食叔孫昭子譏曰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嗚呼叔孫昭子不知言者乎夫昭公蔑君也享國久矣季氏彊臣也能專其政所樹置非親戚則黨與也一臣君不得使焉一民君不得有焉賞罰達於衆而形勢敘於外子家駒達於人者也閉其口而祿仕矣梓慎達於天者也詭辭不敢正言矣是以叔輒知日食之憂必將及君欲陳則不見信欲嘿則不能已欲謀則過於禍欲隱則失其守發憤哭而無

與誰語故慷慨感激至[illegible]
悟聽用其謀援忠直退[illegible]朋黨之蔽杜讒佞之
臣魯可復興豈獨長守其君哉當是之時仲尼聖人
也而生吳國顏冉之徒仁人也門方歸之舉而用焉
以謀三桓易矣然而遂不得志[illegible]不及五年
奔走失國寄於乾侯終身愁苦從此觀之豈不可大
哀而慟哭乎此乃叔輒之所以哭也夫忠國之君子
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人固未易知也易曰書不
盡言言不盡意夫言而書之以謂詳矣而猶曰不盡
而況乎未始書之未始言之者哉此叔輒所以見譏

於當世狂而不信者也嗟夫
徽宗時黑眚見于禁中初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
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於哲宗崩至大觀間
漸畫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出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
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
血四灑又或變人形或爲驢[illegible]無時多在掖庭
及內殿官以爲常人亦不大怖又洛陽府畿內忽有
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
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
漢有力者往往執刃衛[illegible]以作過者二年乃息

元世祖時彗出紫微垣彗之夜召不忽木入禁中問
所以消天變之道不忽木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
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
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
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脩
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
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
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
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
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論說至四鼓乃罷

[illegible]成紀縣北山南移至西河川坎
日再移平[illegible]三丈陷沒民居監察
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
用不用之賢在位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
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奈何蕭拜住曰宰相
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耶拜住惶愧頃之帝露香
禱于天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爲民祈雨
何避焉
泰定帝以烈風地震戒飭百官并詔大都守臣集議
以聞張珪自大都至以其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

宣政院等官集議來上言鐵木迭兒與鐵失之徒結爲父子終以遺患構成弒逆其子鎖南親與逆謀今復給還所籍家產其諸子尚在京師宜緣再入宿衛宜仍籍其家產竄其子孫以明不共戴天之讎諸王按梯不花孛羅月魯鐵木兒曲呂不花等與鐵失逆謀其罪止於流竄宜誅之以謝天下逆王脫脫居鎮遼東因國家有變報復舊怨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今不之罪仍復厚賜放還臣恐國之紀綱從此不振况今死者含冤感傷和氣宜奪削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武備卿卽烈前太尉

不花矯制令應師殺收鄭國寶妻古哈刑曹逮鞫服實竟原其罪失臣婦衛宪三年不問宜仍付刑曹鞫正其罪賈胡中賣寶石分珠寸石價直數萬大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飢寒之物是皆時貴與中寶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價直且至十倍彼此通同暗行分用宜行禁止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於僧道也至元三十年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爲例已倍四之三矣比年佛事愈繁有司不求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宜罷功德使司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講罷游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爲甚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減汰自鐵木迭兒專恣鐵失構逆良善死於非命者不申理宜加褒贈優叙其子孫天下繫囚冤滯宜命省臺選官審錄結正遣徹刑病宜命行省行臺體究與除廣海鎮戍卒更病者宜給粥食藥力死者給槥責所司及同鄉者歸骨於其家

廣東採珠勞擾宜悉停罷至元三十年以後冗員宜悉減併不該常調之人不得濫入常選凡宮養馬駝宜如大德圍槽之制所賜勳戚及宦者之田悉拘還官其僧道與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左右之臣非有功勳勞效著明實跡不加以賞賜請皆著爲令凡數千言詞甚切至帝皆不從

經濟類編卷七十八終

經濟類編卷七十九

明 北海 馮 琦 纂

弟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地類一

形勝 七則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而禹滅之夏桀之居

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漢劉安墜形訓　墜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昭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曰太汾澠阨荊阮方城殽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何謂九藪曰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昭余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條風東南曰景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飂風西北曰麗風北方曰寒風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禹乃

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掘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尋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閒四里里閒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

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
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
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
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
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
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
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
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
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
居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曊建木在都廣衆帝所自上

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
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九州之大純方千里九州
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
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南方曰
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
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凡
八殥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殥之外而有八紘亦方
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
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西南方
曰焦僥曰炎土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

曰沙所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
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
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
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
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
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
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
是節寒暑八紘八殥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
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玗琪焉東南方之美者
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

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
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北
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
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
出焉凡地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
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水圓折
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
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
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
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

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氷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為鬼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蛤蟹珠龜與月盛衰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慧食木者多力而奰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葉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

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彘彘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猨猨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月而化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立冬燕雀入海化為蛤萬物之生而各異類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者夏食而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嚼咽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指而無後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夫熊羆蟄藏飛鳥時移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

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　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　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脩形兌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　西方高上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脩頸卬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　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

人惷愚禽獸而壽其地宜菽多犬馬，中央四達風
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鬚惡肥
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
禾多牛羊及六畜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
勝木故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薺冬
生中夏死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
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
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有五聲宮其
主也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
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

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
鍊苦生鹹鍊鹹反甘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
變羽生角變角生宮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
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凡
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肅
愼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股民一臂民三身
民自西南至東南方結胸民羽民讙頭國民裸國民
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豕喙民鑿齒
民三頭民修臂民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
國黑齒民玄股民毛民勞民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

踵民句嬰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
雒棠武人在西北陬硥魚在其南有神二人連臂爲
帝候夜在其西南方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
赤水之上崑崙華丘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馬視
肉楊桃甘樝甘華百果所生和丘在其東北陬三桑
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夸父棄其策是爲
鄧林昆吾丘在南方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
立登保之山暘谷榑桑在東方有娀在不周之北長
女簡翟少女建疵西王母在流沙之瀕樂民拏閭在
崑崙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宵明燭光在河洲所

照方千里龍門在河淵湍池在崑崙玄燿不周申池
在海隅孟諸在沛少室太室在冀州燭龍在鴈門北
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后稷
壠在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流黃沃民
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國在其東雷澤有神龍身人頭
鼓其腹而熙江出岷山東流絶漢入海左還北流至
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河出積石睢出荆
山淮出桐柏山睢出羽山清漳出楬戾濁漳出發包
濟出王屋時泗沂出臺台術洛出獵山汶出弗其流
合於濟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渭出鳥鼠同穴伊

出上魏雒出熊耳浚出華竅維覆舟汾出燕京衽出
濆熊淄出目飴丹水出高褚股出嶕山鎬出鮮于涼
出茅盧石梁汝出猛山淇出大號晉出龍山結給合
出封羊遼出砥石釜出景岐出石橋呼池出魯平泥
塗淵出橘山維濕北流出於燕　諸稽攝提條風之
所生也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赤奮若清明風之所
生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諸比涼風之所生也皐稽
閶闔風之所生也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窮奇廣莫
風之所生也窫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聖人聖
人生庶人凡窫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

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犢
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
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鯁鯤鯁生建邪
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先龍生
玄黿玄黿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煖
濕生容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濕玄濕玄生羽風
羽風生𤑔介𤑔介生鱗薄鱗薄生煖介五類雜種與
乎外肖形而蕃日馮生陽閼陽閼生喬如喬如生幹
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
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

凡根茇草者生於庶草海閭生屈龍屈龍生容華容
華生蔈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
於萍藻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埃天五百歲生缺缺
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澒黃澒五百歲生
黃金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黃泉之埃生為
黃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
而合于黃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
曾青曾八百歲生青澒青澒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
百歲生青龍青龍入藏生青泉青泉之埃上為青雲
陰陽相薄為雲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

合于青海壯土之氣御于赤天赤天七百歲生赤丹
赤丹七百歲生赤澒赤澒七百歲生赤金赤金千歲
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為赤雲陰陽
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
海弱土之氣御于白天白天九百歲生白礜白礜九
百歲生白澒白澒九百歲生白金白金千歲生白龍
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為白雲陰陽相薄為
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牝土
之氣御于玄天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六百歲生
玄澒玄澒六百歲生玄金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

藂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為玄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
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
董仲舒山川頌　山則巃嵸𡾰崔嶊嵬嶵巍久不崩
阤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
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為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為舟輿
浮濊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鐮則艾
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
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
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
處唯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

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既
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
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
鄣防止之能淨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
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
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
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此之謂也
晉裴秀禹貢九州地域圖序　圖書之設由來尚矣
自古垂象立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

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既無
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秦圖書惟有漢氏所畫輿
地及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
名山大川其所載列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
或稱外荒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
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采入其阻文皇帝乃
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
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
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
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

地圖十八篇今制地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
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
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
迂直此六者各因地而制形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
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
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
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
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
失準望之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後遠近之實
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準望徑路之實定於道里

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絶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李谿設險議　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為國之衛恃于山川丘陵邪郭溝洫自古而然也左氏傳司馬侯對晉主以九州之險而不以一姓恃險為殆此欲其夕惕戰慄而進德也說者不知言左氏與大易相反而曰非設險或曰孟子稱地利不如人和夫和不設險以為周備也何以言之昔周室肇基后稷業隆昌發玉璜佐命而寶龜卜七百之祀師逾孟津諸

侯不謀而至遂甞㕵風飈殷墟圮忽乃定鼎郟鄏遷都洛食革脩祖宗之業非棄德也而無險固以自固遂使晉文作霸召天子于河陽楚莊問鼎之大小足以為鏡矣向使周設秦之險秦法周之德則七百之期可以保强大萬葉之制可以無橈梠也今循往聞周之德業述商周之仁義然後阻江漢以險使夷狄賓因岳鎮以險使諸侯順還關梁以險使近甸安泰四維以險使百官衆斷刑罰以險使盜賊止求昭察以險使姦僞白險之時用大矣哉斯所以來遠鎮邇哉共解甲而守終膠固也

宋蘇軾形勢不如德論　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為形勢雖强要以仁義為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為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保于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歡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為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為寇讎强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

知其所恃當是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為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邦近多違而遠慮固此以人為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以地為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于原野之子孫也則

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
然要皆不本于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
以答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
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
一日而信于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為形
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
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
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為之備患者不可
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于其所不慮此豈形勢
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

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徐州上神宗皇帝書　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

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
河北缾罌則罍恥故[illegible]富實而其民喜為盜賊為
患最甚因為陛下言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
覽觀山川之形勢察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
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
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
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
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
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
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
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
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
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
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
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
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
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
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

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眾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
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
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
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
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
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
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東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
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
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不發已至而徐
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材如呂布劉

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乞奏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徃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彊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劒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

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與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礙衙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聞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

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

山水 二則附

劉向辨物篇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　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

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矣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過黿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敢過黿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

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於人乎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

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乎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巃嵸纍嵬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矣

游覽　四則附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晉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

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涼州張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盪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

宋范仲淹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

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
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
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
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
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
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嶽潛
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
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
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

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
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
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
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
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
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
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建都十三則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
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
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
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
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漢高祖時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因齊人虞將軍
求見高祖高祖召見問之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
與周室比隆哉高祖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
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于大

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
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
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
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
效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唯其
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大
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欲比隆於
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
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因秦之故
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

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高祖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澠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高祖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然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高祖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

元帝時翼奉請徙都疏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

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于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給足德流後嗣如令處于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于成周左據成皐右阻澠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已亡為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

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于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于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由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

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
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
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
萬世之策
獻帝時董卓欲遷都長安謂陳紀曰三輔平敞四面
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海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
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
守在四夷宜脩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
者愚以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
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幸師討伐

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
卵之危峥嵘之險也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
言　關東兵盛董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朱
儁輒止之卓雖惡儁異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
以爲已副使者召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
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
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
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
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不聞
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儁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

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爲副
晉武帝時吳主居武昌楊州之民泝流供給甚苦之
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陸凱上疏曰今四邊無事當
務養民豐財而更窮奢極欲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
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
道皆爲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爲陛下惜國
家耳武昌土地危險墝确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寧
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以
此觀之足明民心與天意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
特優容之

成帝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溫嶠欲遷都豫章
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
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
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脩則樂土
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
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
是不徙都以褚裒爲丹陽尹時兵火之後民物彫
殘裒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哀帝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洛粗平將移
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

雖並知莫敢先諫孫綽上疏　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虛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

北魏高祖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群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齋於明堂左使太常卿王諶筮之遇革高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占孰大焉群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爲全吉也高祖厲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澄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變高祖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爲陛下之有臣爲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高祖久之乃解既還宮召澄入見因屏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爲不易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高祖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柰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爲高祖曰任城吾之子房也於是命作河橋欲以濟師祕書監盧淵上表以爲前世承平之主未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豈非勝之不足爲武不勝有虧威望乎昔魏武以弊卒一萬破袁紹謝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勝負

之變決於須臾不在衆寡也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者或以同軌無敵或以懦劣偷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比之懦劣則可恥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先王制革輅何所施也魏武之勝蓋由仗順苻氏之敗亦由失政豈寡必能勝衆弱必能制强邪　高祖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高祖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群臣稽顙於馬前高祖曰廟筭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沖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高祖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illegible]

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加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
安定王休等並慇懃泣諫帝乃諭群臣曰今者興
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
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爲何如欲遷者左
不欲遷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楨進曰
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
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群臣皆呼萬歲時舊人
雖不願内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
魏主至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各言其志穆羆
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馬將何以克高

祖曰廐牧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
外非帝王之都也于果曰臣非以代地爲勝伊洛之
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居於此百姓安之一旦南遷
衆情不樂平陽公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高祖
曰昔周邵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
以決疑不疑何卜王者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何常
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
昭成皇帝更營盛樂道武皇帝遷于平城朕幸屬勝
殘之運何爲獨不得遷乎羣臣不敢復言
梁元帝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諫曰建康
王氣已盡與虜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
老相臣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
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帝令朝臣議之黃門侍
郎周弘正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
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群臣多荊州人皆曰弘正
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東人
勸東謂非良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長策帝笑又議
於後堂會者五百人帝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
爲如何衆莫敢先對帝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
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帝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

荊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
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
貴耳帝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胡僧
祐等議
唐德宗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
賊攻剽戶口減耗大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
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德宗欲西幸成都嚴
震言於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
以爲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
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

成滅賊之勢若規小舍大遷都峨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德宗乃止

陳子昂諫靈駕入京書　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致山西之寶然後能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運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為闕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耳頃遭荒饉人被荐饑自河而西莫非赤地循

隴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性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撲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但恐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凋瘵遺噍再罹艱苦儻不堪弊必有逋逃子來之頌將何以述之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審圖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羣峯南對嵩邙西望汝海居視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迹縱橫左右園林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況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以聖明之主養純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己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遂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循曾閔之小節愚臣闇昧以為甚也臣又聞太原蓄巨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

粟國家之寶斯為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使有識驚嗟天下失望倘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敖倉一杯之粟陛下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不徒云也願陛下念之

宋蘇軾平王東遷論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郟鄏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

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頴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若陳畢公東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滅幽厲然

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度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强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强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强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鄀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

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實京師　附西

漢高祖時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强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

亦足率以東伐此雖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遂從
敬徒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内者而難其
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
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
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
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蕭王
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糇糧治器械以供軍軍雖遠
征未嘗乏絶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布救蘭等不勝

而走操遂斬蘭等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
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
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
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且河濟天下之要地
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
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
勒兵收熟麥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楊州
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布乘虛寇暴唯鄄
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
定將軍當安所歸乎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

齊尚常以建康居民舛雜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
括右僕射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湊必也持符
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也
乃止

經濟類編卷七十九終

經濟類編卷八十

明　北海　馮琦　編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地類二

封建　四十則

周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予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于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

柳宗元辨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也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得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之歸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晉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

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慚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

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于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鄭桓公東會封于鄭暮舍于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于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

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王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召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怨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軍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强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鬭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敝楚是强魏也其於王孰便也

秦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爲置王

毋以塡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鬭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

李翰漢祖呂后五等論　或稱漢祖建五等封異姓

其計得乎高后立四王非劉氏其事順乎常武論之
曰夫恩治惡亂體國之常理去危就安宅生之大域
然而制業圖遠隨化會機是非較於毫釐得失差於
興滅可不謂然乎按夫高祖造漢殷鑒亾秦宗族無
尺寸之封子弟立虛空之地故衆枝莫助而孤根易
拔封建之心肇於此矣又謂大業可以力取神器推
於命歸思得包四海以獨富擧百郡以從欲而外誇
異端內疑成計及見群心交阻偶語聞興適悟天下
不可獨理專欲不能益衆分利推恩乃先封雍齒然
後將士歛手不懷反覆宗俊息慮知難於動五等之

制於是行焉既而纓緌龍旂皆王室昭穆繡衣朱紱
即功臣子孫君利世胙人安定主上敎子愛之情下
結體信之志群后因犬牙之勢匹夫絕烏合之舉此
所以爲計之是也何剏五等之議不遵三代之典境
士踰溢隄防湍下權敵上都制方偶國過當啓陵僭
之端怙强速爭之兆賈誼痛其將亂鼂錯憂其必
危卒使諸侯失節朝廷忿患此所以爲計之非也且
夫中興之主不護覆基之數成務之臣有高佐命之
力故禮樂大備取惟新之格言琴瑟不調除仍舊之
弊法觀乎孝惠既崩高后稱制侯王諸呂何不可哉

當君卑署祿產之位宜序親疏之節小其國以圖全
薄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亦分茅錫上將相之後
誓同山河剪錫之國移若脅齒顧開覬覦之心不踐
嫌猜之路克復明辟決自我射高謝壽陵無負先帝
安有齊兵之覩纔代邸之危疑哉此所以爲計之得
也神害久盈物無兩大以呂氏之盛踰漢朝之權專
禁兵以候疑秉大政以速謗越超異姓蓄姦候隙刺
促大臣側目相視白投機穽寶覆受戾此所以爲計
之失也嗚呼物有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凡人臨事多
惑覩往則明向使高祖呂后觀既往之勢析當時之

疑斷必然之策杜未萌之禍則惠文之間無劉呂之
難哀平之末有晉鄭是依況復周陳諸家休戚連漢
黎獻思德謳歌未改雖天命與廢孰能明之然人謀
恊審必無悔矣
司馬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論　殷以前尚矣周封
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
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大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
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
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
幽厲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

德不足形勢弱也漢表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
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
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
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
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
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
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
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
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
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

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
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
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
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
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
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
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
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
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
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

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
秉其阸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
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
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
爲本

三王世家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
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
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
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
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

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願
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
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
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
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
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太行令臣息太子
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
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
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
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

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
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
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
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
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
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
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
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
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
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

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
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
為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
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
臣湯等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臣賀
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
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
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
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
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

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
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酇褒厲群臣
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
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
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于萬
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
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
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群公不毛賢不肖
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
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

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
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
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
有白牡騂剛之牲群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
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
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
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
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于魯蓋爵
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
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

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興械之費不賦于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孰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

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為諸侯王陛下謙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

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為齊王策曰於戲小子閎受茲

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僭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立子旦為燕王策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

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立子胥為廣陵王策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后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壃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襃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于天下也是以形埶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

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

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諫復封淮南四子疏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王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專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閒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大都篇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大亂王遂死於乾溪于守亥之井爲計若此豈不痛也哉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慉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爲已此所以竊爲陛下患也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

也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偪天子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也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齊篇　諸侯王所在之宮衞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之郎中謁者受謁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推是則諸侯之王乃將至尊也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臣之與下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

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為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旦殿門俱為殿門闌入之罪亦俱棄市宮墻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

令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衣被次齊貢死經緯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目上軼王次也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人人天根著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特面形而膚之耳近習乎貴近貌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於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而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謂長太息者此也

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

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于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宜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亾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

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　褚先生梁孝

王傳論曰臣爲郎時聞之于宮殿中老郎吏好事之
者稱道之也竊以爲令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
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爲太
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
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
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
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
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其弟擅亂高帝約乎于是景
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悅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
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

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
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于是乃封小弟以應縣
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
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
言于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
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
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
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
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
見者燕見于禁門內飲于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

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
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叛逆乃隨而憂之
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
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
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
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
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
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于太后前言語私說太后
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
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

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
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對曰
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
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
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
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
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不
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
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
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

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絶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于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

主父偃說武帝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

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元帝敕東平王傅相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牵于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于春秋氣力武勇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輙以名聞

成帝時梁王立淫亂谷永上疏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强劾力傅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辠斷獄亡益于治道汙衊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于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

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于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汙亂之耻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北海王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宫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興而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絶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爲愛翫歲終遣中

夫大奉璧朝賀君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
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儆賢樂士臣雖蹤
蹴敢不以實睦曰吁此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
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
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
廣陵思王荊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爲
王荊性刻急隱害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
前殿荊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頭詐稱東
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
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

及至年老遠斥居邊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
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
者痛甚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間梁松勑虎
賁史曰吏以便宜見非勿有所拘封侯難再得也郎
官竊悲之爲王寒心累息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
求功寧有量邪若歸并二國之衆可聚百萬君王爲
之主鼓行無前功易于太山破雞子輕于四馬載鴻
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家及喜事者
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又太白前出西方至
午兵當起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輙變赤夫黑爲病

赤爲兵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于
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必舉下以雪
除沉沒之恥報殺母之讐精誠所加金石爲開當爲
秋霜無爲檻羊雖欲爲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相工
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爲盜賊欲
有所望何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
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爲右願君王爲高祖陛下所
志無爲扶蘇將閭叫呼天也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
封書上之顯宗以荊母弟祕其事遣荊出止河南宮
時西羌反荊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

爲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荊廣陵王遣之國其
後荊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
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荊惶恐自繫
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
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荊猶不改其後使巫祭
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荊自殺
東平王蒼上疏求朝章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
其餘諸王各千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
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
自循行邸第豫設帷床其錢帛器物無不克備下詔

曰禮云伯父歸寧乃國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
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況兼親尊者乎其
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蒼既至升殿乃拜
天子親荅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
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臣聞貴有常尊
賤有等威卑高列序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
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
每賜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
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踧踖無所措置此非所以章
示群下安臣子也帝省奏嘆息愈褒貴焉舊典諸王

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為縣公主三月大鴻臚
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以祕書列僊圖道術祕
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
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
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
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于是車馬祖送
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
宋意上章帝疏　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
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聽得留戀不忍
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殊次尊以家人

之禮車入殿門卽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
公褒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
賜幣今康焉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卽位躬除前過還
所削黜衍食它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
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
卑幹強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世典法不
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
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為子孫基
阯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
之衆充塞城郭驕侈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

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
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
就便時以塞衆望
何敞諫濟南安王康疏　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
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
茅土當施張正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
馬臺隸應為科品而今奴婢廄馬皆有千餘增無用
之口以自蠶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惑亂和氣又多
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百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
質荒木勝者人亡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

也故楚作章華以囚吳與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今數遊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遊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

史弼上桓帝封事　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二弟階寵終用敖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

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群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渤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加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

魏曹冏六代論　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相鎮親疏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

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

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黜其議至於身殁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

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

業自開闢以來其與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怒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

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
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
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
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
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
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而叛逆於哀
平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
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
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亾國之法
而僥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閹竪執衡朝無死難之

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
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宄並爭宗
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安
處悲夫魏太祖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
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
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漢氏奉天禪位大魏
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亾而不用其長策
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
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
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

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
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伍之任或比
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
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
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
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
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
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
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
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

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
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
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殿之下雖壅之以黑
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
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
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逆以慮危也
存而設備以懼亾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
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曹植求通親親表　臣植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
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

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夫天德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踈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聚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臣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

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絶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

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于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

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爾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迴光然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禍始不爲福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

獨守寔㥯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償發
天聰而垂神聽也
晉陸機五等諸侯論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
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
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
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之帝業至重天下至曠
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
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
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疏之宜
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

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
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為己在乎
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
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己
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
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
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
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于是乎結世
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
時之勢雄俊之民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

邦之思治主尊賴群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
綱自紊四體辭難而心脊獲乂蓋三代所以直道四
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敝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
乎其人愿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
敝於彊御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
陵夷之禍終於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
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體不
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
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敝而
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

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
郡縣非致治之具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
及承積其敝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
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降及
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
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
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
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
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
言勸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

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敝而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鼂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

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閫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

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跡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

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羣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圖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弊過有深淺然則探

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晉書元帝明帝紀論贊　維揚作寓澀帶洪流楚江恒戰方城對敵不得不推誠將相以總戎麾樓船萬計兵倍王室處其利而無心者周公其人也威權外假嫌隙內興彼有順流之師此無强藩之援商逢九亂堯止八音明皇負茍屬在茲日運龍韜于掌握起天旆于江靡燎其餘燼有若秋原去衰絰而踐戎場斬鯨鯢而拜園闕鎮削威權州分江漢覆車不踐貽厥孫謀其後七十餘年終懷敬道之害或曰興亡在

運非止上流豈創制不殊而弘之者異也贊曰傾天起害猛獸呈災琅邪之子仁義歸來龔行趙璧命籍荆臺雲瞻北海江望南開晉陽禦敵河西全壤引冠雖艱釁心弗爽三方馳驚白蠻從欒寶命還昌金輝載朗明后岐嶷軍書接要奔育晨懸萬臍皆燎威德不囬餘風可劭

八王傳論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屛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跡可知然而玉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于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粲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爲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逮王赧即位天祿已終虛位無主三十餘載及暴秦并吞天下承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謂王室之陵遲由諸侯之彊大于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己至乎子弟並爲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illegible]孫謀于枝葉微弱宗祏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內沸騰隕身于望夷係頸于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于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彌失吹藿土地封疆踰越往

古始則韓彭菹醢次乃吳楚稱亂然雖克滅權偪猶足維翰王畿洎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君臣乘茲間隙竊位偷安光武雄略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兇靜亂復禹配天休融盛于兩京祚隆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可得而言魏武忽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實傳虛爵本根無所庇蔭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石或出擁旄節蒞嶽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付託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或有財而不任或無刑而見誅明爲伊周夕爲莽卓

機權失于上禍亂作于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難徙與
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始則為身擇利利未加而
害及矜乃無心憂國國非憂而奚拯遂使昭陽興廢
有甚奕棊乘輿幽縶更同羑里胡羯陵僭宗廟丘墟
良可悲也夫為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
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不足稱其險藩屏式
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緊賴如梁
王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憝則外寇焉敢憑陵內
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鄰臣姦放雖或顛沛未
至土崩何以言之瑯邪譬彼諸王權輕衆寡度長絜

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祏百
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冏之輩河
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亾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
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
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總為其傳云耳
議親王令自選國內長吏齊獻王攸奏議曰昔聖王
封建萬國以親諸侯軌跡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
世居則人心偷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偽薄是以先帝
深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
或以進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

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
軌吳猶未賓宜俟清泰乃議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
報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
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于官人叙才皆朝廷之
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
王渾諫齊王攸之藩疏　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
王攸為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
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于公旦武王之弟左右
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
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于金縢光

述文武仁聖之德攸于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
與聞政事實為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為人修絜
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
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
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欵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
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于事宜出
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伷駿
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為輕攸今之
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
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若以妃

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
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
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
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
猜物雖親見疑至于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
懼非爲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爲
太子太保攸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
楊珧共爲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
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
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

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懷愚忠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
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冀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
當言者帝不納
王敦有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譙王承以敦表
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新求不已言至于此
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欲樹藩
屛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爲湘州帝謂承曰湘州
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
今以叔父居之如何承曰臣幸託末屬身當宿衛未
有驅馳之勞頻受過厚之遇夙夜自厲思報天德君

之所命惟力是視敢有辭焉然湘州蜀寇之餘人物
彫盡若上憑天威得之所莅比及三年請從戎役若
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于是詔曰夫王者體天
理物非群才不足濟其務外建賢哲以樹風聲內睦
親親以廣藩屛是以太公封齊伯禽居魯此先王之
令典古今之通義也我晉開基列國相望乃授琅邪
武王鎭統東夏汝南文成總一淮許扶風梁王迭據
關右爰暨東嬴作司并州今公族雖寡不逮曩時豈
得替舊章乎散騎常侍左將軍譙王承貞素款亮志
存忠恪便蕃左右恭肅彌著今以承監湘州諸軍事

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初劉隗以王敦威權大盛終不
可制勸帝出諸心腹以鎭方隅故先以承爲湘州續
用隗及戴若思等並爲州牧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
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
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不能一割乎
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
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爲也聽承之鎭時湘土
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葦茇車而傾心綏撫
甚有能名敦恐其爲己患詐稱北伐悉召境內船乘
承知其奸計分半與之敦尋構難遣參軍桓羆說承

以劉隗等專寵今便討擊請承以為軍司以軍期上
道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絕赴君難忠
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求便欲唱義而衆
心疑惑承曰吾受國恩義無有貳府長史虞悝慷慨
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
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偽耶
便宜電奮存亡以之于是與悝及弟前丞相掾望建
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等共盟誓囚
桓羆馳檄湘川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
謀出軍營陽于是一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

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澹澹敦姊夫也敦遣南蠻校
尉魏乂將軍李恒田嵩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戰
且守待救于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
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
死節寧偷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
姓知吾心耳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勸使固守當
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答書曰季思
足下勞于王事天綱暫圮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
克復中興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
闇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

在心伯仁諸賢扼腕岐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
易擾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
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決一旦之機摅山
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舟楫未備魏乂李恒尋見圍
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嘉
謀英筭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
甲電赴猶或有濟若有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聞
拙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勉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
而已卓軍次豬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乂等攻戰
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乂射以示承城內

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劉翼戰死相持百餘日城遂
沒又檻送承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于道中害之
唐太宗時議將封建諸侯李百藥上封建論　臣竊
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
闡治定之規以弘長世之業者萬古不易百慮同歸
然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
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于邦
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盤石
深根固本雖王綱廢弛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
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

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憂故一夫號呼七廟隳圯臣以爲自古皇王君臨宇内莫不受命上玄飛名帝錄遭遇興王之運殷憂啟聖之期雖魏武携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惟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勛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宗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祀猶存斯則龜鼎之祚已懸定于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

遷避逼禮祀如綫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于封建焉暴秦運距閏餘數鍾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啟誦借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將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忽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爲采地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紀綱弛紊斷可知焉刻船求劍未見其可膠柱成音彌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

勤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維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甚羿浞之灾既隆高貴之殃寧異申繒之酷此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爲讐敵家殊俗國異政强凌弱衆暴寡疆埸彼此干戈日尋臺駘之役女子盡髮崤陵之師隻輪不返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大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舉分竹何代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

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危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illegible]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榮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自離宮别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落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乃云爲己思治豈若是乎内外群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頒條

之費食不舉火剖符之重未唯補隅南郡太守幣布
裹身萊蕪長縣甑塵生甑尊云爲利圖物何其爽歟
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
之情不固此乃愚智之辯安可惑哉至如滅國殺君
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次睢咸秋遂周
王帝之君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內漢哀平
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爲政之道
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億
兆之焚溺掃氛祲于寰宇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
發號施令妙萬物以爲言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

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
風之弊未盡勛華既往至公之道斯革況晉氏失馭
宇縣崩離後魏乘時華夷雜處重之以關河分阻吳
楚懸隔習文學者尚長短縱橫之術習武藝者盡干
戈爭戰之心畢爲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
運因藉外家驅御群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時運非克
定之功年踰二紀民不見德及大業嗣文世道交喪
一王人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戈不
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理
綜覈前王雖至道難名言象所絕略陳梗槪實所庶

幾愛敬蒸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豎親嘗
御膳文王之德也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
枉直咸舉以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情必隱惻貫徹
幽顯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訥
無棄芻蕘帝堯之求諫也弘獎名教勸學徒既擢
明經于青紫將升碩儒于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群臣
以宮中暑濕寢膳或違請徙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
十家之產竟抑子來之願不吝陰陽所感以安卑陋
之居去歲因儉屬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虛空聖情
矜惻勤加賑卹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唯藜藿

樂徹簨簴言必悽惻貌成癯瘦公旦喜于重譯文命
矜其即序陛下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
省凝神勤慮恐妄勞中國以求遠方不藉萬古之英
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跡絕遊幸每旦親朝
聽受無倦智周于萬物道濟于溥天罷朝之後引進
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辭纔及
日昃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閒高談典籍雜以文詠
間以玄言一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
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
以期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朴尚阻浮詭未移此由

習之巳久難以卒變而行琢瑚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爲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于人乎美哉斯言也

李公緒五等論　蓋爲天下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五等之制始于黄唐郡縣之治剏于秦漢守令爲政小理察而大勢危諸侯牧民近多違而遠慮固聖人苞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爲千百年計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說也三代所以長而且治者積仁

義又任勢故也秦氏所以短而亂者積刑罰而失維持者也漢兼置郡縣雜而任之所以兩代皆二百年自魏晉以降謀不圖遠壁專任人不復任勢是故易代殺伐皆不永年易曰說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有言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世知其爲人不如厚巳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于悅下爲巳存乎利人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弱也故劉頌上書陸機五等論皆欲建立成國令復古制則不可也何者昔舜禹商九州然後揖讓契稷修仁義二三十世下至湯武然後放殺自非子襄得罷食諸侯

六七百年始皇之時乃并六國以德者如彼用力者如此其難故億兆之所咸以爲帝者必須天人感應世所不測綿歷代序絕數十世乃可得耳故絕希望僥倖之心及漢祖起于布衣忽成大業乘秦之弊不因父祖所資天地提三尺之劍而取天下夫鑿石者難爲功摧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韓英之徒見漢取天下之易故數年之中反者六七王莽之亂南面者蜂起漢獻之時稱制者三國又光武曹馬皆曰聞闢而升帝位孫劉二族各據一方逮晉之失御九服分崩以迄于今二三百年跨州連郡者二十餘姓皆擅

假符璽列置百辟或不數世或盡一身前車雖覆後跡不懲觖望之心姦於其懷不逞之意挾無君之心而日致淨滅者[illegible]絕今若借之以成國假之以勢權則人欲帝王矣若欲建萬國則宗室功臣朝士外戚亦不止千人矣其無功德者則無容望封如置數百千國使力強起于驕奢違度之則反漢氏之祿可爲殷鑒若盡建諸侯興滅繼絕是永無亡國一世之後又有子弟功臣無置之地如此則疏遠者據強國親暱者無尺土此周之所以衰自漢以來海內士子官京師編名天朝班爲藩職今一旦令皆皇

關趨外邦爲諸侯陪臣必不可也其雄俊之人負才之豪當生奸計競尊其主是所謂時移勢異萬國雖賢不可復建設使黄帝更出亦不議之矣是故孔子曰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當擇宜于今者而用之耳竊謂宜如漢初置郡國度其强弱遠近領之以牧伯節之以綱紀大都偶國並后匹嫡皆亂之道也其嗣子之立也詔旨師旅之輿當諮牧伯以防未然若有妄舉者而皆國除又天朝之威制其越逸于弟之力足爲扞屏還其賢者能者入爲公卿出爲侯伯此周召晋鄭朱虚齊梁之爲也然則骨肉世疎亦不可

久令强盛宜法主父推恩分封漸次疏之而受封之君輒爲州牧不可繫于父兄每封世疏號使親者恒强疎者常弱其王侯無子親嗣大功不得及有過皆從國除還爲郡縣吏立子弟親者以君之則朝廷有恃維城有固此萬世之利也

李豁反五等六代論　魏曹元首六代論稱夏殷周與人共治歷世數十秦王獨制二世而亡亦言周氏陵夷侵弱大底非秦廢五等之爵置郡縣之官至晋陸士衡著五等論陳八代秦漢興亡之由言五等之判始于黄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以爲周制萬邦思治群后圖身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秦棄道任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夫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侵弱愈于殄祀土崩痛于陵夷欲權其多福取其小禍總二家之旨皆是五等而非郡縣徒苟救于疾顛而未免于陵夷也譬猶醫者苟欲救人之死而不能愈其病苦豈謂知經脉藥石之本决存亡禍福之機乎且陵夷土崩二患俱免者豈無通論哉但二家不能知耳故皆引五等之長說郡縣之短元首則言五等藩衛引春秋勤王之事以爲證欲使秦人割裂州國分王子弟使土有常君人有

定主士衡又謂五等之國爲己土聚皆我人人安我受其利國傷家喪其病故爲己思制郡縣之長進趨之情鋭安人之譽遲是以侵百姓以利己損實事以養名故爲利圖物以爲諸侯享食若土萬國交世及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人知有定主此皆不知之說也夫春秋之時諸侯擁樹攘伐苟欲求伯則以正王室爲事故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外雖詐忠以遂名内實包藏禍心以圖神器此老子所謂將欲弱之必固强之也豈所以爲藩衛哉所謂爲己思治者誠憂其國傷其家病而致治矣且若國不富兵不强

則未出于傷病也若富國强兵馴陵弱衆暴寡饜而爲九弁而爲七是豈非古制耶故知雖少其力猶益也比身臂則不同矣夫身手者大小常定也諸侯之土變易者也向使臂指能變而爲大小于身又烏得而使耶是知五等之制不計于大小强弱皆得擅權獨斷自有鄉相恣之則不遜削之則怨陵夷逆節固必有矣且士衡云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夫土狹旣不免逆豈過正境土者之灾耶假令小制七國則反有遲速者之小異耳不足稱也豈如郡縣之主權弱勢輕跨有千里負阻山嶠奸謀未畢而身已遷代

然而强兵練甲足以禦四夷之患人徒租稅足以備家國之急則未必無土崩之事而秦漢俱敗豈由此耶元首乂微秦之敗于委政趙高誅夷宗族西漢則王氏擅朝排擯宗室後漢則閹豎執衡孫立于上此乃滅君親臣强之殃而非郡縣之失也設有侯伯之國則有叛亂而已焉足賴哉由是觀之五等與郡縣其利害相去遠矣向使早覺悟廢五等世及之法立郡縣可制之符以矯周枉威靈不假于臣下及刑戮强兵耶則必修文武之業設霸王之術設業固則帝位危矣雖各安其國致天子于何地豈可以爲思治哉今郡縣或侵百姓損實事然而升降黜陟在于一人比之侯伯固不爲大患也又且奉京師之法禀宰輔之威雖職官遷轉不一而法已定矣五等者世及相承擅更法令如魯作丘甲晉立六軍鄭鑄刑書如此者寔繁天下所以安上之國土非愛事身與子孫也安與不安在于立教化正法令國雖一姓而法已萬變豈所以爲知有定主哉由是知曹陸之論所謂落衛者乃篡逆之萌也思治者乃禍亂之萌也定主者乃不定也夫如是則焉有不爲患也昔漢有吳楚七國之患元首乃懲之于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引賈

誼之言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使海內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士衡亦謂漢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以七國爲過正之灾若然者則班固漢書贊周制千八百國載記分天下爲九州二百一十國則千八百九十國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爲褊小以極矣其卒也强不一一于骨肉以懲秦失去其弊致用其上策如此則可歷世長遠而支派强大矣豈有周室陵遲嬴氏土崩之釁乎

柳宗元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

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葢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

有兵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

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巳明矣繼漢而帝者

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
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
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
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
異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
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
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
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
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
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

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
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
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
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
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
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
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
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
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
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假使漢室盡城

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
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
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
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
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
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
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
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
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淩替不聞延祚
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

者又以爲商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
是大不然夫商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
歸商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
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
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
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
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
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
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
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

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
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
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
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
之意也勢也
宋廖偁封建論　柳子厚爲封建論以短封建者誠
以周之亾由立諸侯之過也故曰周之失在制不在
政又云諸侯各專其國繼世而理其人之賢不肖不
可知而民之理亂亦不可察也又云諸侯世祿在位
各據其地則天下雖有聖賢者生無以立於天下如

子厚之論是蓋知其本而不知其末知其末而不知
其本故以封建爲非故曰封建非聖賢之意也勢也
又云湯武之所以不去封建者因其力以得天下故
不去也此亦見子厚之惑者也夫事有得失理有是
非固不易也偁謂聖賢之立封建者道也非勢也周
之亂天下非制失也失在政也又謂天下諸侯雖專
國繼世而理亦不能亂也雖世祿在位亦不能妨天
下之聖賢也又謂湯武之不去封建者實以封建者
古之常道也非因其力以取天下而不失也且夫聖
賢之立制度皆取法于天地而節制於人使人悉得

其所耳當生人之初萬物屯蒙而莫知其所以理易
云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也是封建者聖人所
以理民之達道觀三代封建之制因地制民因民制
祿使大不至於難制小不至無賴是故如身使臂如
臂使指上下相制罔有不順則封建者固因人之利
而爲之也夫所謂勢者乃不得已之辭也豈有取法
天地節制於人而曰不得已哉以此爲勢則天下孰
不爲勢是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分皆勢也何止
於封建而已乎偁故曰封建者道也非勢也且封建
之制地有差等祿有多少禮樂器物各有分限是故

下者不可上少者不可多降者不可升無者不可有
執是而行雖世未有亂者也若地不必有差等祿不
必有多少禮樂器物不必有分限下者不必下少者
不必少降者不必降無者不必無則未有不亂者也
觀周世之末然矣豈制之失乎是蓋失其政而然也
且三代之盛則非不封建也而不聞亂何封建利於
三代之初而不利於三代之末乎是蓋政存與政失
之謂也使周末之天子執文武成康之法而不失則
文武成康之時也又安得有問鼎射王之事當夷王
而后禮樂征伐天子不能有也安得諸侯不爲逆設

使雖不封建未有不大亂者也偁故曰周之亡在失政也且夫諸侯者奉天子之法以理其國也動静進退莫不由天子也是故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恭不恭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君討夫然則天下諸侯莫敢不爲善也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天下八州各以其屬屬天子之吏吏以治伯伯以理正正以理卒卒以理帥帥以理長長有不善則帥舉之帥有不善則卒

舉之卒有不善則正舉之正有不善則伯舉之伯有不善則吏舉之上下相制雖有不肖者固不敢爲不善矣設有爲者則流矣討矣而不存之於天下也夫然則天下無不善矣偁故曰雖專國繼世而不能爲亂也且聖賢之用與不用繫乎在上者也在上者果其人則能用之果非其人則不能用之此事之固然者也當三代之時不聞有聖賢不居其位當三代之季則然後聖賢有不用者則是用與不用繫於上明矣彼封建者亦所以待聖賢者也安得反妨聖賢哉當聖賢不用之時乃封建失制之時也曰天子之法不必行諸侯之惡不必絀是故天下各據其地而聖賢棄矣覩其然夫豈在於封建是誠制亂之罪也偁故曰雖世祿在位不能妨聖賢若以湯武不去封建爲因其力以得天下則是湯武苟於得天下也孔子以湯武爲仁人乎孔子以爲仁人則湯武之不苟得可知也且聖賢之心唯欲利後世益天下苟事有利益者雖死焉爲之也若封建果不利天下益後世則去之以利益乎天下後世矣又豈肯因而不革況封建者以天下爲公也而守宰者示天下以私也封建者與天下共天下守宰者欲以獨制天下爲心公私

之道昭昭矣而公私之義固有在矣偁故曰湯武之不去封建者蓋古之常道也非因其力而不去之也且子厚不究天子之法亂而使諸侯叛反以封建爲周之失制不究法不亂則不善莫由在位反以繼世不肖致亂爲患不究升賢絀不肖爲當世常法而反以聖賢不立爲慮不究聖賢立法制必取法天地而利人反以立封建爲勢不究聖賢之心無所苟反以湯武不去封建爲利其力偁故曰子厚之論封建知其末而不知其本也雖然子厚以封建爲非者以守宰爲是故也以守宰爲是者無他乃曰有罪得以絀

有能得以奬朝拜而不黜夕斥之矣夕拜而不黜朝斥之矣又云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賈誼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使漢室盡封矦王則孟舒魏尚之術莫得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行明譴而道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矣嗚呼若是者子厚果大不明其本也以是爲是則豈封建之世有罪者不得而絀乎有能者不得而升乎朝拜而不黜夕不能斥之乎夕拜而不黜朝不能斥之乎若有罪不絀有能不升法制不能拘者皆巳亂之世也巳亂之世無不失也何止於封建

哉巳亂而罪之何異惡桀紂之不道而責湯武嫉商均之不肖而非堯舜也於理順乎雖然子厚止知漢之封矦王而不知古之封建也止知漢之封矦王判宜其所謂明譴而道之拜受而退巳違矣下令而不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也若古之封建固不易是三代之封建凡天下四海九州二百一十國在夏商則百里極矣國凡有五等五等之國制度不同固出於天子者也古之一大國止今之一郡耳是故其力易制其患易救因未有能爲亂者也漢之封矦王則一矦王之地如古之大國數十則漢豈行封建之法哉乃漢自爲之法非封建之法也若以漢自爲之法而疑古封建爲短是由以溺咽之故欲去舟與食者也豈封建果非哉而又孟舒魏尚黃霸汲黯之輩當三代之時不啻千萬輩在卿大夫之列安得謂在封建之世則不得伸其才術豈數子者之才能爲太守而不能爲他哉而子厚因以爲封建則能用之不知意之君何也嗚呼是非得失之理明明若是又何曲爲之言也倆非好辨也庶聖人之道少有明耳

仁宗時富弼言北虜寧以近親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掌兵柄今歲荆王之甍議者憂之臣願陛下擇宗

室中賢者數人封之内以蕃屏王室外以威示四夷時祖宗之後未有封王者帝用弼議封秦王廷美子德文爲東平王潤王元份子允讓爲汝南王燕王德昭孫從藹爲潁國公岐王德芳孫從照爲安國公同時封王公者凡十人

蘇軾秦始皇罷侯置守論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填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群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

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之靈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彊家世卿者以為

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弒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經濟類編卷第八十一

明　北海馮琦　纂

　　　余馮瑗

楚黄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人倫類一

君臣（五題）

管子君臣篇　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而刑道滔趕進退者主制滔趕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君以利和臣以制信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于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于內則容貌動于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知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反其本也所求於己

者多故德行立所求于民者少故民輕給之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主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威無勢也無所立事無為也無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矣齊民食于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人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于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奸

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宮中之事而
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
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禮私愛驩勢不並
倫爵位雖尊禮無不行選爲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
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然則兄弟無間郄讒人不敢
作矣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
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是以下之人
無諫死之諛而聚立者無鬱怨之心如此則國平而
民無慝矣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
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弇勞不以傷年如此則上

無困而民不幸生矣
豫讓欲殺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
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
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
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
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
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
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無如此失
吾所爲爲之矣凡吾所爲爲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
也非從易也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

居於海上夏日則食蔆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
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
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
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
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
漢王襃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
緜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
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
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
旨雖然敢不畧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

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
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
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
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
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
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
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
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
附輿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
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

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
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
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
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
遠求士者必樹伯跡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圄空
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
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
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
然其信進任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
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

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
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
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
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
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
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
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
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
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

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
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
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
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
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
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
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
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
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范曄鄧禹論　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

始之幾也鄧公嬴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
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
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
損栒邑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
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
後世莫窺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宋徐鉉君臣論　君人者推赤心以接下者也臣人
者推赤心以事上者也上下交而志同是以和故大易
之義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則曰天地
交泰上者自居其上下者自居其下則曰天地不交

否然則為上而下降其易為下而上達其難何者君人者其勢足以行人之道其貴足以顯人之德其富足以聚人其義足以感人賢人君子望景而歸之理自然也苟不逆之可矣又況於禮致之者哉故齊桓之德薄也猶能使管仲受執寧戚扣角況聖君乎此易之效也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疎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昭投之患因人則有苟合之刺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況不禮之哉故以仲尼之聖懷救世之心歴聘七十而不一遇況常人乎此難之效也然則士之失君所喪者富貴耳莊老

吏隱於陵躬耕商皓采芝之君乎貴上未失其所以為士也君之失士或毀既安之業或敗垂成之功紂踣于景厲流于彘魯哀奔吳項羽屠裂則失其所以為君也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故屈已以下士推誠以接物軒轅問道於下風唐堯求賢於側陋周公吐餐於白屋漢祖輟洗於布衣況朝廷之臣乎夫朝廷之臣位有前後任有小大至於君臣之分誠心所感其揆一也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卿士大夫各居其位所謂周行也言周行之中皆所懷之人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民大疑大政也庶民猶與焉況羣臣乎此治世之主至公之義也世之衰也疎公卿而親近習憚君子而狎佞人親而狎之也以為腹心疎而憚之也以為仇敵於是政出於羣小而責及於大臣於此而不亂未之有也君子之事上也近之不敢佞遠之不敢怨受命無二慮臨難無苟免小人之事上也遠之則怫近之則比受命則顧望臨難則幸生人君不能熟察也以為我之所親彼少盡忠我之所疎彼亦懷二於是聽鑒惑於外精神滑于中及亂之來也小人無忘生之節君子非死難之所楚靈殞於乾谿二世弒于望夷而莫之救也其

所由者自私與自勝也自私故憋與君子亡自勝故憚與君子亡此小人所以易見親君子所以易見疎也夫亡國非無賢臣亂主非獨坐於堂上也用心之不一也書曰一哉王心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人君用心一則賢臣知所從矣

父子 五則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

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藏其僞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趨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人民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

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于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本一則併

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爲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啼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傅

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漢高帝尊太上皇詔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鋭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

唐李懷光之解奉天圍也唐德宗以其子李璀爲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欲全懷光誠惜璀也卿至陝試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雖請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璀亦自殺

宋欽宗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于鎮江人情危駭既而太上皇后先還或謂后將由端門直入禁中內侍輩頗勸帝嚴備帝不從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早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旨輙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

而彊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詳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耶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

母子

鄭伯克段于鄢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羮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其是之謂乎

楚王英謀反事覺明帝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陸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太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羮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常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于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

南燕主備德仕秦為張掖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寇淮南也留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王垂舉兵於山東張掖太守符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

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為超娶其女為婦超恐為秦人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於秦王興曰慕容超姿幹環偉殆非真狂願微加官爵以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故為謬對或問而不荅興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人吳辯往視之辯因鄉人宗正謙賣卜在長安以告超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謙變姓名逃歸南燕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

迎之超至廣固以金刀獻於備德備德慟哭悲不自勝封超爲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隷校尉開府妙選時賢爲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爲嗣超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之

教子　十二則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昣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

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揜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漢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

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京兆

人時為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為山都長由此擢拜零陵太守

楊終誡馬廖訓子弟書　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導其志漢興諸侯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為至戒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鑒念前世可為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為戒

鄭玄疾篤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

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于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

安性單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
敬墳墓覲省野物胡寄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
承之吝爾𣓙𣓙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
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于僚友德
行立于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于所生可不深念邪
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
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惜者徒以亡
親墳壟未成所舒羣書舉皆腐敝不得于體堂寫定
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于昔勤力
務時無惜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殁

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魏王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
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
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
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
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
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
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
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
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
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
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齊陳顯達為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
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
顯達聞之不悅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顯達曰
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之

宋文帝以江夏王義恭為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
荊州刺史與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
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
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

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
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褊同
弊行己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
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
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
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諳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
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為難至訊日虛
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
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
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

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
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蒲酒
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
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
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
涼李玄盛誡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
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
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
事未知天心登車理會百慮填胸後事付汝等粗舉
旦夕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于杜漸防萌

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勅誡所益也汝
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當
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
愼之節酒愼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
寬恕審而後舉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眞僞
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
按聽訟訴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愼勿以情輕加聲色
賞勿漏疎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
無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己明廣加諮
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

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與寮佐邑宿盡禮承敬
讌饗饌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
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
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復今日實是名邦
正爲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于公理時有小小頗
迴爲當隨宜斟酌吾臨蒞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
息役惠康士庶至于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爲寇讎
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于新舊事任
公平坦然無纖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爲少經
遠如有餘亦無愧于前志也

唐李勣寢疾高宗悉召其子弟在外者使歸侍疾一
日忽謂其弟司衛少卿弼曰吾今日小愈可共置酒
爲樂於是子孫悉集酒闌謂弼曰吾自度必不起故
欲與汝曹爲別耳汝曹勿悲泣聽我約束我見房杜
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此
子孫今悉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
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
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及
柳玭爲瀘州刺史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
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

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玼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宋邵雍戒子孫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

惡如畏蛇蠍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祀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孝十九則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鐮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内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于意不見于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于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于意見于色下也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

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呂覽孝行篇　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今有人於此行於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爲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爲

其近於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笫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龢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龢煎調養口之道也龢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

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嚴親之遺躬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

范曄孝子傳論　孔子曰夫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

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壅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亡本樂之遁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已以致祿養之本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于東鄰之牲夫患祿行之薄于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于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

哀旣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以壽終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爲行行信于心而感于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夫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于篇

延篤仁孝論　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

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之一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由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于萌芽終于彌蔓枝葉扶疎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

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盍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悌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隗囂遣子恂入侍更始鄭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與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也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爲專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爲父母請不

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爲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

晉書孝友傳論　大矣哉孝之爲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於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於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承顔怡怡盡樂擊鮮就養甕牖忘劬集包思藉黍之勸循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覇屬如在哀哀罔極聚薪流慟銜索興嗟灑風樹以隕心泣寒泉而沐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筮仕且務移官居高匪危任重無爭功參升以匡化懷冰

以禮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冀鯉遵六教而緝貞
淑蔡蘊蒸蒸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
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蒔玉之祉烏馴丹羽
集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接功文之廬然則因彼孝慈
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夫天倫之重共氣分
形心睽則葉類荆枝性合則華承棣萼乃有推肥代
瘦狥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懽愉之致緬窺湘素載
流匪躅者歟晉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
遘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爲繼踵王偉元
之行已許季義之立節夏方盛彥體至性以馳芬庾

袞顔含篤友于而立範自餘羣士咸標懿德採其遺
絢足厲澆風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司隸校尉傅玄孝論稱何曾及荀覬曰以文王之道
事其親者其潁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
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
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
表也又曰潁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
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
而孺慕于於潁昌侯見之矣

孫晷事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
富春車道既少動經山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輿
晷躬自扶侍所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蔭屏之間隱
息初不令主人知之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侍藥
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川祈求懇至

庾袞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
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
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
父亡作筥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
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袞前妻荀氏繼室樂
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袞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袞共安

貧苦相敬如賓母終服喪居於墓側歲大饑藜羹不
糁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袞每曰已食莫敢爲設及麥
熟獲者已畢而採捃尚多袞乃引其羣子以退日待
其間及其捃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
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夾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
違者或有斬其墓柏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於墓而
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
人之樹袞之罪也父老咸亦爲垂泣自後人莫之犯

許孜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
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

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為作冢埋于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

雉棲其梁檐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遊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於家邑人號其居為孝順里

劉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于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于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殷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頹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櫰榱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

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使不就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為吾師矣

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勑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于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

而親檢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
大義州郡禮辟令貧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于墓側非
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
孟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
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而歸雖家人亦
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
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
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無嗣爲不
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由是名著海內
宋徐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

室寒一裘啜粟飲水雖瑗遺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
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居窮
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嘗借人書經夕還之借者紿言
書中有金葉積賣衣償之不與辨後以近臣薦授楚
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爲君子而使勞已
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
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
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
君何不爲君子聞者敬服神宗賜粟帛及卒賜謚節
孝

宋壽昌父巽守京兆時妾劉有娠而出生壽昌數歲
乃還父家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
不得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及知廣州軍與
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得焉劉
氏時年七十餘矣京兆守臣錢明逸以聞詔壽昌赴
闕時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
壽昌及壽昌至但付審官院折通判河中府居數
歲其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天下稱其孝
陳堯原孝論　立身之謂道本道之謂孝上至天子
下至于庶人未有不由而立也嗚呼爲孝之道是因

乎心者存孝有小大性有能否君子小人亦各存其
分也聖人之教布在方策不敢毀傷存其始也立身
行道要其終也居必誠其心遊必得其方然後謹以
溫凊之禮樽以飲食之節起居進退周將其志善事
幾諫勞必無怨至于愛敬之道乃天性也無怨天性
以慢人紀斯可錫其類而不屬世之愚者知其孝
乎而不知所以爲也越禮以加敬輕生以致養且曰
親之疾非瘳者子之肌可療焉乃折體斷股寘置于
味荷親之壽幸而未盡而或生也則鄉里神其事以
爲孝之感乃聞之于州縣聞之于天子官給其賜以

優之然後傳之于後旌之于門閭率土之民向之而
思其效者矣嗟乎風俗之移人也而官其事者遂以
之自賞俾蚩蚩者知其室而不知其戶也逾墻鑽穴
而追殉乎命且親之憂必以疾也非疾而自刑是致
其憂者也子曰毀不滅性死生之際尚武存也苟居
疾以剝膚由味而喪軀則所謂陷之于不義者也會
之相食尚曰無有安在爲人父母而食其子者乎古
之孝以感者多矣猶是者未知親焉其民之耳目爲
知所謂聖人之道在乎諭之而已既諭之且制之俾
爲孝之民誠其心而不誠其名愛其生而不愛其賜

始于一邑迨于一郡然後天下之民可率之以道也
斯之謂王化之基人倫之本可不急乎

兄弟 十則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
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
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
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
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
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
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
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

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
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
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
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
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
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
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
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
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漢趙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

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
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亨衆異
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
許荊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爲孝廉武以二弟晏普
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别居
之道于是共割財産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
婢强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
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
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禄所以求得分
財自取大譏今理産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

無所留于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
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刊章下州郡以
名捕儉儉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抵于褒不遇時融年
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
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
就掩捕儉得脱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
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
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
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
融由是顯名

袁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袁尚少與其兵而使
逄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逄紀
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于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
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大戰城下譚尚敗退操將圍
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
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
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
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益甲譚大怒郭圖辛評
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皆是審配之
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尚戰于外門譚敗乃引兵

還南皮别駕王修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
攻尚問修曰計將安出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
將鬭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
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鬭其閒以求
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
以御四方可横行于天下譚不從尚復自將攻譚譚
戰大敗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奔平原而遣潁川辛
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災害禍難殷
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
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

冀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迥遠戮力乃心
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
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殞昏亂承統
以繼洪業宜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于鄴都
揚休烈于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
景附何寤青蠅飛于竿旌無極游于二壘使股肱分
成二體胸膂絕爲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
來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讎之計已決旃
旆交于中原暴尸累于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
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弒父子相殺兄弟相殘

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
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強于一世也未有棄親
即異兀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
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
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齊未若太公之忿于曹也宜子
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讎
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
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
況我族類而不痛心耶夫欲立竹帛于當時全宗祀
于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

之傚無慙愧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
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耶今仁君見
憎于夫人未若鄭莊之于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
之于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庳之
封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今整
勒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尚書諫之並不從曹操遂還
救譚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
高翔畔歸曹氏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
詐乃以子整娉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　尚使審配
守鄴復攻譚于平原配獻書于譚曰配聞良藥苦口

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便于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
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圖
危宗廟剝亂國家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涕以斃管
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誅何則義重人輕事
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
以爲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海內遠近莫不備聞
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至令
將軍忘孝友之仁襲閼沈之迹放兵鈔突屠城殺吏
寃魂痛于幽冥創痍被于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賞
賜秦胡其財物婦女豫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母趣

使身體完具而已[illegible]不悖心揮涕使大夫人憂哀積屬我州[illegible]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illegible]大人不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于岐嶷友于之性生于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覩興敗之微符輕榮財于糞土貴名位于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匙金延頸待聲讎敵委慈親于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啟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于將[illegible]

服掌之士配等亦當數窮布體以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思吉凶以賜環玦譚不納

晉王覽母朱氏遇兄王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illegible]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

庾袞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侍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返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

顏含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于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縈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

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嘆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淳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

故荅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噉又未識人
惠若嘗疹留豈施者之意也幾竟不起含二親既終
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
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
方應須髯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
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
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
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
夏侯湛昆弟誥　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昆弟
淳琬瑶藻總聽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

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
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
其專乃心一乃聽祇爾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
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
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
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
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乂厥世遂啓土宇以大綜
厥勳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恢闡
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祇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柔
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

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百
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
敘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
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
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臨于穆侯之
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騁其永慕
厥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稾以終于三載
厥乃古訓無文我后丕孝于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
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叡智奕世載德用慈友于
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

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
鑽其道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唯
予躬是惟寔令跡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
惟令勛是畏寔倘猗是儀嗚呼予其敬哉俞予闡之
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
篤誠以撫訓群子厥乃我亂齒則受厥教于書學未
遑惟寧敦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
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祗以防于微翳義
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進
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脩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寔

母氏是憑予其爲政蠹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予
其悴色思寬獄之不情教之不泰庭訓于其納戒思
芊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
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于
里承師劉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
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羣弟天祚于我家俾爾
咸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瑫
厥清粹平理溪茂哉雋哲貞亮總其弘肅簡雅瞻乃
純鑠惠和惟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
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

子瞻汝其見予之長于仁未見予之長于義也瞻曰
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于
今之二毛受學于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予其敬忌
于厥身而匡予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會
不知予知之適改惟冲子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
于貌厥乃口無擇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劌肅而不厲
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照明厲貞邁可遠在
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德在愛人瞻曰吁
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遲厥行惟易淳曰俞
剛而昧崇而卑冲而[illegible]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

於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祇服訓湛曰來琬汝
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於人不敢墮於勤厥故惟新
湛曰俞瑫亦昌言瑫曰俞滋敬于己不滋敬于己惟
敬乃恃無忘有恥湛曰俞瑱亦昌言瑱曰俞無忘于
不可不虞形貌以心防心於虞湛曰俞總亦昌言總
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
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
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
哉百祿周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冀從哉內外康
哉皆拜曰欽哉

唐常德志兄弟論　容謂陸平原曰吾聞天降地騰
夫婦之情見矣是分岳列兄弟之義存焉是以聖人
之立教也上稽玄極下順人情故使判合爲同穴之
親見季有異居之道斯則人倫之大典豈作者之謬
陳哉而于大夫各爲羽禮伯仲無門庭之別室家匪
琴瑟之間雖激揚風俗獨爲君子達道任心將使先
人事也事不師古蒙竊惑焉豈有說乎願聞其旨平
原曰何居斯言之玷可謂未學膚受會莫是師郎如
君子之談必且輕于身而累于俗矣獨不聞夫六龍
方駕斯有御天之功駟馬班如用有行地之力是故

大鵬之始宛轉北溟鄧林之初婆娑下土至于羽翮相資遂能負蒼天而遊聳青雲而立此則相須之道弘也至如梁山萬仞上于星辰楚殿三休俯臨風雨及土石異勢榱桷分離遂與沙麓俱崩柳塘共湮此則相須之道乖也是知同德者易為功離心者難為力在物猶爾而況人乎然不善莫大于不睦溺于情者薄于義寡于私者豐于道故牝雞晨鳴三賢致歎關雎樂得十亂同知故名賢之所闕豈鳥有之談也且夫兄弟者同天共地均氣連形方手足而猶輕擬山岳而更重雲蛇可斷兄弟之道無分鵠鴒載飛急

難之情斯切先王知兄弟之為重也故歌之于韶夏之舞誦之于風雅之篇敦骨肉而正人倫感鬼神而動天地大矣哉請為左右梗槩其說夫兄弟之情也受之于天性生之于自然不假物以成親不因言而結愛閱墻不妨于禦侮疏異猶惜于伐樹斂朽則須洛而歌彎弓則涕泣而道斯乃情存于不捨義形于惻隱豈如悠悠良辰從容永嘆而已是以四鳥禽也不能各離別之聲三荊木也不能忍分張之痛列在人流有醜面目折枝分骨如何勿傷至于夫婦之為義矣非有血屬之親辟猶風虎雲龍騰犄相感如影

彼兩髦結歡二族始有共牢之禮終為同穴之親斯亦未為輕也然而德在聽從主唯蘋藻不可以寄百里之命不可以託六尺之孤況有棄姓無常拂衣再醮至如買臣之室主父之妻固未可以言也自非道躋移天德均惟鵠孰能長養斯之羽翼茂葛藟之本根者乎是以通人君子動無失德全同生之重則恭順有章戒惟家之索而椒蘭無替夫妻和于鳥飪兄弟穆于清風綠衣無燕燕之悲角弓匪騂騂之嘆其或分星宅土開國承家則能藩屏維城左右王室力足拔山不敢問九鼎之重才能動俗不敢窺司馬之

門遂使封豕長蛇窺國門而歛迹井蛙莫燕覬盤石而飛鳴故能本支百代洪基載極配合二儀平章百姓其在白屋蓬戶篳門圭竇二逆五部有足相容至有同衾共席推梨讓棗樂以簞瓢榮同華萼死生契闊白刃交前弟受兄肥無容遠矣闕其文于怡怡揚名以顯高顯風俗長揖縉紳斯又足為樂也而無賴之徒不思其友或溺于私愛棄彼天倫生在膏腴乘猶地勢錫珪分竹奄有山河不能輯寧邦家股肱同慼乃欲搖動我家宗拔塞我本源竟而青蠅飛于干雖無極遊于二蟲集矣長勺撫劍共池是以五爭四

裂非關蛇鬬之妖九合一匡猶見蟲流之禍鬼神不勝其酷生民不勝其弊吁可畏也何其謬哉又有里閈之人繩樞之子栖息不過于蓬蓽呫嚌不越于糟糠無財可不忿爭乃復尺布斗粟不能相容睚眦釁介側目切齒遂使蔑爾箕帚蠢爾孩童萋菲其章成是貝錦于是乎分裂蝸角稱兢鴻毛骨肉爲行路之人兄弟無豚尙之望痛矣何必情矣宫之奇脣亡之歎深可撫心王叔治斷臂之言足爲流涕其知也如此其謬也如彼遠乎得失豈可同年而語哉是知禍福無門唯人所召靜言成敗則可待而論何則存亡

之道若行邁之有途得之者安于廟堂失之者顛沛斯及至如三叔狼顧七國鷄連貔虎傳筮江山表裏當其時也滄波可汲而斷泰山可蹋而覆朱旗尚卷蒼兕未馳不得高壘之謀勿俟銜枚之陣固以氷判瓦解魚潰鳥驚身衍草莽名彰史策經過者爲之廻車言談者爲之洗耳斯豈時不利而兵不勁者哉固以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惡者也斯乃在和不在衆在德不在强商闘之不敵亦所聞也假使驅長狄駕遝風宋萬附與慶忌衆乘勍弓飲石長劍拄頤兕鷄佩猳拖象拉兕然而使之超九折蹄三危浮呂梁赴滄海五尺童子知其必亡何則道之非也苟令心膂無瑕昆季輯穆雖使嬰離策杖不占緩步周流九遠容可危乎近者劉荆州之意氣袁渤海之從横當其吐納荆揚鞭笞河朔猛將厲于鵰鶚謀臣盛于雲雨從容嘯咤有席捲八荒之心固以震慴人靈熏灼宇宙者既而良圖未就壯志先秋猜嫌定生蕭墻糜潰天道與人共往生人與草木俱焚雖睦于曹公尙無旰食之暇安得馬上而舞哉斯有感之甚也豈如稷契皐夔同心同德魯衛爲政雖休勿休得使康哉良哉洋洋盈耳卜代卜年之祚悠悠無極是知管蔡之

王食不如夷齊之餓死君類之萬乘不如延陵之退耕詩不云乎彼令兄弟綽有餘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善哉言也吾無間然令吾子以同穴者尊之于天倫興居者成之于行路是見詩人之糟粕未覩宫墻之室家固未可與適道也若以骨肉遠而爲疎即手足無心腹之用判合近而爲重即衣衾爲血屬之親若衣衾附體而可離手足遠身而可絶斯則室家之不侔于兄弟固亦明矣況作者之意有異是乎夫異家者所以避私同穴者亦以不返故傳曰昆季一體又兄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何謂異居同財者若委

支體于行路胆大倫于胡越固非其所謂顧問也且
余聞士龍少遭憫凶攀風樹而興嘆假仁義以罔極
零丁齡亂霜露擢心契濶九泉更相為命常恐黃耳
蕭條白駒超忽凋庭木葉零嚴花落撫時躡後欲喙
相依光華未著蹋天跼地每深慙德友于兄弟何日
忘之將冑吾子有以成教而反問我比以流俗秖足
以攪其心慮非所望于吾儕也于是容赧然而起曰
僕固小人無聞至道雖生堯舜之代未登孔丘之堂
苟有胸而無心遂逐情而忘性言排名家之外身陷
泥塗之下今子大夫幸而見覩携我以友弟弘我以

禮經洋洋乎理出天人之表恢恢焉道周仁義之鄉
而今而後謹聞命矣是知安社稷御邦家調陰陽化
風俗播清獻于絃系垂令範于黎甿横之于天地而
自安處之于生死而無慮者其惟兄弟乎

經濟類編卷八十一終

經濟類編卷八十二

明　北海　馮琦　纂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人倫類

宗族 五則

唐太宗時高士廉等撰今狐德棻岑文本上所撰氏
族志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雖
累葉陵夷苟它族欲與為昏姻必多責財幣或捨其

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太
宗惡之命士廉等徧責天下譜諜質諸史籍考其真
偽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姦逆分為九
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第一太宗曰漢高
祖與蕭曹樊灌皆起閭閻布衣卿輩至今推仰以為
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偏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
有人物蓋何足言況其子孫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
猶卬然以門地自負販鬻松檟依託富貴棄廉忘恥
不知世人何為貴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勲
勞或以文學致位貴顯彼衰世舊門誠何足慕而求

與爲昬雖多輸金帛猶爲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釐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崔民幹爲第一是輕我官爵而狥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爲高下於是以皇族爲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爲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于天下　後許敬宗等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請改之高宗乃命禮部郎中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后族爲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爲準凡九等於是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者豫士流時人謂之勲格

李義府既貴自言本出趙郡與諸李敘昭穆無賴之徒藉其權勢拜伏爲兄叔者甚衆給事中李崇德初與同譜及義府出爲普州即除之義府聞而銜之及復爲相使人誣構其罪下獄自殺　山東士人自矜門地昬姻多責資財命脩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壻皆取勲臣家不議山東之族而魏徵房玄齡李勣家皆盛與爲昬常左右之由此舊望不減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懸隔李義府爲其子求昬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高宗矯詔禁焉後魏隴西李寶等子孫不得自爲昬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毋得受陪門財然族望爲時俗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爲昬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反自稱禁昬家益增厚價

宋太宗時江州義門陳兢宜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閒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初免徭役至兢子姪益衆常苦乏食知州康戩言于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

蘇洵蘇氏族譜亭序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輙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

者族人之所共嘗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黨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其人也夫其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

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憝而不容者也今吾知之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蘇軾勸親睦策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爲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欣歡之心而爲鄰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

息而爭鬬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爲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涣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畜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

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
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
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
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族
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
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
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小
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
祖者從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服
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

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
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
繼禰者與大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
嫡子既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
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
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
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
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
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
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

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
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為
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
以加之冠婚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
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
族無宗子莫為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
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
知之民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
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
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期月則望其有益故夫

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
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門第二則附

宋王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武帝初踐祚擢
為僕射居顏劉之右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一二年
間即望宰相既而累遷護軍快快不得志累啟求出武
帝不悅自是稍稍下遷沈約論曰夫君子小人類物
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是以太公起
屠釣為周師傅說去版築為殷相明揚幽仄唯才是
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

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爲二塗也魏武始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因此相沿遂爲成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　裴子野論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伍士庶雖分本無華素之隔有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奇士猶顯清塗降及季年專限閥閱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相驕矜互爭銖兩唯論門戶不問賢能以謝靈運王僧達之才

華輕躁使生自寒宗猶將覆折重以怙其庇廕召禍宜哉

北魏高祖與群臣論選調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此果如何李沖對曰未審上古已來張官列位爲膏粱子弟乎爲致治乎高祖曰欲爲治耳沖曰然則陛下今日何爲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高祖曰苟有過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沖曰傅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高祖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秘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著作佐郎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高祖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頃之劉昶入朝高祖謂昶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也

司馬光曰選舉之法先門第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而歷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於世祿與側微以今日視之愚智所同知也當是之時

雖魏孝文之賢猶不免斯蔽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矣

賢婦八　二十八則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
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
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
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
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
露睹父為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
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
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
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

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
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
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
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
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
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
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
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
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
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
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
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
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
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
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
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
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
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
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

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
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
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
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
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
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
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
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
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
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

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
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
之禮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
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
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
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
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
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
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
而無私上下有章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
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
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
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
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
亟索士慭庇州犂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
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犂于荊
趙王以趙括爲將代廉頗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于
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
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

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
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
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
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
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如不稱
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
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
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
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
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

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
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漢文帝時人上書言淳于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
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
使者于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
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竊痛死者不
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
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
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

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

渤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可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太原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于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于野聞賓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于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于機杼一絲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

子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
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
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
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
妻仰天而嘆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
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
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于官四子以母非所
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
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

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
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
疾久乃瘳于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吾
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
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
就刑辟縣言之于郡郡守怪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
四子許以脩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爲良士穆姜年八
十餘卒臨終敕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
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令汝曹遵承勿
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安定皇甫規妻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
爲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
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娉以軿輜百乘馬二十
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
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
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于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
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
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
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于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
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朴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

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魏丹陽大都督嬀覽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入居
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紿之曰乞取晦日設
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
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
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到晦日　祭徐氏
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大　悽愴
怪其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
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
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

經春竟自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

曹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不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

晉皇甫謐字士安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篤行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明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于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于王室不忠

于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暱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嘆曰吾不謀于姊幾不獲于義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于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

則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
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
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右皆送錦被憲
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
張宣子以女妻劉殷宣子家富于財其妻怒曰我女
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
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誡其女曰劉殷至孝冥
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
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祖姑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
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

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
後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侃父丹聘爲妾生侃而
陶氏貧賤湛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爲
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
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
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于侃時大雪湛氏乃徹
所卧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髪賣與鄰人供餚饌
逵聞之嘆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孟昶妻周氏昶弟顗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

桓玄常推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慨失及劉裕
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
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于桓公便
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
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
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于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
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
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
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況資財乎遂傾資產
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顗妻云

昨夢殊不好門內宜[illegible]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
我當悉取作七日禳顗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
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
被服赫然悉周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韋逞母宋氏[illegible]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
養之及長授以[illegible]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
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于此
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
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于山東宋氏與
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

人程安壽再拜議之是時年小宋氏晝則樵採夜則
教是然紡績無廢壽每嘆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
乎是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爲太常堅常幸其太學問
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壼對曰廢學既
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
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
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
授後生于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
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
學復行于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苻堅妾張氏明辨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群臣切諫
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
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
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
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
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于人主乎妾聞人
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
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也言雞夜鳴者不
利行師犬群嘷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
冬已來每夜群犬大嘷衆雞夜鳴伏聞廄馬驚逸武
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
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
從堅果大敗于壽春張氏乃自殺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僞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
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傅母恒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
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嘆服性孝友善風
儀進止聰既僭位召爲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爲后將
起䳨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
之娥時在後堂私勑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爲

妾營殿今昭德足居䳨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
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
臣之諫豈爲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
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
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
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
疲咎歸于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
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
妾自爲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
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

之色變謂其群下曰朕比得風疾昏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

陳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紇懼出頓湟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昭達令人潛行斫籠因縱大艦突之紇敗擒之斬于建康市紇之反也士人流寓者皆惶駭前著作佐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

子直已行義何憂懼乎至是陳主徵以為侍郎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冊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賜以繡幰安車鼓吹麾節鹵簿如刺史之儀

唐代宗時嚴武三鎮劒南厚賦斂以窮奢侈梓州刺史章彝小不副意召而杖殺之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母數戒其驕暴武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為官婢矣

杜悰尚岐陽公主公主憲宗長女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至則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吳元濟以董昌齡為郾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死賢于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郾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墻因雨隤陷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它日學

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官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迕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為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

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
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昊壯今歲不可不收
可憐彼翁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置護軍都尉領軍司馬等官
以諸弟及將校爲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皐廖匡
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爲學士劉勍等進攻溪州彭士
愁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絶勍爲梯棧上圍之
廖匡齊戰死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
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效死未足以報
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爲念王以其母爲賢厚恤其家

後周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多計數善發隱伏將卒
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擒殺之所部凛然然
性猜忍常散遣人詗察諸州事其之邵州者無事可
復命但言刺史劉光委多宴飲行逢曰光委數聚飲
欲謀我邪即召還殺之行逢妻郭國夫人鄧氏陋而
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人無親附者行逢
怒曰汝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請之村墅視田園遂
不復歸府舍行逢屢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
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吾爲節度使夫人何自苦如
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爲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
下且獨不記爲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行逢
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常恐一旦有變村墅
易爲逃匿耳行逢慙怒其僚屬曰夫人言直公宜納
之

宋大長公主太宗女幼不好華飾類太宗下嫁李遵
勗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宴集主必親視饔餼之
節章獻太后嘗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太后訪以政
事多語祖宗舊事以諷遵勗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
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才五六人居夫喪衰麻未嘗
去身服除不復御鮮華嘗燕禁中仁宗親爲簪花主

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未幾病目帝自臨視親舐
主目左右感泣帝亦悲惻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
母疾而邀賞邪齎賜白金三千兩不受至是以暴疾
聞帝促駕往視未至而主卒乃即主堂易服奠哭益
慼

張載女戒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是曰天明是其帝
命嘉爾婉娩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克施克勤爾順惟
何無違夫子無然皐皐無然訿訿彼是而違爾焉作
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惟非惟儀女生則戒王姬肅
雝酒食是儀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子詒

言錫爾提匜謹爾鬳鷹玉爾僉具素爾藻絢枕爾文
竹席爾吳莞念爾書訓思爾退安彼實有室爾勿從
室遜爾提提爾生引逸

妬 一則附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袖知王之說新
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臥
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
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袖知寡人之說新人
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
以事君也鄭袖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

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掩子鼻新
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袖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
其鼻何也鄭袖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袖曰
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老 十五則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
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
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
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
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
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
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
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
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

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
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
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
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
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
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
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齊桓公田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對
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
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

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于群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于父臣得罪于君未嘗聞君得罪于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于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

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于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景公遊于壽宮覩長年有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宣王出獵于社山社山老父十三人相與勞王宣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是以為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于大王望得富于大王望得貴于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

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可少得以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為相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

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漢文帝養老詔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

經濟類編卷八十二　三十二　老

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武帝復高年子孫詔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宣帝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已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明帝行養老禮詔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

經濟類編卷八十二　三十三　老

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軟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晉成帝蒸祭太廟歸胙於司徒王導且命無下拜導

辭疾不敢當初帝卽位沖幼每見導必拜與導手詔
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日帝
應敬導不博士郭熙杜援議以爲禮無拜臣之文謂
宜除敬侍中馮懷議以爲天子臨辟雍拜三老況先
帝師傅謂宜盡敬侍中荀奕議以爲三朝之首宜明
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詔從之
北魏詔中書監高允議定律令允雖篤老而志識不
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
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
見則備几杖問以政治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

餘年未嘗有譴爲太后及魏主甚重之
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高祖許之
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紗單衣及被服雜
物等而遣之高祖親養三老五更於明堂詔以元爲
三老明根爲五更高祖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
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爲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
國老庶老於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以步挽車及衣
服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隋文帝賜李穆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
義無有違卽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入朝
帝以穆爲太師贊拜不名李穆上表乞骸骨詔曰呂
尚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恒
禮仍以穆年耆敕斷朝集有大事就第詢訪
周王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謹上表固
辭不許仍賜以延年杖周王幸太學謹入門周王迎
拜於門屏之間謹荅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
太師護升階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周主升階
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周王跪設醬豆親爲
之袒割謹食畢周主親跪授爵北面立而訪道謹起
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

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
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
者日進爲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
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
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愼之周主再拜受言謹荅拜禮
成而出
宋文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
自輔太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言者以爲不可乃命平
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恩
禮甚渥彥博年八十一矣

管仲弟子職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
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無
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
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
不懈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漱執
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
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
其次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

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
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得必以反命反
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　至於食時
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
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胾中別
胾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為卒左酒右醬告具而退
捧手而立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還而貳
唯嗛之視同嗛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必捧
擥羹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咡覆

手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
餽如於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　凡拚之道實水
于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
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側
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
聚於戶內坐板排之以叶適己實帚于箕先生若作
乃與而辭坐執而立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
暮食復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
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間容蒸然者處下
捧椀以為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

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
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先生既息
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
之紀
齊有閭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
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邛對曰不然昔有
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為聖人師由
此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
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
後可用耳閭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

驪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貍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貍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稾決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稾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甲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邛對曰夫雞豚讙嗷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

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經濟類編卷八十二終

經濟類編卷八十三

明　北海　馮　琦　纂
弟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人倫類三

師二則

柳宗元師友箴　今之世為人師者眾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為箴既以儆己又以

誡人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不吾似中焉可師耻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為偶道之反是公卿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王令師說　上古之書既以汩沒其他治具不可稽見而五帝之學求之傳說間或見之夏商之書雖號殘缺然學之名且存周則大備故其設施爛然彰白若然帝王之於治自宅雖世有取舍於學則未聞或

廢也豈非君師云者兩立不可一缺耶夫惟至治之世其措民各有本而次第之以及其化故地有井而自養其業雖有士農工商之云未嘗不力而食因其資給然後繩其游墮澄其淫邪勸其獷梗其治略已定矣然猶鄉遂有庠序之教國家有塾學之設自世子以及卿大夫之子皆入學爲之師以諭其道爲之保以詔其業示之智仁聖義忠和使相充擴孝友睦姻任恤使相修飾禮樂射御書數使相開曉故其左右之閒前後之觀不仁義則禮樂迫其淬磨漸浸之成則入孝而出弟尊尊而長長然後取而置之民上

則君盡其所以爲君臣盡其所以爲臣卒無一背戾者其出於學而存於師也道之衰微迄於餘周如搶石之將墜其引綴未絕者猶有一綫髮縷之繫秦不扶而抑遂至隳壞漢興宜大更制而裁補縫之故其俗無所防範聽民所爲卒於無所不至然能郡縣刱孔子祠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策賢良求經術以對當世得失於古雖未爲善而其風俗遂號爲平豈前世遺風餘化漸漬深而未斬耶抑民苦秦而効易見也當此之時士猶能相遵師故終漢世傳詩書禮易春秋而名家者以百十計晉魏而下浸以沉湎更叛

十氏唯唐爲近古大抵幾追齊漢治而未能遠過嗚呼何爲而止此也夫天下之所以不治患在不用儒而漢唐以來側嘗任儒矣卒不甚治者何也有儒名有儒位而不用儒術而然爾其弊在於學師不立而立賢無方聖人之道不講不明士無根源而競放流故不識所以治亂之本而不知所以爲儒之任又上取之不以實而以言故也夫人所以能自明而誠者已非生知則出於教導之明而修習之至也如其無師則天下之士雖有强力向進之心且何自明而誠也夫天下之材力訓導而慫勉之且猶患其粃繆故

七十子親逢聖人而薰炙之其蹈與見不爲不至猶且柴愚參魯師僻由喭賜不受命而貨殖冉求爲宰而賦粟倍又況後聖人數千歲其書殘缺龐蠹又資才下於數子而欲其自爲而不立學與師猶其願穫而顧不耕也如必待其自賢而取之多見其希闊不可俟也自周至唐綿數千歲其卓然取賢而自名可以治寄者孟軻抵韓愈纔三四人是其力能提扶其道而竟不知用者所以歷年已遠而人出甚少也如其多則或用之矣苟患其少無如廣師而立學續其所不長擢其所未高使知其所以救亂然後名儒可

賈取之則廢矣天下之師絶久矣今之名師者徒使組刺章句希望科第而已昔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今賊人者皆是皆取戾於孔子者也惡得爲人師

朋友二十一則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口月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愼所藏

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

孔子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與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今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
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夫臨財忘貧臨生忘
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
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
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
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
之豐時必得祿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
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
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殺

君小白先入爲君齊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
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拔也秦醫雖善除不
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
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管仲曰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
人也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
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
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
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

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
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
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
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
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僞心廉者不爲也
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
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
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
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歸於我成公乾曰

子貪少屈春貪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爲
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鴟夷子皮日侍
於屈春損頗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
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漢郅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
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
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
亡吾手而不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客遮
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
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爲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

不阿君之義也斷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
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刃自向以要惲曰子不
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得此乃出因病去
王丹資性方潔疾惡強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
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
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
聞而有慚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會
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
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
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

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荅之昱曰家君欲與君結交
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
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
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
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
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朱穆絕交論　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荅也何
故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游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
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
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千乘不

忌於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
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贍其私事替義退公
輕私勤居勞於聽也或於道而求私贍矣是故遂往
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游豬踩
稼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後生將復
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
多尤思復白主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
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為與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
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
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縗絰來入豐寺及

我為侍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
下為郎乃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
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為榮寵乎咄劉伯宗於仁義
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
寢不定息饑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汙臭腐是食
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
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
漢書朱穆傳論　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
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貞而孤作正
交而廣其志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又曰

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門人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
金之義詩載燕朋之誚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
友時濟其益紵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
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廉頗翟公之
門賓進由勢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荊卿之感激侯生
豫子之投身情爲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
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末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
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敝而忘得朋之義
蔡氏貞孤之士其爲然也古之善交者鮮矣漢興稱
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劉峻廣絕交論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
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
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絪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
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
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協膠漆志婉孌
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
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
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
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汩彝敘粤謨
訓捃摭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

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
音未達燥溼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
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贊亹
亹之弘致雲飛雷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
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
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寄
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
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
叔世民訛狙詐飆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
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

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
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
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
海疊其燻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騖雞人始唱鶴
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
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
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
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
子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
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

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
大夫讌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
紳羨其登仙加以頷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黄馬之劇
談縱碧雞之雄辨敘温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
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
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
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
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
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同病相
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

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
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倫澆
薄之俗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
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顔冉龍翰鳳
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
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
衡重錙銖纊微彯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
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
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
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

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桓譚
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
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
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其徇利之情未
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
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也而翟公方規然勒門以箴
客何所見之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
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
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
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

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蚤綰銀黄夙昭民譽遒
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
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
眉抵掌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
輳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
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
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
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
烈及瞑目東粤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
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

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
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
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曰嶄絕是以耿介之士
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鶩獨立高山之頂歡與
麋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晉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　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
嘗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
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
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旁通多可而少
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

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
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
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
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
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
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
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
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
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
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
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
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
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
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
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
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
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
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
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
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

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
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
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
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
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
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
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
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
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
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

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

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桷蓋

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唯達者為能通之此似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自以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

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

城陽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陽城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氾少遊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爲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

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

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爲

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進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

豈爲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爲先儒未竟不肯去嵩
在閭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
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
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
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唐狄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絶域崇質
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
憂請長史藺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
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憲宗時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

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
皆以爲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
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無母子俱往
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爲
上言上曰爲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更可責也度
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
所言以責爲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
裴度愛我忠切禹錫得改連州
李德裕臣友論　君之擇臣士之擇友當以氣志爲
先患難爲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

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卽有緩急亞夫眞可任將兵
此皆得於氣志之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
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未嘗免於憂患故漢高知
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袁盎
不拒於劇孟且夫周文由閎夭而脫羑宣孟以彌明
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
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於此乎太倉令淳于公
嘆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女緹縈自傷乃上書
贖父罪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
以赴急難爲仁孝況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

須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顚覆可不
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
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儒自效此所以可貴
也善人良士祇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値聞其患也
則策足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
身而退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士之人如是爲若識
劇孟朱亥哉
李華正交論　上古無文飽於和氣從化而避何交
之云至於善惡分利害競而後有交交天命也附奔
走之友夫子天縱也亦爲微鮑子之知管氏則諸夏

遷爲左衽無歸生之説屈建則椒舉死於他國大者
濟天下叔牙夷吾是也小者全宗族聲子伍舉是也
慈明奉元禮一如大人員長喪仲祖臨柩慟色由是
近於骨肉之恩不止交遊而已矣王邑崇繼前好交
事君卿梁松恃貴道舊攜陷伏波兩存其道而後兼
善是知人事艱難僅發於造次生死變禮不必更相
代朋友漸於講習緣情而親於我爲重憂危相急任
進相推望而不從厚實生怨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
寧美道義相成也又曰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
樂汝轉棄予哀勢利相傾也三代之教自家行國樹

之以師經啓其心而修則家事理次定朋友端其性
術攜稱從之聲與實語次諸侯無貢士及於政是以
富有賢哲動符六經王策既衰小雅皆廢諸侯無貢
士之理司馬無論材之政獻或先王教存國有君子
聖人生於魯七十子遍遊諸侯文武之道噬口復明
孔伋孟軻之徒金不儒尊漢代人心尚朴辟署由州
郡公府往往有奇節駭俗之士東京宗祖好學海內
翕然是以王室多杜石之臣交遊有死生之友降及
魏晉亦未甚逾近代無鄉里之選多寄隸京師隨時
聚散僚牒自命積以爲常映形一發群嚮偕應銓擇

多誤知之固難使名實兩虧朋友道薄蓋由此也況
衆邪爲雄孤正失守詩中人之性易於不善求便身
之路盾未直道不從流俗修身俟死者益寡焉加以
三尊闕師訓之喪朋友無寢門之哭學府無衰服之
制禮亡浸遠言者爲非人從以偷俗用不篤慨在不
尊經學淪於苟免者也師之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
則門人不親友非學者則義不固義不固則交道不
重選不由鄉則情不繫府情不繫府則舉薦寡恩三
者化人之大端而情禮盡曠欲俾長道而絶怨道消
悲夫禮首於冠而成人筮日筮賓卽事於廟同師之

友鄉邦之族繼而禮之楊相與字之身何以不嚴友
何以不敬雖有暴慢無自入焉嗚呼士夫暑之禮以
墜於地久矣信義不厚斯有嘶歎後進未敢是以非
辯者多附成而遠敗成或非經敗或非義三代之理
不能無是知弊未平於是大雅之友掃除無妄之交
風動利招則不悔機附名眩則其心與鍰頑之以勢
則不畏於天地餌之以權則忍絶其親愛苟患所不
至故詩有谷風之刺禮有邦朋之禁以此防人猶或
踰之嗟夫奇巧釣情者明哲所惡鋒芒逆物者道家
不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讎跡均心異者蠻貊之俗

而附背携者人道所棄遠賢今利者商販之行偷可
强不者僕妾恒性愛子過親者犬豕之心若然者雖
代無之嗚呼至交之道殆絕乎如有唱而無應非唱
者過也善交者不好其面而惡其背棄同而即和鮑叔
潔燕而敬管仲三歸至知之契故無與二君子不器
交議宜然義在切切偲偲匡救其闕則輔宣之過則
以規誨之不從則一心以蔽之不幸窮於刑辟則生
死以全之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此之謂也苟能久
要之約必存平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同
食張耆爲蔡扔恭毋如親則家室有歸人雖廢然古者

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行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務
省諸身而已矣

宋王回告友　古之言天下達道曰君臣也父子也
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
倫立五者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
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
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
之何能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
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或安所卒歸乎是其
漸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
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皆有之其辭彼
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爲上者不敢不誨爲下
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
微則人猶顧義而立嗣有不若其亦無害於衆焉耳
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
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群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
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下斯而
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別於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而一爲達道也聖人既没而其義益廢於
今則亡矣夫人有四支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

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爲世嗚呼處公之時而望古
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而樂聞其過者與之
乎

納交五則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愼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愼擇人在其間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脩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以其言爲然說其意

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

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孫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乂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孟嘗君輟食察之而據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

庾盈而不虛者也

交驩五則

趙王與秦王會于澠池既能歸國以藺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于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于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

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漢平原君朱建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于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

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于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

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于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于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巳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于諸呂最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刼少主危劉氏左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

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

杜鄴見王音前與平阿有隙即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已之親等已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爲長專受任分職于陝並爲弼疑故

内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城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凢議必與及之指爲誠發出于將軍則孰敢不説諭昔文侯竊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共一飯之篹而將相加驩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爲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白與内唯深察焉音其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

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于潁川寇恂捕得繫

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于市復以爲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劒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勑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于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

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于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知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巳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

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于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illegible]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illegible]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于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巳者死而況為之哀乎

越石父賢在縲絏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illegible]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illegible]而信於知巳者方吾在縲絏中彼不知我[illegible]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巳知巳而無禮固不[illegible]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

客

晉獻公滅虞虢[illegible]夫百里奚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illegible]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illegible]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illegible]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illegible]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傒年巳七十餘繆公釋[illegible]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illegible]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illegible]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illegible]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

困于齊而乞食餧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脱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不忘故舊五則

晉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祭祀者攘撤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

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文公即位賞不及介子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緜上山中而封之

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

漢光武時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劉備在豫州舉袁渙爲茂才渙爲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

邪將復將軍之意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唐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憑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爲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公寧肯負國乎

規戒　十一則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强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强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

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强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

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

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

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

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

秦疆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復入秦走
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
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
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
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説非其質矣且
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
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
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漢文帝時厲王有材力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陽侯
出見之卽自褎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

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
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
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
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
文帝傷其志爲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
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
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
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予厲王書
諫數之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
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

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卽位易王侯邑在淮南者大
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
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
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
二千石缺數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
千石皇帝骩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
爲布衣守冢眞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
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脩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
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
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

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爲
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
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
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
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
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母後父不
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
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
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
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

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
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
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
韓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
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
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
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
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
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
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

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
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
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
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
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
多不軌追念罪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
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群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
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
矢不可追已

崔駰誡竇憲書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
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
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
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
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
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
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
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弘申伯之美
致周召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
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
福郯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

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
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
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
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
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
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
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
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
杅矜矜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
矣

盧植規實武書　植聞務有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憂深思遠君子之情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于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王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壽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横叨天功以爲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求外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

賊伺隙恒嶽勃碣僭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

袁術在南陽戸口尚數十百萬而不脩法度以鈔掠爲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又少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黄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于曹陽術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内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于諸君何如衆莫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殷紂之敝也術嘿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徼福于齊桓擬迹于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悦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遣擊揚州刺史劉繇破之策

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與書諫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宫廟焚毁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脩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于黒山曹操毒被于東徐劉表僭亂于南荆公孫叛逆于朔北正禮阻兵玄德爭盟是以未獲從命櫜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内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于天

下徒以幼小脅于彊臣異于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愼可不熟慮忠言逆耳駮議致憎苟有益于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絶之

晉謝萬爲豫州都督王羲之遺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群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

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

謝安愛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絃樂頗以成俗王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調稱情義無非不可爲聊復以自娛耳若絜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坦之荅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員方員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淸遠相許至于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

袁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喬與裒書曰皇太后臨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于國外姓之太上

皇也至于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而況策名人臣而交姻人父天性攸尊宜體國而重矣故友之好請于此辭染絲之變墨翟致懷岐路之感楊朱興嘆況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權隨時事而替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務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衆以約馭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爲任親仗賢達以納善爲大執筆惆悵不能自盡論者以爲得體

慕容皝與庾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

樞機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綢繆顯布
議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
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
竇之迹矣每覩史傳未嘗不寵恣毋族使執權亂朝
先有殊世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爲
害吾常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
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
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好善虛己賢士
歸心雖爲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綏以不驕圖
國亡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逍僭逆之

冠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讎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
談卒歲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
人尚欲并吞彊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一時務
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
境日廣況乃皇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
殷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
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爲
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
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棺錢本
糞土故將得錢而夢汙穢時人以爲名言三府辟皆

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參軍累遷司徒左長
史安西庾翼復請爲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疾
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
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
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
貽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
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
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
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
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

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
謂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
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
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人衙
小好名既身囚胡虜垂言非所足明德君子遇會處
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
未革也浩固辭不起
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久不報溫
知朝廷杖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爲人亦
不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

跗羸瘵而已八州士衆資餉殆不爲國家用屢求北
伐詔書不聽溫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
于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溫撫軍司馬高
崧言于會稽王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
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爲昱
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
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
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
熟慮須所以深用爲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
所駭遊聲噂喈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

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社稷
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群庶保
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
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
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
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即上
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唐武太后時通事舍人元行沖博學多通狄仁傑重
之行沖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
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珠多矣行
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
無也

魏元忠自端州還爲相不復强諫惟與時俯仰中外
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書責之曰主上新服厥命惟
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
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
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借勢納賂三失也
俳優小人竊盜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
求五失也寵進宦官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
賜無度競爲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

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
人熒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
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韓愈諫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
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
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
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
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
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
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

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

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

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

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而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

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

得爲善人乎

宋歐陽脩上范司諫書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爲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不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

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能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

其意而妄議倚獨以爲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强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可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

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劉敘與王介甫書　見所與曾公立書謂青苗錢大意不覺悵惋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不爲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爲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佝足樂輸有餘於公以爲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於已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爲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毋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爲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甚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俗益澆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今無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取周公

所言以爲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復將有四五倍徒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斯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爲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爲方略以强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凡人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爲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不待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争以言

民利求用不復取遠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歛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爲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爲桀跖蹻矢術楊接槢也商鞅爲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爲漢變法後亦殺爲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爲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既滿我且見其不復爲民矣外之則尚武開斥境土內之則廣游觀崇第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敝

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司馬光與王介甫書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爲友然自接待以來十有餘年屢常同僚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佞則固不敢爲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嘿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同也向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竊慕之心未始變移也切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朞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嘆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切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

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惟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歛已逋責也介甫以此爲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

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爲不知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耶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耶則固民是盡以飫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其於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衒鬻爭進各鬭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

其爲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爲阿衡曰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已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者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

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僱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者過之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

間矣今乃自以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善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疏諂諛日親而望爲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爲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毁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薳子馮爲楚令尹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薳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

歲有劾周舍从簡子臨朝而嘆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鄧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若不能盡惟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

婢雞狗哉失其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顒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

所願乎上交乎下以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辨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從介甫游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

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介甫爲政首制置條例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爲政盡變更祖

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矻
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
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
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
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
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
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
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孔
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
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

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
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
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
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
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為批答見士
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
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敘其事以義責介甫早出視
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
無一字不得其實者初介甫不相識察頗督過之上
書自辨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

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
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
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分析呂司封
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勘會觀介甫
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
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切為介甫不
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切惟居
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
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
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

為心未肯俯從光切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羣臣無
能及者動靜取捨唯介甫之為信介甫曰可罷則天
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
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
甫何忍必遂已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
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
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
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
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
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介甫之意然光與

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

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詈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與吳相書　光愚戇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退伏散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常有所稱引未知虛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絕在少壯之時猶不如人況年垂六十鬢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遊之久今日時蒙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顧惟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光疏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爲報唯忠信之言庶幾仰酬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主曆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發於明主也竊見

國家自行新法以來中外恟恟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晝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意爲能以欺誣爲才閭閻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離轉死溝壑聚爲盗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寤弊法之變更凡幾年于茲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貲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掊斂日急河北京東淮南蠭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illegible]所在如是其爲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illegible]之

細事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為意乎賈誼曰夫
世以為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
然因謂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
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致胡疐尾羽敝口
瘏終能為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為太師
名播無窮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室甫位宰輔
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三第於方鎮以為三窟及晉
室阽危身亦不免然則賢者之心豈忘身徇物不自
為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
眾人之識近而賢者處遠耳知相公之用心固周公
經濟類編卷八十三　七十一
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愛而不恤萬一鼠竊
益多蠭蠆有毒則竊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
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則非退身之處乃至投簪
解紱嘯傲東山與世永辭非高枕之道然則相公今日
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
之道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息征伐之謀而
欲求其成効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適鄢郢
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去此五者而不先別
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
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

所謂開言路者非如嚮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
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
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為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
朝夕啟沃唯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為先
務如是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
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嘉言日進下情
上通則至治可指期而致弊法何難去哉夫難得而
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
亂保邦於未危尚有反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
雖鄢魏姚宋之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若
經濟類編卷八十三　七十一
公議其晨從仕位至宰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
所屈道無所失其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
終如此亦可以為無負矣光切於報德貪盡區區不
覺辭多
右介上孔中丞書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
家百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
有子思焉安國焉穎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
相光唐相綽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
抑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波於天下天下
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

天下三百年孟軻楊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後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協緒有聲列於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子閣下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為二帝為三王為兩漢為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已無位不能誅不能正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

秋成亂臣賊子懼焉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寇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為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焉閣下在朝朝廷尚有姦臣敢在位天下蠹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舉豈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閣下閣下直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

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利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返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

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為天子獻可替否替謀猷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進吏三大藩皆卓然有治聲聞於天宇浹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虛位日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弗錄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黜逐纖人革故鼎新百度脩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

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爲某官將忠鯁直讜蹇蹇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藹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爲某官位彌高身彌貴祿厚惠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嚮之忠鯁讜直蹇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爲速進之媒乎噫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眉眉然

某夫衣食者與正色直己立於朝廷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嚚嚚實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折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與中塗晚節須有渝變宜其爲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

敢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羣小人排毀不已無足恠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元擴廓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討孛羅帖木兒遣使傳皇太子言賜前僉山南道肅政廉訪事張禎以上尊且訪以時事禎復書曰合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内外長淮南北悉爲丘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薦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

我多虞閤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竊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閤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爲閤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僕之惓惓爲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爲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乎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忻於邪謀遂成

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辨百出不能爲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閤下覽觀焉其亦出於萬全則吾宗廟之興議寢則其變不測徐則其變必起適其徐[illegible]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百官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變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

經濟類編卷八十四

明 北海 馮琦 纂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人品類一

論人 五十六則 不載一則節

呂覽論人篇 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僞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汙無之而非是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蘇軾伊尹論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天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

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

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

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辱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闊之行則天下群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蘇轍三宗論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

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七年唐太宗二十三年皆近世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

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身者多矣劉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致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如此

矣

老子論　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為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為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氏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為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天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懽此其勢然也故老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為兼愛為我之不足以救天下是以不為為我不為兼愛而處乎兼愛為我之外此其意以為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為我則天下議其為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游於其間而曰我皆無所為以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人惟其是所是非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為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為我者為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為為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閒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

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夫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斷之以為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惟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為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之所以為辨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

周其思之不可以爲不深矣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可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夫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於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爲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爲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

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既曰無之以爲用又曰有之以爲利而至於傷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窮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適以爲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子路問于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于天下矣夫何爲死

之哉由汝不知也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于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于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于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何若曰師之莊賢于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者丘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

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請問其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出受顯命不失厥名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不畏強禦不侮鰥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恤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

繼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夫子以其仁爲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於己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獨居思仁公言仁義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此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

子貢見太宰嚭[illegible]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illegible]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太[illegible]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

子贊夫子乎對[illegible]譬猶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illegible]而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illegible]猶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illegible]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

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不朽一則併

蘇軾士燮論　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儒而無謀者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弑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于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

之功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于我乎抑天之禍余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人銳于立事忽于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于寇讐而侮其民人至于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一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既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于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于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負不足以為國之強弱而足以為治亂之兆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

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晉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于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于死而不免于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于趙宣子也遠矣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

以身以害仁其年五十出奔遂拔將遂者復親今臣
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
也每變益上矣
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
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晉平公問于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
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
知其士眾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
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晉平公遊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

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
平公曰子黨于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
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于白屋
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
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以無私德也臣故以為
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
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為人何若對
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
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

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
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
蘇軾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
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惟其歸於至當斯以為
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
議此其不爭為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
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
子之欲為書以傳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為文汲汲乎
惟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學
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揚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

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
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
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所適
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
學者愈眾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
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
曰人之性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以
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
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
也為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

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

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孫武論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為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為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為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

汨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為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為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為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閒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

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

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

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句踐句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是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

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并齊也并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眾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強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鬬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強相吞者豈獨在我以

三家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拔也而後食其誰曰
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霸所處無往而失焉而
為天下笑也

商鞅論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
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
私鬬秦人富强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
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
以為史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
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
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

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
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
下之强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
為聲色畋遊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
以富强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
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
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
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
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
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
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
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
汚口舌書之則汚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
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
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
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
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
為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
所謂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
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

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
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
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效之世之
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
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便美
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
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
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
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

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于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

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渺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可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

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

也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

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絶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孔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刼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秦始皇扶蘇論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内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

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于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

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獘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

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側容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之果於殺者

蘇洵項籍論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

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

得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勢不得彊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

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失義猶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

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帛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蘇軾范增論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

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

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知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

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蘇洵漢高帝論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祖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

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

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幸使之尚在未必與産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蘇軾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劒而起挺身而鬭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人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閒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

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閒而命之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閒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

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　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曾肇漢文帝論　予嘗謂治天下本於躬化而觀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其俗而賈誼以謂殘賊公行莫之禁止其説以背本趨末者爲天下大殘淫侈之俗爲天下之大賊則當時風俗可謂敝矣豈所謂躬化者果無益於治哉蓋文帝雖有仁心仁聞而不修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於理財理財之法其定民之大方有四而任民之職有九士農工商以

辨其名九穀草木山澤鳥獸材貨絲枲聚斂轉移以辨其職又爲之廛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無遷徙之業無游惰之民其於生財可謂衆矣至於愛養萬物必以其道故罻羅網罟斧斤弓矢皆以時入而覆巢麛卵殺胎伐夭皆爲之禁取之又有其時也於是制禮以節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諸侯各專百里之國卿士大夫至於庶人莫不有田而視其位之貴賤稱其人之厚薄而爲之法制度數以待其冠婚賓客死喪祭祀之用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爲上者謹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於力分之內無覬覦於其外且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内充實無不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廉耻興之以德義故民從之也輕方此之時游惰者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於外哉教化之所以成殘賊之所以熄蓋出於是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爲一切之制由天子至於庶人無復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趨末爭於僭侈高祖嘗禁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其令卒於不行至文帝之時商賈富厚力過吏勢而末技游食者衆庶人屋壁飾侯妾之衣皆宗廟之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善可知矣

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敝方其開籍田以勸耕者衣弋綈而斥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區區之一身率四海之衆豈非難哉荀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其虚言也雖然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則庶幾三代之賢主哉

張耒邴吉論　邴丞相爲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入雲中郡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御史不能對待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於其所當急而一

時際會於他人之力亦可以為徼幸謂之真愛過恩職也可乎因徼幸以得寵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遂不敢以為出已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為能豈獨愛過恩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邴吉施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夫冒徼幸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為邴丞相恨也

蘇軾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

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

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
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莽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
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
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
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
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
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
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
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

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
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
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
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
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
天子不之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
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
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
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
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

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
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
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
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
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
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
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
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
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
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

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
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
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
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
其所以自禍歟

蘇轍漢武帝論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
而氣定高不爲名所眩下不爲利所掩者類能知之
人主生於深宮其於天下事至難矣知其一不達其
二見其利不睹其害而好名貪功之臣探其情而播
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

閩越舉兵圍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愬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賈馬邑城

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道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寤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殘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班固公孫弘等贊　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閒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

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蓺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秦觀石慶論　臣聞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修法度外攘胡粵封泰山塞決河朝廷

多事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弘牧丘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爲舉首用經術取漢相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故宜牧丘鄙人耳爲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之終於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道缺陽勝而偏陰則刻制之功虧僭賞生偏偏亦生僭兩者無有是謂太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即位之始當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爲丞相權移人主上滋不

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彊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既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皇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彊臣弱陽勝而偏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喜貴肯少殺其鋒鄙人則惟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彊臣弱陽勝偏陰之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爲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所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爲得計既而不知所爲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也弘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爲幾何耶弘與慶爲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皋司馬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爲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以此獲

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嗚呼如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蘇轍漢昭帝論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莫府校尉一事屬適燕上何曰知之且將軍欲爲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議者以爲賢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

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夫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嘗參焉故吾以爲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國之大臣受其寵祿而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左右前後皆賢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

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感蒯聵之事而賢雋不疑然後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强力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

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悦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爲此霍光之過也

蘇軾楊雄論　昔之爲性命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

始孟子以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揚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皆出乎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于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于堅者爲轂柔者爲輪大者爲楹小者爲桷

不可以爲樞輪之不可以爲轂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知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于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爲情而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爲性者果泊然而無爲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莫不有饑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饑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于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

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爲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爲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爲哉雖然楊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此其所以爲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爲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爲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爲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爲聖人之私說不已疏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一人之事迹而折天下之公論不亦偏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鯀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爲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于佛老而不自知也

蘇轍漢光武論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已有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服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備文武破尋邑取邯鄲擊銅馬等群盜算無遺策計其武功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臣與項羽爲

敵必有不能辨者及既履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尚書以督文書繩姦詐務督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已者斥非識者棄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申雖號稱治安皆其父子才智之所止君子不尚者也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盡其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甚盛風流相

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幾斬晁錯而文景不以爲忤則高帝之用人其包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與爭者及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惕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莽之禍莽以斗筲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非者光武以一人興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

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孝和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臨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謀誅何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至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末閹竪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後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

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至於此矣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道亦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它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袁孝居問諸葛亮論　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群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

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者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

彊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鬭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鬭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鬭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

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脆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

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袁宏三國名臣序贊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遭離不同迹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靡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

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
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寗
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
赴海衰世之中保持明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
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
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爲貴高祖雖不
以道勝御物群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
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
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
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

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
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
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
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
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民方塗炭
計能則莫出曹公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
標鑒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
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公達慨
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爲漢
隷而跡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流所以存亡

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且哲名教有寄乎夫
仁義不可以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以不全
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
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
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以
不與魏武所以不容夫江湖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
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
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
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

其臨終顧命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受之
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
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群總角料主則素契
於伯符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
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
情所涉豈徒蹇諤而已哉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
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捨之間俄有不同況沈
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
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若
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作範不可廢

世故復撰序所懷爲之贊云
吳陸喜自叙　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眞所謂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文作西州清論傳于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有較論品格篇曰或問子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荅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荅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

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沖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脩慎不爲謟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藏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啓寤矣
晉應晉武論　人主莫急於知天下之務莫病於不知天下之務善有大小而務有先後夫以小善而爲急務者天下常亂故晉武嘗謂鄒湛曰吾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人不封禪以爲不自滿也焚雉頭裘以爲儉也行布衣禮以爲孝也是數者皆區區可以自名而非天下之先務非所謂小善者乎惜哉鄒湛無經國之慮矣遽遂以爲過漢文也何不曰陛下平天下而不封禪所以爲不自滿也不如無去州郡之武備陛下焚雉頭裘所以爲儉也不如無納吳宮人之數千行布衣禮所以爲孝也不如擇賢嗣而使宗廟血食一言之不聽至于再言之屢言之屢言之而不聽則以身去之勿妄食其祿可也幸

而感寤則山濤之論得行州郡之兵可復期雖不盛之後八王五胡之亂未至於一敗塗地也吳宮之人可出羊車之遊有所輟治天下之志未荒也衛瓘之言見察賢弱之患遂廢則晉祚之長亦未可量也湛雖好論事而不知爲此對專爲逢迎牽合之語可爲長太息也故劉毅至比之桓靈其有味哉其有味哉
晉書陸機陸雲論　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寔荊衡之杞梓挺珪璋于秀實馳英華于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

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
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逵超校
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
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
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此
流功爲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猶
詞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逐使穴碎雙
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儵鱗凌雲之意將
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
名爲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

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
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
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
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衒美非所宇有常
安寵奇擇居故能全性覩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
矣覩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
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
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
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己而
難長死因人而易促上蔡之犬不誠于前華亭之鶴

[illegible]後李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
[illegible]家業陵降不祥殃及後嗣是知西陵結其凶端
何偁收其禍未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張輔嘗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
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
不爲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
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
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
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
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

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
雎蔡澤作傳逞辭流[illegible]是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
則辭藻華靡敘實[illegible]故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
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減于諸葛亮詞多不
載
桓玄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
弱呂后凶忌無數公者爲假然以救敝一家之
中各有其輕重彼與此其體必與不知匹夫之志四
公何以逃其患案殺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
其文贈殷仲堪仲堪乃答之曰隱顯默語非賢達之

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
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委
志嚴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
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況然而應事同賓客之
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
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
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況夫漢以劍起人未
知義式遏奸邪特宜以正順爲寶天下大亂也苟亂
亡見僭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爲一人之
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

者道迹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呂強盛
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
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
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瑣瑣
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成四公所預于今亦無以
辨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
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啓覦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
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玄屈之
秦姚興以傉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遣其
尚書郎韋宗來觀釁傉檀與宗論六國縱橫之規三
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
窮辭致清辯宗出而嘆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
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氣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
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
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磾豈足爲多也宗還長安言于
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頹傉檀權詐多方憑
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勃勃以烏合之眾尚能破
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克也宗曰形移勢變終始殊
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傉檀以輕勃
勃致敗今以大軍臨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群臣無

傉檀匹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興不從
南燕慕容盛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璆秘書監郎敷
于東堂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聖豈不謬哉璆
曰周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及流言之謗
致烈風以悟主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葉稱其高
後王無以奪其美盛曰常令以爲何如忠曰昔武王
疾篤周公有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楚撻伯
禽以訓就王德周公爲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已來
未之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詐未見
其忠聖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白文王文王曰我百

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之終以驗武王之詩叅武王之筴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感于天命是不聖也據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間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周公親遺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跡戮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謬談故也忠曰啓金縢而返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遭二叔流言之變而能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爲

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于文武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生靈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脩長加吕召毛畢爲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爲已任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以爲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群疑而乃興兵都邑擅行誅戮不臣之罪彰于海内方貽王鴟鴞之詩歸非于主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猜于周公也但以疏不間親故寄言于管蔡可謂忠不見于當時仁不及于兄弟知群望之有歸天命之不在已然後返政成王以爲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一代太甲亂德放于桐宫思愆改善然後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謗道存社稷美溢來今臣謂伊尹之勲有高周旦盛曰伊

尹以舊臣之重顯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宫事同哀羿何周公之可擬乎郎敷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能匡制其君恐成湯之道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宫與小人從事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尹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于善乎若太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據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奈何挾智藏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太甲至賢之主也

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顯祖委授之功故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忠貞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見也亦猶太伯之三讓人無德而稱焉歎曰太伯三以天下讓至仲尼而后顯其至德太甲受謗于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

趙王石勒大饗群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大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

手大丈夫行事宜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効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群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唐高祖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皆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于下而驕于上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

太宗時諸宰相侍宴太宗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房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太宗深以為然衆亦服其確論

太宗謂司徒長孫无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

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太宗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太宗曰長孫无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

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裴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為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勮咸陽尉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為託是時勮弟勃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為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度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勮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行儉為將帥所引偏裨如程務挺張虔勖王方翼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後多為名將

張[illegible]英蕭瑀論　蕭瑀請出家為僧此可罪也然蕭瑀忠於隋及歸國亦多有功績頗見委任歷僕射御史大夫參與朝政每有議論房杜不能抗之房等雖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瑀積怏怏自是罷為太子少傅亦是究瑀獨而使僕射偏且房杜可謂賢相也經綸[illegible]可以啟天下之業竭忠悉慮以成天下之務不以求備而責人不以己長而格物正觀太平之功誠有力焉然於瑀尚亦有所抑遏豈亦珪之玷而珠之纇乎古人謂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慮之故不知言以致知言而房杜二人於用人亦至矣而尚失於瑀豈瑀之性褊躁忿於議論之際務以直氣自豪而不能從容委曲寄悉討議俱求辨博而取勝於諸公故房杜自以持天下之政權柄在己恥其不能畢論忽有不容其說然以二公才過於人雖不從一蕭瑀之言無害為賢而後之執政者必欲述房杜之業

成就太平之功則不可以使賢者榮華逆意者枯槁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成乎國家之政無有蔽而不通故曰天下無常自之公而有常自之表者蓋取於眾者不取於眾是皆數其當拒天下之口而自任耳

羅[illegible]唐明皇論　穆王戒太僕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仲虺告成湯曰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夫氣凡也而自以為聖則儆然以天下為莫己若以天下為莫己若則有非不聞有過不改禍亂之形啟而卒以不悟是亡之道也以唐者之克

有天下者十有八王而不以諛臣之故別加稱號者高祖太宗睿宗文宗四君而已其餘皆立虛名而開元天寶之間群臣至六上尊號嗟乎諛亦甚矣而明皇受而不辭蓋將自以爲聖者歟其僭越流離至於亡國非不幸也夫加以天地道德聖神文武之號兼覆載之大美極今古之徽稱彼其臣遂以爲誠爾耶直以爲吾君好諛喜佞故逢之也以爲誠爾則天不以號然後推其高地不以名然後推其厚三皇無有也五帝無有也自古賢君懿主皆無有而吾祖宗亦無有也彼其後世中君幽主獨有之是直以好諛喜

佞待吾君而以諛佞逢之人君之賊也聖矣夫光武之爲君也詔天下上書不得言聖明矣哉顯宗之爲君也曰先帝詔書禁人言聖今有過稱虛譽尚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嗤也嗚乎姦人之情得矣其成建武永平之盛有以矣夫

張耒李光弼郭子儀論　雄傑好亂之士可伏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爲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復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待一時之便僞游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各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此非伏英布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徒㕙百鬬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爲使子儀能使吐蕃詣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爲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其胷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

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恩謀殺史思明此雖狡夫猾虜之所甚惡其人雖雄傑驍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併而田承嗣之勝獨爲尚父屈歟此於伏人之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悔也

蘇軾韓愈論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象犀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鬭而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

之實至于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于口而知其所以為美被之于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于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于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

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于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為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濟其欲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有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于論性以為喜怒哀樂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為仁義禮樂皆出于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為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

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為情者其弊同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為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弊豈可謂善學耶

崔鶠楊嗣復論氣類所合物莫能間君臣相與必有所謂合者君子不之察欲以口舌所發人之辭勢必不振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一也人情逆之則怒順之則喜順之則喜逆之則怒與之則喜小人性便僻佞志在承隨而君子任道直前有犯無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二也君子正直是與不妄說人而小人窺伺以媚開寵竭智力以逭

內援此小人所以常勝三也君子
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易進則常在上以制
人難進則常在下而為人所制此小人所以常勝君
子所以常不勝四也君子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虐
幼賤不畏高明而小人之於人失勢則卑伏以事之
得勢則虎步以凌之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
不勝五也君子窮則以命自安而不尤人達則以恕
存心而不害物小人在下則不安而懷毒以伺上居
上則快意而肆虐以害人此小人所以常勝而君子
所以常不勝六也君子一有不安於其心則畏君畏

親畏天畏人而小人欲濟其姦則欺君欺親欺天欺
人無不可者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七
也君子勵廉節崇名檢小人苟獲其欲則天下賤之
而不羞萬世非之而不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
以常不勝八也君子所言欲訥於行欲敏有過則改
見義則服而小人矜利口以服人喜姦言而文過此
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九也天下善人少
不善人多故君子為國求人難於選拔而凶邪一嘯
則千百為群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
也君子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小人忘恩背義至以
怨報德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一也
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功不矜有善不伐而小人無
而為有虛而為盈露巧而揚能矜功而賣善以惑時
君以冀徼倖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
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矣此鄭覃陳夷行所以
罷黜李德裕所以謫死窮荒逢吉宗閔楊嗣復輩所
以卒乎翔徉而得計豈足怪哉

宋徽宗時劉韐為中丞數月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
憚時人以比呂誨包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韐
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

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
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
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

元世祖嘗問留夢炎葉李優劣於趙孟頫對曰夢炎
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
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
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邪夢炎為宋狀元至宰相
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是
賢於夢炎也

經濟類編卷八十四終

經濟類編卷八十五

明北海馮琦　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人品類二

忠節　七十四則

呂覽至忠篇　至忠逆於耳倒於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荊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痏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

劉向立節篇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義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

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于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

身以成其廉此二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于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汚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以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

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

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文公誅觀伏以伐鄭及其埤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人晉人將亨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

身贖國忠也乃就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爲將軍

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鬭而死

魯叔孫成子逆昭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

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

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爲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耳宜其爲君也閔公矜婦人妬因言曰爾魯之囚虜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於口絶吭而死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携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趨臣之君顧不旋踵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楚丘

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

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于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鬬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于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崔杼弑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

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聵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崔杼弑其君光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

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大

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伍子胥將亡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强人衆將征天下始于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于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處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鄖鄖公之弟懷將殺王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夫事君者不爲外內行不爲

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讎非是不讎下虐上爲殺上虐下爲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爲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鬬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鄖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群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于楚國王欲授

之䄵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
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
有祿于國立義于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
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
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
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于君而祿歸于親今旣
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
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
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刼其父
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

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
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
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
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
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
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
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
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于天下遂自殺
也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

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
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
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
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刼乎子
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内其劒　白公勝旣殺令尹司
馬欲立王子閭以爲王王子閭不肯刼之以刃王子
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後自庇焉閭之願
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
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
不受也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

其德也不爲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絜其行也今吾
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刼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
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爲也白公彊之不可遂殺之
葉公高率衆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
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
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
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
屬草槀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
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

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
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
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
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
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
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
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
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
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
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

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
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
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
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
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
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
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
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
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

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
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
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
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
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
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
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
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
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
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

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
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
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
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
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
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
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
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
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
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

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

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釃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

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

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中行伯既死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郎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

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項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知伯囂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伯囂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于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徃依之反而死

智伯與趙襄子戰于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恐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于梁下駟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爲厲吞炭爲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

人王歜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歜之故已而使人謂歜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歜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歜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于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刼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歜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爲襄王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

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從者自往請使道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

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爲人臣之義也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再拜釋罪

漢蘇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稍遷至栘中廄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荅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

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罪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

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毉鑿地為坎置熅火
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絶半日復息惠等哭
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
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劒
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
募降者赦罪舉劒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
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劒擬
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
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
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

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
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
為降虜于蠻夷何以女為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
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
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
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
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
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絶不飲食天雨雪
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
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

常惠等各置他所武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
實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
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靬
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
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
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
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
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
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
君為奉車從至雍棫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

不敬伏劒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
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
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
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
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
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
漢加以老母係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
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
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
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

竊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于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霑襟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

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于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于匈奴功顯于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絶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絶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疋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强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任延拜武威太守光武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

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

温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光武時騎都尉弓里戍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謀戍見序奇之上疏薦焉于是徵爲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宇止

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于口顧左
右曰既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汙血遂伏劍而死
范曄李固傳論　夫稱仁者其道弘矣立言踐行豈
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將以定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
使生與理全死與義合也夫專爲義則傷生專爲生
則騫義專爲物則害智專爲己則損仁若義重于生
舍生可也生重于義全生可也上以殘闇失君道下
以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爲殺身以成仁去
之不爲求生以害仁也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
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

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
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
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獻帝遷許徵徐璆爲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爲袁術所
刼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乃嘆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
守之必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盜國璽及還
許上之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
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于匈奴
不墜七尺之節况此方寸印乎
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奸利士人怨之中

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傅燮知
鄙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
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
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
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
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群
惡爭埶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成擒之賊其
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勢竊
爲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
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

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于城外叩頭
求送燮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燮性剛有
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
不容于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
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
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燮慨然而嘆呼
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死耶蓋聖達節次守節且
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今朝廷
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
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于此汝有才智

寃之寃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幹哽咽不能復言
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成敗
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伯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勲
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師乎燮案劒叱
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耶遂麾左右進兵臨陣
戰歿謚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太守

范曄孔融傳論　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
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
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足以
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終

之規啟機于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
园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
霜比質可也

晉書忠義傳論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
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
知殞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
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
貞心于歲暮標勁節于嚴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
而不顧書名竹帛畫象丹青前史以爲美談後來仰
其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政亂朝昏禍難荐興艱
虞孔熾遂使奸凶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騰蒼生塗
炭干戈日用戰爭方興雖背恩忘義之徒不可勝載
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于時至若嵇紹之衛難乘輿
卞壼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
揚羅丁致命于舊君辛吉恥臣于戎虜張禕引鴆以
全節王諒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足
以激清風于萬古厲薄俗于當年者歟所謂亂世識
忠臣斯之謂也卞壼劉超鍾雅周虓等已入列傳其
餘即叙其行事以爲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周處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肜違法

處深文按之及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彊直皆曰
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
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
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
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
臨新平我知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
也如受制于人此成擒耳既而梁王肜爲征西大將
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肜不平必當陷己自以人
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
準知肜將退宿憾乃言于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

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前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爲國取恥彤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于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

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

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乂大駕次于城東乂宣言于衆曰今日西討欲誰爲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嵇侍中戮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嵇紹使持節平西將軍屬乂被執紹復爲侍中公王以下皆詣鄴謝罪于穎紹等咸見廢黜免爲庶人尋而朝廷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于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于惠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歎息

劉沈軍敗率餘卒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敦偉夜至沈軍大驚而潰與麾下百餘人南遁爲陳倉令所執沈謂河間王顒曰夫知己之顧輕在三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

醢之戮甘之如薺辭義慷慨見者哀之顒怒鞭之而後腰斬

周虓字孟威少有節操州召爲祭酒後歷位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甯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爲堅將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于安堅欲以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于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況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爲氐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虓曰晉家元會何如此

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辟猶犬羊相群何敢比天子及吕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夷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虓乃寄書與桓冲說賊奸計虓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虓問其狀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况虓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撻之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嘆曰周孟威不屈于前丁

彥遠潔已于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臣也虓竟以病卒于太原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玄親臨哭之因上疏曰臣聞旌善表功崇義明節所以振揚聲教垂美來葉故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虓執心忠烈厲節寇庭遂嬰禍荒裔痛貫泉壤臣每悲其志以爲蘇武之賢不復過也前宣告并州訪求虓喪并索其家負荷數千始得來至卽以資送還其舊龍伏願聖朝追其忠心表其殊節使負霜之志不墜于地則榮慰存亡惠被顯幽矣孝武帝詔曰虓厲志貞亮無愧古烈未及拔身奄隕厥命甄表義節國之典也賻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又贍賜其家

王敦構逆溫嶠謂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脅主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處仲剛愎强忍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既而王師敗績顗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荅帝召顗于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

軍故副所望耶顗曰二宮自如明詔于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耶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遂于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四顗之死也敦坐有一參軍樗蒱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敦

曰伯仁總角于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三事何
圖不幸自貽王法敦素憚顗每見顗輙面熱雖復冬
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繆坦籍顗家收得素簏數枚
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敦卒
後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康祀以少牢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也父洪左衛將軍勉傳學
有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為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
平陽劉聰將署為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
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
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

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嘆息而去聰嘉其
貞節深敬異之為築室于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
辭而不受年八十卒勉族弟賓愍帝時為尚書郎及
帝蒙塵于平陽劉聰使帝行酒洗爵欲觀晉臣在朝
者意賓起而抱帝大哭聰曰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為
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庾亮將徵蘇峻言于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
日徵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為惡滋蔓不
可復制此是晁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當時議
者無以易之卞壼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藏無賴

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
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壼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溫
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奈此事
何吾今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
速必縱其群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交須接
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即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
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為外藩任而今恨
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內俱諫必當相從今內外戒嚴
四方有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
壼司馬任台勸壼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壼笑曰以逆

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
壼復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餘官如故峻至
東陵口詔以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
將軍給事中壼率郭默趙胤等與峻大戰于陵西為
峻所破壼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千數壼雅並還節
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壼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
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壼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
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
時年四十八二子眕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
峻平朝議贈壼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尚書郎弘

評議以爲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卞令忠貞之節當書于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衆望謂宜加與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勲司徒王導見議進贈驃騎將軍加侍中納重議曰夫事親莫大于孝事君莫尚于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案壺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險難存亡以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鋒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爲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況壺伏節

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況在不疑可謂上準許穆下同嵇紹則允合與漢克厭衆望于是改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眕散騎侍郎眕弟盱奉車都尉眕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曰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

蘇峻之難成帝詔鍾雅爲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不敢擊退還拜侍中尋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讎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庾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剋復之效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蘇峻逼遷車駕幸石頭雅超流涕步從明年爲賊所害

桓彝爲宣城内史在郡有惠政爲百姓所懷蘇峻之亂也彝糾合義衆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擾可案甲以須後舉彝厲色曰夫見無禮于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

乃遣將軍朱綽討賊别帥于蕪湖破之彝尋出石頭會朝廷遣將軍司馬流先據慈湖爲賊所破遂長驅逕進彝以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彝僞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彝若降者當待

以優禮將士多勸爽徙陝更思後舉爽不從辭氣壯
烈志節不撓城陷爲光所害
易雄爲舂陵令刺史譙王承旣距王敦將謀起兵以
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宜募縣境數日
之中有衆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旣固守而湘中
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魏乂李恒攻之
雄勉厲所統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
爲乂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
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
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爲今日卽戮得作忠

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
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
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孝悌廉信爲
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爲己任少仕州郡兄
弟更爲治中別駕元帝爲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
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召恥而不應譙王承
臨州知其名檄悝爲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
承往弔悝因留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鎭此州正以王
氏[illegible]等擅防其爲禍今敦果爲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
所領馳赴朝廷而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
卿兄弟南夏之翹儁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經卽戎況
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極之情忘忠義之
節乎如今起事將士器械可以濟不悝望對曰王敦
居分陝之任一旦搆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
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劣枉駕訪及悝兄弟並受國
恩敢不自奮今天朝中興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
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弊糧
器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
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爲然乃命悝

爲長史望爲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姊
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旅直入郡斬澹
以徇四境及魏乂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悝
復爲乂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悝謂曰人生有
死闔門爲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悝襄陽太
守望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初拜佐著作郎以
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爲別駕殷仲
堪之鎭江陵引爲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
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爲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

决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廻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于路待之企生遥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荆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

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為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　企生曰為殷荆州吏荆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玄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荅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企生于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旣興晉陽之甲軍次尋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奸計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時年三十七衆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周帝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不從旣克并州復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賜伏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讐疾願速斬之以號令天下周帝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出軍隔水相見問至尊在何處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衆入城于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出降周帝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

世為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帝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勑之曰若即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努力好行不愁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職伏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開國公周帝謂後主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正為傅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

王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

鄭揆彊寇欲爲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于嗣主遽忘之耶正可于此待死冀千歳之後知吾心耳周王從容問譚曰我腳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將鬚事周主遣使殺軌内史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顔之儀切諫不聽巖從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周主曰汝欲黨軌耶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周主怒使閹竪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于家周主之爲太子也尉遲運爲宫正數進諫不用至是謂宇文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爲之奈何孝伯

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狥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于是運求出爲秦州總管他日周主託以齊王憲事譲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于社稷爲群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寔負顧託以是爲罪是所甘心周主大慚命將出賜死運至秦州亦以憂死

唐天后時裴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于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卽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出太后聞之令舉入宫使醫内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傅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卽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顔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至城下杲卿告急于王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承業使者至京師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

官爵者以百數徵顔杲卿爲衛尉朝命未至而常山已陷矣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于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于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咼之二人比死罵不絶口

令狐潮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于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

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于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于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絶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

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分別其衆凡胡兵悉斬之脅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戸

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而恨之益深至是李希烈陷汝州德宗問計于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德宗以為然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又使人邀之于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嫚罵拔刃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麾衆令退館而禮之欲遣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以密啟白希烈遂留不遣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真卿示之曰

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耶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使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希烈掘坎于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耶希烈乃謝之

曾鞏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

嗣平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大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旣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窺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說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輙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輙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輙斥楊炎盧杞旣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

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玉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沒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敝大盜繼起天子輙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懦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之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

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旣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

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旣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盖者固不係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向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爲採訪使奏

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亦使彊舁至洛陽僞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假遣詣京師肅宗命館之于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

李懷光將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諸行在告之事覺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

心矣懷光使左右臠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斷其喉而去

朱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段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以笏擊泚中其額濺血灑地

後唐李從珂至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至靈口前軍執思同以至從珂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之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于泉下耳敗而釁鼓固其所也請蚤就死王爲之改容曰公且休矣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耻見其面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妓妾屢言于劉延朗曰若留思同慮失士心屬從珂醉不待報擅殺之及其妻子從珂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董璋反兵至閬州晝夜攻之城陷殺李仁矩初璋爲梁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廁城陷璋讓之曰汝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爲李氏奴掃馬糞得臠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爲節度使何負于汝而反耶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

相負哉汝奴材固無恥吾義士豈忍爲汝所爲乎吾寧爲天子死不能與反奴俱生璋怒然鑊于前令壯士十人割其肉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聲唐主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其家

後晉指揮使王清言于杜威曰請以步卒二千爲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力契丹小却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敗走清獨帥麾下力戰屢請救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

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
繼之淸及士衆盡死
契丹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晉刺史沈斌出兵
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引契
丹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使君何不早降斌
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
邦不自愧耻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爲國
家死耳終不效公所爲明日城陷斌自殺
唐使者孫晟鍾謨從至大梁周世宗待之甚厚時召
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

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召晟責之晟正色抗辭請
死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命都承旨曹翰送晟于右軍
巡院與之飲酒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
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袍整衣冠南向拜曰臣
謹以死報國乃就刑
宋欽宗時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耻不知君臣之
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
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
謚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劉韐資政殿學士詔有死
節者諸路詢訪以聞

寧宗時金中都被圍既久完顏承暉以抹撚盡忠久
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礬寫
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
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
河北軍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孛朮魯
調遣經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
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
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自
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
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皆屬盡忠

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郞中趙思文謂
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
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
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
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分給之
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
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
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
謬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
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

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紿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啟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豈得至此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

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自鄧州赴援步騎十五萬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止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金軍遂進次于三峰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乃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口溫不花赤老溫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外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

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詣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湩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往復數百言終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爲矣

度宗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

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
城募善泅者宜蠟書於髻中蔵積草下浮水而出詣
鹿門旣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
多鈎致欲爲焚爨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之路
亦絶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
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閫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
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
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
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
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

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
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
方生乗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
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
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乗風破浪
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
順等乗鋭斷鐵絙攢栰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
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絶援聞順
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
浮屍遡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

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
冢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
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
虎于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
星樁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
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
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
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
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乗夜順流斷絙破圍
冒進元兵皆辟易旣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

朮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
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遥望軍船旗
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
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
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
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
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
被執見阿朮于櫃門關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
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
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

貴祈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元伯顏至溧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邪使一騎前導麾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為城新郢在漢南橫鐵絙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以砲弩凡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朮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為

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為歸路患伯顏不從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遺俘持黃榜檄之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礟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蹤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馘于城下復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荅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騎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馬仆幾斜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兵攻渠復州

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姚訔陳炤劉師勇王安節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并人以築

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杈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訔等守志益堅伯顏乃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亟進城遂破訔死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命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訔希得之子安節堅之子也

魏天祐見時方求才欲薦謝枋得為功遣使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

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王云
篡漢龔勝餓死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
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
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
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朔至燕問太后攢所
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
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
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
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
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

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貴富貧賤一不動其中
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屨穿人有寄德之
者賙以金帛辭不受又爲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爲
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眞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
云

池州守王起宗聞元軍渡江棄官去通判趙昂發攝
州事昂發繕壁聚糧爲固守計元遊騎至李王河都
統張林屢諷之降昂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林不敢
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昂發城
守守兵皆歸于林昂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
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
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
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昂發笑止之明
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昂發
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
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
城問太守有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息之命具棺衾合
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謚文節雍氏贈
順義夫人

元軍略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

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徵
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感震
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
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兄椿與家
人俱死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
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至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
不可爲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既而元軍執其
弟知南劒州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
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
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事聞贈震華文閣待制謚

忠介萬里太傅益國公諡文忠
宋都解與李恒等長驅所至莫當其鋒隆興轉運判
官劉槃以城降不數月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時
黃萬石開閫州治閩兵至奔建昌都統密佑率衆逆
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乎鬬者乎佑曰鬬者也麾
其兵突進元軍圍之數重佑身被四矢三鎗猶揮刀
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解
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又命劉槃呂師夔以金符遺
之佑不受復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
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然自解其衣

請刑遂死元進取建昌萬石走入閩
米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黃萬石署之
帳前元軍略江西立迎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
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
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
一小卒爾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爲立乃陳
上生擒合死之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諭之不
屈遂遇害
阿里海涯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湟水以樹
梯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儕

爲臣死可也如民何李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
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
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
可爲乃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
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爾既畢禮與其
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
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園池
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
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
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

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
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
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
井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
阿里海涯傳檄諸郡曰是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
岡皆降于元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事聞贈
芾端明殿大學士諡忠節
臨安既陷阿术以太皇太后手詔諭李庭芝使降庭
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
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

宋擧豈不悉吾意尚欲固國邪今吾與嗣君旣已臣伏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荅命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阿朮乃遣兵守高郵寳應以絶其餉道傅羅權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庭芝幕客或勸爲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陴上旣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糵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

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士元戰死阿朮使伯顔察救之所將皆阿朮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朮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欵庭芝之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之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旣行煥即以城降阿朮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朮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招降會姜才疽發脅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阿朮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泣下

文天祥屯潮陽鄒鳳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于潮與死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鳳自剄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僞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

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

厓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旣而丞相傅羅等召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傅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

復逆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代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悖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悖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簒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尚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

不可謂簒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悖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爲辭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悖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悖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illegible]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忠良（五則附）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

魯人攻鄭曾子辭於鄭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鄭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illegible]

鄭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于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惟不能用子韋故至于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于吾亡哉

魏文侯觴大夫于曲陽飲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

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嚼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黶曰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爲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拜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爲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

經濟類編卷八十六

明　北海　馮　琦　撰
弟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人品類三

義烈一　二十六則

呂覽高義篇　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

當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當雖赦之不外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

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荊人與吳人將戰荊師寡吳師衆荊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

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荊國終為天下撓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郢岐之廣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荊之為國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而今猶為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

厲一世之人臣也荊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為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為政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殁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為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離俗篇　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所有餘者妄苟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然而以理義斲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飛兎要褭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棬棬乎后之為人也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攜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

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𥞊水而死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

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沉於募水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埶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節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為以愛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小大餌有宜適羽有動靜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卻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

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袀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卻而自殁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左儒友于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

以誅友友道君道則孝友以竊君王怒曰易而言則
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
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
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
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
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
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
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
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

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
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
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
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
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
麑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
寐之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
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
死

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卿
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大夫
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
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
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
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
于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
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弒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
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
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

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
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趣亡
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
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
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
走公宮匿公孫杵臼曰朔友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
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
妻免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
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
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

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
先君遇子厚子强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吾請先死
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葆匿山中嬰謂諸將曰
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
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臼曰小人哉程嬰
下宫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
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呼曰天乎趙氏孤兒何罪
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幷殺杵臼與兒諸
將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眞孤兒乃在程
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

冑者爲祟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孫存乃曰大業之
後在晉絶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
行衍人面鳥噣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
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穆侯至于成
公世有立功未嘗絶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
哀之故見龜策惟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
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
宫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
趙孫兒孫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難屠
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幷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

之疾群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願之於是
召趙氏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
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
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宫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
思立趙氏後今子旣立爲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
趙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
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
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爲不
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爲祭邑春秋祠之世不
絶君子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

殺下報亦過矣

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
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于田卑田卑中牟之邑
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
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屨而
生之趙[illegible]叛也攻而取之[illegible]田卑不肯與也求
而賞之[illegible]一人[illegible]大夫俛首智者不
爲也賞一人以慙萬夫[illegible]也我受賞使中牟
之士懷耻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歸人不道吾去矣
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

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沒爾家宜止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栗夏處洲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以激天下

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而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

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
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王子慶忌捽
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
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
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
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
爲不仁夫爲故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捽而浮乎
江三入而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爲
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
果伏劍而死

吳有士曰張胥鄔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鄔有罪
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
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
聞之君子不爲危易行令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
從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
赦之張胥鄔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
受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
遂觸堦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役也不知
而出之愚也役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庇
矣入愚以吾力生吾亦恥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

君子曰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鄔亦未爲得也可
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
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
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于囿左轂鳴車右請
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
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
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
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
也豈在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

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
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
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齊崔杼弒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
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
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鬬之
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成仁者之勇也
陳恒弒簡公而盟盟者皆以兵不盟者殺之石他
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所以事之今謂他人曰
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與盟則殺父母也從

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主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為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為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為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君

黜兵而退至于國郊使人復于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為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効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為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狥于國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于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

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朞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朞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

上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讎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讎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友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

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讎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丞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爲橋不肯進青荓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爲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

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青荓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荓可謂之友也

漢譙玄以王莽居攝絶迹名遂後公孫述僭號于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玄不肯起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于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當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聽

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為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

以為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于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嘆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于其身為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大丈夫斷之于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係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于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之曰後之哉乃對使伏劍而死是時犍為任永君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于前匿情無言見

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鮑永事更始及歸光武為司隸校尉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

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廣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
案范知事遣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
其意大恨之范于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
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
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
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
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
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
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明帝大怒召范入詰責曰
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

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
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
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
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
敢爾因貰之由是顯名

李善字次孫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
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
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
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
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
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
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于長吏悉
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
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
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淯陽過李元冢
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
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
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
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

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
簿領收就於錢唐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
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鋘斧使就挾于肘腋就語獄卒
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
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卧
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
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
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
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考實君何故
以骨肉拒扞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

報國卿雖　命固宜申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殞捐
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庶睽悖行無義就
考死之日當白之于天與群鬼殺汝于亭中如蒙生
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
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宗劉寵
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
梁冀殺李固露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
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
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于前
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為大臣不

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
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
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亭長嘆曰居非命之世
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
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
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襚斂歸葬二人由
此顯名
張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
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
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
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
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
半矣欽嘆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
袁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
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
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至別駕
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
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弗能為也
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
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曹操聞珩節甚高之

屢辟不至卒于家
曹操圍張超于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
惟待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用
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
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
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
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
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
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闊相思發于寤
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為愴悢可勝言前日

不遺比辱雅貺述叙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于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遥忖褊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勒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絶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

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絶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喢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覇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蔡沛有蒙榮遂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

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像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計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為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

于鉅野光武創基兆于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投命于君親吾子託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彊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于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于袁氏本無怨隙今為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

甚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
簿啟內廚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耶
使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
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十八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
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
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
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
會觖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
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勠力爲
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

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
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
親慕于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
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
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
之紹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
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
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
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于呂布比還城已陷皆

赴敵死

晉劉裕答使還韓延之書曰文思事源遠近所知去
秋遣康之送還司馬軍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不遜
愧又無表疏文思經正不及此是天地之不容吾受
命西討止其父子而已彼士僑舊爲所驅逼一無所
問往年郗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爲劉毅
謀主所以至此卿等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處
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正是諸人歸身之日若
大軍登道交鋒接刃蘭艾吾誠不分故具示意并示
同懷諸人延之報曰承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

庶莫不惶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今辱來疏始
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愛
待物當於古人中求耳以君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
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
遜位況以大過而當嘿然邪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
故重使胡道諮白所懷道未及反已奏表廢之所不
盡者命耳推寄相與之懷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興
兵戈自義旗秉轡以來四方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
而遽表天子邪譙王爲宰相所責又表廢之經正何
歸表使何因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試足下海

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示言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者矣劉藩死於閶闔之明諸葛鯢於左右之手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算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性命以過日心企太平久矣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任之徒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公視書歎息以示諸

佐曰事人當如此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爲太守又以少譴繫雄于獄司隷鍾會于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于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于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于時殿下讐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

太守陳楚以韋忠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于是負楚以歸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己脩學不以險難改心好星歷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嘗謂同志曰誦書味義根何爲費功于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

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爲盜所刼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于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窶無子依敏元爲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劒曰吾豈望生耶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言汝何有醜面目

而發斯言竊謂諸盜長曰夫仁義何常盜可失諸君子一當爲高皇文武之事下豈失爲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咸德奈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爲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請將斬之盜長遂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

節士十則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爲諸侯焉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位而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焉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至公之行示天下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舜亦猶然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

以是處野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滅洩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

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東方有士曰袁旌目將有所適而餓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餐以與之袁旌目三餔而能視仰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袁旌目曰嘻汝乃盜也何為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縣名為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旌目不食而死潔之至

也

鮑焦衣弊膚見潔蔬將[illegible]過子贛於道子贛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己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為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

諸葛誕為晉文帝所誅子靚奔吳為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又為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又逼之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龔壯字子瑋執巴自守與鄉人龔秀齊名父叔為李

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讐及李壽成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手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于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舉兵討期果剋之壽猶襲偽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為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秘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

都惟研考經典譚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嘆中
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著
邁德論
辛謐字叔重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謐少有志尚
博學善屬文工草隷書爲時楷法性恬静不妄交游
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謐兼
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謐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
陷沒于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季
龍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頽然高邁視榮
利蔑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爲太常謐遺閔書

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
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
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于山林之中斯窮
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于禍難者非
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蓋閑物極則變冬
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
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
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爲世輔豈
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石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既風俗殷雜
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
趙彭忠亮篤敏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
規勒于是徵彭署爲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
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
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
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
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
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
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
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

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
右侯之言得孤心矣于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
其子明爲參軍
唐李德裕近代節士論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既
已聞之矣敢問士君子身在下位而義激衰世者有
其人乎余曰焉得無之丁生貔生是也昔蓋寬饒多
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唯諫議大夫鄭昌愍
傷寬饒忠直憂國爲文吏所詆挫上書曰山有猛獸
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奸邪爲之不起寬饒上無
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鄭昌

可謂好是正直矣梅福南昌一尉耳與王章無爲引之私無游宴之好當王鳳之世權歸外戚上書曰爲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遠退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獨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梅福可謂不畏強禦矣余項歲待罪廟堂六年竊位而言貴之官執憲之臣屢薦丁生稱其有清直之操亦有毀之者曰體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感是說未及升之於朝而一旦觸群邪犯衆怒爲一孤臣獨夫正言無避亦鄭昌梅福之比也昔貫高兒能以不死白王而高祖賢其然諾

戴就不忍以臣謗其君而辟安感其壯節周歲盛恨于不食陸續豈辭于禁錮世歷千祀有此幾人魏生爲酷吏所逼終不詘服辭義雅正有古人之風亦貫高戴就之儔也嗚呼田叔孟舒皆位顯於朝而魏生以與疾遠竄瘴毒道途疑其幽魂必上訴于天矣或曰自古名節之士鮮受厚福豈天意于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者非危亂不顯非險難不彰免鈇鑕全性命者尚十無一二況福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怡然安樂則天下之人盡爲之矣何貴乎名節者哉

豪俠　四則

漢司馬遷游俠傳序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

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

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

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惟季心劇孟耳今公嘗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

荀悅遊俠論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脩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世制度不立綱紀廢弛以毀譽為榮

辱以喜怒為賞罰是以辟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眾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眾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

矣

宋蘇軾戰國任俠論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劒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至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

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於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靜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

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

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大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不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

所及也哉

刺客五則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
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
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
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
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
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
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
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
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

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
者將用為大人粗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
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
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
讓聶政竟不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
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
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
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
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
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

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
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
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
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
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
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
人刺之眾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
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
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
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

舉國而與仲子為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
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
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
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
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
縣購之有能言殺韓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
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
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
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
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眾人

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
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污
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
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
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
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
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
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
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
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
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
知人能得士矣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
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
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
支屬於野王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
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
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
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
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

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
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
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
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
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中然其為人沈深好書
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
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
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
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
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

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
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
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
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
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
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
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
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
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
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

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
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
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
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
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
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
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
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
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
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

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
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
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
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
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
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
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
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
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
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

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宫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

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

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内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

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

國之忠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
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見臣
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
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
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
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
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
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
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荊卿燕國有勇
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

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
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
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
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
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
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
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
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
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
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

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
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
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
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
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
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
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
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
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
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

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
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
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絶拔劍劍長操其
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
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
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
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
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
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
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

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
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
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
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
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
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
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
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
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
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

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
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
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
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
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
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
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
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
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
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
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
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
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
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
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荊
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
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
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
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

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
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張耳子敖嗣立為趙王漢高祖長女魯
元公主為趙王敖后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
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
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為
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
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
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
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

曰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

十餘人皆自髠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肮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

北魏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文帝縱反間於魏世

祖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文帝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爲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爲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

唐憲宗悉以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客曰天子所以專意用兵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

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
承宗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詣中書爲吳元濟遊
說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
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
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
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賊遺紙於金吾府縣曰毋
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
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盗不獲者
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
中丞爲相大索賊黨窮其奸源戊辰詔中外獲捕賊賞甚厚王

士則告承宗遣張晏等數人所爲捕得晏等鞫之并出承宗表
議其罪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爲疑屢言之上不聽竟
誅之而師道客竟潛匿矣

經濟類編卷八十六終

經濟類編卷八十七

明北海馮琦　纂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人品類四

隱逸三十八則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
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

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
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
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
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
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
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
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
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
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范曄逸民傳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

矣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穎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

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則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漢向長字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于莽固辭乃止潛隱于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勑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逢萌字子慶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

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瑯邪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使奉謁致禮萌不荅太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他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于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

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蔣與同郡徐
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
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時
人謂之論曰避世墻東王君公
嚴光字子陵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
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
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
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于北軍給牀
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
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于典司

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荅乃投札與之
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
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
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
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
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
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
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
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
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

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
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
徵不至年八十終于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
萬穀千斛
梁鴻字伯鸞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尉封修遠伯使
奉少昊後寓于北地而卒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
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
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如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
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
以為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

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
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
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
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
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
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
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荅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
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
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
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

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耀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

爲具食不敢于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于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愼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于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于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于道旣反因于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卽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此中多虎臣每卽禽虎亦卽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卽桀于鳴條而大城于亳武王亦卽紂于牧野而大城于郟鄏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卽人者人亦卽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矯愼字仲彥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

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稱然皆推先于愼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未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于爲政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兎燕雀所敢謀也愼不荅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

其至後人有見愼于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愼同郡馬瑤隱于汧山以兎罝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臺佟字孝威隱于武安山鑿穴爲居采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樊英字季齊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于壺山之陽受業者

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潄之乃令記其日時客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于是天下稱其術藝安帝初徵爲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李昺北海郎宗陳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于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日致羊酒至四年天子乃爲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

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　范曄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他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則其有用或歸于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

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未或踈及其陶搢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遐用表乖之數跡乎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誚謀遠術賤斥國華以爲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于猜察道足于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孟軻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于夏況有未濟者乎

法真字高卿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

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衮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而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以壽終

黃瓊字世英魏郡太守香之子也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蓋聖賢居身之所

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

尚書僕射

韓康字伯休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于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爲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逃遁以壽終

漢濱老父者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耶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于壟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仲長統樂志論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

環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羊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羡夫入帝王之門哉

晉皇甫謐沉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于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

鄧粲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沖卑辭厚禮請粲爲别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驎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于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于物尚公等無以

雞之
任昉求爲劉瓛立館啓　昔在魏中爰及晉始書貫虛玄人挽陶縱瑚璉廢泗上之容樽俎淪林下之適春干秋羽委曠而弗陳西序東膠寂寥而誰仰所以金雞忘曉玉羊失馭神器毀於獯戎寶曆遷於干越豈不悲歟劉瓛澡身浴德修行明經暎珪璧於光陰竟松筠於歲晚貧不屑穢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因無居止浮寓親遊埴棟傾簷窒甕側有朋自遠無用栖憑皆資筊經谷櫛風沐露瓛之篤學無謝前修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屈臣第西偏官有閑地北拒

晉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施立黌塾漸營桑麻紐創茨宇

桓沖請劉驎之爲長史驎之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驎之于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愧于是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語父使驎之于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勅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

劉曜徵楊軻爲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于隴山曜後爲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僞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于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餉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嘆有深致季龍欲觀其貞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以土床覆以布被倮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荅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

體頹然無驚恐之狀于是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

宋纖少有遠操沈靜不與世交隱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顒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于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鼓鐃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

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遠實勞我心織註
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
使者張興備禮徵爲太子友興逼喻甚切瓌喟然嘆
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
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瓌稱疾不見贈
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
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
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
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屬遂不食而卒時年
八十二諡曰玄虛先生

郭瑀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東遊張掖師事郭荷盡
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
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
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于臨松薤
谷鑿石窟而居服柏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
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
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皐懷真
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
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
贊帝道昔傅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
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
不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場二都盡
爲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教淪于左衽創毒之甚開
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
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
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
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嘆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
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
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于南山

晉書阮籍嵇康等傳論　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
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遺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
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
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
式欲崇諸己先下于人猶大樂無聲而蹌蹌斯應者
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
位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舐痔兼車鳴鳶吞腐以茲
自口於焉既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
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布天憲
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于
埃壒之表光武舍子陵于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

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于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雖洛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廻登廣武而長嘆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過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終始愴神交于晚節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贊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貴無名相彼非禮遵乎達生秋水揚波春雲斂映有酒厥德憑虛其性不訖斯風誰虧王政

隱逸傳序　若夫窮昊垂景少微以躔其次文繫探幽貞遯以成其象故有避士亡色其道闡于孔公驕乎富貴厥義詳于子孫是以處柔伊存有生之恒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道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囂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玉輝冰潔川渟嶽峙修至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窅而無悶修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至于體天作制之後訟息刑清之時尚乃及康繝貞以康神化徵聘之禮賁巖穴玉帛之贄委于窐衡故月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斯之謂歟自典午運開旁求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悛之嘯詠林藪峻其貞白之軌成其出塵之迹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今美其高尚之德綴集于篇　君子之行殊塗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庶政以道濟時處則振拔囂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夐矣公和之居窟室裳唯編草誠叔夜而凝神鑒威輦之處叢祠衣無全帛對子荊而陳貞則並滅景而弗追柳禽尚平之流亞夏統遠邇稱其孝友宗黨高其詠直歌小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貞

石之心則公閭猶愧時幸洛濱之觀信乎茲言宋纖幼懷遠操清規映拔楊宣頌其畫象馬岌歎其人龍玄虛之號實斯爲美餘之數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著論而矯俗或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而棲衡泌含和隱璞乘道匿輝不屈其志激清風于來葉者矣

簡文帝輔政以孟陋爲參軍陋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嘆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爲

高也由是名稱益重
隋書隱逸傳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故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此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塗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

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于獨善鮮汲汲于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是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敘其人列其行以備隱逸篇云

周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求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遂優游巖壑冬居茅椒夏居石室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宋太祖以王昭素有學行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帝愛其言書于屏几

太宗召陳摶入見待之甚厚謂宰臣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摶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

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于此琪等以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還華山

种放沉默好學隱居終南以講習為業從學者衆資以養母母亦能樂道薄滋味放不喜浮圖嘗裂佛經以製帷帳所著有蒙書及嗣禹說轉運使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待棄汝深入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至窮僻人迹罕至太宗嘉其節命有司時加

存問　張齊賢言放孝行純至簡朴退靜可厲風俗
真宗下詔召之放乃詣京師對于宗政殿賜坐詢以
民政邊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
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放固讓不
許賜予甚厚時召對焉明年請歸還山許之遷起居
舍人放既還後數朝京師東封西祀無不預禄賜既
豐頗飾輿服置田長安强市爭訟時議薄之王嗣宗
守京兆因條上其不法事極其醜詆會赦而止杜鎬
嘗因宴餞賦詩譏北山移文以譏之放不之愧

魏野不求聞達居陜之東郊爲詩稱昔真宗自汾陰

還次陜州遣陜令王希召之不起命工圖其所居觀
之

尹焞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
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禄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
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
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禄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
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士大夫
宗仰之种師道薦焞德行欽宗召至京師不欲留賜
號和靖處士遣還戶部尚書梅執禮部侍郎邵溥中
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焞言動可以師法
聽誨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

郭雍之父忠孝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雍傳
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乾道中守臣薦于朝召不起
孝宗念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
禮存問至是賜號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
所欲言備録來上時雍年八十三矣

蒙古牙剌瓦赤在燕惟事貨賂以姚樞爲莫府長分
及之樞一切拒絶因辭職去携家往輝州之蘇門作
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
像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

將終身

蕭𣂏初出爲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力學三十年
不求進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
釋去元世祖辟爲陜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
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至成宗
徵𣂏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
爲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
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學
士國子祭酒依前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謚貞敏

杜本在武宗時嘗被召至京師即歸隱武夷山中文

宗聞其名徵之不起至是朊朊薦之順帝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趣至杭州稱疾固辭既又徵處士完者圖執禮哈郎董立李孝光張樞樞辭不至詔以完者圖執禮哈郎爲翰林待制立修撰孝光著作郎或疑其太優右丞相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識者韙之

漢司馬遷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

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絶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

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舉世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

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閒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絶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

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
碑蔡邕爲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
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奬拔士人皆如所
鑒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
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氾濫雖淸而易
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淸撓之不濁
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
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
章効于事者著之篇末　范曄論曰莊周有言人情
險于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難徵故深厚之性
詭于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
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享時晦恂恂
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
殽以慰之謂曰昔顔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
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遽瑗顔回尚不能
無過况其餘乎愼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
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
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
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
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
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
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范曄周黄徐姜申屠列傳論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
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
則可卷而懷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
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効時及其止也則窮
棲茹菽藏寶以迷國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
黨之潔淸自以弗及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
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
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
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
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
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
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
乃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
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修淸節資財千萬父
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

冠其本縣廣武聞惪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閣延俊賢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

去就之槩候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己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黄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顔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黄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月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范曄論曰黄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

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徐穉字孺子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擬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

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
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
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
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
閎韋著誰為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
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
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穉
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
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
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

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
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
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
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
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
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
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弟亦隱居不仕
申屠蟠字子龍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
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
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
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
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
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鄉人
稱美之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
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
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
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
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遂
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
在太學子居臨殁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

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
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
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
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
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
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
貴之徒耶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
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計朝政自公卿以下皆
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
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

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
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
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議論後蟠友人
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
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爲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
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
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
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
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
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

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
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
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
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
師何必首陽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
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
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
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
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
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范蔚宗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苟違運理用同廢
與其遐棲豈若蒙穢悽悽碩人陵阿窮退韜伏明姿
甘是堙曖

越嶲太守李文德素善延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
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
篤聞乃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
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
櫛梳坐于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
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詠詩南軒百
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爛兮其溢目

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
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
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
且吾自束修已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爲人子不陷
于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殁下見先君遠
祖可不慚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
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陳寔居鄉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
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
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陰見乃起

自螫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竊

王烈字彥方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旣懷耻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劒于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

父還尋得劒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酬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終于遼東年七十八

晉郭文字文舉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滌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于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即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粗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麋鹿于庵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歎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于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

而無勌色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于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郭文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于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頹然箕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

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遺命則爲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乎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導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眄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咸有鉤深味遠之言文常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闚其門者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崎之亞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

在天不在藥也夭壽長短時也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于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爲知機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葬之于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並爲作傳贊頌其美云

孫登字公和無家屬于汲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弦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康每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

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庾闡贊曰靈巖霞秀石室鱗搆青松標空蘭泉吐漏籠蒼可遊芳津可漱玄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寂坐幽岸凝水結樸熈陽靡煥潛貞內全飛榮外散凌崖高嘯希風朗嘽道有冥廢運有昏消達隱不巖玄跡不標或曰先生晦道逍遙嵇子秀達英風朗烈道儁業芳鮮不玉折兆動初萌妙覽奇絕翹首丘冥仰想玄哲

董京字威輦初爲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

逢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于市得殘絮綿碎結以自
覆全帛佳綿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
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
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迷邦京
答之以書曰周道斁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
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
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
以爲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飡何爲棲棲自使疲單魚
懸獸檻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于靈縕袍不能
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

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玩豈合物情玄鳥紆幙而不
被害鳧隼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沉吟
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
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闚我里
顚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環
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于其所寢處惟有一
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
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
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
彼感麟麟乎麟乎胡不遁世以存眞

夏統字仲御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于兄弟每採梠
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蟲以資養雅善談論
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正直可作郡綱紀與府
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于山林畢性命于海濱
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
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
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于郡
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布顏如
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
母病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以下並至浮

橋士女駢塡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
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
初不應重問乃徐荅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
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
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
水戲乎荅曰可統乃操柂正檣折旋中流初作鯔鰛
躍後作鯆鯙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楫而船直逝者
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
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甚
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荅充又謂曰昔堯亦歌

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
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
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
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
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
流悲嘆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
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
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
曰善于是統以足叩船引聲喉囀清激慷慨大風應
至含水漱天雲雨響集叱咤讙呼雷電晝冥集氣長

嘯沙塵烟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謂
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
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
在目前也聞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
欲耀以文武鹵簿覬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
舉幡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
長鳴車乘紛錯縱横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襹炫
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
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汜騰字無忌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

太守張闓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嘆曰生于
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昔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
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
杜其可開乎固辭兩月餘而卒
郭翻爲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
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
造翻欲强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强逼翼又
以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
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
戴逵字安道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

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
鄭玄碑文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嘆
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
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
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
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居
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
道乃著論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
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
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迹

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遯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
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
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爲慕者非其所以爲美徒貴
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
和所以亂德放達似道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爲放有
疾而爲顰者也元康之爲放是無德而折巾者也可
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
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于末僞
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
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于本薄夫僞薄者

非二本之失而爲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
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王政有弊苟乖其本
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
隨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非擬
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辨其趣舍之極求其
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探其被褐懷玉之由
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
不然則流遯忘反爲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僞
外眩囂華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
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又著閑遊贊曰昔神人在

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
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漠棲之於江湖載之以
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樸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
山澤樂閑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閑遊之人焉降
及黃綺逮于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
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
清其可以滌玄瑩素庇其皓然者舍是焉歸故雖援
世之彥翼教之傑放舞雩以發詠闡來存而懍厲況
乎道乖方內體絕風塵理特長謝歌以遊逸盪八疵
於玄流澄玄塵而頤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

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
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閑遊
者奚往而不適奚時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
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淡泊之願於是畢
矣然奇趣雖均玄契無遇終古皆孤栖於一巖獨玩
於一流苟有情而未一有感而無對則綴斤寢絃之
歎固已幽結於林中槩感於遐心爲日久矣我固遂
求方外之美略舉奇和之具爲雜贊八首暢其所托
始欣閑遊之遐逸終感濡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懷
以矜幽人之心云爾茫茫草昧綿邈玄世三極未暨

天人無際萬罷既判太朴乃殊寔有神宰忘懷司契
寘外旁通潛感莫滯總順巢高兼慼貞惠緬矣遐心
超哉絕步顧揖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眞外其寶矜
詳觀羣品馳神萬慮誰能高佚悠然一悟

庾亮翟徵君贊　夫所謂至人者體包傑量神凝域
表該落萬動玄心獨融故能虬躍凌霄而不紲紊能
之轡鳳鳴瑶林而不屑伶倫之管然且必欣太清而樂
瓊蕊哉顧蹄涔不足以濯神鱗鬐蹩不足以翔雲翮
是故藐姑有綽約之廬箕阜有高嘯之宇唐勳表於
玄庭夏功忘於虛室吾徵士南陽翟君京遊韻於天

陶含冲氣於特秀體任虛而委順䢼昭曠而高蹈先
生載營抱一泊然獨處神栖飈藹之表形遁巖澤之
隅雖束帛仍降軺輿屢招而亐旋屏於匪石帝命懃
於虛復矣是以高風振宇宙遠詠冠當時方將表大
庭於絕代恢玄解以釋紛仰朝霞而蹤龔陵扶搖以
獨翔景命不延卒於尋陽之南山哲人其萎高軌孰
倣余欽若人之風常問道於無何之廬賓想玄珠主
以瞻挍沭道霑淳固以實而歸矣自昔之逹于玆七
格何悟先生忽矣升遐感至德之長泯悼仁風之永
竭標爾其傷潸然增欷乃援翰詠跡以宣來葉其辭
日卓哉先生逸韻遐超蚪盤玉津鳳戢瓊條滌耳夏
山高揖唐朝洪崖邈矣玄跡載劭淳風沐世飛芳九
霄

沈約高士贊　今之所謂高士者悠悠皆是請試言
之聖人在天下則賢人貧務尚益臯陶是也自中智
以下莫有不學以從政佐國安民者也易曰聖人之
大寶曰位非學則不得也學所以行其志孝弟慈仁
信義是也雖誦先王之典謨而不行其志聖人之大
寶亦不可得也要須學行兼全然後取之悠悠之徒
莫不攘袂而議進取怒目而爭權利悅懸為闇苟得

忘廉若斯人者豈入國士之塗動衣冠之所籍此而
登高位未或有也贊曰亦有哲人獨執高志避世避
言不友不事恥從汙祿廉或芳餌心安藜藿口絕炮
胾取足落毛寧懐組織如金在沙顯然自異猶玉在
泥湼而不緇身標遠迹名重前記有美高尚處之若
無劣哉羣品事靜心躁苟能立志爭此匹夫進忘愼
褸退守恬愉曰仁與義其徑不迂爲之則至非物所
拘官成名立睇彼高衢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曾祖
侃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

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
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
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可
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
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
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
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
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
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
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既

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
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
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
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
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
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
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
眠君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
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
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

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
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
其志并爲訓戒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賢聖誰
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
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
請故邪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家貧弊東西遊走
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世
使汝幼而饑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
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
苦心良獨罔罔少年來好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

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
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
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
限也恨汝輩稚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
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
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
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潁川韓
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
没齒濟北氾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

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楨哉吾復何言
又爲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著五
柳先生傳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
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
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
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
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
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
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
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味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

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王襃門人爲本縣所役告襃求屬令襃曰卿學不足
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
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屩送所役生
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己整衣出
迎之襃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
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爲
恥
北周處士韋敻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出周太
祖甚重之不奪其志世宗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

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護感修第舍覆視堂歎曰
酣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悅
寇儁少有學行家人嘗賣物多得絹五疋儁知之曰
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敎睦宗族與同豊約
敎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周主
欲見之儁不得已入見周主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
御輿送之
元楊恭懿至元初與許衡俱被召屢辭不起太子真
金令有司以漢聘四皓故事聘之至京師與定科舉
之議及考正曆法曆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郎

辭歸自是復屢召之皆不起至是監察御史商琥上
書薦天下名士若胡祗遹王惲陳天祥等十餘人而
恭懿與焉詔起恭懿參議中書省事亦辭不至尋亦
卒

經濟類編卷八十七終

經濟類編卷八十八

明 北海 馮 琦 纂

弟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人品類五

讓國 七則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

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于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

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爲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爲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於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子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于曹子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爲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謁

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即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旣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諸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其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吾國必疾有禍于身故謁也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

而未還僚者長子之庶兄也自爲吳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事之謁之子曰王子光號曰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爲不與子而與弟者凡爲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于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殺我君吾授爾國是吾與爾爲亂也爾殺我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

獨孤及季札論 讀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襃之余徵其前聞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句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篡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纘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

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閎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荊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鍾曷若以蕭墻爲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衆而對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

絕自不義于嗣是潔己而遺國也國之覆亾君實階
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漢丁綝從光武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
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
挂縗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
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先祖並不
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
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
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
及鴻亾封與駿遇于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

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
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
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嘆息乃還就國　范曄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孟子
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
天下而違周伯夷率絜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
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
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
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
于義不亦薄乎君子立賢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
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
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于忠愛乎
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
鄒奭對事　客問鄒奭曰吳王曷不傳子而傳兄弟
四人傳者將以致國乎季札季札不受雖有僚之立
闔閭之弒春秋猶以不受爲義不然爲仁而桓讓以
興之纂弒滅亾繇因季札札不思上放周公之攝位
而下慕曹臧之謙讓名已細矣春秋之趣豈謂爾乎
奭曰夫四王之輕命致國乎季子謂其能流慶百世
世季子不受内有篡弒之亂外致滅亾之禍雖知絜

己之可爲不惟宗廟之絕祀其痛矣問曰周制諸侯
父死子繼若札從先私志受非所繼是浮行豈節義
之謂與闔閭之欲國若緣札之雅意故曰季子雖至
不吾廢也今如吾子之云則君子何稱乎奭曰光知
季子仁而無權故肆意焉季子不能討是則春秋所
譏仁而不武無能違也子之云公羊也公羊不以父
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家事辭國政以
國政辭家事衛輒拒父猶謂之可況以國治篡弒之
子乎祭仲行權公羊嘉之云君可以死易生國可以
存易亾季子不然猶可善乎此蓋公羊之失非義之

通者也周公誅二叔不爲不仁宋穆受兄國不爲不義君子急病而讓夷故踐明堂朝諸侯非榮其位爲時之急也以季子之才君國子民行化四方與夫勾踐相去幾何若令向時見國危亂若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致國之意攝政持統邁其威德奚翅遷都郢郢尚征上國朝齊宋鄭魯衞執玉之君哉孔子稱可與立道未可與權權反經而善聖之達節者也季子守節之士故非其事度乎問者因又謂炎曰古者聖人封建諸侯皆云百里取象於雷雷何取也炎曰易震爲雷亦爲諸侯雷震驚百里曰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爲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爲八其數三十二震一陽動二陰靜故曰百里問者稱善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

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也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

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

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亾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亾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亾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

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將軍田贊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為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為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

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四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贊曰今日諸君皆為贊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魯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君之署服其車服為有司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

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如之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於外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請從司徒以班徙次公亦弗取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郤犨欲與之邑弗受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耶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

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

晉文公使原季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

從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

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知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

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靡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

命也克之制也欒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

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

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楚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偪則懼貳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它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橈揀而不避者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脉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懸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

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强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公叔當之矣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

勢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

漢宣帝時大將軍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

車騎將軍張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閒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光武時杜詩為南陽太守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賴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橐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為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

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何若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已下咸懷樂土不觀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忿衆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牧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怨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

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自虛請誠
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
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受爵所不
辭也惟陛下哀矜
和帝崩鄧騭兄弟常居禁中騭謙遜不欲久在內連
求還第歲餘太后乃許之封騭上蔡侯悝葉侯弘西
平侯閶西華侯食邑各萬戶騭以定策功增邑三千
戶騭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閒關詣闕上疏　臣
兄弟汙穢無分可採過以外戚遭值明時託日月之
末光被雲雨之渥澤並統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贊

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然之
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開日月之明運
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大宗聖策定于神心休烈
垂于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
封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覩前世傾覆之誠退自惟
念不寒而慄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
懼之情常毋子兄弟內相勅厲冀以端慤畏慎一心
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
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
安帝時鄧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
后不欲許以問班昭昭上疏　妾聞謙讓之風德莫
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
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爲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
於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由是言之
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
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
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
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
晉武帝以山濤爲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
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

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
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
情章表數十上久不攝職爲左丞白褒所奏帝曰濤
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
下邪不得有所問濤不自安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
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爲加曲私臣亦何心屢塵
日月乞加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詔曰白褒奏君甚
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因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
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也濤志必欲退因發從弟婦
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

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詔喻旨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車輿還寺舍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于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踈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寤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武帝下詔徵皇甫謐謐上疏稱草莽臣臣以尫弊迷于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綱不閉鳥獸爲群陛

下被榛採蘭幷收蒿艾是以臯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灾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嘆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穢尠糅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臣疾疢抱釁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也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于傅巖收釣于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淸流謐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與之謐雖羸疾而披閱不怠

劉寔崇讓論　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已之賢也故

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淸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然賢人相讓于朝

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弹五絃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叙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

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已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言世少高明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為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為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為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何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

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真偽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為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

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佊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

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矣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亾不讓之人憂亾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爲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

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

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實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

修巳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
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
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巳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
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
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
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
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欒黶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
平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
力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讒慝遠黜由不爭也及其
亂也國家之弊恒必由之爲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

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
爲先務則群才猥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於此

庾亮讓中書令表　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
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
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
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
弱冠濯纓沐浴玄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十餘年間
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
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
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

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
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
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
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
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
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
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
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
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
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

扶疏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
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
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
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闔
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
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
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
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
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
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寵榮臣所不

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
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苟時違上自貽愆責耶實仰覽
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借爲國取侮是以悾悾屢陳
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
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
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
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任昉爲齊明皇帝作相讓宣城郡公表　臣鸞言被
臺司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

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
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
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
愚夫一至偏識量已審不能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
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
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
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
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
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
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徽榮於家耻宴安於國

元驎驃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嶽尚書古稱司
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
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嶽存沒同歸毁譽一
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
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
有全邦殞越爲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
許鉅平之懇誠彌固永昌之丹懇獲申乃知君臣之
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
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

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
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進謝中
庸退慙狂狷固當優游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爲文
而三冬靡就負書於墨空碑藏粟躡屩齊楚徒知貧
賤旣而分虎出守以蒙賦見嗤持斧作牧以薏苡興
謗藉衣爲虜見獄吏之尊余名爲民知井臼之逸百
年上壽旣曰徒然如其長謫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
以安歸閉門荒郊再辭寒暑兼以東皐數畝控帶潤
汶關外一區悵望錦阜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蒭
徽賜金而歡同娛老折芰爲枯此焉自足陛下應與

臣上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衆等雖心功
懇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毀締構草昧敢叨天功獄
訟謳歌不同民志而隆碩大名一朝總集顧已反躬
何以臻此政當以接閒白水列宅舊豐忽捨耕莘之允
存諸公之費俯拾青紫以待明經臣雲夫銓衡之重
閣譜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途識維艱
雅俗所歸唯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其餘得失
未聞偶然董幼天機暫發顧無足算存魏則毛玠公
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齊季陵遲
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筍之談華

貂深不足之歎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
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蠅之飾空成寵章
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
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或與時抑
揚或隆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或感德如
兒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祀巳無足紀五侯外
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惟在恩澤既義異於前
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世
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乃潔其身
中興僕射多士位哉凡缺任止牧伯門祖以上

高尚所富者義所乏者時況宜東朝謝病下邑光志
不怠愚臣是㦛且去歲冬叨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
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月九遷荀爽之十旬遠
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
名損實爲國爲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菅
蒯愛同絲麻備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
貳辭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臣
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

爲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　臣蓁言昨被司徒符
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

籍勳蔭光錫土宇臣賁世載承家允膺長德而深鑒
止足脫屣千乘遂乃遠跡推恩近蓁讓能以國讓
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策
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爲理屈且先臣以大
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與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情
事觸目崩隕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是
廢德舉宜臣能賢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不然投
身草澤苟遂愚誠實不任丹懷之至謹詣闕拜表以
聞

爲侃辭長沙郡公表　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

聖朝歷世之恩陛下曆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
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
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慨兼
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
長沙隕越之月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潯陽
緣存處亾無心分違已勑國臣修遷改之事刻以來
秋奉迎窀穸葬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綿
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間者猶為犬馬之齒尚可
少延欲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毋丘
興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敘於此長乖此方

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
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歿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
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群儁司徒導鑒識經
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
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諮
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頼謹遣左長史殷羨奉
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荊江州刺史
印傳棨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
王導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上牋曰昔魏武達政
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
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蹐乎今
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
准時有不得者或為恥辱天官混雜朝望頹毀導忝
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導亂源饕竊名位取紊
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
群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勲高孤所深倚誠宜
表彰殊禮而更約己冲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順
其雅志式允闗塞之機拜寧遠將軍
成帝時陸玩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詔曰玩體道
清純雅量弘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宜居台司以允

衆望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
如故玩歎自表讓詔褒揚重復自陳曰臣實凡短風
操不立階緣嘉會叨竊榮顯遂總括憲臺豫聞政道
竟不能敷融玄風清一朝序咎責之來亡臣已重誠
以身許國義忘曲讓而惰慢所守終于陳訴者特以
端右機要事務殷多臣已踰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
患深重體氣日弊朝夕自勵非復所堪若假息苟免
職事垂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臣何乞陛下披豁
聖懷俯然垂允詔不許玩重表曰臣比披誠款不足
上暢天聽聖恩稠疊以體國臣聞至公之道上下

玄洞用才不負其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官重祿無
世不有皆庸勳親賢時所須賴兼統以濟世務非優
崇以榮一人臣受遇三世恩隆寵厚豈敢辭職事之
勞求沖讓之舉徒以端右要重興替所存久以無任
妨賢曠職臣猶自知不可況天下之人乎今復外參
論道內統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日願陛下少垂哀
矜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于人人不可以私取官則
大工弘坦謙不謂允猶不許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
繼而薨朝野咸以為三良既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
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既拜有人詣之

索盃酒瀉置柱梁之間呪曰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
莫傾人梁棟耶玩笑曰戢卿良箴既而嘆息謂賓客
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言玩雖
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
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
為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
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廕其德宇

庾亮卒贈太尉謚曰文康喪至車駕親臨及葬又贈
永昌公印綬亮弟冰上成帝疏　臣謹牂先事亦曾
聞臣亮對臣等之言懇懇于斯事是以屢自陳請將
迄十年豈得臣好讓而不肅恭顧畏時之艱近出宇
下加先帝神武筭略兼該是以後不踰時而凶彊殲
滅討之以事則功歸聖主推之于運則勝非人力至
如亮等因聖略之弘得效所職非有何論功將何賞
及後傷蹶負踰先功是以陛下下優詔聽許亮實思
自効以報天德何悟身潛聖世微志長絕存以哀恨
痛貫心脊願陛下發明詔遂先恩則臣亮歿且不朽
帝從之

哀帝召桓溫入參朝政溫上疏　方攘除群凶掃平
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衆共濟之而朝議咸疑聖詔

彌固事異本圖豈敢覬遂至于入參朝政非所敢聞
臣違離宮省二十餘載輯韡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
帶逍遙鳴玉闕廷參贊無為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
實不敏豈不是願但顧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益
梁新平寧州始服懸兵漢川戍禦彌廣加彊蠻盤牙
勢處上流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
以鎮御遐外臣知捨此之艱危故背之而無怨願奮
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恥帝道皇居久陋于東南痛
神華桑梓遂埋于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雲徹席卷
呼吸蕩清如當假息游魂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廣

宜皇靈鑠帶秦趨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今臣豈以叅賢贊國光輔二世郎無煩以臣疏鈍僉間機務且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表裏相濟實深實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內外乞特還屯撫寧方隅詔不許復徵溫溫至藉圻詔又使尚書卓灌止之溫遂城藉圻固讓內錄遜領揚州牧

孝武帝以桓豁為征西大將軍開府豁上疏　臣聞三台麗天辰極以之增耀論道作弼王猷以之時邕必仰叅神契對揚成務弘易簡以鑿化暢玄風于宗極故宜明揚仄陋登庸賢雋使板築有冲天之舉渭

濱無垂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道光千載是以德非時望成典所不虛授功微賞厚賢達不以擬心臣實凡人量無遠致階藉門寵遂叨非據進不能闡揚皇風贊明其政道退不能宣力所涖混一華戎尸素積載庸績莫紀是以敢冒成命歸陳丹款伏願陛下迴神玄覽追收謬眷則具瞻革望臣知所免竟不許

唐李翰難進論　賓有棠錦握蘭韜鏘懷玉介然獨立默而無言主人怪而問之曰僕觀今之士君子所求速進體必盡飾而足下望問若有疑造庭若有懼文彩匿芬芳掩光曜潛韜利此何謂也豈有以哉

客曰夫順時而動嘉會不可以智求藏器于身知巳不可以力致有道足軸天地而不用於人行足應神明而不信于俗僕所以候寬和之色伺清晏之間願因左右思待擯介或沒齒不遇豈直斯須之頃與主人曰僕方運思量深游精絕遠巨蚌潛于溟海剖而探其珠靈龜巢于嘉林灼而訪其兆而況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乎蟋蟀候秋而吟蜉蝣乘陰而出豈待援于左右求容于擯介哉而足下牽流議于俗忽常道之要豈安彼詭隨昧而不察玆理將有所感激憤而為此言乎客曰主人可謂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察

言觀行下之所以上達言有邪正自慮紛紛行有是非萬變舛錯憂虞不可以一逕驗悔恡不可以一理徵事固有上不援下無黨結義以為干櫓忠信以為甲胄見利不虧其分見害不更其守仗必然之畫趾于節而進則有從俗浮沉與物俯仰潔其衣服矜其車徒俛仰權貴之門遨遊富利之室人玩其飾孰察其心然則矩步規行不如由徑之速遜一辭三讓不如苟合之易親據邀乘邪是有先鳴之勢難進易退但積後時之悲此主人所宜察者一也士固有履敦誠佩禮文漸漬德教之泉栖息道素之域然而委身

草莽沉跡蓬茨位末名卑譽不聞于左右含光蓄銳價不動于當時雖折節求容毀方取合行褒于寡黨才蔽于世人復有養高釣名之徒動餘戚裔之位歷玄闕排朱門鵷翼鳳翔乞言鄒枚之口虎皮羊質假論崔馬之譚而悠悠者莫不望景星奔籍響風靡夫向聲背實人之常情索隱探微代所希及田父獲玉驚輝廡之曄靈蛇獻珠貽按劍之怒然則遵古人藝業類芻狗之已陳道先王法言比屠龍而莫用此主人所宜察者二也固有聚精會神盡智畢議謀于未兆慮于未形探玄妙之源養浩然之氣冀立群情之

表獨與大道爲隣復有騁變効奇矜談詭論文彫琢之辯縱煒燁之詞不思作則垂訓期于動聽駭目夫繁聲奪雅令色惑真綆短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懷大曲彌高而和寡技逾下而賞多此主人之所宜察者三也士有作矜莊之色厲耿介之辭披苦懷揚憤思悉精銳貢忠誠矯枉推直深言切諍弘其體防剪其淫侈復有事無可否順之如流言無是非應之如響博訪遠引不綜成敗之幾虛美飾非但以苟容爲度夫古人之詞寡躁人之辭多頌德記功易以藻飾開邪介疾或犯忌諱逆耳之談容之者少利口之說悅之者多然則辨佞進而登庸忠謇退而獲戾此主人之所宜察者四也士固有懷經濟之略蘊彌諸之才而擬非其倫履失其位皆屑屑聚論者騰喧咋之辭連袂金駈者效趨走之技能驥捕鼠非所騁其逸足牛鼎烹雞豈傷殊于常羅然則含章秀發秘思混而不分默識玄通幽奇隱而莫啟此主人之所宜察者五也士固有當理以言由方以進而闕深非所繫柄異宜或以小人所長乘于君子所短或以己所未達不信人所能然則道源蔽而不通心境曠而不接辨雖博萬物不能釋其疑辭智雖絡天地不能效

其長策故語曰誰能爲之孰令聽之此主人之所宜察者六也且夫春樹桃李秋收其實冬樹蒺蔾夏蒙其刺牛實未成同爲后土所生俱沐陰和之施不殖不栽終歲關甘吉之豐不茇不栽毫末成拱之患亮明才主之智臣時尊主之臣可不熟計其吉凶深察其得失乎而或安于近禁玩于浮名忽至理而悅修言貴辯僞而惡切直外恃位以陵物內自負而輕七臣猜疑東作而待歲驅北轅而適越是以弘獎之意不存取舍之要未嘗用從有好賢之名終無用賢之實亦良可悲矣安在其道乎主人曰若然者行

不必達言不必揚賢入况抑以爲常良士無登進之
理將何以革此弊而求其通乎賓曰何爲其然也揚
振風以扇物清濁必效其響懸明鏡以鑑形美惡無
隱其象苟能坦其量淸其心先公而後私捨名而責
實得意而忘象遠佞而納忠則君子可知不仁者遠
于是循夷途以招絶跡緫修林以刈翹楚則何才不
舉何藝不揚是知行藏有宜取舍有分爲仁由己芝
蘭雖幽而自芳子苟好之珠玉無脛而自至審此要
也夫何問焉主人瞿然謝賓而退齋居三日罷鍾鼓
遠晏私執謙下之心去驕伐之色夢想正士儀渴直

言然後備禮延賓昇堂而訪焉言行計從于是家安
而國治矣
宋仁宗時富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
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輙焚之曰徒亂人意於
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
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
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賞乎帝復以爲樞密副使弼
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
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
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乎
備決不敢僭帝察其辭之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豐稷辭左諫議大夫疏　臣伏准尚書省劄子已降
告命除依前官試諫議大夫者臣聞孔子曰天子有
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人主守崇高富貴之
極心易放逸選正人置諸左右雖有無道之心終不
爲桀紂惡德自取敗亡故能謹守宗廟保社稷而比
者臺諫官員闕久矣下情壅於上聞陛下入承大統
念創業之艱難思守成之不易詔求明於治體堪任
言責之人天下曉然皆知聖心欲廣聰明欲新盛德
欲輔朝廷闕失人人莫不懽忻鼓舞有樂生之意臣

遭遇聖慈惕然震畏莫知所措臣伏見元豐五年釐
正官制諫官以諫爭爲職不爲不悅逢君之惡不懷
觀望險害忠良不以辭色爲常事以盡上心不以濡
巧爲末務以爲上意不以細故塞責不以沽激盗名
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方能稱其責臣自量分度力不能
任重不宜虛受自貽失職之罪伏望聖慈矜察追寢
成命

經濟類編卷八十八終

經濟類編卷八十九

明　北海馮琦　輯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人事類一

言行四則

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

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孔茂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弗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所至思而弗憂孔茂曰行己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惟智者能之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

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弒靈公聞之以泄冶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弒於徵舒

徐彦伯樞機論 書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又云齊乃位度乃口易曰慎言語節飲食又云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千里違之禮亦云可言也不可行也君子不言也可行也不可言也君子不行也嗚呼先聖知言之為大也知言之為急也精微以勸之典謨以告之禮經以防之守名教者何可不循其詁訓而服其糟粕乎故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也動則物應物應必有得失之兆見也得之者江海比騰失之者所騰變茲然後知否泰榮辱係于言乎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心之志也身之文也既可以濟身亦可以覆身故中庸鍥其心右階銘其背南容三

復于白圭殷子九疇于洪範良有以也是以務摭瑕玷許黜躁競審無恒以階亂將不容以致危利生于口森然覆邦之說道不由衷變彼如簧之刺可不懼之哉其有讖賄邪正慮微形破金湯之斧伐禍亂之根用呫囁為雄辯以號呶為令德至若梧宮問答荊齊所以奔命韓魏加肘知伯所以危殘蔡侯繩息嬀也亟招用兵之罰鄭曼圖宋卿也而受鼎鑊之誅史遷輕議終下蠶室張紘譏說吏齒龍淵凡此過言其流匪一或織猶糞土或動成刀劍或苟且其心或

膏其體挾邪作蠱守之而不懈往輒破的去之而說遠亦何異寒皇聚音彪也斛吠得死為幸何修名之立乎雖復伯玉泚顏追謝于元凱蔣濟貽恨失辱于王陵犀首沒齒于季章曹瞞嚙舌于劉主富何及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又云終身為善一言敗之惜也老子亦云多言數窮又云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議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偉慮杜漸防萌之至乎夫不可言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言者曰隱鉗舌拱默曷通彼此之懷囊括而處孰啓謨明之訓則上言者下聽也下言者上用也靡喆之言猶天地也人覆燾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鑄鼓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龜鏡

周公之言也出為金石孔子之言也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立而不朽臧生之言也是謂德音詒我宗極滿于天下貽厥後昆殷宗卅之於酒醴孫卿喻之以琴瑟闕里重于四時鄒鄴輕其千乘豈不韙哉豈不休哉但懋績達大克念丕訓審思而應精慮而動謀其心以後發定其交以後談不趑趄于非黨不屏營于詭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窮其纍纍之緒撲其炎炎之勢自然介爾景福保終吉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哉孔子曰

終日行不遺己患終日言不遺己憂如此乃可以言
也戒之哉戒之哉

君子 四則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
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
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
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
事先生矣

南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爲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
子不食鯢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
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
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
以爲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

賢而內自省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垣
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
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
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飲食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
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于患
此君子之富也王曰善

墨子修身篇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
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置本不

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始終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修者也見不修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揚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隳顛

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遊本不固者末必幾雄而不修者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以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無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仁　二則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産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産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産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董仲舒三仁對　臣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

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粤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碔砆之與美玉也王曰善

義　一則

墨子貴義篇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即齊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矣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子墨子南游於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

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

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舍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爲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爲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

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黔者墨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墨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墨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愼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讎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愼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墻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

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

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爲其不審也爲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爲義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也不若視負粟者之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之

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爲則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爲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穫而攗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

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上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爲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襄子遂滅智氏并代爲天下彊本由伐中牟也

守禮 一則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

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

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知二則

道吾問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乎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矣然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于利人即善矣出于害人即不害也道吾曰善哉

信八則

呂覽貴信篇　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故信之爲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己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己之有也己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爲用矣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爲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

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貞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翽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翽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翽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翽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翽賊也信於仇

戌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一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

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爲非也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爲是因請受之請魯君請于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于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真岑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已之國也又存魯君之國信之於人重矣猶輿之輗軏也故孔子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

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

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

儉 一九則

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魯有儉者瓦鬲煑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甂陋器也煑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

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原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苗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

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旗車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爲此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絜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又何賀

齊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

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于子祿莫厚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顯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

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聞爲人臣進不事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

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

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簡子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屨以履之夫美下而耗上妨義之本也

衛叔孫文子問于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爲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爲非禮也文子乃止

墨子節用篇　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二十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鞼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恠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

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飯於土塯啜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王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爲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足以將之則止雖上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

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逮夏下潤濕上熏烝恐傷民之氣於是作爲宮室而利然則爲宮室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曰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絜可以祭祀宮牆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

漢元帝初即位徵張禹爲諫大夫數虚已問以政事

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所當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

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耶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

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産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

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光武時王良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嘆息而還　范曄論　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與體以合義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爲笑叔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譽毀別徑何也將體之與利異乎宜東王良處位優重而秉其疏薄及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

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梁節王暢常布衣皮褥車馬麤敝以矯其敝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取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夫

以約失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慕遺烈

晉陸納以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

吏勑中厨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
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
幾船納曰私奴裝檝伐米粗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
襆而已其餘鉅封以送官遷大常徙吏部尚書加奉
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
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為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
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
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
殷仲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碗
盤無餘肴飯粒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

其性真素也毋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
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
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周主悉出漢宮中寶玉器碎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
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
側茲事不遠宜以為鑒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
物毋得入宮
湖南大饑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于
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為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
取廉介之士約束簡安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
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
孫乞食于人又足效乎
宋司馬光訓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
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
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
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
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
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
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
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

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
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
聖中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
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肴
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
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
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
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
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
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

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聽事誠隘為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為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

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

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及戍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呂覽誠廉篇　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堅與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爲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亦猶此也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卽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

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譆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庳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爲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丘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爲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爲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于人人則

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于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于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

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微除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內有饑寒之憂猶不苟取見得思義見利思害況其在富貴乎故子列子通乎性命之情可謂能守節矣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漢羊續爲南陽太守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于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祇裯鹽麥數斛而已顧勑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黄老書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

晉胡威字伯武一名貔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聞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于江淮間仕魏至

征東將軍荆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荆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于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于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愼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封太守遷徐

州刺史勤于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

矣隱之爲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頒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于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安帝以隱之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

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

謝混尚晉陵公主混死詔公主與謝氏絶婚公主悉以混家事委混從子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有文簿九年而宋高祖即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親舊見者爲之流涕是歲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叡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纍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爲大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

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

唐德宗使人諭陸贄以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絶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其略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絶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矣又曰若有所受有所却則遇却者疑乎見拒而不通矣若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復何嫌阻之有

半

杜暹以監察御史覆屯磧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即按入突騎施帳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乃牒令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暹自給事中居母憂詔起爲之

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爲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元張雄飛剛直廉介始終一節世祖嘗召見便殿語之曰聞卿貧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一千五百貫臣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于家及其罷政阿合馬之黨以爲詔追之或有勸雄飛自辯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今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何自辯乎尋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

小廉一則　附

錄周之法魯人有贖臣妾于諸侯者取金于府子貢贖魯人于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于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于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謙

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誡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

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袵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決之吾以是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昔堯履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益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誡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之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子貢問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所以為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為人下者其猶土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者何也昔者
江水出于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
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
若衣服甚盛顔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
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
于言者華也奮于行者伐也夫色智而行能者小人
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
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
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此之謂也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
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
而可矣公孟子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
哉言乎夫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
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
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劉向敬愼篇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
窮人資急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
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
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
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
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晉王坦之與韓康伯論公謙之義曰大道以無私成
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
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
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于自然故理泰而愈
降謙義生于不足故時弊而後宗故大禹咎繇稱功
言惠而成功于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于此
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己不
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人不可蓋

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于矜伐而不在于期
當匿跡在于違顯而不在于求美於是謙光之義與
矜競而俱生卑損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與生于
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彼于事厥未若無病之
爲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
二象顯于萬物兩德彰于群生豈非有道直而失其
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道之道公但于天地謙伐之義
儆惑于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
嫌自矣者因存黨以致誠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
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

玄猎自顯若尋其未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于亮哉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辿之據卓適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

坦之既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辯伯覽而美其詞旨以爲是非既辯誰與正之遂作辨謙以折中曰夫尋理辨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則彼我之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爲義存乎降巳者也以爲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統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

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冥終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體公者乘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生則謙之爲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巳必尚于至當而必造乎匿善至理在乎無私而動之于降巳者何誠由未能　觀于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于彼我則私巳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而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巳者常有其賢自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者故宅心于卑素伐驟稱之虧理者故情存乎不言情存于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于卑素則貴斯降矣夫所況君子之流街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冥于內豈不同心于降挹洗之所滯哉豈有而傲無者理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靡所滯不同其於道之緣有弊而用降巳之道由私衣而存一也故懲忿窒慾著于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諸文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以至理無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物之迹以逊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于下斯者豈惟逊患于外亦所以洗心于內也

唐淵南尉劉延祐弱冠登進士第政事爲畿縣最李勣謂之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損抑無爲獨出人右也

愼十六貝

呂覽愼小篇　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尊則恣恣則輕小物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上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爲所怨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熛而焚宮燒積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爲後世笑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鴻集于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

經濟類編卷八十九

子黚衛莊公立欲逐石圃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爲者也侍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不蹷於山而蹷於垤齊桓公郎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群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罝之網

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伺之其欲有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愼而言也人且知女愼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藏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愼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見者廩也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其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然則爲天下何以爲此廩今人

經濟類編卷八十九

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不自爲廩乎聞之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主而漏其群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

婁言而使人知其謀也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可以爲天下王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曰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曰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

於以誠借人也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

漢武帝時大將軍衛青出定襄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遂降單于右將軍建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于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

張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

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孔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成帝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

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然不應更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樊宏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光武帝聞之常勑騶騎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

晉羊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所歸戴者可不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

荀勗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己豫聞也族弟良曾勸勗曰公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壻武統亦說勗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勗並默然不應退而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吾此意

劉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爲舍人於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迹與帝手筆相類

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以左右勞勤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戸轉行參軍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横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傅亮演慎論　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

其苦箴虞書著慎身之與周廟銘陛坐之側因斯以
誠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於慎乎夫四道好惡二柄
忌滿[illegible]虛室鬼瞰高屋豐屋有蔀家之災[illegible]食無
百年之貴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
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轍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險而
徼幸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夭命之釁其故何
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故昔之君子同名爵
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石無用洪
流纏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蘖介若是式色斯而舉悟
高鳥以風逝鑒醴酒而投紱夫豈敝者而後知通患

結而後思復云[illegible]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
虞言防[illegible]也夫[illegible]內[illegible]以治外安中齊泰
有守一之敗偏[illegible]不[illegible]於胸心嚴墻
絕於[illegible]然故形[illegible]含[illegible]內澄百
骸外[illegible]氣不能[illegible]不能及[illegible]以[illegible]而言
強矣夫以[illegible]寸之抗心[illegible]之根既
[illegible]之道[illegible]人[illegible]於鍾呂
[illegible]於禹湯[illegible]夫胎
[illegible]良友[illegible]　其懼
[illegible]或[illegible]

禍高棲揭竿獨往或保約遁豈安于卑位故漆園好
楚忌在龜犧商洛遐遯畏此駟馬[illegible]辭邑嚴鑒于
崔慶張臨袒歡灼戒乎柔密若君子[illegible]二塗則賢
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非知之難[illegible]之惟艱慎
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樞[illegible]以[illegible]為臨淵登
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慮[illegible]深詩曰不
敢暴虎不敢馮河慎微之謂也故磨[illegible]泰然爲
戒差之一毫[illegible]如此況乎餌害[illegible]自投死地禍
福之具內兆外[illegible]陵九折於邛[illegible]波十呂梁傾
側成于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故語有之曰
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宋呂公著疏　臣聞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幾事不密則害成夫人主延見群臣與之講天下之
事而論及人物之臧否此所宜謹密者也苟人主謹
密有所不至則人臣將後害之及念失身之戒而不
敢盡其所言此易之所謂不密則失臣者也況人君
用人既用其長固欲知其短知而參之則莫肯盡其
心力苟不能使人人盡其心力則其弊未可知也
[illegible]安石論保甲令吏人寫[illegible]　臣今日蒙宣
[illegible]以保甲令吏人[illegible]臣竊亦惟其

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謫責非人主所當譴怒
臣又及復思惟陛下以堯舜可聽信故權在諫官進
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宜論列雖揚言於朝以迪上
心於義未爲失也但令吏人書寫章疏誠不足以加
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
言有漏洩或能致禍如其不然則害於其身若遭值
明主庭立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惟有姦
邪小人以枉爲直懼爲公論之所不容則唯恐其言
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陛下何所利乎若陛下疑覺
有交黨之私招權之姦則恐盛德之世不宜如此魏

鄭公以爲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興喪或未可知若
陛下不考其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臣竊恐善人
君子各顧形迹不敢盡其忠誠而姦邪小人得
伺人主之疑行其讒慝也若陛下恐陳執中之聞此或不
自安臣亦以爲不然漢高祖雄猜之主也然鄂千秋
明論相國蕭何功次而高祖不疑乃更加賞亦不聞
蕭何以此爲嫌陛下聖聰高遠自況以堯舜盛德之主
皆未有能企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爲法奈
何心存末世猜忌之事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今陛下知其賢而任之以爲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
爲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爲可信故取問
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
以聞

長厚五則

漢文帝詔張釋之拜虎圈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斅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

吳定威校尉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衆

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　吳志

唐婁師德寬厚清慎　校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為田舍夫誰當為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天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

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天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宋真宗時寇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沮抑帝方寵特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為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以是罷初準數短旦于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

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埋因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鉄少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拜謝堂吏皆坐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爲不可及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仁宗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雅量　七則　附

漢蔣琬爲大司馬東曹掾楗爲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與戲語而不應其慢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憒憒矣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隋文安憲侯牛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唐高宗問洛州刺史程名振當用兵有問方略嘉其

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爲名振謝曰疏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嘆曰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

天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天后深歎美之

裴行儉嘗令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又敕賜馬及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二人俱逃去行儉使人召還謂曰爾曹皆過誤耳何相輕之甚邪待之如故破阿

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吏王休烈捧盤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爲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産金器三千餘物雜畜稱是並分給親故及偏裨數日而盡

敬宗以裴度爲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劵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宋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爲愈時人服其量

忍辱 二則 附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某也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于晉陽襄子流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爲飲器

張耳陳餘俱魏之大梁人也張耳爲外黄令與陳餘兩人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聞此兩人魏之名士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姓名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令里中

劉向反質篇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

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專自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李氏之旅易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為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鬭之患起爭鬭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就詐棄樸而取偽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為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于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

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為教之曰為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溉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為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懌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為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質行一則　附

漢景帝以太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

門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乎郡國及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武帝以是親之慶嘗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

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

專一 一則

劉向雜言　麋鹿成群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鷲不擊衆人成聚聖人不犯騰蛇遊于霧露乘于風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則暮託宿于鰌鱓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內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黃泉上墾晞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廉恥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持重五則

晉桓溫既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溫竟無以奪之

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王彪之言于簡文曰此非爲社稷計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當

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搆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忽忽先是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

唐德宗時賈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

犀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眈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文宗時李訓鄭注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韈而乘馬者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

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眾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衆立望仙門下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皁執弓刀北望見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童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勞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陰德四則

王忳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也忳嘗詣京師于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更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忳即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即言之于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忳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

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祖父經為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不為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

蘇軾三槐堂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

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

郎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殖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恤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存介陰德論　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地人異位而同治也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其出一也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善斯賞惡斯刑是謂順天地天地順而風雨和百穀嘉惡斯賞善斯刑是謂逆天地天地逆而陰陽乖四時悖三才之道不相貫其應也如影響禍福刑賞豈異用乎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除禍福刑賞之所出行君威命執君刑柄發令布令代君行賞罰反爲守小慈蹈小仁不肯去一姦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福也苟不以己之喜怒以天下之喜怒殺傷雖多天地神明福之矣苟不以天下之喜怒而以己之喜怒而害一人損一物天地神明因禍之矣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於人樹之以君假其刑賞以彰善惡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於下任之以臣假其威權以進退貪良賢者進之君賞之也天福之也奚其德哉貪者退之君刑之也天禍之也奚其仇哉以進退於人謂德仇在己乎欺天而無君也州方千里牧非其人千里受弊邑方百里宰非其人百里受弊使一牧一

宰有罪而推其誅雖多千里百里無其主而受其弊是仁一牧宰而不仁於千里也蒸民無辜虐我仰癸大地君所欲除而存之違天地君也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倘斯及矣白額虎暴而害物鬪殺之而獲福兩頭蛇見而人死叔敖斬之而得報尸而當金而民其害豈特白額虎兩頭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陰德隆而無窮矣

存孤八則

漢李燮字德公初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

有智見二兒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窮與二兒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兒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從學酒家異之意非但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

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于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之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嘗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

晉庾袞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于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袞服既具袞乃刈荊條為箕帚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埽庭內婦人之道也故賜汝此箕帚之為矣欲

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庾翁及翁卒袞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

經濟類編卷八十九終

明 北海 馮琦 撰
余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人事類二

正直 [illegible]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齊景公飲酒移于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漢申屠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

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張湯爲廷尉多詐舞智以御人時武帝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千乘兒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武帝由是悅之湯於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

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汲黯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

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

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

哀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王譚子去疾哀帝爲

太子時爲庶子得幸及即位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
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大疾復進其弟王閎爲
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爲郡守病
免爲中郎將兄弟並列董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
姻閎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
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
迺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
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迺
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
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

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
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
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
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
皆恐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
哀帝崩太后即日引王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
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傅衆庶
稱以爲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
舉莽何武爲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
謀以爲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
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
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
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
自用莽爲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
舉皆免
汝南太守歐陽歙署郅惲爲功曹汝俗十月享會百
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歙教曰西
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
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
酒養德主簿讀教戶曹引延受賜惲于下坐愀然

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按延資性貪邪
外方內員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
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旣無君又復無臣
惲敢再拜奉觥歙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
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
稍解曰實歙罪也敬奉觥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
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壬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
有歌惲不忠孔壬是昭豺虎從政旣陷誹謗又露所
言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歙曰是重吾過也
遂不讌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惲厚

見其言忤欽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執必還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然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惲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惲又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居數月欽果復召延惲於是乃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嘆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

步重華於南野謂來歸為松子今幸得全軀樹類還奉墳墓盡學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為政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惲于是告別而去

光武以宋弘為大司空弘薦桓譚為給事中光武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且曰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光武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光武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光武改容謝之

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光武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蔡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

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中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勢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冤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

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獲免天下拭目今者外戚驕逸賓客放濫宜敕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

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陳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 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

離令擅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
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
為玄菟候城障尉
桓帝遊上林苑從容問陳蕃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
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
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
可以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
敬聞闕矣
史弼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
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卻州郡髡

笞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
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
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
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
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
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
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
者千餘人
靈帝以中常侍趙忠為車騎將軍使忠論討黃巾之
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
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眾心
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於傅燮延謂燮
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
曰有功不論命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
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
范曄陳蕃傳論　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
樹立風聲抗論惛俗而驅馳嶮阸之中與刑人腐夫
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
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
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

彌厲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懍懍乎
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
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蓋勳為京兆尹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數加賞
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
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
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
書意甚憚之徵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
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勳以眾
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于

卓嘗歎息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隷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爲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爲穎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儁爲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乃謝儁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厭于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

賵送之如禮葬于安陵

魏光祿大夫徐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絜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絜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進荀公司馬昭爵爲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顗共詣晉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孝武帝在江州山陰戴法興戴明寶蔡閑爲典籤及即位皆以爲南臺侍御史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武帝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

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吏部尚書顧覬之獨不降意於法興等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覬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以釋之

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

危亦國家之安危也凡今日若死此門乃刖耳若改容謝之此後稱出矣

王敦舉兵入石頭愍帝使王彬勞之會周顗遇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為吾不能殺汝耶時王導

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足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腳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耶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棱為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為豫章太守彬為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睹衰危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為恨

楊駿弟楊濟素與傅咸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座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

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矜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為忠益而當見疾乎

嵇紹嘗詣齊王冏咨事遇冏宴會召董艾葛旟等共論時政艾言于冏曰嵇侍中善于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為樂卿何吝此耶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為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慚艾等不自得而退

顏含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初太官四
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
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
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
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
問佞于我我有邪德乎

陶回性雅正不憚强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
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
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
遜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

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
愧之

尹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鏗性傾
巧姚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萇不
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閑而謂緯曰卿性
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
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眞何如也緯曰漢祖與
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
曰卿實不及胡爲不也緯曰陛下何如高祖萇曰朕
何以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
勝陛下者以其遠段鏗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鏗爲
北地太守

卞壼幹實當官以褒貶爲己任勤于吏事欲軌正督
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爲諸名
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于諸大臣而最
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
勞乎壼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
壼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壼厲色于
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于此欲奏
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

北魏世祖畋于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
獵騎弼悉以弱者給之世祖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
朕耶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世祖常以筆目之弼
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
遊畋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
方强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爲國遠慮
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世祖聞之歎
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他
日世祖復畋于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
五百乘以運之詔使已去世祖謂左右曰筆公必不

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粥表
日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
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世祖曰果如吾
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齊海陵王即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
食蒸魚菜大官令荅無錄公命竟不與皇太后令曰
嗣主沖幼庶政多昧苟克負荷太傅宣城王宜入承
寶命明帝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王敬則爲大司馬
陳顯達爲太尉王晏加驃騎大將軍徐孝嗣加中軍
大將軍蕭諶爲領軍將軍度支尚書虞悰稱疾不陪

位明帝以悰舊人欲引參佐命使王晏齎廢立事示
悰悰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惟新乎
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
遺直乃止明帝與羣臣宴飲詔功臣上酒王晏等興
席謝淪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人王晏妄叨天
功以爲已力明帝大笑解之座罷晏呼淪共載還令
省欲相撫悅淪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甚憚之
唐太宗時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
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
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

其志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
哭盡哀自製碑文并爲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
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
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天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
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
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
郎鄭杲謂璟曰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
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
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

怒嘗欲中傷之天后知之故得免
楊國忠既爲相以天下爲已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
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臺
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爲已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
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
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
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太常卿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
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
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啟口

議禁中事頗勞然曰貴妃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
相買乎拂衣起出
憲宗時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爲淮南監軍李鄘爲
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
歸引鄘爲相鄘耻由宦官進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
吾任也鄘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
皆辭不見
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
樓請敕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上命李絳爲之絳
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

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豈所以
光聖德耶上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請徐
毀撤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
牛曳之乃倒
裴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揖
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爲僕射位在此均曰
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
白居易上疏曰牛僧孺等直言時事而遭斥逐楊於
陵等以敢直言而坐譴謫盧坦以舉職事而黜庶子
比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
者也一旦無罪悉疏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
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
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斥而罪之
鄭注爲鳳翔節度使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爲參佐請
禮部員外郎韋温爲副使温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
温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
卒辭之
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
侍兒有宿怨故宣宗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
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上聞之大怒是夕暴

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不欲以郭后附葬憲宗有司請
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皥奏宜合葬配饗上大
怒白敏中召皥詰之皥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
宗在東宫爲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
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皥辭氣愈厲周墀見之舉
手加額歎其孤直皥竟坐貶句容令
後周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仕
周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今
可爲之舉吏乎辭疾不至行逢遣使固召之面授文牒
終辭不敢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還會行逢生日

者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自吾兼領
府四隣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彌天太保彌
勒司空四隣那得不畏行逢復放之邵州竟不能制
宋太宗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
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
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孛字觀者恐慄當時謂
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
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
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
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
眞宗時樞密副使包拯性峭直耻介與人不苟合不
一毫妄取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然
惡吏苛刻務敦厚於人未嘗不恕與飲食服用甚儉
朴雖貴如布衣時卒贈禮部尚書諡孝肅
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陷排異己者會有詔以
王曾爲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
宜傅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
盡忠謂之職陛下不知臣駑蹇使得罪宰府臣知義而
已不知異也

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李迪憤然謂同列曰
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
爲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爲不
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
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
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
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
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
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
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

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
下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
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忿詈臣爾願復留遂自出
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
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
筠自院出遇殊殊皇愧側面不敢與揖既復位益
擅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方請補外
遂知廬州筠初爲楊億所識拔後遂與億齊名時號
楊劉
仁宗時京師久旱遣使祠禱既久不雨羣臣請帝親禱于

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illegible]今將以旦日出禱王素
曰臣非太史然度[illegible]官必[illegible]帝問其故素對曰陛
下知其旦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
日詣西太一宮諫官[illegible]不在[illegible]命素扈從[illegible]
[illegible]埃氣翳空北[illegible]遂未[illegible]城天大[illegible]而雨時
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illegible]子卿王旦
子也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
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女
出宮而賜素銀緋

劉太后[illegible]宗道屢有獻替后[illegible]問唐武后何如

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
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illegible]臣[illegible]不敢對宗道獨進
曰若立劉氏七廟如[illegible]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
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illegible]以夫死從子之義幸之后遽
令輦後乘輿宗道剛正[illegible]成用事者
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illegible]姓[illegible]也卒謚簡
肅

張貴妃巧慧多智數[illegible]郡王
世父堯佐至太師姻戚[illegible]不[illegible]仁宗[illegible]法度事
從大小悉付外廷[illegible]可或[illegible]中

御妃發幸少比然終不得參政及卒帝哀悼甚至輟
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為皇后治喪皇儀殿
知制誥王洙揣摸非禮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欲令
孫沔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
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乃知杭州
時陳執中為首相奉行惟謹且引洙為員外翰林學
士士論由是爭咎執中

張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命下唐介謂同列曰是
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
擬本出中書介遂劾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

緣閹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illegible]
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
遠竄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
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於彥博由
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由而乃薦
弼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
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脩
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
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而罷彥博知許州
與奎亦以介黨出之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

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然彥博事之有無卒莫能辯　王偁曰彥博雖有過宰相也使廷辱宰相而不問則於爺體大臣之道有所未盡故斥介以慰彥博介雖訐臺諫也或偏信大臣而抑臺諫則於聽言之美為有媿故罷彥博而行介之言使之俱無怨焉嗚呼忘己以用人虛心而從諫後之君人者當以仁宗為法

哲宗起范鎮提舉中太乙宮兼侍讀且欲以為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不拜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卒謚忠文鎮清白坦夷恭

儉愼默篤於行義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莊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全稱之曰景仁君實不敢有所軒輊

廉希憲立朝端正有內侍入朝宣傳旨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啟也入奏杖之蒙古主曾命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時有詔譯大都內西域人隱贊馬丁為怨家所訴繫獄亦被原免蒙古主自開平還怨家復訴之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邪遂與左丞相耶律鑄俱罷蒙古主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為阿合馬曰日與妻孥宴樂耳帝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阿合馬愧而退

阿合馬欲誣殺奈長卿劉仲澤亦麻都丁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持以不可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能為也阿合馬怒出為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

御史臺事阿合馬恐其子忽辛為江淮右丞不為所容改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合馬死召拜參知政事忽辛被逮敕廷臣雜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

順帝時大臣以兩京驛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治蓋苗言驛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以為狹力辨其不可乃止又欲出宿衛士為郡長官俾以養貧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守必擇賢而後可議遂寢又欲

與所紙者錢萬貫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於是丞相謂僚佐曰所以引盡君至此欲其相助也乃每事沮抗如此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聞即欲引去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丞相怒不解比至復除甘肅行省左丞

公七則

呂覽貴公篇　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為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

為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鬭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為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于戶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曰醉而飾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為

去私篇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黃帝言曰

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為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為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王伯矣

劉向至公篇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躧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者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于此刑之于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仁于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于今是之謂

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達詐偽生塞誠信
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
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唐高宗時任雅相為將未嘗奏親戚故吏從軍皆移
所司補授謂人曰官無大小皆國家公器豈可便私
由是軍中賞罰皆平人服其公
劉堉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
堉厚遇之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堉曰公才不稱此
官堉不敢以私害公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

失堉獨賞之
後周周行逢壻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為吏
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
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
宋司馬光論治身治國所先疏　洪範於好惡偏黨
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為政者不賞私勞
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
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
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光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
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
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
惡賞者天下之賞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
刑者天下之刑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
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明不敢
以己之私心害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官
之眾有智有愚有善有惡非一人所能遍識也臣願
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有才行高茂合於人望
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也有懦庸下無補於時
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立功為世所推
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怙終為眾所疾

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
曠官為善者勸為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
家給社稷永安不然陛下徒居深宮自遂威福之
樞謹委大臣取悅目前不分善惡其
賞不可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也所退者皆平生所不
快所賞者皆請謁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
此則中外解體紀綱廢絕天下可憂矣臣
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

明察十二則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

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脩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歟

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轀車至李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轀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笥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竦懼以為君神明也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之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泄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有令而吏不以為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恐其所而不

敢為非

漢蓋主上官桀桑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霍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昭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

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
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
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
為非不須校尉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
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
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
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晉王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同時俱見諸從
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
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

政邪導咨嗟稱善
范甯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
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
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邑至里詣
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豈有
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
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
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
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
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

淵測能否與事而明足下平心處之何取耳目哉
唐太宗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
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
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太宗曰
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
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天下至
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群臣既
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
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
下之事關白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

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
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
得阿從不盡己意
德宗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
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贄上
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
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
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
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
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

與推誠其効固不同也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思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刑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是才能者怨于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追於及討驅致離叛構成災禍願陛下以覆轍為戒天下幸甚

宣宗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自寫而上之雖子弟不知也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

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宋姜公望論邏察　臣聞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有旒左右有纊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聞已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濫不見已過則心塞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亡漢之顯宗以耳目發為明而速亂也邏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承聽搜隱鉤致奇詐出於不備擿發如神此一點京兆之分才爾使京兆為之猶可羞矧以天下為度海內生不為良京兆之不為者乎陛下即政之三日詔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

間日張脈人人自安苟可不長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置舊額邏為七十人一人置以十人為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為之散之通途末巷不啻數十百人矣夫婦觀紙之言仇隙怨傳之語增情飾狀擿隱抉伏何所不至人人䂓䂓各各疑慮親戚不敢議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視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孫權用呂壹暨壹糾姦織介必聞深按醜誣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騭力詆其非權始誅壹見得尚早並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利在馮藉威勢杜絕人口公然作過使上聰不達威柄

潛移刑及無辜聚聚萬口由聞人之過不聞已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見淵魚者不祥以察為明是誠不祥之兆也陛下豈不思幾甸之外非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口能使之嘿嘿不議陛下政事乎既不可掩於天下何獨察察於輦轂之下以為明哉語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信乎有道不可得而議也伏望陛下以道御天下使人蕩然不疑無得而議何為路兒之故轍而不知革彼猶能因言以休災亂謂陛下鑒此而不能之乎願罷邏察之人通舊額人數一切罷去除猾者必鋤其根搖福者必封其本拼衝昔有額而

不可去也其根尚存枝葉他日復生矣不可不察

蘇洵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知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無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二室之内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

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嚴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而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常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粗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奸雄之窃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大夫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衆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况乎不至於九也

先見 十八則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二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者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二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

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

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

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
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
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
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
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
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
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
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
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

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
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
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
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
醫國之將亡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
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
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
兵而往來虜其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
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
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
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
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
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蔡侯宋公鄭伯朝于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
我對曰蔡言地計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
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荊伐蔡而殘之
田子顔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
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
後施於外子顔欲使其衆甘之矣後果以平陵叛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
何言也白公至于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
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
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
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不自下其臣必不難高
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
亂
呂覽長見篇　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今
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
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今前

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文王曰莧嘻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爲之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爽焉不以吾身遂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爲其所欲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五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爲善於上世也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

音者將知鍾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鍾以爲後世之知音者也○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於覲存三十四世而亡○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抿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公叔痤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疾嗟疾甚矣將奈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及公叔死公孫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彊魏果用弱非公叔痤之悖也魏王則悖也

大悖者之患常以不悖爲悖

先識篇　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從於城城從於民民從於賢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

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爱近姑與息妲巳爲政賞罰
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
周國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
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
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
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
曰是何能爲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
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
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二年晉果
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

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
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
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
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
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
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
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得史驎趙駢以爲諫
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子之
身乎曰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
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肂九月

不得葬周乃分爲二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
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
更也爲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
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
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謂五
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
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
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
皆當此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則必
不亡矣其患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

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
未有益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漢賈誼先醒篇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
爲先醒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
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醒也
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惽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
之所由忳忳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
厭惠然獨先迺學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
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
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

先醒也故世主有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治莖而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

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無日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

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糲餕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為賢君謚為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

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而欲食御進腶脯粱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

御謝曰臣之言過也有間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君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據式而嘆曰嗟乎賢固若是苦耶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饑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易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為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悟所存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也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為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

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
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
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
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侈陛
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于亡書三上輒報聞
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為徐先生上
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
主人曰曲其突遠其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不
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
息于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

坐[illegible]不錄言曲突者[illegible]主人[illegible]之言不費牛
酒[illegible]火患今[illegible]且有變宜
防[illegible]使福[illegible]地出爵之費而國安
乎[illegible]陛下察客
徙[illegible]之[illegible]奏上使人
賜[illegible]帛十匹拜為郎
[illegible]武帝[illegible]曰[illegible]天受禪劉
[illegible]大[illegible]國[illegible]平生常[illegible]
[illegible]也及身尚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
之[illegible]曰此第必遇亂亡也

及綴死嘗哭之曰我但其殆乎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
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
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于殺祖父
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
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因著
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
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
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
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

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齊東昏侯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及即位不
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
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
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
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張弘策曰一國三
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
福無如此州乃密與弘策修武備聚騎勇以萬數多
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
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是時衍兄懿行郢

州事衍使弘策諭誌曰今六貴比肩人自封植收爭權
睚眦理相罔滅主上媟近左右標輕忍虐安肯委政
諸公猜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爲
身計郢州控帶荊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
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
宋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
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
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
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
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

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
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
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願可緩邪
上曉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
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
毗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
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
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
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
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

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
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横光由是服
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
論歐陽脩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

見幾七則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伐虢之役師出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吾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旣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三

月虞乃亡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于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犨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漢陳咸以律令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

晉齊王冏辟張翰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于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文多不載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然府以其輒去除吏名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

[illegible][illegible]字子[illegible][illegible]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經不虛諾閑門修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

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頠造焉服闋遂廬于墓所頠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頠爲僕射數言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裴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闚沃焦哉

唐楊元琰爲衛尉卿先是元琰知武三思浸用事請

棄官爲僧中宗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審微七則

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未齓不得入軍門國子摘其齒遂入爲干國多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

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言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柰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邪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以

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嘆曰歎日之役
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
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儐者延而
進之分級而立管子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
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
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
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
愀然清靜者縗經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
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吁
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

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知之君子曰凡
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
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
之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
祿而禮之

呂覽精諭篇　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
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
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
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
而蜻無至者矣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
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
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
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
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
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口瘖不言以精相告
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
雖衆弗能窺矣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為天子弗能
離矣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
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
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

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
人之相知豈待言哉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
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沒人
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
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
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白公弗得也
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
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淺智者之所爭
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也齊桓公合諸侯衛
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

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
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
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
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
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
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
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
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
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祟弊
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許之朝禮使

者事畢客出萇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
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
備之也劉康公乃儆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
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
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萇
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為
觀表篇　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
為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地為大矣
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天地之間
六合之內者其務為相安利也夫為相害危者不可

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
心無度者則其所為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
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
先知必審徵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眾人同等
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眾人則無道至
焉無道至則以為神以為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
然郈成子吳起近之矣郈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
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
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嚮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
歡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

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以璧寄之
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
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
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
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
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
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古之善相馬者寒
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
相尻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膹吻陳悲相股腳秦牙
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

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幡薄從此生矣

察微篇　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

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荊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為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為制今日之事我為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夫弩機

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宜哉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己然後可也魯季氏與郈氏鬬雞郈氏介其雞季氏為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舞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

卒於乾侯魯昭聽傷而不辯其義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

貴謹審微篇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為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傚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

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豈曰燒燒弗滅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故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行還之曰啟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用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為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

君從之惜也不如多予之邑宓子賤治單父於是齊人攻魯道單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穫請令民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於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食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慚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由也審其除亂謹微

遼故邪不前進

善處事五則

唐憲宗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疏惡執留
敕使奏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
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脩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
遣使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
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
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
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
自有處分時服有司置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
處其將上春衣非朕所愛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所

稱助脩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
速遣來若欲且示含容則云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
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敬宗時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
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曰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
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
人意惜此事機所幸劉從諫未嘗久典兵馬而昭義
素貧必無優賞其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但速除近
地一將令兼程赴鎮使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
州則軍心自有所繫矣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

朝廷之意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為之畫策虛張賞設軍士覬望尤紿指揮伏望速下明敕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衍使緡五十萬匹從之實設續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臣當執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

宋真宗時西夏嘗因饑遣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

宸妃李氏杭州人實生仁宗太后既取帝為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為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元武宗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同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詮理之約不為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嘉命幕下日事未經王彦博議者勿啟一日約方啟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經濟類編卷之九十一

明 北海 馮 琦 纂

翁 馮 瑗

吳興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人事類

警戒一

齊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齊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

飲仲父寡人自以為脩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何也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傳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不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于樂者洽于憂厚于味者薄于行慢于朝者緩于政害于國家者危于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為脩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

孔子曰不觀于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魯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避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

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出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懍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
其忘予歟此能求過于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
能終而成伯功焉
漢馮異自長安入朝光武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
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
卒無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
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
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
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晉惠帝反正嵇紹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
經濟類編卷九十一　二
革往弊者則政不爽大一統于元首百司役于多士
故周文興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
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
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
唐太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
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
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
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
下居安思危耳
魏徵上疏　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
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
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
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
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
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安則思後患防擁
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
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
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後唐明宗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
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
經濟類編卷九十一　四
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
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道明宗深以為然

斷無斷八則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唐憲宗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

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榮焚掠小寨一十七與懷州絶[illegible]命故不敢入[illegible]又從東[illegible]以聞李德裕[illegible]勿聽外議

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爲我語朝上有上疏沮議者必於興境上斬之議者乃止

宋田錫論　謀者斷之始也勇敢者斷之用也若謀[illegible]成敗未盡見情僞未明知而不忍欲利欲[illegible]之意不忍小忿小恥之心奮然[illegible]發自謂決斷斯乃剛忿而趣敗也安得謂之[illegible]若謀慮已精成敗已見情僞已審而猶[illegible]之理之未盡猶豫於大[illegible]於躊躇本[illegible]而不能堅守始意撓而不能必行[illegible]謂無斷也[illegible]六難濟大事立大功非[illegible]斷也除大惡致大亂除大功失

大事亦由於[illegible]謀熟而後斷則大功大名隨之而興矣智淺[illegible]斷則大惡大亂亦隨之而陷矣昔桀湯曰[illegible]湯德日新干戈未舉成敗之數先定也湯乃勃[illegible]大慰人一戰而克遂[illegible]而爲萬乘主斯[illegible]湯之智慮已精成敗已見而果敢於斷也其次商[illegible]而文王之[illegible]於民民心歸周久矣一旦武法成湯之[illegible]次[illegible]武王[illegible]恐以爲大慈不從遂[illegible]太公獨[illegible]以爲必克是則武王之[illegible]名雄迹信有英[illegible]與[illegible]爲煨燼

將以爲諸侯之兵也將以懸天下之民也若是果斷
自謂超三王邁五帝然而陷大惡致大亂失大位得
非斷於[illegible]於[illegible]信乎由是知有斷於威武
也有[illegible]用[illegible]也[illegible]貞介也許
由[illegible]貞介也管
蔡[illegible]之大[illegible]始也能遂
比干以[illegible]之斷於[illegible]出已是斷
於[illegible]也[illegible]王用樂羊[illegible]可委任愈堅
此則[illegible]用人也項籍勇傑不[illegible]所以霸
王之業[illegible]非無斷於推心乎[illegible]單騎入

銅馬之軍人人[illegible]推心也唐太宗之初頡利
控弦者[illegible]萬[illegible]於渭濱太宗單騎[illegible]之戎人
畏伏[illegible]以爲[illegible]敵上曰國家
初定[illegible]之弱則生戎心所[illegible]門道而决斷果
敢也[illegible]之罪而[illegible]報之罪頗類
太[illegible]中[illegible]不幸[illegible]之斷有餘而
料[illegible]也有以見[illegible]而起孟明焚舟
而[illegible]成功[illegible]夫智與斷
生[illegible]使[illegible]從酈生
[illegible]矣使太宗從高祖

之[illegible]而不斷則國家[illegible]因而變矣今之論者皆以
[illegible]不從蒯通之[illegible]之無斷錫以爲韓信不斷於
爲患而猶豫思亂以取[illegible]也何[illegible]遇其
心不[illegible]恩深不[illegible]也及[illegible]生勢
迫而[illegible]起不能堅守[illegible]於患
而終於逆[illegible]於忠[illegible]也非無[illegible]於逆亂[illegible]所
[illegible]有終其是[illegible]孝景始用晁錯之言從
之如[illegible]流將削七國之封弱枝而强本一旦七國共
[illegible]之[illegible]錯以謝七國錯既誅而亂不息
豈非孝景無斷於用人而反惑讒[illegible]之言哉若庶與

敗[illegible]一决而不回始終[illegible]然自謂决斷不其謬歟
故[illegible]不死子紂之[illegible]非無斷也非其所也晉宣
[illegible]之則不敢出戰非無斷也[illegible]也是知智
[illegible]役决[illegible]則[illegible]不濟矣
[illegible]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illegible]賢而賤
[illegible]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
[illegible]不能用也[illegible]不能去也賢
[illegible]不[illegible]知其[illegible]賢
[illegible]中行氏[illegible]無亡

齊桓公田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
曰是為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
曷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
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
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桓公歸以語
管仲曰其人為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
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而問曰虢之為虢久矣子
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國君斷則不能諫則
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已

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
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
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
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
即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子亹也君子曰
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為戮乎報惡已甚
矣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
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
不懸怒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
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黿之羹鄭君
怒而不誅故子公弒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
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
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
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
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弒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或
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
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仇之眾也是以晉厲
公滅三郤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
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

弒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
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
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
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為臣而行
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為心是與天下為讎也則
雖為戮不亦可乎哉

改過　五則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晉周處字子隱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

時和歲豐何苦不樂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期年州府交辟

宋薛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苛察衆論賢之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疾作輿歸遂卒太宗親臨其喪為之流涕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常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illegible]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illegible]賢士修飭為善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王安石原過論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鬬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

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子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為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

[illegible]可乎

觀過斯知仁矣[illegible] 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illegible]斯知仁矣自孔安國以下解者未有得其本旨者也[illegible]仁[illegible]其仁[illegible]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illegible]此論語之義疏也[illegible]得以論聖人之[illegible]知也[illegible]不足以論其深山谷不足以觀其險[illegible]不足以[illegible]有人則作之無人則毀之矣[illegible]作[illegible]不見其蹊雖盜跖爲伯夷可也[illegible]人有名知人者其次如影響其信如蓍龜[illegible]故觀其親人也[illegible]以

[illegible]以觀其利以觀其節委之以[illegible]以觀其[illegible]之以[illegible]以觀其守懼之以鼓以觀其氣故晉文公以[illegible]得趙衰郭林宗以[illegible]得孟敏是豈一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弘之布被與子路之縕袍何異陳仲子之[illegible]何[illegible]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見矣古人有言曰鉏麑[illegible]也[illegible]其仁可以[illegible]其爲觀過知仁也歟

悔過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此以待後車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illegible]好佩又[illegible]不非吾過者也[illegible]於我者也吾恐其以[illegible]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illegible]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illegible]不可道也若此[illegible]以[illegible]甚已[illegible]以善[illegible]不[illegible]使[illegible]之辭[illegible]之[illegible]心[illegible]之故秦矢听下[illegible]率聞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謝過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伐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

使者陳慰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徵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

而故惠用令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

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

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漢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梁節王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眞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　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以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以至發案罪悚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卽時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

[illegible]有司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illegible]
帝命令陛下爲臣救汙天下誠無氣以息筋骨不
[illegible]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棄束身約妻子不敢
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
睢陽穀熟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
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勑奴婢二
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蒼頭奴婢
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
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
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聽臣自悔之門假

臣遷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顏能自
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
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
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
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
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

寇榮少知名桓帝時爲侍中性矜潔自貴於人少所
與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
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
以罪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浚急榮

恐不免辭闕自陳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
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
亡命中上書曰　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
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爲萬國覆作人父母
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民以上咸蒙德
澤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爲專權之臣所見批抵青蠅
之人所共構會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
位退其身受其勢於是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欲使陛
萬仞之坑投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
之怒尚書背繩墨案空劾不復質確其過寘於嚴棘

之下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邪承旨廢於王
命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無怨臣誠
恐卒爲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詣闕披肝膽布腹
心刺史張敬好爲諂諛張設機網復令陛下興雷電
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並驅
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但未掘壙出尸
剖棺露胔耳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
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
而興虛誣之誅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
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啟獨覩之

□□讒慝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投溺之
命不意滯怒不為春夏息淹恚不為順時怠遂馳使
八驛布告遠近嚴文尅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置
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漢
求季布無以過也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
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止則見
掃滅行則為亡虜苟生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冤鬼天
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沉淪
之憂遠巖牆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於陛下而
吾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惡大憝足以陳於原野備刀

鋸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眾論之疑臣思入國
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閶闔九
重陰穽步設舉趾觸罘罝動行絓羅網無緣至萬乘
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讐匹夫讐之則一
國盡懼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陰陽易位當煖反寒
春常淒風夏降霜雹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為號
令春以布德議獄緩死之時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
寬之□□□虞□避遠讒夫之誡以寧風旱以弭災兵
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固不為明朝惜垂盡
之□□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沈江湖之流弔子

胥之哀臣功臣苗皆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葬江魚
之腹無以自別□□不敢□死首丘之□□歸魂識路
之懷犯目王怒□□大命□□伏□□□□□□而後
登金鑊入沸湯□□□□□之下九死無悔悲夫父
生亦復何聊且恐臣殺身以解君之怒子殞命以寧
親怨故大舜不避□□浚井之勤申生不辭驪姬讒
邪之謗臣敢忘斯議不自□以□□□□之命哉乞以
身寒竄□願陛下句兄弟死命使臣一門頗有遺類
以崇陛下寬仇之惠先死陳情□□□□涕泣
超然出西遁逍紹弘□逃候太守□□□□□門者不即通

臺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聞之大驚乃追書謝
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仁
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遁悚今日外自有一尉
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
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于所天
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倘可原察追脩前好則何福如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報曰君學
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旋轅兼道渴
于言侍沐浴後興□□□□□□□□昭其懇遲以
貲下賤擢□□□□□□□□□□□□息下則抗

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惻惻善誘
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盖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以
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
無從皆歸之于天不尤于物今者自遺而已豈敢有
恃仁君忽一匹夫于德何損而遠煩手筆追路相尋
誠足愧也豈之區區易云毫巳其臣可去謝也可食
遂則頭薄實議其趣但關節疾動勝灸壞潰訪俟他
日乃奉具情輒誦來覩承以自慰述去不願
晉成帝時蘇峻平庾亮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
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諭此社稷之難非舅

之責也亮上疏曰臣凡鄙小人才不經世階緣戚屬
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謗議彌興皇家多難未敢告退
遂隨㬥展轉便煩顯任先帝不豫臣忝侍醫藥登遐
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
而不敢逃命實以田夫之交猶有當託況君臣之義
道貫自然哀悲眷戀不敢違距且先帝謬顧情同布
衣既今恩重命輕遂感遇忘身加以陛下初在諒闇
先后親覽萬機宜適外內臣當其地是以激節驅馳
不敢依違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
退乘寵驕盈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寧外內退不能推

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謗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
憤縱肆凶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
憂逼登遐陛下旰食踰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
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斬之屠戮之不足以謝祖宗
七廟之靈臣灰身滅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責臣負國
家其罪莫大實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陛下矜而不誅
有司縱而不戮自古及今豈有不忠不孝如臣之甚
不能伏劍北闕偷存視息雖生之日亦猶死之年朝
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臣欲
自投草澤思愆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聖旨

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授之失
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
下粗知勸戒之綱矣詔答曰省告懇惻執以感歎
誠是仁舅處物宗之責理亦盡矣若大義既不開塞
舅所執理勝何必區區其相易奪賊峻奸逆書契所
未有也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不宥今年不反明年
當反愚智所見也舅與諸公勃然而召正是不忍見
無禮于君者也論情與義何得謂之不忠乎若以已
總率征討事至敗喪有司宜明直繩以肅國體誠則
然矣且舅遂上告方伯席卷來下舅躬貫甲冑親

衆懸大事既平天下開泰衍得反正社稷又安宗廟有奉豈非舅二三方伯亡身陳力之勲邪方當策勲行賞豈復議既往之咎乎且天下大弊死者萬計而與桀冦對岸舅且當上奉先帝顧託之旨弘濟艱難使衍冲人永有憑賴則天下幸甚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録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為持節都督豫州楊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

使過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

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郄獻子馳將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郄子因曰胡不以狥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郄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郄子言不可不

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狥勸之以狥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郄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郄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刑之矣而郄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郄子且後至也夫郄子曰以狥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狥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韓子弗得將郄子之得之也今郄子俱弗得則民絶望於上矣故曰郄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郄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狥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天下使民望絶於上又益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郄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漢陳寔爲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謂衆人言

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强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嘆息由是天下服其德

姦邪十五則

韓非八姦篇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嬖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

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謂之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易移以辯說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群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

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不令妄舉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群臣虞其意其於

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不使群臣相為語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鬬之勇無赦罪不使群臣行私財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故不聽群臣知不聽則不外市諸侯諸侯知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

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

唐明皇時南詔數寇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鎮李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辭明皇言必為林甫所害貴妃亦為之請明皇謂國忠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為巫言一見上可小愈明皇欲就視之左右固諫明皇乃命林甫出庭中明皇登降聖閣遙望以紅巾招之林甫不能拜使人代拜國忠比至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明皇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

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疾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明皇不之寤也

安祿山與王鉷俱為大夫鉷權任亞於李林甫祿山見林甫禮貌頗倨林甫陽以它事召王大夫鉷至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以為神每見林甫雖盛冬亦汗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衣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

不甚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
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
檢校輒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
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明皇
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明皇悅之武
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皆不得比太子浸
疏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
妃德之陰為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
裴遵慶既罷去政事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
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代宗意所屬載必先知之

承意探微言無不合
李懷光性粗疏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
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
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德宗必接
以殊禮或說王翃趙贊曰懷光緣道憤歎以為宰相
謀議乖方度支賦斂煩重京尹刻薄致乘輿播
遷者三臣之罪也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
詢訪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以告盧杞杞懼
從容言於德宗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
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
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
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德宗以為然詔懷光直
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
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朱泚
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為
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留一日乃行
盧杞秉政知德宗必更立相恐其分己權乘間薦吏
部侍郎關播儒厚可以鎮風俗以播為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德宗嘗
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

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足下端愨少言故相引
至此鄉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復敢言
宋徽宗時蔡攸有寵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
戲或侍曲宴則攸著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
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
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眷倚其父攸嘗言
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
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倣江浙為
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聚珍禽異獸動數
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之聲四徹宛

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爲不祥之兆
秦檜病高宗幸其第問焉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熺奏請代居相位者爲誰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還宮命沈虛中草檜及熺制並令致仕熺夜遣塤與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郭掞見其黨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謀請已爲相檜卒詔有云殿陛下固鄰國之權盟謹國是之搖動聞申王謚忠獻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誤國忘讐斁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具知之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檜陰險深阻如崖穽不

可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爲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爲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沽名曰誹謗曰指斥甚則曰有無君心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官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晚年殘忍尤甚屢興大獄察事之卒布滿京城稍議之者即捕治中以深文如知饒州洪興祖坐爲程瑀論語解序引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即以爲譏訕責授編管興祖于昭州京西運副魏安行[illegible]編管于欽州[illegible]羅織人類此貪政怙權[illegible]深德王次翁歷四年始出之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然附之則立與擢用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檜每事與帝爭勝曹筠云水漲詔逐之檜陰爲從官屏燕欲言梁汝嘉檜不待帝言即改除之由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其勢漸不可制檜既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　朱熹曰紹興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十八九虜人於是始露和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梓宮藉口擯郤衆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

定而不可破士大夫狃于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爲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死不足贖也
韓侂胄誅預政數請都堂留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趙汝愚議攢宮不合侂胄因間之于光宗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不以相業稱

自強嘗爲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強入都
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倩館主人出入侂胄家爲人
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
于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蹙踖莫
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汩沒可念坐客唯
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即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遷爲秘
書郎旣入館即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
丞旬日遂秉政

自兵興以來蜀已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
公私之力大屈而韓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

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
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使皇子榮王
曮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
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群臣
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
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
許之又以告李璧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
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
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可罷右丞相日下出
國門令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
祖欲奏審璧謂事留恐泄乃已翌日侂胄入朝至太
廟前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
側殛殺之彌遠象祖以侂胄聞帝不信越三日猶
以爲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
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楊次山帝初無意
也論功進彌遠爲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胄
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廡之人天
子孤立于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爲沼下瞰
太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
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頗掖草制以爲得聖之清易

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旦奭不
足以擬其勳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睪乞置平原郡王
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
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及籍其家
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史彌遠拜右相一日以疾求解政詔彌遠有定策大
功勤勞王家宜加優禮於是授保寧昭信節度使兒
醴泉觀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二子一婿五孫皆加
官秩越八日而卒彌遠爲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
久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所爲故收召賢才老成

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憸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理宗德其立己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

賈似道上疏乞歸養度宗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臥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而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

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賞無章莫敢言者大府寺丞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爲相國政闕失後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安置于建昌軍籍錄其家　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遂六日一朝一月一赴經筵尋又十日一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illegible]　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葬矣發其冢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illegible]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元仁宗時鐵木迭兒再入相怙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群臣不知所爲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朶兒只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朶兒只鞫得其狀鐵木迭兒受弼賂鈔萬計乃與拜住及勝奏之而内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姦貪欺上罔下占據腴田及僭兵牧地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人等賂[illegible]以萬計[illegible]之罪又[illegible]阿合馬之上[illegible]車裂斬首以快人心疏上帝震怒詔逮鐵木迭兒匿太后宮

朵兒只鞫之益急太后召朵兒只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朵兒只爲集賢學士

除奸二十一則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于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眞也苟行以僞則其智足以移衆强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于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

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産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謂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此之謂矣

韓非備內篇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

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疎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疎賤其子疑不為主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

不疑此鴆毒扼昧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内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主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内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士無幸賞賞無踰行殺必當罪有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鬲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

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為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絶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漢周紆上和帝請誅竇瓌疏　臣聞臧文仲之事君

也見有禮于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于
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按夏侯瑗本出輕薄
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搆讒合外招徒黨會奸
榮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衆
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涓流雖寡
浸成江河爝火雖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
宜尋呂產專竊之亂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
之計下解萬夫之惑

靈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與共交
搆諂事太后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

經濟類編卷九十一　四十三

虐陳蕃竇武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
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　臣聞
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
則群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
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
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
進忤逆者中傷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泛泛東
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
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
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
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
臣疾之

唐高宗時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
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
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
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
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于親為不孝奈
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
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就
云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

經濟類編卷九十一　四十四

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
不退義方乃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以
義方毀辱大臣貶之

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
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
不以時奏至代宗狼狽出幸陝詔徵諸道兵李光弼
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
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為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
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
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

時羣臣庭臣無一人肯顧同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
陛下始出都百姓荷戈爭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
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無四十日無援及入關此
四方叛陛下也內外皆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為安邪
危邪若以為危豈得恬然不為天下討罪人乎必欲
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
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
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
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
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代

宗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其官爵放歸田里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皆
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
曰比來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
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為郎官御史
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
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
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
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
不上達蒙蔽喑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

所從來者漸矣昔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諮宰相輒
奏事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
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
之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貶峽州別駕
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
未幾德宗果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
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
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
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
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德宗不聽補闕陳

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天地神祇
所知華夏蠻貊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
袁高復於正牙論奏德宗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
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
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
而起德宗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卻京顧曰趙需
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德宗謂宰相與杞小
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
天下失望何遂以杞為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
思卿言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

只家曰外人竊議陛下於播遷今承德音乃堯舜
之不逮也德宗悅紀遠卒於忠州

陸贄以德宗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
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
恤裴延齡日短贄於德宗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
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
齡益得以爲計德宗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趙憬約
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德宗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
贄罷爲太子賓客

德宗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臣

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德宗曰開元
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
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
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
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
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
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
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德宗不許亦不
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眾所不敢言亦未
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德宗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

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群臣畏延齡有寵莫
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
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
不可用贄上書極陳延齡奸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
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掊克斂怨爲匪
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
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
卯也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
猶難悉數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
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

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矯詭之態誣罔之辭
遇事輒行應口便發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
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臣以
鄙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書奏
德宗不悅待延齡益厚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
由是有寵於穆宗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
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
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
比奸蠹之狀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

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穢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
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秖亂山東禁闈姦臣
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
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臣自兵
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
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
俊偉亦無讎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
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
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
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

所臣無成則天下受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
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
平若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倘未信臣言
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
穆宗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以弘簡爲弓箭庫使
稹爲工部侍郎
宋真宗時丁謂爲山陵使雷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
邢中和言于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
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
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
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
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
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
帝宜子孫何爲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
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
異議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
以水衆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
庇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
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請復用舊地乃詔
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

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
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
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
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爲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
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
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
登遐政事多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
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
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
忠得罪宗廟尚可議耶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

京弁罷中正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者降制時欲亟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而諭天下以拯爲山陵使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任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英宗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翌日韓琦出空頭勑一道歐陽脩已簽趙槩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

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勑塡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唐垌以父任得官嘗上書言秦二世制于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彊神宗悅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爲崇文校書安石欲令鄧綰舉爲御史遂除太子中允將用爲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止名京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垌果怒安石易名己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垌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帝令諭以他日垌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垌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垌呵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垌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專作威福曾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先降又言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爲安石牙爪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爲不肖附己者

雖不肖爲賢至詆安石爲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垌慷慨自若略不退縮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閤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

范純仁論陳執中疏　臣聞去年十二月熒惑犯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婢使議者以爲天變應此臣切謂不然執中再入爲相未及二年變祖宗大樂隳朝廷典故緣葵事除宰相除翰林學士除觀察使其除侍讀不可悉紀陛下罷內降五六年來政事清明一旦以指揮奉行至有侍從臣僚之子亦求內降內臣[illegible]改轉月須數人又今天下民困政爲兵多

而盜兵不已執中身爲首相誶當論執而因循苟簡
曾不建言天變之發實爲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
又專治其私捨大責細臣恐雖退執中未當天變乞
以臣章宜示御史然後降付學士草詔使天下之人
知陛下退大臣不以其家事而以其職事後來執政
不敢恤其家事而盡心於陛下職事

蘇洵辯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
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
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
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

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
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
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
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
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
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
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
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
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
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
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
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
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
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
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
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
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
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
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

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哲宗時呂惠卿見正人漸進知不容于時懇求散地
右司諫蘇轍王巖叟數其姦惡[illegible]以禦魑魅
中丞劉摯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
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illegible]呂惠卿[illegible]
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輩皆以斥外言者論之不
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太后然之
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彈劾
[illegible]安[illegible]公[illegible]後患公
[illegible]治道大太甚[illegible]文[illegible]人材實

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蘇轍論呂惠卿䟽　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

之為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强很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行内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辯以排琦說仍為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守臣不敢有識發氣而天下所為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

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騰貴小民愁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illegible]有驅領耕牛挾負金銀流入虜境者[illegible]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illegible]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涉及公卿不止[illegible]抑故惠卿不得[illegible]守道之士[illegible]類矣陝西惠卿自以[illegible]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

其在延安始[illegible]發漢[illegible]與然後[illegible]方[illegible]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illegible]敢[illegible]安奏[illegible]擅領大衆涉入虜境[illegible]指戈甲以[illegible]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恥怨知朝廷有[illegible]是虜人怨毒邊鄙騷然[illegible]大將[illegible]不惠朝廷[illegible]中保[illegible]敢[illegible]始聞[illegible]致不豫[illegible]視[illegible]河東大發人牛耕[illegible]生地

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
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而中收獲即時
厲熾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
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
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爲過矣
若其私行險薄非人所爲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
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
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
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讐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爲
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

獄以柅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
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
華等錢買田產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
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鞫其事獄將具而安石
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
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者馮京
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
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因是得罪夫惠卿
與安石出肝肺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
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

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摘不遺餘力
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恥
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
信於己必取信於交見信於所交然後付之以事故
放麑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而
推其忍則至於[illegible]而惟不[illegible]城之命故高祖
知其賢季[illegible]皆不[illegible]之[illegible]太宗許其義二人
終事二主俱爲名臣者仁心所[illegible]廢不可雖公私
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
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

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
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
曹桓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
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
間譬如蓄[illegible]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
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illegible]黜吳居厚呂嘉問蹇周
輔朱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
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
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亦皆憤之然近日言事之官
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illegible]必舉而不及惠

賊者盡其凶悍偏恐如蛇蠍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慮恐事下法官使臣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者多是以不當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衷早正典刑臣雖未以汗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御魑魅

蔡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恨在安州作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為皆涉譏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為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論執政議竄確于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為不可力爭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

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謂不可罪確惡貶遠州確至新州未幾卒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潞州召為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功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功耶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為社稷也

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常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惡朝士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附之流遂從而和之故凡在元祐時上呂公著等求進諛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斷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乎爭章疏前後至數十自上終不能回遂[illegible]而已至是

復論章惇顧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復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自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游說耶惇益怒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安燾救之不克

日食詔求直言鄧州推官崔鶠上書曰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厓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

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遏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口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賞繆罰濫佞人倘佯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爲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四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則天人辯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撤樂而無脩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哲宗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

蔡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旨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爲

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襲夫論惇卞之惡大略以爲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爲皆卞發之爲力居多望察之公議不遺黜末報

而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卞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寧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祕書少監分司池州

方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爲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又令詔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己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竄殆無日無之京分爲邪等黜陟編置不齒仕籍則雖昔爲陛下言哉京又

經濟類編卷九十上　六十二

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爲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爲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宜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王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昌昌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南殺之民家取其首以獻欽宗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爲盜所殺李彥賜死命籍其家朱勔放歸田里勔以花石取媚流毒州郡者踰二十年積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居蘇州公肆掊克其園地擬禁籞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覲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勢焰熏灼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邪人穢夫候門奴事時謂東南小朝廷上皇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一門子姪爲官者騶從亦至金紫天下爲之扼腕靖康之元用事侍從者皆罷

蔡京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再貶昭化軍節度副使至是復竄京子攸於萬安軍其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量移京竄儋州又竄趙良嗣于郴州詔下十日京死于潭州朝廷遣使張澂誅貫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貫於南雄所函首赴闕梟于市京天資

經濟類編卷九十上　八十四

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顓狙伺爲固位計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執政以柅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蒙伏叩頭無復廉恥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父子自爲參越暮年即家爲府營進之徒集門輸貨僮隸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社之禍雖以譴死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于制勅嘗有論其過者詔方下貫察知一動一息貫皆偵得之先密以白且將以他事動及得罪逐死貫狀魁梧偉觀視頤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

闔人有度量能踈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衡結納左右婦寺與宮闈寵嬖翕赫庭户雜遝成市岳牧帥藩多出其門窮姦稔禍流毒四海死不足以償責

呂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疎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光宗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

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侂胄童稚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潜邸随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潜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言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悖擬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爲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曰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試言之吾且貸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謀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得罪監察御史林采言僞習之成造端自周必大宜加黜削施康年亦言必大首倡僞徒私植黨與遂貶必大爲少保

理宗時蒙古侵軼日甚丁大全當國匿不以聞遂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貔孫等相繼論大全姦回險狡狠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其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守中奉大夫致仕

賈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爲夏貴孫虎

臣所談乞保餘生有言今李庭芝淮道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上詔復[illegible]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illegible]切責似道[illegible]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爚復言[illegible]本[illegible]臣[illegible]未有如似道之烈若[illegible]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千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illegible]之復詔徙于建寧府斬翁應龍籍其家[illegible]中丞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於是御史[illegible]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illegible]貪淫[illegible]驕

吝專恣謬十罪太皇太后猶不[illegible]上言似道以婚[illegible]無比之林[illegible]居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illegible]權[illegible]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illegible]道於衆怒[illegible]建寧夫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噦況見其面乎乞[illegible]移[illegible]以禦魑魅遂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既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illegible]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illegible]侍妾尚數十人[illegible]屏去[illegible]中令舁轎夫唱

杭州歌謳之每名斥似道爲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潜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循首謝焉元世祖時天下以桑哥鉤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集賢直學士趙孟頫謂奉御徹里曰桑哥罪惡甚於[illegible]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爲上所親信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時帝畋柳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

問之辯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讎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甚衆遂命臺省相與辯劾之桑哥辭屈帝曰桑哥爲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里[illegible]等[illegible]十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illegible]以連坐亦

寵其貴帝問桑哥為政如此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
嘗不言但言不用耳葉李與桑哥同事一無所匡正
亦坐免久之待以疾請南還授杭州學正李淦上言葉
李本一黥徒方受上簡知即以舉桑哥為第一事致
以非罪誅戮大臣遣使四出鈎考錢穀民怨而盜發
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人皆知桑哥用群小之罪而
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宜斬李以謝天下書聞帝聳
然曰彼秦以蒙李耶介使有旨召淦至京師置
對淦至而李已卒遂擢淦江陰路教授以旌其直
王著以人心積憤阿合馬盜竊大鈕與妖人高和

尚謀竪殺之時皇太子從世祖如上都而阿合馬留
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
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驗高觹張九思皆
宿衛宮中詰之僧言失對遂執之詰問不伏及午著
復稱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從會東宮易不
察遂以兵往繼闡果何為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
相也既而省中遣使問之答為稱太子所殺奪其馬
入健德門夜二鼓至東宮前其徒呼省官至前責阿
合馬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
郝禎至殺之囚右丞張惠高觹九思僧門大呼曰

此賊也呼衛士拿僧留守司達魯花赤博敦持挺立馬者隆
地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
在察罕腦兒聞之即遣和禮霍孫等歸討為亂者獲
高和尚于高梁河壬午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
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
者復以張易從著為亂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
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王
惲曰著激於義指一時為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
縛請可敢以至尊命來不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
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宜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

以義與之可乎

伯顏既誅唐其勢及其國鈞遂專權自恣變亂成憲
虐害天下漸有異謀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姪之
子脫脫宿衛以伺帝起居脫脫乃以知樞密院汪
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皆屬意脫脫
故脫脫敢令日修衛士拱踞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
兵以燕者不花為扈從之盛一遊衛衛而帝儀
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熏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顏而
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叔也先日伯父驕縱已
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

父亦以爲然脫脫復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家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閒自陳忘家徇國之意[illegible]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辨益悉其心雖他遂聞于帝帝始信之然疑及伯顏擅恣宜讓感願[illegible]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

脫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等謀欲候伯顏入內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坳皆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衛不得不嚴從遂疑脫脫亦增兵自衛至是伯顏以所領兵衛[illegible]出[illegible]脫脫[illegible]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illegible]出次柳林脫脫遂與世傑班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illegible]出五門聽命又[illegible]取[illegible]入城又召[illegible]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命平章政事只兒瓦歹齎詔赴柳林黎明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倨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乞陛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曰爾曾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伯顏俛首有慚色既而帝以伯顏罪重罰輕復降詔安置南恩州陽春縣行次江西隆興驛病死

除奸不盡[illegible]

漢皇子辯即位何太后臨朝何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己及

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利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爲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顒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

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
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袁
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以其
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
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
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
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
前殿將軍宜受詔領禁兵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
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
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

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
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
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
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
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
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中官在省闥者或數
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
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
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
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

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
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
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
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
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進不聽遂西
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
東發其郡強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皋使武猛
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太后
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
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

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
交搆已成形埶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
早決之乎進於是以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
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
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
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惟留進素所私
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
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
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
許紹又為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

尚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于舞陽君入白太后乃召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

經濟類編卷九十一　七十五　[illegible]

進入坐省閣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于是尚方監渠穆拔劒斬進于嘉德殿前讓珪等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閤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于閣道窗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爲報讐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于苑中

經濟類編卷九十一　七十六　[illegible]

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公卿並出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劒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爲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范曄竇武何進論　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

[illegible]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羣英乘風之勢卒而事敗閹豎身死功頹為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于泓也

王允既誅董卓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輕布以劒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

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群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

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于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

唐張易之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几上肉耳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illegible]

婉好為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中宗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數勸中宗誅諸武中宗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中宗信之三思等因為中宗畫策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中宗以為然以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己為南陽王崔玄暐為博陽王罷知政事後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遂以柬之

為襄州刺史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尚在京師忌之俱出為滑洛豫三州刺史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中宗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使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乃以周利用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暐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剮而殺之恕己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掊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

卷九十一終

經濟類編卷九十二

明　北海　馮琦　纂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人事類四

壅蔽　九則

呂覽壅塞篇　亡國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壅秦繆公時戎彊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王大喜

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扜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王醉而臥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未擒則不可知已擒則又不知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生蟲者也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詘殺之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又大怒詘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為兄視齊寇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

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齊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

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於堯舜彼且胡可以開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彊弓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眾數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而為九石也

管子君臣篇　古者有二言墻有耳伏寇在側墻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刑罰亟近也大臣不能侵其勢比黨者誅明也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無爵列于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威

惠遷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知之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為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於下兼上下以環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則為人上危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群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直議於下今群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一曰晏

子聽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
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
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
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群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
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衛靈公近雍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
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
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
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
幷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

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
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疽彌子瑕而立
司空狗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施惠欲以齊荆
偃兵一人爭之群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荆
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
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
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惠子因說不可不
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
之衆也以齊荆之事爲不利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
之衆也凡謀者疑也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
不可者半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劫主者固
亡其半者也

秦二世時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
臣入朝奏事毁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
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于春
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
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
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
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

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于趙
高

唐明皇時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
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奸逆
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
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頃
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
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
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
乎上曰朕之不明悔之無及慰諭而遣之

後唐主決欲傳位于齊燕二王翰林學士馮延巳等
固欲隔絶中外以擅權請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
官惟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唐主從
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侍衛都虞
候賈崇叩閤求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疏
遠悠悠不怠下情猶不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者何
人而頓與群臣謝絶臣死矣不得復奉顔色因涕泗
嗚咽唐主感悟遽收前敕
宋蘇軾決壅蔽策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
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寃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

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
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
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
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
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
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
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
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
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
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
緩急可使救令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寃如訴
之于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
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
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
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
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
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
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
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
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

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夫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
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故相仍紛然而不決
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
職不待教令而辨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
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
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
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
纖悉莫不皆然苻堅以戎狄之種至於霸王兵强國
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
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

[illegible]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勞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

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晏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生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蘇軾策別

宋鄭獬論內批直付有司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政事除民疾苦開廣言路收拔淹滯每一令之出內外無不歡呼相慶以至未明求衣辨色臨朝躬親聽斷夙夜不懈推今日欲治之心爲之不已太平之功指日可待然臣竊有所見不敢緘默苟止臣待罪右省伏覩中內時有批降指揮除付三省樞密院外有直付有司者雖陛下睿明必無過舉然付之事體終有未安蓋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必經中書參議門下審駮乃付尚書省施行不經三省施行者自昔謂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之事神宗皇帝正三省官名

其意在此臣愚伏願陛下凡有指揮須赴三省樞密院施行更不直付有司以正國體其三省樞密院若奉內中批降指揮亦須將前後敕令相參審度可否然後行下不可但務急速奉行以爲稱職蓋三省樞密院皆執政大臣陛下委以平章朝政之人其任非輕不同胥吏但以奉行文書爲事又帝王號令務要簡大若夫小法輕重委細關防皆有司之職非人主之務昔周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蓋謂此也至於內外臣僚干求內降恩澤侵紊紀綱增長僥倖以陛下聖明必不容許臣亦不復以

爲言吏願陛下戒之嚴行杜絶無使小人乘間得入天下幸甚

光宗時韓侂冑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閤門事劉弼亦以不得預内禪心懷不平因謂侂冑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冑愕然問計弼曰惟有用臺諫耳侂冑問若何而可弼曰御筆批出是也侂冑然之遂以内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冑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内批用之由是劉[illegible]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冑之人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

每因進對爲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冑會龜年出護使客不果熹復疏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冑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爲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爲慮黄度將上疏論侂冑之姦侂冑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冑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因辭奉祠歸養

朱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illegible]獨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黄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侂冑大怒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于帝前[illegible]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冑乃出御批云[illegible]著又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illegible]上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一日侂冑[illegible]使其黨封内批付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illegible]良封還録黄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驛[illegible]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

祖亦坐罷工部侍郎黄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illegible]艾力辨其故帝不聽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侂冑益無所忌憚矣

韓侂冑欲逐趙汝愚而難其名[illegible]於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冑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尊安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謝深甫等論汝愚[illegible]居相位今既罷

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請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項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在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坐無貶詞亦免

元武帝初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故有犯者徑連其人治之至是省臣復言祖宗立選法憑黜陟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驟等進階勞受國公丞相等職請司已裁而復置考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僞豈能盡知壞亂選法莫此爲甚帝曰是令凡內降旨一切勿行

讒佞一則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

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

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戊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

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漢書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贊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儁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縱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疏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魏志毛玠　時有與中尉崔琰宿不平者白琰傲世怨謗意不遜操怒遂賜琰死尚書僕射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謗操收玠付獄侍中桓階和洽皆為之陳理操不聽階求案實其事操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不加檢覈臣竊不安操卒不窮治玠遂免黜終於家是時西曹掾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群下畏之側目尚書僕射何夔及東曹屬徐奕獨不事儀儀譖

奕出為魏郡太守賴桓階左右之得免尚書傅選謂何夔曰儀以害毛玠子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

晉書荀勖　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為三公中書監荀勖侍中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武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勖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鎮撫循夷夏譽望益振武帝復欲徵之馮紞侍武帝從容語及鍾會紞曰會之反頗由太祖武帝然

色曰卿是何言邪統免冠對曰臣聞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予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筭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亂心無由生矣武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武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統因屏左右

而言曰陛下恭整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武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北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遙見輒罵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光嘗在朝堂垂簾坐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後珽在内省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恐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斛律後無寵珽因而間之光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周勲州刺史韋孝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舉令諜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後主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

唐武后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屢受重賜而不助己深怨之許敬宗屢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既立無忌内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

而陷之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敬宗鞫之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高宗驚曰豈有此邪舅為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狀已露請收捕準法高宗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若殺之天下將謂朕何敬宗對曰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遣百官素服哭而殺之至今天下以文帝為明主今無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日而語也幸而姦狀自發逆徒引服陛下

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安危
之機間不容髮無忌今之姦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
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高宗以爲
然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黔州安置
天后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
人皆爲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敬
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
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
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降其王
爵以安內外中宗不許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崔

湜爲耳目伺其動靜湜見中宗親三思而忌暉等乃
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用三思引爲中書舍
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諂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
司士參軍坐贜亡入東都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
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
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
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略過
人廢太后如反掌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
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此愔所以爲大王寒心
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爲中書舍人
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
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
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中宗以爲然以敬
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張柬之爲漢陽王袁
恕己爲南陽王崔玄暐爲博陽王罷知政事三思令
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
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宗楚客等引姚廷筠爲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以
爲侯君集社稷元勳及其謀反太宗就群臣乞其命
而不得竟流涕斬之其後房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

爲逆雖復誅夷皆從國法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
國戚與李多祚等謀反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所以
犯龍鱗忤聖意者正以事關宗社耳中宗頗然之元
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宗楚客令給事中冉祖雍
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亦
贊之監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
之子猶加昭憲元忠非勳非戚焉得獨漏嚴刑又貶
元忠務州尉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
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爲
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中宗謂楊再思

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

閩王璘好鬼神巫盛韜等皆有寵薛文傑言于璘曰陛下左右多奸臣非質諸鬼神不能知也盛韜善視鬼宜使察之文傑惡樞密使吳勗勗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他疾對也明日使韜言于璘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勗謀反以銅

釘釘其腦璘以問文傑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治之勗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

閩王璘遣兵救建州軍及中途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軍中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爲謀文傑出繼鵬伺之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士卒爭食之初文傑以古制檻車疏濶更爲之形如木櫃攢以鐵釘內向動輒觸之旣成首自入焉

宋眞宗時寇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爲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

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竟罷爲刑部尚書出知陜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陜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爭訟四則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幾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孫卿曰夫鬭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鬭終身之禍然乃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鬭者皆自以為是而以他人為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至其炭焉不過甚矣哉以為

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為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為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鬭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日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鬭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鬭行也

漢以契丹入寇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漢主從之仍詔河北甲兵錢穀但見威文書立皆稟應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既而朝貴會飲於弘肇舉大觴屬威

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
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
長鎗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
出自是將相始有隙

賄賂十則

周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
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
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
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
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
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
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
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
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
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
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
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
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郜大
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
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
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羮不致粢食不
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舃衡紞紘綖昭其度
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

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
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
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
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
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
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
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
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
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

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
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
虞公出奔共池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鄭伯如晉子產
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
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
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
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
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
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

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
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
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
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
乃輕幣
晉韓起聘于鄭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
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
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
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
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

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
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
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
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
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
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
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
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
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
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

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虢之會魯人食言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爲戮樂王鮒求貨焉弗與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少懦於諸侯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其爲人也剛而尚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爲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爲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自他及之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焉何以爲盟主矣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

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恤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鬭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

諸民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

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唐莊宗時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偽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讐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之勞軍錢無所出崇韜言於莊宗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莊宗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宋寧宗時韓侂胄專權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以陳自強為右丞相自強至印空名敕劄授之惟所欲為宰執不預知也言路扼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畧無櫻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慨然曰聊以塞責爾加以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饋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得賄而後予都城大火自強所貯一夕煨燼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以下聞之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嘗語人

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毋稱佗胄爲恩王乃父蘇
師旦爲叔堂吏史達祖爲兄佗胄殺先尊國自強表
裏之功惟多

趨附 十八則

漢靈帝時中常侍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威形諠赫
孟佗資産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
德之問其所欲佗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
求謁讓者車常數百千兩佗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
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轝車入門賓客咸驚謂
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

陳宣帝時和士開爲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威權日盛
朝士不知廉耻者或爲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
仲之列嘗有一人士參士開疾值醫云王傷寒極重
佗藥無効應服黄龍湯士開有難色人士曰此物甚
易服王不須疑請爲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感其
意爲強服遂得愈

隋李密使其縣府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罄南
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彦之
辭也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
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
陛下速還乃今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
煬帝爲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
如所言善達何縁來至煬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
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盜
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沉審言
多合意特爲煬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爲比親黨憑之
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
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爲
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群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
不奏鞫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

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爲也

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太宗
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爲誰意疑
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武后以神都留守楊再思爲內史再思爲相專以
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
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
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
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
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中宗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中宗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廣州吏民爲宋璟立遺愛碑璟上言臣在州無他異迹今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敕下禁止明皇從之於是它州皆不敢立

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刑部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遠勿爲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

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順宗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爲起居舍人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下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儼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可爲某

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客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闒茸專以納賂爲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

裴均兼附宦官得貴顯爲僕射自矜大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爲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

元稹爲江陵士曹與監軍崔潭峻善穆宗在東宮聞宮人誦稹歌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獻稹歌詩

百餘篇穆宗問稹安在對曰今爲散郎以稹爲祠部郎中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僖宗時裴澈自賦中舍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爲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令孜令孜嘗召宰相及朝貴飲酒濬恥於衆中拜令孜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中外既慮玷辱何必改更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慙懼

無所容
晉王既許[illegible]之[illegible]永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
遣前禮部尚書[illegible]行[illegible]至魏州入牙城望府
廨即[illegible]謂之[illegible]王呼爲[illegible]踊泣而稱臣翌日
又獻大鑒一[illegible]之蓋日華王大喜即命循以本
官爲河東[illegible]度[illegible]不[illegible]深惡之
駕部郎中[illegible]延巳[illegible]王元帥府掌書記性傾巧與
宋齊丘及宣徽副使陳覺相結同府在巳上者延巳
稍以計逐之延巳嘗戲謂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
能爲中書郎晟曰晟山東鄙儒文章不如公詼諧不
如公諂詐不如公然主上使公與齊王游處蓋欲以

經濟類編卷之二　三十六

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爲聲色狗馬之友邪晟誠無能
如公之能適足爲天下禍耳
唐主立齊王景遂爲皇大弟徙燕王景達爲齊王領
[illegible]兵馬元帥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馮
延巳延魯魏岑陳覺[illegible]極[illegible]諧之態或乘酒喧笑景
達屢訶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延巳
以二弟立非己意欲以虛名德之嘗宴東宮陽醉撫
景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拂衣入禁中白唐
主請斬之唐主諭解乃止張易謂景達曰羣小交構

禍福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使彼懼而爲備
何所不至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
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
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仍告于太廟初馮延
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巳常笑烈祖
戢兵爲齷齪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爲之輟食咨嗟
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
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眞英主也延
巳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爲已任更相唱和翰林學
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

經濟類編卷九十二　三十七

曰姦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巳
之黨相與[illegible]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
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illegible]爲小朝邪衆默然
宋孝宗時曾覿王抃甘昇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
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陳俊卿自典化赴建康過
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賂薦進人才而以中批
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
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
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
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一入

壞朝廷綱紀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
帝感其言

趙師睪附韓侂冑得知臨安府侂冑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睪最後至出小盒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啟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冑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下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枝於侂冑侂冑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睪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冑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嘷叢薄視之乃師睪也

侂冑大笑聞者鄙之

時論濟王事者衆史彌遠患之梁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詣事彌遠家幹者萬昕昕一日言眞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爲達其語遂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爲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於是給事中王塈等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莫澤等繼劾之遂命提舉玉隆宮咨夔所上濟王冤成大等復交劾之鐫二秩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成大知孝與澤爲三凶且謂成大爲成大　成大權刑部侍郎有旨黜之提舉鴻禧觀刑部尚書兼給事中莫澤論成大暴狠貪婪苟賤無恥遂褫祠命既而臺臣交劾莫澤貪濁害工部尚書李知孝侵欲無厭皆罷之蓋三人皆黨附史彌遠排斥諸賢而成大尤心術憸巇凡可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爲之四方賂遺列置堂廡賓客覩之欲其效尤雖知孝亦鄙其爲人至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卒皆貶死天下快之

巧詐六則

魏侍中劉曄為明帝所親重明帝將伐蜀朝臣內外
皆曰不可曄入與明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
曰不可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明帝之
親臣又重曄執不可伐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
曄講不可之意後暨與明帝論伐蜀事暨切諫明帝
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
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明帝曰曄與吾言蜀可
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明帝問曄終不言後
獨見曄責明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

眯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
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
矣於是明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
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
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
暨亦謝之或謂明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
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
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
逃矣明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
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東魏丞相高歡入朝于鄴百官迎于紫陌歡握崔暹
手而勞之曰往日朝廷豈無法官莫肯糾劾中尉盡
心徇國不避豪強遂使遐邇肅清衝鋒陷陳大有其
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富貴乃中尉自取高歡父子
無以相報賜暹良馬東魏靜帝宴於華林園使歡擇
朝廷公直者勸之酒歡降階跪曰唯暹一人可勸高
澄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然暹中懷頗挾巧
詐初魏高陽王斌有庶妹玉儀不為其家所齒為孫
騰妓騰又棄之高澄遇諸途悅而納之遂有殊寵封
琅琊公主澄謂崔季舒曰崔暹必造直諫我亦有以

待之及暹諮事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
之於前澄問何用此為暹悚然曰未能通公主澄大
悅把暹臂入見之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吾佞在大
將軍前每言叔父可殺及其自作乃過於吾
隋齊州刺史盧賁坐民饑閉民糴除名文帝後復欲
授以一州賁對詔失旨又有怨言文帝大怒遂不用
皇太子為言此輩並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
棄文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盧賁柳
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
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王

輔政凡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甚誠
夫逆諱為巫蠱如賁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置
之則怨望自為難信非我棄之衆人見此謂我薄於
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卒於家

唐玄宗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
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
實狡黠常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覘朝廷指趣動靜
皆報之或應有牋表者駱谷即為代作通之祿山在
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明皇嘗戲指其腹曰此胡
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

明皇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拱立曰臣胡人不
習朝儀不知太子者何官明皇曰此儲君也朕千秋
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愚者惟知有陛
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明皇以為
信然益愛之明皇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為
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仍命卷
簾以示榮寵命楊銛楊錡貴妃三姊皆與祿山叙兄
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明皇與貴妃共
坐祿山先拜貴妃明皇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
父明皇大悅

後梁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與右牙指揮使徐溫共
弒威王渥曰吾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
兵顥不可渥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逆
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溫為賢不知謀也隆演以
溫為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

後唐時吳侍中徐知詢自以握兵據上流意輕徐知
誥數與知誥爭權知誥患之吳越王鏐遺知詢金玉
鞍勒器皿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為嫌乘用之知詢
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
舊使皆歸心於公則彼誰與處知詢從之使廷望如

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誥
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乃知誥詣金陵除父溫
喪知誥稱吳主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
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告知詢知詢入朝
知誥留知詢為[illegible]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兄為
人子初不臨喪[illegible]爾陳兵待我我何敢往
爾為人臣畜乘輿[illegible]知詢又以廷望所言告
知誥[illegible]以[illegible]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

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
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
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
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
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人
臣也不敢離王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
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
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
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
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

已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爲將於
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
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
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
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
犀首已逃入諸侯矣

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
于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
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
君不如急北趙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
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
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于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
禮嫉害于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
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
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
重呂禮也若齊免于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
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
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獘于齊而畏秦晉必重
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
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于

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

趙高見丞相李斯曰關東群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
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
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
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
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侯上閒語君於是趙高
待二世方宴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
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
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
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

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
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
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
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
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
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
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
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
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
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

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爲
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
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
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
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
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
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
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
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
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

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絶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
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
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
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
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
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
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
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
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殺伍
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

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
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
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
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
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
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
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
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
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
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

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陜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鬬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強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

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眾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

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漢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

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氏太子群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氏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于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柰何而棄之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于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久之高

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熟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

唐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它日適之因奏事言之明皇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明皇以林甫爲愛己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無得輕脫適之由是束手矣適之既失恩韋堅失權益相親密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爲己禍常有動搖東宮之志而堅又太子之

妃兄也河西節度使皇甫惟明嘗爲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時因見明皇乘間微勸明皇去林甫林甫知之使楊愼矜密伺其所爲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愼矜發其事以爲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暱林甫因譖堅與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林甫使愼矜與御史中丞王鉷京兆府法曹吉溫共鞫之明皇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下制責堅以干進不已貶縉雲太守惟明以離間君臣貶播川太守仍別下制戒百官

德宗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爲德宗所重欲出之於外己得專總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鎭撫臣請自行德宗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筭德宗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以鎰兼鳳翔尹隴右節度等使

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官軍數爲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東都士民震駭竄匿山

谷德宗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驍將恃功驕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眞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眞其人也德宗以爲然命眞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眞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眞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眞卿於道不及眞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媟罵拔刃擬之爲將剸啗之勢眞

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麾衆令退館眞
卿而禮之希烈欲遣眞卿還會李元平在座眞卿責
之元平慙而起以密啓白希烈希烈意遂變留眞卿
不遣

吐蕃判官監察御史于頔與吐蕃使者論剌沒藏至
自青海言疆場已定請遣區頰贊歸國以禮部尚書
李揆爲入蕃會盟使詔宰相將相與區頰贊盟於城西
李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德宗
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德宗爲之
惻然謂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
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

經濟類編卷九十二　五十二

使矣

宋眞宗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惡準而太后
憾迪嘗諫立己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
亦謫知萊州祕議寘迪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
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曾嘗以第舍假準曾遂不
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
違豫之殆罹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迪行或語
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
過曰天下惜之而已爾必欲令二人死道中使齎敕
就賜以錦囊貯劍揭于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
皆皇恐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
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
敕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

仁宗時范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
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
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與富
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
藉藉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
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稍行先是石介

經濟類編卷九十二　五十三

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又欲因以傾
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
霍且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
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

晉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邵桓公與之語邵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爲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爲己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背宋之盟一也德薄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罪不由晉晉

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彊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

而以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爲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爲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

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爲己力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戰盡敵爲上守龢同順義爲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叛戰而擅舍鄭伯是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叛國即讎佻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
獄王叔陳生奔晉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
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
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
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
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
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
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
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

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
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
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璋
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
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
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
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
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
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
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
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
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
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
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
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
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
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
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
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

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
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
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單
子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
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君
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
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
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
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

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
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
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
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交言視聽必皆無
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
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
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
旣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
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是疾債厚味
寔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

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
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
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
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
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
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
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十二年晉殺三
郤十三年晉侯弑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
武子　靡笄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
殞命之禮曰寡君使克也不腆弊邑之禮為君之辱
敢歸諸下執政以憖御人苗棼皇曰郤子勇而不知
禮矜其伐而恥國君其與幾何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
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朝
歌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
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
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
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
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
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吾子

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
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
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
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于此者吾
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
人乎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
能有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而穿
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驕傲二則附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舟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屛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參偶則軾五偶則下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治之

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毋乃不可乎嚱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盛蒲十五卯　附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愼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

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李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

若君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晉書[illegible]高貴鄉公襄陽諸官庭直接明貴明郎梁松寶固[illegible]人為貴當從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固持寵思鄙言於後果以發憤致災罔幾不免

王符貴忠篇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

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五代之臣以道事君澤及[illegible]不仁被[illegible]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illegible]伐台杞[illegible]蔡以為[illegible]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是故[illegible]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illegible]有明察之貴仁義之[illegible]只富貴則[illegible]心[illegible]骨肉而親便辟[illegible]知友而[illegible]見[illegible]萬而不恐貸人一錢[illegible]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illegible]家細人[illegible]于道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illegible]何其與哉嬰兒常病傷于飽也貴臣常禍傷[illegible]孔多則成瘡病[illegible]盛則致驕疾愛子而[illegible]而哉之者非一也[illegible]其罰者適有什死深[illegible]刀都市豈非無功于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illegible]為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

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

晉陸機豪士賦序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彼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啟於天理盡於人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illegible]之業言通時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

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寧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讐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乎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寧氏忠臣所爲慷

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怏怏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暱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己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賞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陊危機將發而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闇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忘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illegible]

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illegible]爲宋臺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illegible]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

以恬退為業不願干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
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
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公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
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
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
陳之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為
戲笑以絕其言及高祖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
瞻愈憂懼是歲瞻為豫章太守遇病不療臨終遺晦
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為國為
家

宋孝武帝時顏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延之一無
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
即屏住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
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
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
王景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辭位任明帝不許然中心
以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疑其將來難信乃
自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景文彌懼自
表解揚州情甚切至詔報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

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今袁
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為令居之
不疑人情向粲淡然亦復不改常日以此居貴位要
任當有致憂兢不失貞則有危殆之懼卑顯有滿堅
之憂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
二揆耳
齊王僧虔與諸門府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登
三事我若復有此授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懼焉
累年不拜武帝乃許之加僧虔特進儉作長梁齋制
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而王

弘與兄弟集會任子侄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
綽正坐采蠟燭珠為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
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歎曰僧達
俊爽當不減人然後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
僧虔必為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隋文帝以吏部尚書韋世康為荊州總管世康和靖
謙恕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
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固懇
乞骸骨文帝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唯有四總管并
揚益荊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為之當世以為榮

楚景武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爲煬帝所猜忌外示殊
禮內情甚薄素寢疾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
密問醫者恒恐不死素亦自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
亦不將慎謂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
唐太宗以岑文本爲中書令文本旣拜還家有憂色
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可
懼親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
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爲
將相何憂寒餒若獲其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比見
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

資吾不取也聞者是之
後梁時蜀州刺史王宗弁稱疾罷歸成都杜門不出
蜀主疑其矜功怨望加檢校太保固辭不受謂人曰
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
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賜與有加

荒淫　六則

吳主之游華里也右丞相萬彧與右大司馬丁奉左
將軍留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
自還吳主頗聞之因會以毒酒飲彧等中書令賀邵
上疏諫曰自頃年以來朝列分錯真偽相貿是以正
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旨各希時趣人執反理
之評士吐詭道之論[illegible]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
處九天之上隱百[illegible]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
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
平也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

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
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
死生不保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
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
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又北敵注目伺
國盛衰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能守一葦可杭
也願陛下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與聖祖
之祚隆矣吳主深恨之
齊鬱林王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好
於世宗崇安陵隧中[illegible]諸[illegible]極意賞賜

左右動至百數十萬世祖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
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勝計鬱林王即位未朞歲
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
擊破碎之用為笑樂蒸然世祖幸姬霍氏朝事大小
皆決於西昌侯鸞鸞數諫爭鬱林王多不從心忌鸞
欲除之蕭諶蕭坦之為世宗所知鬱林王以二人祖
父舊人甚親信之坦之得出入後宮鬱林王褻狎宴
遊坦之皆在側鬱林王醉後常裸袒坦之輒扶持諫
諭何后亦淫泆私於鬱林王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
伉儷又與帝相愛狎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

靈殿處之齋閤通夜洞開外內淆雜無復分別西昌
侯鸞遣坦之入奏誅珉鬱林王不得已許之蕭諶蕭
坦之見鬱林王狂縱日甚無復悛改恐禍及己乃更
回意附鸞勸其廢立陰為鸞耳目鬱林王不之覺也
東昏侯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
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尉司擊鼓蹋圍
鼓聲所聞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應手格殺常
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喧
走相隨老少震驚啼號塞道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
臨產不去因剖腹視其男女又嘗至定林寺有沙門

老病不能去毀草間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東昏侯
有筋力牽弓至三斛五斗又好擔幢白虎幢高七丈
五尺於齒上擔之折齒不倦侍衛滿側逞諸變態曾
無愧色常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矟急裝縛袴
凌冒雨雪不避阬穽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
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或出郊射雉置射雉場二
百九十六處奔走往來略不暇息
齊顯祖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務存簡靜坦於行使又
能以法馭下內外莫不肅然數年之後嗜酒淫泆肆
行狂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行錦

綵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或乘牛驢橐駝白象不施
鞍勒或令崔季舒劉桃枝負之而行擔胡鼓拍之或
盛夏日中暴身或隆冬去衣馳走從者不堪顯祖居
之自若嘗於道上問婦人曰天子何如曰顛顛癡癡
何成天子顯祖殺之婁太后以顯祖酒狂舉杖擊之
曰如此父生如此兒顯祖曰即當嫁此老母與胡太
后大怒遂不言笑因是戒酒一旬又復如初幸李太
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氏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
老婢何事馬鞭亂擊一百有餘雖以楊愔為宰相使
進廁籌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嘗欲以小刀剺其

驅入闕高於杯中載以轜車又嘗持槲走馬以擬左
右相斛律金之胷者三金立不動乃賜帛千段又嘗
於衆中召都督斛律暠斬之作大鑊長鋸剉碓之
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所殺者多令
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水又乘馬欲下峻岸入
于漳遣[illegible]怒將斬之道德曰臣死
不恨當於地下啟先帝論此兒酗醟顛狂不可教訓
顯祖默然而止它日謂道德曰我飲酒過須痛杖我
[illegible]之顯祖走道德逐之曰何物人爲此舉止典
御[illegible]詢諫比顯祖於桀紂顯祖令縛置流中沈
經濟類編卷九十二 七十二 荒淫
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
及矣顯祖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
顯祖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
俊物遂釋之頃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
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內外憎惜各懷怨毒而
素能默識强記加以嚴斷群下戰慄不敢爲非又能
委政楊愔愔總攝機衡百度修敕故時人皆言主昏
於上政清於下
[illegible]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劫奪
[illegible]逋逃外內役弊已窮侈極後俾晝
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
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
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
鉗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埸晝伏夜遊
鼠竊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關聽覽有懷傷惻
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
書暴帝二十惡仍散寫詔書三十萬紙遍諭江外
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張實
以美人日令一房爲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
饌煬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
經濟類編卷九十二 七十二 荒淫
千餘人亦常醉然煬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
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歷臺館非夜不止
汲汲顧景唯恐不足煬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爲吳語
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
儂不失爲長城公卿不失爲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
滿沈醉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
之后驚問故煬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
傷

漢淮南王安削地後反謀益甚伍被諫王怒囚被父母三月復召被引秦及吳楚事極諫曰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絶于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絶命之書爲群臣先死于東宮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　王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

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黄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于士卒有恩衆皆爲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絶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微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爲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爲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與類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熟慮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緩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潁川兵

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絶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所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鐖鑿

棘矜也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
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
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
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
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
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
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
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
廣論之被以爲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耶被
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

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
其地臣之愚計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
任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
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
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
子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隨而說之儻
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
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
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
印漢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

將軍丞相一日發兵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
相下之如發蒙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
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僞失火宮中相二
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
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
人至廬江會稽爲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
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
擊廬江有潯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
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
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閒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

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
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
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
諸齊皆憚畏于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誂膠西王無文
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
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于奸飾于邪
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
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吳與
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
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

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
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
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
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
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
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
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
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虫
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王
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徉天下所鄉者

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
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
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
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
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群臣或聞王
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
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一而
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
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
宋文帝時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
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所知每憤憤不得志
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謝綜曄之甥也熙先
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熙先乃從容說曄曰
大將軍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
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
丈人以為何如曄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
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乂豈言行
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丈
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
側目為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曄反意乃決文

帝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文帝
扣刀目曄曄不敢仰視徐湛之密以其謀白文帝文
帝命有司收掩窮治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款服文帝
遣使詰問曄曄猶隱拒熙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
書疏皆范所造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明日仗
士送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文帝奇其才
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
志此乃我負卿也曄本意謂入獄即死而上窮治其
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
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疇昔攘袂

瞋目躍馬顧眄自以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茍全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後聯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

梁侯景遣衛尉卿彭儁等帥兵入殿廢太宗為晉安王幽于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左右守之墻垣悉布枳棘太子神明端嶷於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於事義未須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言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所益又曰殿下今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不貶平日何也太子曰吾自度死日必在賊前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

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為無益之愁乎及難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王偉說侯景弒太宗以絕衆心景從之偉與左衛將軍彭儁王修纂進酒於太宗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等來上壽太宗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於是儁等齎曲項琵琶與太宗極飲太宗知將見殺因盡醉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既醉而寢偉乃出儁進土囊修纂坐其上而殂

隋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勤于政事吝嗇于財至于賞賜有功即無所愛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自奉儉素乘輿御物故傷者隨令補用非讌享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浣濯之衣天下化之丈夫率衣絹布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綾綺金玉之飾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猜忌苛刻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初文獻皇后既崩帝以陳高宗女為宣華夫人有寵及寢疾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入閤侍疾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慮帝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宮人誤送

帝所帝覽而大恚陳夫人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敕書素聞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係獄追東宮兵帖上臺出入門禁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聞變戰慄失色晡後太子封小金盒遣使者送夫人夫人以為鴆毒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卻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

使者其夜太子蒸焉明日發喪即位會楊約來朝遣約入長安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衆發凶問追封勇爲房陵王不爲置嗣除述巖名徙之嶺南令蘭陵公主與述離絕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請與述同徙公主憂憤而卒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于嬖幸嫡庶分爭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矣豈有此憂耶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及其晚節迭相猜忌五子皆不得以終

經濟類編卷之九十三

明 北海 馮琦 纂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人事類五

寬猛 八則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瘖下瘖則上聾聾瘖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齊晏子復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于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瘖上無聞則謂之聾聾瘖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

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漢陳寵上章帝除苛政疏　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絶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晉胡威嘗諫時政之寬武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

北魏主徵陸俟出爲懷荒鎮大將未期歲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主徵俟還以

孤代之俟既至言於帝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帝怒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帝召俟問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爲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帝笑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

唐憲宗問宰相爲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

糾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抶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憲宗善其言

文宗以崔鄲為鄂岳觀察使鄂岳地囊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荆漢之會土多群盜剽行舟無老幼必盡殺乃已觀察使崔鄲至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歲中悉誅之鄲在陝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鄲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猶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慓狡為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剛柔

齊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弟子者乎常摐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邪常摐曰嘻是已常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邪常摐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邪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邪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
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
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死也剛強萬物草
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
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
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于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
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平子曰柔無
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為脆也
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
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

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
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
子曰善

蘇轍蜀論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
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
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于漸深而
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有儆懼而不可犯而其所易者
不得志而思以為亂也秦晉之勇蜀人之怯怯者重
氣而勇者輕為奸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
晉之兵彎弓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

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
報仇椎埋發塚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為大變也蜀
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
輒起而為亂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
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
于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啟之耳
今夫秦晉之民倜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
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呶奔走告訴以爭毫
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
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

測之怒而無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
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
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後忿然後聚而為群盜散
而為大亂以發其憤憊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
其為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為變也怨深
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于此而無足怪也是以
天下之民惟無怨于其心怨而得償以洩其怒則其
為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為志
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
君子之治天下強者有所不掉而弱者有所不侮蓋

爲是也書曰無虐惸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辯之不足以爲武而徒使之怨以爲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喜怒二則

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韓非守道篇　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

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德怨一十則

劉向復恩篇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為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為其

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蟨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于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源基由不報恩生矣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群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子羔為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柰何君之治臣也傾側

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于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

釋此二者何以事夫子盡其材器與其器用財賄親
帥扞之送致諸竟

趙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

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搆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褊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夜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

辱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愁然
混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徼捶灰者得無有他罪乎此
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于梁王楚王時稱
則祝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其讎以爲且幸釋已也
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
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
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
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

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
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
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
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
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
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
寡君句踐之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
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
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
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

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
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
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
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
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
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
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員聞之
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
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
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

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
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
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
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
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
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
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
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
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
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

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師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

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

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吾與君爲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

忘周室而爲弊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

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

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

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

亦無可柰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

漢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盎愛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

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遂歸報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

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

綰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
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
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
口學槃盂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
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
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侯
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
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
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

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
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
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
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
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
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
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
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
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謫
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

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
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
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
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
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
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
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
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
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
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

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
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
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
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
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
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
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
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
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
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

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

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

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

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張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

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

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

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

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閒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

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怨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齚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

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

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

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博陽侯終饗其樂

蓋勲舉孝廉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勲勲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勲可因此報隙勲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鳶欲其鷙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勲求謝勲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

北魏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從河西涉渡及兆入宮敬宗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敬宗屢呼之不顧而去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他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勲賞兆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

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意所夢為實即掩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

晉吳興太守周玘宗族強盛琅邪王睿頗疑憚之睿左右用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駕御吳人吳人頗怨玘自以失職又為刁協所輕耻恚愈甚乃陰與其黨謀誅執政以諸南士代之事泄玘憂憤而卒將死謂其子勰曰殺我者諸傖子也能復之乃吾子也

唐太宗時李大亮爲龐玉兵曹爲李密所獲同輩皆
死賊帥張弼見而釋之遂與定交及大亮貴求弼欲
報其德弼時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塗而識
之持弼而泣多推家貲以遺弼弼拒不受大亮言於
太宗乞悉以其官爵受弼大宗爲之擢弼爲中郎將
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高宗以大司憲劉仁軌爲右相初仁軌爲給事中按
畢正義事李義府怨之出爲青州刺史會討百濟仁
軌當浮海運糧時未可行義府督之遭風失船丁夫
溺死甚衆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鞫之義府謂異式

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異式至謂仁軌曰君與朝廷
何人爲讐宜早自爲計仁軌曰仁軌當官不職國有
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讐
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義府言於高宗曰不斬仁
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
及高宗乃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爲大司憲異
式懼不自安仁軌灑觴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之事
有如此觴仁軌既知政事遽薦異式爲司元大夫監
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貧富　六則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
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
可得也
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
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
時矣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
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
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

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
在於外假之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揉桑以爲
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贛聞之乘肥馬衣輕裘
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冠
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履則踵
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
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
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爲人教以爲巳仁義之
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面有愧色不辭

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

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脩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為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自殫竭乎像曰昔鬬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憂樂二則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毀譽十一則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聞誹譽之情矣

漢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唐韓愈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

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士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

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脩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

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脩而忌者畏人脩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

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宋王回毀戒　傳毀者不可不戒也毀之來亦多原矣或以其迹疑或悔而爲疑或惡而加誣焉由小人者更身質之以斷信一傳焉則百千人斯傳之矣傳既廣而文致之益密其可信益牢此訊一人焉曰有之彼訊一人焉曰有之同異交執則何[illegible]而不若固有之也雖其所知者力不能救已[illegible]人則蒙垢陷汚終身無以自明焉夫所謂傳毀者[illegible]而欲敗之云耳毀在君子則可不反而思耶察其所由辨其所以

無使其漸而播也尚庶已乎傳曰流言止於智者詎其能禦其來也剏肯易而傳之耶

輕重二則

呂覽審爲篇　身者所爲也天下者所以爲也審所以爲而輕重得矣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爲矣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爲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爲也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

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

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不得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若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魏牟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奢儉十則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雖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于是更制練帛之衣太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而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周定王使劉康公聘于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必臣爲君必君寬肅宜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宜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

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宜則徧惠以
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
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
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
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
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
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
所以為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
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
必及之是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

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
侈焉不可以事一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
焉不可以事二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
必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
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沒
二年

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象飾鏤之以犀象錯之以
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于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
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
不一顧何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
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
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
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秦穆公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嘗何
以也由余曰臣聞之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
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
於土瓶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
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為食器斬木而裁之
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為器諸侯侈國之不服
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為祭器漆其外而

朱畫其內繒帛為茵蒋觴勺有彩為飾彌侈而國之
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為大器
而建九傲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
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
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
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
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
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
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

時文采之飾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主者以身化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墻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鍾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

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墨子辭過篇　古之民未知爲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墻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凊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役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民則費而

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絲麻梱布絹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而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主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

備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

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饐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衺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牝牡雄雌也眞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

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傳咸爲車騎司馬以世俗奢侈上書　臣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于天災古者堯有茅

其人之百姓競營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于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　晉

漢章帝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　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

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動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

經濟類編卷九十三終

經濟類編卷九十四

明 北海 馮琦 纂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道術類一

道德

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司馬遷老莊申韓傳論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賈誼道德說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人象德者獨玉也寫德體六理盡見於玉也各有狀是故以玉効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腒如竊膏之理謂之德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樂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礐乎堅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道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華離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神生變而通之以化明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德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義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六理六美德之所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爲所生法以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也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鬼神爲此福者也博學辯議爲此

所謂者也道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者畢以順理和適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鑑以道之神樸貫物形通達空竅奉一出入爲先故謂之鑑鑑者所以能也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爲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爲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雜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空竅通之以道德奉一出入之有故潤則腒然濁而始形矣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爲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所以生者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

物理之所由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冰凝而爲德神載於德德者道之澤也道雖神必載於德而頌乃有所因以發動變化而爲變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以載於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爲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爲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道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曉神者道德神氣發於

神也康若樂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爲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樂流謂之神神生變通之以化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爲知明則有輝於外矣外內通一則爲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礐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神明命因載於物形故確然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物所

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爲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行仁也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德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生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密而弗離也故能物有之[illegible]其不仰恃德此德之所以而弗忘則有道矣得道[illegible]似矣行而無休則行成矣故曰道此謂

之道行此謂之行諸此言者盡德變變世者理也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旨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而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之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爲來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體德禮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驩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謂樂者也人能修德

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以爲鬼神能與於利害是故其犧牲俎豆粢盛齋戒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爲此福者也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內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爲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人之後世辯議以審察之以轉於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受傳學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誠故曰博學辯議爲此辭者也德畢施物物雖有知微細難識夫玉者眞德之寫也六理在六明而易見也是以舉玉以諭物之所受於德者與玉一體也

道術篇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對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儲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義而居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舋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此虛之接物也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

而境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名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則令行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者也其爲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

述也曰請問品善之體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爲嚚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爲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爲倍心存恤人謂之惠反惠爲雠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爲虐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爲敖接遇愼容謂之恭反恭爲媟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爲嫚言行抱一謂之貞反貞爲僞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爲慢衷理不辟謂之端反端爲趽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爲險行善決苑謂之淸反淸爲濁辭利刻謙謂之廉反廉爲貪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爲私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爲妄

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爲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爲汰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爲怨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爲汚功遂自却謂之退反退爲伐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爲冐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爲戾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爲懞剛柔得道謂之和反和爲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爲盭懷賢不逮謂之寛反寛爲阨色聚容易謂之裕反裕爲褊欣熏可安謂之熅反熅爲鷩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爲齧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爲易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爲辟廣較自斂謂之儉反儉爲侈費弗過適謂之節反節爲靡勠飭勉善謂之愼反愼爲怠思惡勿道謂之戒反戒爲傲深知禍福謂之知反知爲愚亟見窕察謂之慧反慧爲童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爲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爲詭行歸而適謂之順反順爲逆動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爲錯容志審道謂之僩反僩爲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爲陋論物明辯謂之辯反辯爲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爲旄言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爲圂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爲輭仁義修立謂之任反任爲欺伏義誠必謂之節反節爲罷持節不恐謂之勇反勇爲怯信理遂惔

謂之敢反敢爲揜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爲殆克行遂節謂之必反必爲怛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明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劉安原道訓　淸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而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爲一葉累而無根懷囊天地爲道關門穆忞隱閔純德獨存布施而不

既用之而不勤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為之圈則名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其全也純兮若樸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深

淵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于公夫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察寡其所求則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修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為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

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鞼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其魂不躁其神不嬈湫漻寂寞為天下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變無形像優遊委縱如響之與景登高臨下無失所

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伏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末世有勢為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于富貴而在于得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游雲夢沙丘耳聽九韶六瑩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釣射鷫鷞之謂樂乎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聖人不以心役物不以欲滑和是

故其爲懽不忻忻其爲悲不惙惙萬方百變消搖而
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
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無以自得也雖
以天下爲家萬民爲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能至于無
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夫建鍾鼓列管
絃席旃茵傅旄象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齊靡曼
之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弹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兎
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
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
何則不以内樂外而以外樂内樂作而喜曲終而悲

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
得其形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内不得於中
禀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于肌膚不浹于骨髓不
留于心志不滯于五藏故從外入者無止於中不止
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
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
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
反諸性也夫内不開於中而强學問者不入於耳而
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
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夫心者五藏之主
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
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
之氣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
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
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志遺於天
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
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我身得則
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
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無非
無是化育玄耀生而如死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

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
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
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則天下亦得我
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
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
矣故雖游於江潯海裔馳要褭建翠蓋目觀掉羽武
象之樂耳聽滔朗奇麗激抮之音揚鄭衛之浩樂結
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
之所以淫泆流湎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
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

隱于榛薄之中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甕牖揉
桑爲樞上漏下溼潤浸北房雪霜瀼灑浸潭苽蔣逍
遙于廣澤之中而仿洋于山峽之旁此齊民之所爲
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
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于天
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烏之
啞啞鵲之唶唶豈嘗爲寒暑燥溼變其聲哉是故夫
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
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
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性命成性命

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
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爲
修居卑不可爲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
處高而不機持盈而不傾新而不朗久而不渝入火
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
力而強平虛不流與化翱翔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
於淵不利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爲樂不以慊
爲悲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
以隨天地之所爲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
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

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
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
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此三者不可不愼守也夫舉天
下萬物蚑蟯貞蟲蝡動蚑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
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
矣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瞢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
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
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
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蹪趎
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

不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
守也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
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
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爲宅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
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
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
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
而蹪蹈于汙壑穽陷之中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
爲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爲主者形從
而利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貪饕多欲之人漠睧

勢利誘慕以名位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而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淑眞訓　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

志與心變神與形化方其爲虎也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虎也二者代謝舛馳各樂其成形狡猾鈍惛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夫水嚮冬則凝而爲冰冰迎春則泮而爲水冰水移易于前後若周員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是故形傷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苑而神壯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若槁狡狗之死也割之有濡是故傷死者其鬼嬈時既者其神漠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夢其覺不憂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于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攙搶衡杓之氣莫不彌靡而不能爲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大治於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鎭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古之眞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夫道有經

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鏡太淸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鉤仁義爲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跂躍之術提挈人間之際撢掞挺挏世之風俗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瓌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

攖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然
聰明而抱其太素以利害為塵垢以死生為晝夜是
故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
亂其神登千仞之谿臨蝯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譬
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
德天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
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
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無所槩於志
也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已
猶蚊虻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

處玄冥而不闇休于天鈞而不鞼孟門終隆之山不
能禁唯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
太行石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是故身處江海
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是
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
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
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是故至道無為
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
耳目不燿思慮不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引
楯萬物群美萌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

神居之　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
鴈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
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
視之萬物一圈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
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橑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
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為獨擅之不通
之于天地之情也　夫疾風勃木而不能拔毛髮雲
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蚊虻適足以翱翔夫與蚑
蟯同乘天機夫受形於一圈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
其命又況未有類也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

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
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寂漠之中獨有
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
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
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
無所形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庸
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　水之性真清而土汩
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
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
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為制

與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　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　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況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

淮南安身論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于理不苟求也求必造于義不虛行也行必由于正夫然則能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憂患接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興于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群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于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夫勢集失寵則散者尾解求利則託刎頸之儔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寅緣殊會刺刃其相儀變布奔放之跡鈆刀競一割之用至於反支相攻與奪交戰

誹謗噂喈毀與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頹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知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然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絶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私故身正則私全慎口而不適欲故欲寡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

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巳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巳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巳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巳故蓬室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綉御方丈南面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耕而衣安藪澤沾體者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車服執權衡握機秘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

之比逸遺意慮淡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有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游乎無垠之外不自貴于物而物宗焉不自貴于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

莫之能御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乎上而非爭也舍則藏于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為工匠天地為陶鈞名位

為糟粕勢利為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矣

莊子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

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韓非精神篇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爲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

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呂覽本生篇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爲修之矣夫水之性清土者抇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

者扣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
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
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
以此爲君悖以此爲臣亂以此爲子狂三者國有一
無幸必亡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
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
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
必弗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
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
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焉性

惡得不傷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
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故聖人
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
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
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
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地然上爲
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惛此之謂全德之人貴
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爲患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
難雖欲過之奚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
之曰招蹷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

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
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
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爲其實也

重己篇　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有
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己之一
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爲我有而利我亦
大矣論其貴賤爵爲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
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
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
達乎性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

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
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
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
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
此之謂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以此治身必死
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惑
召之也壽長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
召之者則其至不可禁矣此論不可不熟使烏獲疾
引牛尾尾絕力勯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
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

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長也
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
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蹷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
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為高臺味不衆珍衣
不燀熱燀熱則理塞理塞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
胃充則中大鞔中大鞔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
昔先聖王之為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
其為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溼而已矣其為輿馬衣
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為飲食酏醴也足以
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為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

而已矣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
節乎性也

貴生篇　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
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
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為由
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
不得擅為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堯以天下讓於
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對曰以我為天子猶可也雖然
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
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

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
之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
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搜
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
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
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為君也魯君
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
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
此顏闔之家邪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
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

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
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貴驕得道之人其不
相知豈不悲哉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緒餘以為國
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
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
棄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為也凡
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有人
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
用重所要輕也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子華子
曰全生為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為下故所謂尊

生者全生之謂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掩耳電則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情欲篇　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聖人修節以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俗主虧情故每動為亡敗耳不可贍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為也其於物也不可得之為欲不可足之為求大失生本民人怨謗又樹大讎意氣易動蹻然不固矜勢好智胸中欺詐德義之緩邪利之急身以困窮雖後悔之尚將奚及巧佞之近端直之遠國家大危悔前之過猶不可反聞言而驚不得所由百病怒起亂難時至以此君人為身大憂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論早定也論早定則知早嗇知早嗇則精不竭秋早寒則冬必暖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況於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尊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

盡數篇　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

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故凡
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精氣之集也必
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為飛揚集於走獸與為流行集
於珠玉與為精朗集於樹木與為茂長集於聖人與
為敻明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
而良之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流水不腐戶樞不
螻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
鬱處頭則為腫為風處耳則為揭為聾處目則為䁾
為盲處鼻則為鼽為窒處腹則為張為府處足則為
痿為蹷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甘

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尪
與傴人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味重酒是以謂之疾
首食能以時身必無災凡食之道無饑無飽是之謂
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百節虞
歡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今世上卜筮禱祠
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
於中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
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為其末也

劉向敬慎篇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
讒決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于所忽禍起于細
微汙辱難湔灑敗事不可後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
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
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于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
徼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于人則稱為君子名聲
常存怨生于不報禍生于多福安危存于自處不困
在于蚤豫存亡在于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
此五者可以全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謂要道也

劉安精神訓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窈冥
冥芒芠漠閔澒濛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
營地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

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為
蟲精氣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
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是故聖人
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
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
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
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
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
得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
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

陽沖氣以爲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張歙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踆烏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

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敦志勝而行不僻矣敦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

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

猶未足爲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

哉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為坯矣將無所違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其殺我也不彊求止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

經濟類編卷九十四

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眾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盆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

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匵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

經濟類編卷九十四

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為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仿佯于塵垢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為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抮抱矣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心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渾然而往逯然而來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景之

放以道爲紃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
而物無能營廓惝而虛淸淨而無思慮天澤焚而不
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
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
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頬醜也以死生
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同精於太淸之本而游於忽
區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契太渾之樸而立
至淸之中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
不騰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緖甘瞑太宵之宅而覺視
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

之野居而無容處而無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
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淪於不測入於
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
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是故眞人之所游若吹呴呼
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鳧浴蝯躍鴟視虎顧是養形
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
而與物爲春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且人有戒形而
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
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爲故形有摩而神
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抮而未始有極化者

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
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
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
化也其所化則化矣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
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
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爲人
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
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珍怪奇味
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
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

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
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
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
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
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龍乃弭耳
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
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
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子求行年五
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于頂𦙃下迫頤兩脾在上
燭營指天匍匐自闚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

此拘拘邪此其視發化亦同矣故覩堯之道乃知天
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
乃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
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
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
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
診猶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
太清輕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況斥
鷃乎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
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

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
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
義爲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
拘於物又况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
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爲富故
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
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身
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
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
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

之負金縢豹韜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
者慚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汚
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
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
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
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
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瓴之
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
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
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

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
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饑而
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
敖倉不爲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
加飽無之不爲之饑與守其篅笸有其井一實也人
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
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淸目而不以視靜耳而
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
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終則
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死之與生一體也

夫縣者揭钁臿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閒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踡跼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修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為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為冰乎自無蹠有自有蹠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于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

無內之內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悲人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性情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為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為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修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菹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推其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殪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

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夫豈為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髯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為天下笑未嘗非為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

晉明帝驪姬之災而亂四世桓公由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箑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晉明帝頗耽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溫嶠與侍臣表賀因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舞臣等愚願竊有微懷以為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

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惟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沖靜和氣育養精神頤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無緣世俗常戒以忽群下之言則與受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為慮

嵇康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試粗論之夫神仙雖目不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

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虱處頭而黑麝

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黄推此而言凡所
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
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黄而無使堅芬之使
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
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唯五穀是
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黄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
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消
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
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
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勌以致乏絶風

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
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
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
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
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
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
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
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
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
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

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
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而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
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
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
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
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
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
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
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
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

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
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
心不存神氣以醇泊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
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
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
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
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莊周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

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

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

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

樸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問
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
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
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
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
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
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
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
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

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
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
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
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
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
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惠子謂
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
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
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
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

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
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
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
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
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
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
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
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其小枝卷曲而
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
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

敖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
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
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
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
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漢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
生自度不能爭之廼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
家焉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
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
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

給吾入馬酒食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劒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毋久慁公爲也

章宦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群居見侵辱而無慍色邑里號之爲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爲癡也嘗使守稻群牛食之竟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宦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柰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用理殘者何爲宦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宦可以不收乎

唐盧思道勞生論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至五十矣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陳其事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皆行而言曰生者天地之至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群品妍媸愚智之辨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于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爲天所仰綜九流纂孔門之遊夏詞窮歲月搜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驕無慍無擇假借賢哉之間從容語嘿之際也下走竊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爲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服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彩綬交著轔鑣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于倒置爰勞愁至青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既致嫌於管庫才識英茂亦受嫉於朋儕篤學強記聲譽於焉側目搖言河潟木訥所以疾心負從蟲惜春蠶鴟梟腐鼠同江都而水歎傷長沙而不歸固亦屬值臧倉楚登斷向趙宮爲之哀歌張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俛眼就鞅蹐蹐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

視賈謐郭槐腥臊可餐庭刑以邐遹延池負耳聽惡來之讒足踐擾塗之血周氏大柔仍值群王歛笏昇階汗流浹背蜀客之蹤跡焦原北兹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令腸匍走之道襟鞍振策武落雞田之方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爲役蓋其小小者耳當今運祚啓聞四門以穆晃旒司契于上夔龍佐命于下岐伯金奏赴御幽發卞隨務光悔從木石今年在秋方已過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樂從鳳無有鄧林之樹檀斛况退飛不厭渤澥之游求耕田開井歸於丘壑與仮出之朝雲覺北

戶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稼穡瓷盤途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笑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旣聞之矣他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答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鯤鵬羅于藪澤五衢四照忽斧斤于山林余晩値昌辰遂其弱質顧人事之頹落慨路之遭迍立久修夜爭言長想可以累嘆惜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爲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

事無足道而有識者譏無識者多偏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遂古斯數已積迄于近代此蠹尤深范子撝讓之風縉紳不嗣夏侯拾芥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早落皁蓋塡閭貴之里皆如茄如葦俯僂匍匐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矣言諂笑助其僞樂詐泣佐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遊文馳鶩姬笑妾委如屍從余鋭玉華葉同遺逐及錦遺矢略[illegible]符之論無餘求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

[illegible]冒賈錦驕趨投刺望塵之舊遊偃仰上堂之夜交始則亡竄流亡若牛兄之遇歡心戰色沮似[illegible]分之貝能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節揚乎吳起鄉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甚設[illegible]斯紋鉛翁非昔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illegible]此其皆衣冠士族或少負韻履不恥不仁不畏不義[illegible]及月黃趣姿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由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蓋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鳴鍾耳倦絲桐口飫珍旨華奢以爲其常時宰不之責末俗嗅鄙如此之輩余則違時薄宦屏

息窮居其究閔駢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世利家無擔石不齋一錢偶影獨宿將數十載駕拙致笑輕生所以吉勞地且入御史所謂爲朴人知榮辱時反甚嗚咸力上當內蓋文人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余以淳風舉必以才有集流授豈斯盲鼠不預衣冠附於北闕[illegible]之隱藏景窮跡傑石[illegible]生[illegible]物化[illegible]之門[illegible]俗[illegible]呀駭耳識目今悉[illegible]余取徑易[illegible]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

[illegible]張子事[illegible]止[illegible]所撰詩及書

把玩無厭暫如有叙上古離根下勁文倚篤以猛風
乾䟽之於是以懸爾黑莿之狀生鬪哉則死道存於
趣乎而擬人則失夫事乎玩物倚如是說蓋足下之
不知古倚或劇然色吾人之仰矣夫鯤之為魚也
潢瀁無涯滄溟沉顯于渤澥之中掉尾乎風濤之下
自然負其鱗自以為可得而齊也然則鵬之為鳥也刷毛
羽於飲啄哉翼乎天地之間然乎江海之畔而雙
鳥之隻為自以為可得而化為垂天搏風九
萬振擊溟海擊水三千寧假力乎楩柟往漆發汀濘
涓流之水後於丘壞捋塵之風哉枝乎房之達人也

擊水搏風之適焉朱買臣之屈巳也哉冀沉鯤之致
焉足乎雖得古人之致不乏先賢之適自守莊筌無
嬰魏網亦寧不知在鵞檜榆之刀非擊水搏風之助
哉而詞旨勤勤深所未喻豈且爾志曾若是乎夫人
生百年物理乎變各形就務之情立矣愛憎毀譽之
迹生焉其道在則寄徒以而上幽貞為虛白之室靜
默為太玄之門知軒冕是偶來之物皆榮貴非作力
所致苟斯道不墜亦何憂無成而圖僥倖于權重之
交食聲利于衆多之口斯所以楊朱錯泣于岐路阮
籍悲慟于窮途空乎露往霜來歲華不待山高河廣

離意無時桂樹寒花公子去而忘返松巖蕙草
遂以不歸去矣負生違離隔矣音塵不間情莫
畏容藏谷扣深殊矣惠而好我無密爾音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道術類

闢異端八則

魏曹植辯道論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僊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耀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蜺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蕊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為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庫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以為天下一咲矣若夫玄黄所以娛目鏗鏘所以悅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彩之色然後稱快哉

晉裴頠崇有論　夫總混群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為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群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為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

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為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

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為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

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為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為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為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沈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於胃懷宜其以無為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為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

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為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列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頠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為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擿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頠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

久遠與同紛糾苟少有髣髴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畧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為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

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唐韓愈原道論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魏隋齊梁之間其言仁義道德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墨則入於老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

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

率其怨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

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

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

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論佛骨表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

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

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

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
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
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
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
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
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
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
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
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

宋歐陽修本論　佛法為中國患千有餘歲世之卓

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
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
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
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
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病而務養其氣
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
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
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
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
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

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
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
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
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
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
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
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
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
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
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

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
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
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由其欲而為之制飾
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
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
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
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
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
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
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

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隋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假而爲他其良者泯

然不見禮義之及巳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𣍰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秋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入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石介辨惑論

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僊

無黃金術無佛然此三者舉世人皆惑之以爲必有故甘心樂死而求之然吾以爲必無者吾有以知之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莫貴於一人無求不得其欲無取不得其志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惟不索焉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爲僊漢武帝之求爲黃金蕭武帝之求爲佛勤已至矣而秦始皇帝遠遊死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黃金不成推是而言吾知必無僊也必無佛也必無黃金術也

朱光庭請戒約傳習異端

臣聞以天覆於上地載於下人位於中三才一貫混然不雜有此人作因天

敘而惇五典因天秩而庸五禮因天命而章五服因
天討而用五刑然後三綱五常立而萬事咸治聖人
為能以皇極之道彌綸輔相於其中故天下無一民
一物不得其所此極盛之治後世無以復加也不幸
三代既遠王道不振黃老雜之於前釋氏亂之於後
黃老之術主於清淨虛無世惑猶淺唯是釋氏最為
大惑人無賢愚皆被點染高明之士則沉溺於性宗
中下之材則[illegible]於[illegible]愚淺之俗則畏懼於禍福
甚可怪也聖人曰天命之謂性儒者當盡而後知苟
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未知生焉知死儒者

當窮理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惠
迪吉從逆凶惟影響[illegible]儒者當視履而後知苟不務知
此而求他可乎聖人之言行布在方冊明如日星可師
可法今士大夫彼儒者服當法師聖人言行而乃自
暴自棄區區奔走從事胡法古者[illegible]非而傅在四誅
而不以聽今之[illegible]聖之言從胡人之學無乃學非
而博者乎豈可以不禁之也[illegible]官教多士以禮義禮
官正朝廷之典[illegible]不當深責古者道路男
子由右婦女由左[illegible]今之士大夫與民庶之
家婦女[illegible]入寺院敗壞風俗莫此之甚此不可以不

禁也臣訪聞今月二十日相國寺惠林院長老開堂
衣冠大集座下聽法者曲拳致恭[illegible]升致禮無所不
盡在無知輩不足責其士大夫皆[illegible]吾道不知自重
如此不可以不責也臣昨日上[illegible]乞詔執政詰問今
月二十日於相國寺長老座下聽法臣寮乞行戒敕
今後更不得造其門傅習異端及[illegible]官禮官前日亦
曾詣門聽法者乞正違經棄禮之罪仍乞今後應士
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並不得入寺門明立之禁臣
所以為陛下力言者方聖明在[illegible]又當朝當尊吾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以致士[illegible]而不當縱異端

之術以惑天下伏望聖慈特賜處斷施行
鄭獬禮法論　孔子作春秋常事不[illegible]變禮則書明
聖人之與禮中國世守之不可以有[illegible]也甚矣浮屠
氏之變中國也浮屠夷禮也古者[illegible]立太學以
育賢士天子時而幸之躬養三老[illegible]大射講六
經用以風動天下之風教而今之[illegible]之廟雜變天
下或給之土田屋廬以豢養其徒[illegible]天子又親臨之致
恭乎[illegible]末之偶此則變吾之禮[illegible]而為夷
矣古者[illegible]廟有制唐虞五廟[illegible]至漢乃有原
廟行幸郡國及陵園皆有廟漢之[illegible]已復矣而今

六祖宗神御或寓之浮屠之便室虧損威德非所以
致嚴恭尊事之意也此則變吾之宗廟之禮而為夷
矣古者日蝕星變水旱之眚則素服避正殿減膳徹
樂責躬以荅天戒而今之有一災一異或用浮屠之
法集其徒螺鼓嗽唄而禳之此則變吾之祈禳之禮
而為夷矣古者宮室之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
以五惟天子有加焉五門六寢城高七雉宮方千二
百步而今之浮屠之廟包山林跨阡陌無有裁限窮
桀鬬巧窮民精力侈大過於天子之宮殿數十百倍
此則變吾之宮室之禮而為夷矣古者為之衣冠以

莊其瞻視以節其步趨禁奇袤之服不使眩俗而今
之浮屠髡首不冠其衣詭異方袍長裾不襟不帶此
則變吾之衣冠之禮而為夷矣自有天地則有夫婦
則有父子則有君臣男主外女主內父慈子孝天子
當扆群臣北面而朝事之而今浮屠不婚不娶棄父
母之養見君上未嘗致拜此則變吾之夫婦父子君
臣之禮而為夷矣古者喪葬有紀復奠祖薦虞祥之
祭有為之時節牢牲籩豆醴齊薦之具而今之舉
天下凡為喪祭一歸之浮屠氏不假其徒不誦其書
則天下謗笑之以為不孝相習成俗沈溺漬爛透骨
髓入膏肓不可曉告此則變吾之喪葬之禮而為夷
矣故自古聖人之典禮皆為之淪陷幾何其為不盡
歸之夷乎使孔子而在也今之變禮者將操簡濡筆
擇辭之不暇而天下方恬然不為之怪朝廷未嘗為
之禁令而端使之攻穿壞敗今或四夷之人有扣弦
而向邊者則朝廷必擇師遣兵以防捍之見一虜夫
一猾民必擒捽之束縛之而加誅絕焉彼之來小不
過利吾之蠶絲因害牛羊大不過利吾之城郭土地
而已而浮屠之徒滿天下朝廷且未嘗擒捽束縛而
加誅焉反曲奉謹跽而尊事之彼之所利乃欲滅絕

吾中國聖人之禮法其為禍豈不大於扣弦而向邊
者耶豈莊子所謂盜鉤金者誅盜國者為諸侯者耶
夫勝火者水也勝夷狄者中國也中國所以勝者以
有典禮也宜朝廷敕聰傳辯學之士刪定禮法一斥
去浮屠之夷而明著吾聖人之制布之天下上自朝
廷下至士大夫俾遵行之禮行而中國勝矣中國勝
則為浮屠氏之說又何從而變哉

漢明帝時楚王英奉黃縑白紈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

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東晉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呪官屬請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陷會稽凝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

許榮諫會稽王道子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爲郡守縣令并帶職在內委事於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衆無衛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爲患一也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五誡爲教絕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夫致人於死未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夭天命其違三矣盜者未必躬竊人財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爲本昔年下書敕使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採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誡麤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

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

趙主石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使司空李農旦夕問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國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虎以其真偽雜糅或避賦役爲姦宄乃下詔問中書曰佛國家所奉閭里小人無爵秩者應事佛不著作郎王度等議曰王者祭祀典禮具存

佛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漢氏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漢人皆不得出家魏世亦然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為沙門者皆返初服虎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

秦王姚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奉之如神親帥群臣及沙門聽羅什講佛經又命羅什翻譯西域經論三百餘卷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北魏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關掌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及世祖即位左右多毀之世祖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既歸第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謙之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六十餘卷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之手筆也謙之奏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世祖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東南重壇五層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設廚會數千人世祖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旗幟盡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

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世祖為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為功差易世祖不從　世祖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每言於世祖以為佛法虛誕為世費害宜悉除之及世祖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世祖世祖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也命有司案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

當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爲窟室以匿婦女浩因説
世祖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世祖從之冦謙之與
浩固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并敕留
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
僞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言不
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
壞九服之内鞠爲丘墟朕承天緒欲除僞定眞復羲
農之治其一切盪除滅其蹤迹自今已後敢有事胡
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
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告

征鎮諸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
沙門無少長悉阬之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
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獲
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及晩年
佛禁稍弛民間往往有私習者及高宗即位群臣多
請復之乙卯詔州郡縣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
民欲爲沙門者聽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於
是納所毀佛圖率皆修復魏主親爲沙門師賢等五
人下髮以師賢爲道人統
齊武帝時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

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爲衆僧賦食行水世頗
以爲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
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
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
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塗
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
杜鎬與邢昺議生滅　昺以爲人無還行恐是爲
蛇畫足鎬答[illegible]人死歸無非有能生力然物之未
復何獨致怪邪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將來
望各遂其性答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爲

經行則爲法以虛不物以誑勸民將卜魚腹之書有
異鑿楹之語安使光辰降光龍宮韜㦸孰如所論福
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教爲益之大莫極于斯此
則宜教何爲非實邪[illegible]相神盡也鎬曰此
所言斷如射前其中[illegible]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
又云靡草死而植物雖殊亦[illegible]當春還
生含靈之[illegible]何物[illegible]有種在則復人
死亦有識[illegible]不見可以[illegible]之在形亦非自
曠離朱之明所能觀[illegible]可察鍾生聽
曲山水呈狀乃神之[illegible]猶玉帛之非禮鍾

鼓之非乘以此方之義斯見矣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隊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穴出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令無人也之將歩適延陵有探微之識如其不隨于形仲尼發習禮之歎矣夫神與形別若許以廓然祭則人皆季子不聞高論執此爲得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昔學前儒每有斯語群疑衆惑咸由此起蓋辯之未至思之不篤竊有未見可以發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

人則神不係於形神小形豈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于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于崔琰神之與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邢云捨此失彼生生恒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弼曰其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微以遊亦興中途之嘆況乎聯體同氣化爲異物稱情之服何容於墮邢云鷹化爲鳩鼠變爲鴽黃母爲黿皆是有生之類也類化而相之猶光去此燭續于彼燭弼曰鷹未化鳩鳩則非有鷹非二有何可並立光去此燭得然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何不說邢云從欲使土化爲人木爲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爲螢老木生蝎造化不能爲其然也其後別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誥而違孔背釋獨爲君子若不師古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但取于適衷何貴於得一邈韻欲高管懷未諭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

東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爲僧尼至二百萬人寺有三萬餘區至是東魏始詔牧守令長擅立寺者計其功庸以枉法論

梁武帝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解講大赦改

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武帝曰此魔也宜廣爲法事群臣皆稱善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値侯景亂而止　李德裕曰世人疑梁武建佛刹三百餘所而國破家亡其禍甚酷以爲釋氏之力不能拯其顛危余以爲不然也釋氏有六波羅密擅波羅密是其一也又曰難捨能捨大者頭目肢體其次國城妻子此所謂難捨也余嘗深求此理本戒其不貪能徹自不有其實必不貪入所寶與老氏之無欲知足司城之不貪爲寶□□也膚夫聞之作福斯爲妄矣而梁武

則是佛刹未嘗自損一毫或出自有司或厚斂民俗竭經國之費破生人之產勞役不止杼軸其空閭位偏方不堪其苦以此邀福不其悖哉此梁武帝所以不免也　蘇轍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政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爲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

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其將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體道而不累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舍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學者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淺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篤信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舍身爲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爲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之說廢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弑崩識者觀魏唐之禍

則以佛法爲不可廢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臠其深不可測天地神人皆將賴之以存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心[illegible]道[illegible]所不在而當[illegible]堯舜成湯君臣[illegible]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契必

有不可勝言者哉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世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洪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唐太宗嘗謂張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蕭瑀因請出家太宗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瑀須臾復進曰臣適思之不能出家太宗以瑀對群臣發言反覆尤不能平手詔數其罪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

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鷇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往前請出家尋復違異一廻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扆之所乖棟梁之大體豈具瞻之量乎朕猶隱忍至今瑀全無悛改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長樂坡作大像府庫為之虛耗中宗及韋后皆重之勢傾內外無敢指目者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贓四十餘萬請置極法中宗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中宗乃削黜慧範放于家

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以為邊境未寧鎮戍不息士卒困苦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日廣歲滋勞人費財無有窮極昔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奢靡相高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充疆

埸之費使烽燧不息群生富庶則如來慈悲之施平等之心孰過於此疏奏不省

睿宗以二女為女官以奉天皇天后之福欲為造觀諫議大夫甯原悌上疏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為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又先朝所親狎諸僧宜加屏斥補闕辛替否上疏曰自古釋道破國亡家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見太宗陛下之祖也撥亂反正開基立極官不虛授財無枉費不多造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無災天地垂祐風雨時若粟帛充溢蠻夷率服享國久長名高萬古陛下何不取而法

之中宗陛下之兄也棄祖宗之業徇女子之意無能
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廢人
無窮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
以塗土木人怨神怒衆叛親離卒國不永禍及其身
陛下何不懲而改之自頃水旱霜蝗未聞賑恤而為
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緡陛下豈可不計當今之蓄
積有幾中外之經費有幾而輕用百餘萬緡以供無
用之役乎陛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韋氏之惡忍棄
太宗之法而不忍棄中宗之政乎且陛下當韋氏用
事之時日夜憂危切齒於群凶今乃不改其所為臣

恐後有切齒於陛下者矣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為僧兼以偽妄富
戶強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姚崇上言佛圖
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
殃但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
法明皇從之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偽妄還俗者
萬二千餘人
姚崇遺令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
冀以求福昔周齊分據天下周則毀經像而修甲兵
齊則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近者

武諸韋造寺度人不可勝紀無救族誅汝曹勿效兒
女子終身不寤追處冥路道士見釋獲利效其所為
尤不可延之於家當永為後法
代宗時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為章敬寺以資章敬
太后冥福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材不足用奏毀
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費逾萬億衛州進士高郢
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
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陛下當卑宮室
以夏禹為法而崇塔廟踵梁武之風乎又曰古之明
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

以攘禍今興造急促晝夜不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
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皆寢不報
代宗始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佛縉尤甚
不食葷血鴻漸亦以使蜀無恙飯千僧二人造寺無
窮上嘗問曰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
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
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
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
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
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

至卿監爵爲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良田美利多歸僧寺縉等侍上多談佛事由是臣民承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中使迎佛骨至京師憲宗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香臂頂而供養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憲宗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群等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貶愈爲潮州刺史曰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于士民莫

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

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發十七萬僧是天下一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言遂爲罷役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乎所役之功豈若東門之勞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

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群下莫不奔走恐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常加檢勒所度僧亦委選擇有行業者若容凶麤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舍請罷兵然後修從之

中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戒法隳壞造寺不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諸州準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跡許修復繁會之縣許置一院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

懿宗奉佛太過怠於政事嘗於咸泰殿築壇爲內寺尼受戒兩街僧尼皆入預又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以爲玄祖之道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仁義爲首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者棄位出家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非帝王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思繆賞與濫刑其殃必至知勝殘而去殺得福甚多罷去講筵躬勤政事上

宗雖嘉獎竟不能從

懿宗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群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懿宗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廣造浮圖寶帳香轝幡花幢蓋以迎之皆飾以金玉錦繡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間道路車馬晝夜不絕佛骨至京師導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亘數十里儀衛之盛過於郊祀元和之時不及遠矣富室夾道為綵樓及無遮會競為侈靡懿宗御安福門降樓膜拜流涕霑臆賜僧及京城耆老嘗見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

化寺宰相以下競施金帛不可勝紀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

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敬宗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江淮尤甚智興家貲由此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卽日罷之

武宗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留五人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

[illegible]之弊宜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百官奉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者

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臺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閑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主客郎中韋博以為事不宜太過李德裕惡之出為靈武節度副使

王巾頭陀寺碑文　蓋聞挹朽汲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摩竭用

啓息心之津杜口眺邪以通得意之路然語彝倫者
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
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
以已其在茲乎然爻繫所筌窮於此域則稱謂所絕
形乎彼岸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於萬物推之於
無則俯弘六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
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夫幽
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況法身圓對
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
託生王宮憑五衍之軾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

藝文類聚卷七十七　　二十七　佛

交喪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
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群有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
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
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惟恍
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因斯而談
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
歇大矣哉正法既沒象教陵夷穿鑿異端者以違方
為得一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論於是馬鳴幽贊
龍樹虛求並振頹綱俱維絕紐蔭法雲於真際則火
宅晨涼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七

品有樽俎之師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
被教肄南移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
勒丹青之飾然後遺文間出列剎相望澄什結轍於
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
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峰削
成日月之所迴薄西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皋千
里超忽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潔珪璧擁錫來
遊以為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
亡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鷙班荊蔭松者
久之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長

藝文類聚卷七十七　　二十八　佛

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凱為之薙草開林置經
行之室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
興宗復為崇基表剎立禪誦之堂焉以法師景行大
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
仁養志纂修堂宇未就而沒高軌難追藏舟易遠僧
徒闃其無人榱棟毀而莫構可為長太息矣惟齊繼
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格
天光表之功弘啟興復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步
中雅頌驟合韶濩[illegible]於建武
焉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

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鼎象之故實政肅刑清於是
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
道智乃所蒞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
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邑百
姓之有餘閒天下之無事庀徒揆日各有司存於是
民以悅來工以心競夷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
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夕露為珠網朝霞為
丹䕶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崖谷共清風泉
相滋金姿寶相永藉閑安息心了義終焉遊集法師
釋雲珍業行淳深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

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鐘鼎言時稱代亦樹碑於宗
廟世彌積而功宜身逾遠而名劭敢寓言於彫篆庶
髣髴乎衆妙其辭曰昔判玄黃氣分清濁涉器千名
含靈萬族淳源上派澆風下黷愛流成海情塵為岳
皇矣能仁撫期命世乃睠中土來迎衛奄有大千
遂荒三界殷鑒四門幽求六歲亦既成德妙盡無為
帝獻方石天開涤池祥河輟水寶樹低枝通莊九折
安步三危川靜波澄龍翔雲起有山廣運給園多士
金粟來儀文殊戾止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法本不然
今則無滅象正雖闡希夷未缺於昭有齊式揚洪烈
頹綱更維玄津重柵惟此名區禪慧攸託倚據崇巖
臨睨通壑沼沚湧漢[illegible]阜衡霍[illegible]亭皋幽林薄
[illegible]彼邦后法流是挹[illegible]茂三明情超六入眷言靈宇
載懷興葺丹刻翬飛輪奐離立象設既闢睟容已安
桂深冬燠松疎夏寒神足遊息靈心往還勝幡西振
貞石南刊
傳[illegible]受[illegible]通其學
時有大心[illegible]以紙之餘乃為明道論
用釋其難[illegible]言此有知之論者雷同詆訶恣
[illegible]非斥[illegible]論中道而執偏心語忘

懷而鏡獨於方[illegible]論更為[illegible]既擴[illegible]闡大
生以此之心而宏罪業罪業不止苦不運增生死大
苦聚集[illegible]之輿為日久矣[illegible]剗其源除內
學之偏[illegible]外道之邪[illegible]使清源流
而不擁[illegible]無隊其[illegible]其道悖其流
深斯因[illegible]之勝[illegible]選[illegible]決羽豈能歛
學於其間哉[illegible]學以化掌
心斷渠成俗遂[illegible]枝葉徒
繁本源日翳一師所[illegible]復興[illegible]乙立新
齊同學之中東今後別如是展轉[illegible]物心而用

之心無的準擇而行之何者爲正豈不渾沌傷竅蝮
虵[illegible][illegible]雖復人說非馬家握靈虵以無當之巵同畫
虵之足矣其所失道不亦宜乎攝山之學則不如是
守一遵本無改作之過約文申意杜臆斷之情言無
預涉[illegible]非宿構覩緣則乃應見敵然後動縱橫絡繹
忽恍杳冥或彌綸而不窮或消散而無所煥乎有文
章蹤朕不可得深乎不可量明事而非遠凡相酬對
隨理詳覈而有嫉苛于犯諸師且諸師始說爲是可
毀爲不可毀若可毀者毀故爲哀若不可毀毀自不
及法師何獨苦讓不聽毀乎且教有小有大備在聖

誥大乘之文則斥其道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
意耶斯與褒貶之事從佛放學與奪之辭依經議論
可得見信說而信順在我諍而忤逆無諍平等心如
是耶且[illegible]煩惱凡夫恒性失理之徒率皆有此豈
不以二[illegible]未[illegible]六師懷恨而[illegible]涅槃妙法永不宣揚
但異其念慢之心既極恬淡之[illegible]自成耳人而不同
其心以異或有辭意相及有心口翻行豈得必謂他
人說中道而心偏執已行無諍外[illegible]道而內平等[illegible]
故[illegible]以[illegible]罪[illegible]諍[illegible]所長耳無諍論
[illegible]道[illegible]如此[illegible]行於無諍者

也道悟之德既往淳一之風已澆競勝之心可毀之
與感于茲矣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何必排
擯異家生其恚怒者乎若中道之心行於成實亦能
不諍若以偏著之心說於中論不得有諍固知諍與
不諍不偏在一法答曰攝山大師實無諍矣但法師
實未究其節彼靜守幽谷寂爾無爲凡有訓勉莫匪
同志從容語嘿物無間然故使其意雖深其言甚約
今之敷暢地勢不能處王城之隈居聚落之內呼吸
顧望之客脣吻縱橫之士奮鋒穎勵羽翼明目張膽
被堅執銳騁異家衒別解窺伺閒隙邀冀短長與相

酬對擁其輕重豈得默默無言唯唯應命必須掎摭
同異發摘瑕疵忘身而弘道忤俗而通教以此爲病
蓋知未達若令大師當此之地亦何必嘿已而爲法
師所責邪法師又言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
道德之事不止不在諍與不諍讓與不讓也此語直
是世間所重法師暴而言之竟未知勝若爲可讓也
若他人道高則自勝不勞讓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
無益矣欲讓之辭將非虛設中道之心無處不可成
實三論何事致乖但須息守株之解除膠柱之意是
事皆中[illegible]來[illegible]諍與不諍不偏在一法何爲獨褒

無諍邪邪非非矛盾無諍論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必
矣非制所說之法而有定相論勝劣也若異論是非
以傳著爲失言無是無非消彼得失以此論爲勝妙
者他論所不及此亦爲失也何者凡心所破豈無心
於能破則勝負之心不忘寧不在勝者乎斯則務矜
我爲得棄他人之失即有取舍大生是非便是諍論
答曰言爲心使心受言詮和合根塵鼓動風氣故成
語也事必由心實如來說至於心告僞以使口口行
詐以應心外和而內險言隨而意逆求利養引聲名
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一聖人所以曲陳教誡

深致防枉說現在之殃咎敘將來之患害此文明著
甚于日月猶在忘愛軀冐峻制陷湯炭甘齏粉必行
而不顧也豈能悅無諍之作而回首革音耶若弘道
之人宜化之士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也口言
劣也亦無所包藏亦無所忌憚但直心而行之耳他
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巳德雖優亦聖人之教也我勝
則聖人勝我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並根緣所宜
不於彼於此何所厚薄哉雖復終日按劔通宵擊柝
瞋目以爭得失作氣以求勝負勝負在乎處乎有心
之與無心徒欲分別虛空耳何意不許我誠說而使

我無退此謂鵾鵬已翔于寥廓而虞者猶窺藪澤而
求之嗟乎丈夫當弘斯道矣無諍論言無諍之道通
於內外子所言須諫諍者此用末而救本失本而營
末者也今爲子言之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前至
淳之世朴質其心行不言之教當於此時民至老死
不相往來而各得其所復有何諍乎固知本末不諍
是物之眞矣答曰諍與不諍不可偏執本之與末又
安可知由末不諍寧知非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夫
居後而望前則爲前居前而望後則爲後而前後之
事猶如彼此彼呼此爲彼此呼彼爲此彼此之名的

居難處以此而言萬事可知也本末前後是非善惡
可恒專耶何得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生滅火
輪旋轉入牢穽受羈紲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
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爲也無
不爲也善惡不能偕而未曾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
終然在生死故得永離而任放焉是以聖人念繞枉
之不脫愍黏膠之難離故殷勤教詔備諸便巧希向
之徒涉求之類雖鱗角難成象形易失寧得不反還
迷路勉勵短晷且當念巳身之善惡莫揣他物而欲
分別也言我聰明我知見我計較我思惟以此而言

亦爲疏矣他人者實難測或可是凡夫貞爾亦可是聖人俯同時俗所宜見果報所應視安得肆胸襟盡情性而生譏消乎正應虛已而遊乎世使俛仰于寵辱之間耳明目在天衆木皆見清風既至群籟必響吾謂逆物哉不入鮑魚不共腐鼠吾豈同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浩乎堂堂乎道復見有諍爲非無諍爲是此則諍者自諍無諍者自無諍吾俱申取而用之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于無諍弟子疲管舌消紙滿唯對於明道獻論哉糟粕哉必欲具考真僞暫觀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理始終研究表裏綜覈使浮辭無所用許道自然消請待後筵以觀其妙矣

南唐士胡邊鎬官爵流饒州初鎬以都虞候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而爲節度使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

周世宗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各處置戒壇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今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乃悉敕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輸官世宗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元仁宗命寫金字佛經共糜金三千九百兩初宣徽院使歲會內廷佛事之費以斤數者麵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蜜共五萬餘蓋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至是僧徒貝利無厭歲費滋甚較之大德又不知幾倍矣

泰定帝以西僧旃直吃剌思爲帝師帝師至上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孛木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

禮帝師笑而起舉觴今欲聚爲之粟然

墨

墨子兼愛篇　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

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己也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

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
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
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卽必曰
兼也然卽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
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
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
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
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
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爲正是以聰耳明目相
爲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爲動宰乎而有道肆

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
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
兼爲正卽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
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
也曰卽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
我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
誰以爲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
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若爲
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饑卽不食寒卽不
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
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
後可以爲高士於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饑則食之寒則
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
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
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
也然卽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胄將往戰
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
荊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卽敢問不識將惡
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

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
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
言而非兼擇卽取兼卽此言兼貴也不識天下之士
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
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
乎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
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爲吾萬民
之身若爲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
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馳駟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
民饑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

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明君於天下者是故退睹萬民飢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眾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取兼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

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之不可為也猶挈泰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盤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泰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群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唯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

萬方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為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

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

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荊靈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荊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顫矣故焚身爲其難爲也然後爲之越王說

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

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耕柱篇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而陶鑄之於昆吾之使翁難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

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
墟上鄉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
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
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
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謀豈能智數百歲之
後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
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
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
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
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

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
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
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於此一人奉水將灌之
一人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
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
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　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
曰君子有鬪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鬪子夏之徒曰狗
豨猶有鬪惡有士而無鬪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
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　子墨子曰世俗
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

不悖哉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
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
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
親以為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
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
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告人乎
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
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
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
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

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
天下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
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
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
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犓豢
維人但割而和之食之勝食也見人之生餅則還然
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
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之田曠蕪而
不可勝辟謼虛數千不可勝見宋鄭之閒邑則還然竊
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

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叢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而祝於叢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氂曰吾聞子好勇駱滑氂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公孟篇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糈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知取也今子徧從人而說之何

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筮一行為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糈多公孟子曰行為人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公孟子戴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忽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必將舍忽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為天下之聖人管叔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

魯問篇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讎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為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顧無可為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

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
晉之地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
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
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今有刀於
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
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
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
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敖百姓孰將受
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
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陽文君曰今使魯四境

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民人取其
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
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
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
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
以攻鄭天誅亦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止我攻鄭
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
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
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
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

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
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
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
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鐘鼎傳遺
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
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
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魯陽文君曰
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
子墨子爲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
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

國一都則以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
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
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南有啖人之國
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
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
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
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
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爲之誄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
子聞之曰誄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
以來首從服也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

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
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
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
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
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其邪而入其善尚同而無下
比以美善在上而怨讎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慼在臣
此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
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子墨
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為賞與為是也釣者之恭非為
魚賜也餌鼠以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

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
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
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糶糴讎則慍也豈不費哉魯
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
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
子曰子之謂所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
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
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
升粟籍而以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饑者既
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

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為得尺布其不
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
之患盛然後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
睹矣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
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
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
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
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
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
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教人耕而

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
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眾進戰與不鼓而使
眾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眾者
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
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
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
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
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
子公尚過許諾遂為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
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

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群臣奚能以封爲哉抑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

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出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家厚於始也有家厚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拑肺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

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來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

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爲王子閭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

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亟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游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鉤强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强之量其鉤强之長而制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强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强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强賢於子舟戰之鉤强我鉤强我鉤之以愛揣之

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而不親則退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强而距人人亦强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强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强賢子舟戰之鉤强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經濟類編卷九十六

明 北海 馮 琦 纂
弟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道術類二

老莊 四之

漢劉安道應訓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爲曰子知道乎無爲曰吾知道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

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

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

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

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

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禽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閼于曰無䘏賤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為人也能為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為飲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

為天下谿齧缺問道於被衣被衣曰正女形一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居惷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讎夷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知不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　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

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合持勝者以彊為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

惠盎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
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
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
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
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
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
人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
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
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
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

盎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
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
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武王
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
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
不能勝北方有獸其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
則顛常為蛩蛩距虛　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蛩
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
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illegible]
[illegible]

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
君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
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
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
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
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
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
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
者眾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
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

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
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
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
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驕則恣
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
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
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
是為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
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眾甯越飯
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

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
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
桓公大說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
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
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
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
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合也權而
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
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
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

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
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
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
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
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大王亶父可謂能保
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
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
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
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謂
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柰何詹

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
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不
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
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
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
國柰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
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
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
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
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

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
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
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
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
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
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
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
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
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

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刼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

經濟類編卷九十六　九

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强臺强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餕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餕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越王勾踐與吳

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果禽之於干遂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

經濟類編卷九十六　十

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儋纏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

妙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

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

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

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

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氾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 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

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又曰知足不辱 狐丘丈人謂孫

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 大司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 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

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羆青豻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

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閒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有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

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齋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

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

無善也化則無常也而夫子薦賢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為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其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

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群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

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爲背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闚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齤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

猶窔奧也若我南游乎罔㝗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柸治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言明之有所不

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絻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

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爲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燿問於無有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又何從至于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

哉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錘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

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爲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荊有佽非得寶劍於干隊還反度江至於中流

陽侯之波兩蛟挾繞其船佽非謂枻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佽非瞑目勃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荊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腐肉朽骨棄劍者佽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之荊辭行人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

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說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可以揆於所極而已矣此所謂以予其飛而維繩者也求之深於仞而

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

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乎蹇重舉白而進之曰請浮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觴而飲釂不獻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

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滿則覆其中則正其虛則欹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

世之用兵不休鬭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哉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督而載之木解其弊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多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也

晉郭象莊子序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之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怳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

而返冥極者也

阮籍莊論　伊單閼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遥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坌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泱漭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焉平晝閒居隱几而彈琴於是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啓所常疑乃闚鑒整飭嚼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步滕滕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差肩

而坐忝袖而檢猶豫捐林莫宵先占有一人起其中
雄傑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
乎文武之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
經之教習乎百家之言被沙衣冠[illegible]揚雙
鶚有目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於斯乎且
夫人稱之稱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然其說先生曰何
哉子之所疑者客曰人道貴生[illegible]貞聖人修之
以建其名[illegible]有分是非有經[illegible]生死重生
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illegible]一死生
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洪惑以失真而

自以爲誠是也於是先生乃撫其容與慨然而嘆俛
而微笑仰而流盻噓噏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
觀於閬峰之上者資糧畢服騁驅以至乎昆侖之下
沒而不反端冕者常服之飾騂騮者凡衆之耳非所
以跨騰城之上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
一室之上鐘山之口不燃曲室之內今吾將墮崔巍
之[illegible]流言子之所由幾其精而獲及乎大
道[illegible]物生於天地自然者其外故天地名
[illegible]以萬物生者當[illegible]當
[illegible]其[illegible]西

[illegible]役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
[illegible]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
[illegible]之象謂之星錯謂之朔[illegible]通
[illegible]謂之淵平謂之土[illegible]山
[illegible]不相射水火不相[illegible]日月
[illegible]自然一體則萬物[illegible]謂之
[illegible]化而不傷是以[illegible]也
[illegible]物也故曰自[illegible]
[illegible]之則萬物[illegible]
[illegible]陰陽之[illegible]行之正

[illegible]之變欲也[illegible]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
[illegible]之以[illegible]不天[illegible]小視
[illegible]不小固大[illegible]萬物莫不夭殤子爲
[illegible]天[illegible]大泰山爲小故以死生爲一貫
[illegible]則[illegible]名合而論之則
[illegible]之分[illegible]之發[illegible]云致
[illegible]大同[illegible]則[illegible]小[illegible]則[illegible]自
[illegible]在[illegible]一[illegible]自
[illegible]

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
性遷為讐敵斷割肢體不以為痛目視色而不顧耳
之所聞耳所聽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
之所安故疾癘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
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
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
壽死循其宜心氣平治不消不虧是以廣成子處崆
峒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丘而遺玄珠
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為活而離本者難與永存也
馮夷不過海若則不以已為小雲將不失於其鴻濛

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
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襲
咸池不留陽谷之上而懸車之後將入也故求得者
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
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止者君子之質也是以
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修飾以顯
潔者毀於生畏死而求生者失其眞故自然之理不
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
競逐趨利雜然殖興入于不合君臣乖離故復言以
求信者染下之敗也求己以為人郭外之仁也窮其

經者亡秦之子也剝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言
□彼□□者□□之士也□□□□者貪□之
民也潔己以危世修身以明□者□□之屬也□□
□非首所追文者□□之□也□□□以容□□
出彼珠玉以趣水火者貪□之終也舍菽采薇交餓
□□□□之□□□以名□□□□□忠信之誠薄
□非□□□□□□之情□□□□□之□一不
公同為一體□□□□□伏□□□□□□□□□之
□□□之者生□□知貪汚之□□□□□□之□□
子使□□之要無外而已大均淳固不求其絕滑輕

則實無爭以俟害惡莫之分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
其所而得其情也偽□之後堅白並起吉凶連物得
失在心衍徒聚□□□相侵背大齊之雄三晉之士
當知其賤目眾心分別此矣咸以為百年之生難致
而日月之□□□□□□修衣裳笑珠玉飾帷墻
出□□上入□□□□屬才智賁遂縱橫家以彗子
□□以君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繫其於世
□□□山中之木本大而其傷復萬數竅相和忽
□□已□□之不存無其□□而□其文死生無變而
□□□□□□也故□入滿其質而濁其文死生

無變而未始有云夫別古者壞道之談也析辯者毀
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患也
故夫裝束馮軾者行以離支虜在成敗者坐而袪敵
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聚山林者燕楚之人也
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無為之本寓言以
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為之心而逍遙於一世
旨將以希成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
者導焉而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
弗攻中山子牟心在魏闕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
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

之且莊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大始之論玄古
之微言乎直能不害於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
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客
今談而同古齊說而異係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
相須也於是二三子者[illegible]相視觽脉亂文而
遐琥跌失跡隨而望之耳後[illegible]以是知其無實喪
氣而慙愧於哀辭也
唐李磎廣廢莊論 [illegible]一篇非莊周
之書欲廢之其旨意[illegible]且桮
言其壞名敎頽風俗而未[illegible]真誣

之而已莊周復生亦伏之乎其終篇又同其均彼我
之說斯[illegible]也然則莊生之言古今皆知其詭于聖
人而未有能破之者何哉則[illegible]人果非而莊生果是
矣既莊生云[illegible]何[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余甚惜
之或[illegible]使[illegible]合於六[illegible]有稱名實學
與玄與不同欲[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道聖人無兩心則[illegible]於
王生之用心[illegible]以莊子
為玄[illegible]而未[illegible]七萬餘言
然[illegible]其大[illegible]其得失可[illegible]且闢其體虛

無而不知虛無之妙道研幾于天命而未反天命之
源也[illegible]而未知因任之本也[illegible]情而未
[illegible]之變也何以知之夫虛無用之心也必馮于
有名[illegible]之得[illegible]也必有于虛也是以[illegible]相資而
後功[illegible]無[illegible]所謂無者特未明
也[illegible]以其[illegible]日知無用始可與言
用矣今人[illegible]非不廣且人也[illegible]耳側足
而墊之[illegible]之無用也
以自[illegible]用[illegible]不可泥而
同一[illegible]有不可用

之無用者虛無之無用者則老子埏埴鑿戶之說其用在所無也有餘之無用者則側足之外其用必假于餘也不可別之無用者菌之芬栗之秕也今莊之壞決虛偷是秕芬之無用矣而自同于有餘之無用不亦謬乎此所謂體虛無而未知虛無之妙也稱磨牛而養刀教全而鞭其後指窮于為薪皆在生得納養之和壽矣故譏滅裂鹵莽者責袵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滅否然而衛生公石稱之銘修短必有天數矣豈在鞭與不鞭 缺十八字

故其理自乖外此所謂研幾于天命

乃未及天命之原也夫因任者因群才可任而任之耳而莊生欲任天下而不理日聞在宥天下不聞理天下也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樹木固有立矣禽獸固有群矣以為上古至德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而人性得矣自毀仁義禮樂而人好和爭歸于利也斯甚不然夫天地日月樹木禽獸不假理者也人則假理者也人生必有欲有欲之心發于自然欲不能無求求不能無爭爭不能無亂故聖人立仁以和之陳義以禁之而后以為害之者則今戎狄之相劫殺魚鼈之相啗

食孰行仁義禮樂于戎狄魚鼈之間哉含氣之類莫靈于人物有知也有欲也而人反無之何如且果無知也果無欲也則凡是非好惡分別賢不肖宜皆起于人也而稱廣之人夜半生子遽然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恐其似己者夫人皆欲好善而惡惡故可放之而自理也夫惡之有是心也豈非聖人之分別驅動使之然乎安可放之耶如曰天機非由于聖人則固自有知有欲矣仁義禮樂何罪哉此所謂樂言因任而未知因任之本也自生人以來莫不有爭上好勝之心未為之法則爭歸于義先王知其然也故高為

之法刑而峻為之行而人競爭之亦爭勝已而爭勝之術道也猶火之燎上也因為之隄以揚之水之趨下也因鑿之溝以注之是亦燎注之得宜也燎與注者得宜則無焚溺之憂矣爭與上皆循理則無暴亂之禍矣由知其本而順理之已然則無隄焉火固自燎矣無溝焉水固自流矣將欲隨以絕燎毀溝以息注勢必不可也徒使燎與流不失其耳無賢聖焉人固有所希慕矣不尚賢絕聖則貪吏之行以絕人之好慕果不可絕徒使所希慕在於非理耳由不知其本而從莊之非生從知好尚慕上之離其本而

不知好暴之心發於天機欲絕聖棄智使天下各止其知安其分而無所慕何異於毀冰炭鑑以止水火者乎其術一何迂此所謂窮極性情而未盡性情之變也用是以觀彼於虛無焉天命也乃任焉性情焉蹺然道之而無一洞明若不知文與有河如是乎故曰想見理而未盡者也雖根原莊氏則亦與敗法尤求王生欲廢之宜哉或曰莊子皆寓言以名實紊之不亦跡乎夫寓言者若大鵬尺鷃有之權宜將為蒙漁父盜跖求其理者不可責以其寓言誕愚子以皆鼠實甯以詆訾逃其趣者可謂之悠也如是吾豈

不錄哉若理之所塞趣之所塞則託以寓言而免也至於稱至人得釀氣之後游行萬物而不容得道者登天地騎列星外死生而已若孺子者公為虛誕無足詰焉

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

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遊諸侯

見令言信如此吾哉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間
于發故曰主以義伐紂而王伯夷叔不食周粟衛
靈公問陳於孔子不荅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
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故持方枘欲內
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
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
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
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
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

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
王長生哉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
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
黑牛而以布裹其角詹何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
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
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
子之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
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illegible]單來䅿等求[illegible]於海[illegible]食之而豈好

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
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目肘石有
玉璽傍人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
恨

晉書郭璞葛洪傳論　景純篤志綈緗洽聞彊記在
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
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矣夫
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修貽誡寔乎茲矣景純之探
策定數考往知來邀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
宦微于世禮薄乎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

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修短定乎
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禀之有在必也無差
自可居常待終頤心委運何至銜刃被戮遑遑於幽
穀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雖貽累竟斃
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
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篇紀化
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
分陰游德棲眞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illegible]處士士房隱居倒虎山有異術[illegible]秦人
神之秦王聞後秦王長原蔡容中皆[illegible]徵迎之嘉入

長安衆聞之以為堅有福故聖人助之三輔堡壁及
四山氐羌歸堅者四萬餘人堅置嘉及沙門道安於
外殿動靜咨之
北魏主築白臺高二十餘丈樂平王丕夢登其上四
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丕默有
喜色及丕敗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
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丕之問也道秀宜曰窮
高為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
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
之宜其死也

梁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嬪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
賂宦者俞三副求賣地三副密啓上曰太子所得地
不如今地於上為吉武帝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畢
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申延乃為蠟
鵝及諸物埋於墓側長子位宮監鮑邈之魏雅初皆
有寵於太子邈之晚見疎於雅乃密啓上云雅為太
子厭禱武帝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
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慙憤不能自明
司馬光曰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愛一染嫌
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滌是

以讒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北齊主之誅楊愔也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
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晉陽湛居守於鄴內不自
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殿
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
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為限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
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口
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
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
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奉立濟南號令

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
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
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宮車當晏駕
殿下為天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
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
南王至晉陽帝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
唐太宗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
才與諸術士刊定可行者凡百十卷書成上之才
皆為之敘質以經史其序宅經以為近世巫覡妄分
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

或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復
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
祿命以為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
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
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魯
莊公法應貧賤又尫弱短陋惟得長壽秦始皇法無
官爵縱得祿少奴婢為人無始有終漢武帝後魏孝
文帝皆法無官爵宋武帝祿與命並當空亡唯宜長
子雖有次子法當早夭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
其敘葬書以為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窀穸

既終永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
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一事失所
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
不按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
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
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
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
擇地也今葬書以為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
所致夫子文為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為士師而三黜
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

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爵荼毒之秋選葬時而規財
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
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術
士皆惡其言而識者以為確論
王玄策之破天竺也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以歸自
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敬合長生藥發
使四方求奇藥異石又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其
言率皆迂誕無實苟欲以延歲月藥竟不就乃放還
高宗即位復詣長安又遣歸玄策時為道王友奏言
此婆羅門實能合長年藥自詭必成今遣歸可惜失

之玄策退高宗謂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
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
安在李勣對曰誠如聖言此婆羅門今茲再來容髮
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陛下遣之內外皆喜娑婆
寐竟死於長安　烏茶國婆羅門盧迦逸多自言能
合不死藥高宗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修短
有命非藥可延貞觀之末先帝服那羅邇娑婆寐藥
竟無效大漸之際名醫不知所為議者歸罪娑婆寐
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鑒不遠願陛下深察
高宗乃止

常言不與宰相語及神仙問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憲宗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以為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者皆

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果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伺候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技驚眾者皆不軌狗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耶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臟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偽自可辨矣上怒貶潾為江陵令

穆宗餌金石之藥處士張皋上疏曰神慮清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況無疾乎庶人尚爾況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已

高駢好神僊有方士呂用之坐奴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遣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潛於他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

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彘血灑於庭宇如格鬬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近得上僊書云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僊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駢乃許之勝至鹽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隅用之又刻青石為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勤著將補真官

計道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請限亦滿必得階幡節同歸上淸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日夕齋醮鍊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說駢作迎僊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僊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駢侍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即以用之領之募險獪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民間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

人貲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榜掠取服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爲左右莫邪軍使每出入導從近于人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輸其家用之猶慮人泄其奸謀乃言於駢曰神僊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祓然後見拜起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南唐主夢吞靈丹旦而方士史守冲獻丹方以爲神而餌之浸成躁急左右諫不聽嘗以藥賜李建勳曰臣餌之數日已覺躁熱況多餌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羣臣奏事往往暴怒唐主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爲至言凡唐主所賜予栖霞皆不受栖霞常爲人奏章唐主欲爲之築壇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illegible]

宋徽宗時濮人王老志初爲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爲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於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爲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太甚頗以爲厭老志亦[illegible]乃求歸[illegible]之踰年死　洪州人王仔昔初隱于嵩山自言[illegible]授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illegible]召見賜號沖隱處士[illegible]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

興而仔昔以寵寖加朝臣戚里寅緣關通中丞王
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
任宜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
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欣然納
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
俟過此當為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
禁中泣拜懇祈帝為遷安中翰林學士　林靈素溫
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善妖幻往來
淮泗間丐食僧寺僧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寵
衰帝訪方士于左階道籙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

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
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
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
東方攝領之又有僊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左元仙
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己即仙
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
為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益加寵信賜號通
真達靈先生賞賚無算為改溫州為應道軍靈素本
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召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
已[illegible]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
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
以赴日得一飯餐而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
士庶入聽靈素講經帝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
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滑稽
媟語上下為大鬨笑無復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
授神霄秘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元順帝時有西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
法又進西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番僧
為司徒伽璘真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一四人奉
之謂之供養于是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

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
禪定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
帝諸弟八郎者與吟麻妹婿禿魯帖木兒及老的沙
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
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即兀該譯言事事無碍也君
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太
子年日長深疾一倚納所為欲去之未能也

圖緯二則

漢張衡上順帝陳圖緯疏　臣聞聖人明審律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于前有徵于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

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于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埶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于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于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或者至于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元文宗時司徒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扆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示中外命翰林集賢諸儒臣議咸

以謂唐開元間薛讓進武后鼎銘云上天降監方建隆基爲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宋司馬光言其采偶就之文以爲符瑞此小臣之諂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隆正統無待於旁引曲說以爲符命從其所言恐啓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

君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愼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愼之則無災害

吳人入郢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楚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荊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

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荊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韓非解老篇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漢書何敞傳　夫福生于隱約而禍生于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彊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戄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問震乎諸

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效也

唐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江南老且貧聞涯爲相跨驢而至京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其第與涯俱以斬死涯有族子守愿而敏凡與愛之從之與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遣其奴婢事亦由之守愿不自安求歸江南凡與亦不留守愿

[illegible]六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諸獨免

咎徵 五則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

何之不祥也無老踐弱之不祥也祥者用不肖國
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人從
實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與焉不與焉者曰
各從實貸天令不文采用果合之其說合也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
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
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
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
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
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

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
也伯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
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鵕鸃
鵕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
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
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
不動者為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
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
曠曰吾聞之也伯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

[illegible]師曠曰東方有鳥名
[illegible]今者吾君必
[illegible]平公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在人臣
[illegible]
[illegible]

石踐月賊也五禁之具不當生蔡在人主堂廟不當
生疾藜平公曰今為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
奈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
八日平公[illegible]師曠曰夏以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曠
不[illegible]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經濟類編卷九十六終

經濟類編卷九十七

明　北海　馮琦　編
弟　馮瑗
楚黄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道術類

鬼神　十四則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有魄氣魂魄合謂之生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生必有死形魄

歸於地謂之鬼魂氣歸于天謂之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是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春秋祭祀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尊其神必設其祭聖人之道任人之德教也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者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孝子之行也文王為能得之矣

周惠王時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齊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亭隧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

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率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率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

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于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也

齊景公畋于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

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乎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為善易矣

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

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
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
諭而無除今夢黃熊入于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
鬼邪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僑聞
之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為黃能以入于羽
淵實為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
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
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
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為尸五日公見子產賜之
莒鼎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
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
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
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
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
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
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
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
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
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
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
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
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
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
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
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首
覺召史嚚占之嚚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罰神
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
諸侯曰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

襲於己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
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于逆
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民疾
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
遠己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
適西山三年虢乃亡

墨子明鬼篇　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
侯力正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
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
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

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
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
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
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
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
神者固無有旦暮以為教誨乎天下之疑天下之衆
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
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若鬼神之有與無之
別以為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

以為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為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
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
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為儀者也請惑聞之
見之則必以為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
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
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
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為聞見鬼神之物
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為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
子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
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

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
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
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
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
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
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為君者以教其臣為
父者以警其子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
鬼神之誅若此之憯遫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
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昔者鄭穆公當晝
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二絕面狀正

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奔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
十年有九使若國昌　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
稽首曰敢問神曰予為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
為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
昔者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
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
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
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
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
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

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𥙐觀辜固嘗從事於厲祩子杖揖出與言曰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秋冬夏選失時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繦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為之祩子舉揖而槀之殪之壇上當是時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

至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齊莊君之臣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泏洫𢷎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腳祧神之而槀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

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眾人耳目之請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為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信眾之耳目之請哉子曰若以眾之耳目之請以為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為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為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為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為有是故攻殷誅

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惟武王之事為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為叢位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腯肥倅毛以為犧牲珪璧琮璜稱財為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

選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群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莙以取羊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為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

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亦何書之亦何書有之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隹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隹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

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書之鬼也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于祖而僇於社賞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為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于祖而僇必于社此

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為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為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之是以吏治官府不

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疑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爲幽閒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爲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湯以車九兩鳥陣鴈行湯乘大贊犯遂下衆人之蠋遂王乎禽

推哆大戲故昔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爲然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刳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逐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

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爲天下諸侯僇故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爲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然而

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今潔爲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請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亡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請亡此猶可以合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請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下此

非所以爲上士道史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兄弟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漢谷永說神怪疏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

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遥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黄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内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禄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

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王忳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忳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忳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忳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忳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忳曰當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

音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
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
里於是亭遂清安
晉元帝將豐陽人任谷因耕息于樹下忽有一人著
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
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
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郭璞復
上疏曰任谷所爲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
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爲國以禮正不
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人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

遵典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况谷妖詭怪人之
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黷日月穢亂
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爲神
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
[illegible]以谷爲妖蠱詐妄者則當投[illegible]不宜令褻近
禁闈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爲[illegible]則當克己
復禮以釋其妖不宜令谷安然[illegible]邪變也臣
[illegible]陰陽陶蒸變化萬端[illegible]陵作
[illegible]林臣愚[illegible]谷[illegible]何史任
[illegible]惟[illegible]是觀其後　元帝[illegible]

趙劉聰子約死一指猶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
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昆侖山三日而復返于
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
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
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居
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
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
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
而歸謂約曰劉聰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
將歸皮囊置于几上俄而蘇使左右几上取皮囊開

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
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
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幷葬焉
劉曜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
書爲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
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
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
衆毒曜遂服之劍隨時而變爲五色
梁范縝[illegible]神滅[illegible]知其滅也荅
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illegible]存形謝則神

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
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
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
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
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
何得一　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
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
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
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
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

而又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邪答曰異哉言
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
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
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
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
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
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
質歟答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
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
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

非生之形骸耶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
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
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則
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
何而至此耶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
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
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
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
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
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

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
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
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
受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
夫欻而生者必欻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欻而生
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欻有漸物之理
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
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
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
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問

曰若爾應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
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
雖異總為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為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
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臟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
曰五臟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
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
器所主答曰五臟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為
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
分何故不寄於耳分耶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

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它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
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偏寄於異地亦可張
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
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
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
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
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
八采雙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
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
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群生乃

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
形必異乎凡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
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
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
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
貞極理無有二而丘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
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
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荊和等價連城驊
騮騄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
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

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彌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
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
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
亡強死者衆不皆為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為人
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
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
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
別也人滅而為鬼鬼滅而為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
此神滅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
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

殘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
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主撮涉於貪吝情動於
顏色千鍾委於官僧數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
稌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于在
已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
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鉼鉢家
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
於官府粟罄於墮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
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
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怳爾而無來也不禦
經濟類編卷九十七　二十三　異端
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
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
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
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巫祝十一

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
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
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
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
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
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
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
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
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
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
經濟類編卷九十八　二十四　巫祝
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
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
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
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
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
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
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
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
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

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有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景公為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柏常騫曰為臺甚急臺成君何為不踊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焉公使為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于塗拜馬前辭曰騫為君禳梟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之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為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為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為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

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為之無益不為無損也薄賦斂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曰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為國

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吳人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

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為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

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為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為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

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爲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曰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韋之言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

王也

當元帝所幸錦貫嬪有疾以祈禱頒麻萬樓頒祭上成　昔文王六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機不可不理一日曠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秦季之末爲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膺于庭以表至若賞嬪未安恐有督怨禱祀之事成復可修豈有使塞祭佐白爭斷寶各問訊今强敵臨境流言滿閭八心罔播去就紛紜願冲虛納下廣延儁彥思畫今

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勳雪天下之耻則群生有賴開泰有期矣

襄帝時日天文失度太史推有所禳之事[illegible]彰今欲依鄭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孔嚴諫曰淫祀鄭出漢末大傳先[illegible]所不宜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illegible]陛下欣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灾[illegible]行之德合神明所[illegible]久矣[illegible]之[illegible]可不[illegible]宗[illegible]妖邪跡　臣門[illegible]

昔之法皆殺[illegible]以[illegible]神[illegible]耳[illegible]之[illegible]防閑逐至[illegible]國家[illegible]有[illegible]以[illegible]多方[illegible]東引七閭[illegible]有[illegible]有鬼[illegible]已已當窮理[illegible]從[illegible]多假[illegible]勞動細性命規[illegible]所[illegible]界[illegible]之[illegible]已命[illegible]之類及[illegible]妖法[illegible]有[illegible]則門施符[illegible]人[illegible]則[illegible]令疫人死於

滔泊至亡者服用又亡[illegible]皆所惑人不敢留規以自
分若卒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
有張[illegible]首有幼女或絕乃以圖財或害夫而納
婦[illegible]人習熟[illegible]役[illegible]不為怪本之愈
謹信之[illegible]從其[illegible]廢棄於官吏者
神異[illegible]增成增邪[illegible]日縣不關雞豚致
祀欲以遂家大則致羅聚人全其命而婚葬出處動
必求而卜[illegible]行須[illegible]於里閭設
欲廢[illegible]不難[illegible]任於[illegible]其如法未勝
蠶桑[illegible]疾官須嚴[illegible]以禁[illegible]師巫一千九
經濟類編卷九十七　[illegible]
百餘戶臣已勑令改業歸農及攻習鍼灸之脉所有
首綢袱麥神像符籙神衫神杖魂巾魂帽鍾角刀笏
沙羅[illegible]一萬一千餘事已令焚燬及納官伏乞朝廷
嚴賜約束所貴屏除巳害保衛蒼生杜漸防萌少裨
萬一

妖怪 八則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
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
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
雨水旦平而雨不休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
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
王曰不利以祷祠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
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
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
經濟類編卷九十七　三十　妖怪
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
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
二子而納厲公　初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內蛇
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
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
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
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
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
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

民力雕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
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
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
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
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趙簡子問于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
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
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
虻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

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
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
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
其志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晉武帝時龍見武庫井中群臣將上賀劉毅上言
今武庫井中有二龍群臣或有謂之貞祥而稱賀者
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
為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
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
隱伏廝役之賢沒于行伍故龍見象有所感悟願

陛下放小過舉賢才垂夢于傅岩𢪛想于渭濱修學
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惜鼠竊俗者又
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
世族必先逸賢夫戰勝攻取之計莫若混一之威五
伯之事韓白之功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
上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

王述為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
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　聞安西欲移
鎮樂鄉不審此為算邪將為情邪若謂為算則彼去
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眾創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

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
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強胡陸梁
當稽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當泝流
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
東鎮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
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
岳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闚覦之
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神難言妖祥
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道失
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為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謠而

戎狄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道事妖異速
禍發者蓋不少矣懷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
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
若安西節度已月不能安於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
其次也宗緒之衆誠謂不可須將軍罷國爲家何蕃
此衆時詢議亦不乞覽遂不獲鎮

宋石介怪說一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
謂之怪矣夫一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
爲薄蝕五星爲彗孛可怪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
地之常道也則爲之崩川爲之竭可怪也夫君南向

臣北向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
於君子敵於父可怪也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
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衽不士不
農不工不商爲夷者半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之
所治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
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中國可怪也夫天子七廟
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
孝也今也[illegible]祭于[illegible]可怪也夫法
施[illegible]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
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故能殖百穀祀
以爲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爲社帝嚳堯舜禹湯文
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
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
佛寺偏滿天下可怪也人君見一日食一星孛一風
雨不調則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爲天地之怪也
乃避寢撤膳徹樂恐懼責己修德以[illegible]彼其災
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禮樂五常遷四
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
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爲怪既不能
禳除之又崇奉焉[illegible]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

雉入則能知其爲人之怪也乃啓呪祈祭以厭勝焉
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宗祖其父母離而常
業絕而常服異而常居則反不知其爲怪以爲怪之又尊
奉焉[illegible]中國之多怪也人不以爲怪者幾
少矣嗟一日蝕一星孛則天爲之不明一山崩一川
竭則地爲之不寧[illegible]者之爲怪也下有千餘年矣中國
[illegible]千餘年矣不知更千百年[illegible]之爲怪也
知何中國之[illegible]知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不生耶　或曰天下不謂之怪[illegible]謂之怪今有子不
謂怪[illegible]天下謂之怪[illegible]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

怪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為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己之道唯聞己之道莫知其他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為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

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聞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為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皋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刓鎪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為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為楊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為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於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嗚呼

晉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
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
臣不生天命不佑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
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
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
自今之謂[illegible]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拱木不生
危松柏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
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
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
經籍類編卷九十七　二十九　醫
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
伏於蠱莫嘉於穀穀[illegible]與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
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
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蟲
皿為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
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
子卒諸侯叛十年平公薨
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
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聽
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
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
一舉而亡國矣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
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
也欲治不疾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
肌膚不治將恐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
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
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
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
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
經籍類編卷九十七　四一　醫
司命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
日桓侯體病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
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
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
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
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
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
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
扁鵲過虢王太子暴疾[illegible]門曰吾聞國
[illegible]之[illegible]中庶子之好方者應

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為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為醫也以菅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為醫也搦腦髓束肓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揥而中蛟頭

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為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為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為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漢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脈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側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陽右陰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

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鍼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為不愈也帝善其對

漢文帝勸醫論　天地之中惟人最靈人之所重

於命雖脩短有分夭壽懸天然而寒暑交侵嗜欲節故虛實痟首致斃不同伐性爛腸摧年匪一救之要實在良方故秖域醫王明于釋典如大師乃以醫王為號以如來能傾惱病秖能治四大乖為故亦有醫人之詠彭城秦國之稱和緩季梁之過盧氏號子之值越人愛王九市飛仙長宅妙道猶變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薔玉母之秘研紫書之異梲膠何是比斗靡遯其刑金漿非遠明珠還耻其價斯使業門之下鼓響獨聞雍祝之旁簫聲徵在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

各書其所治而入於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為後法之戒也至如研精玄理考覈儒宗盡日清談終夜講習始學則負墟尚譏積功則為師乃著日就月將方稱碩學專經之後猶須劇談網羅愈廣鉤深理見胝飲不謟推日不足又若為詩則多須見意或古或今或雅或俗皆須寓目詳其去取然後麗辭方吐逸韻乃生豈有秉筆不訊而能書詩塞兔不談而能書義楊子雲言讀賦千首則能為賦況醫之為道九部之診甚精百藥之品難究察色辨聲其功甚秘秋毫夏若戀不識而比之術者未嘗稽合曾無討論多以少壯之時涉獵方書略知甘草為甜桂心為辣便是宴馭自足經方洪藥同度歟之請莊子異孔丘之好周易然而疾者求我又不能盡意攻治假使不能為地自可即為巳蓋所以然者若無賢賤精加消息以前驗後自可解之日知所亡坐成妙術而又告以不能也治疾者衆必以溢淚冊家惡之者多愛之者解是則日處百方月為千治未嘗不輕其藥性任其死生浮華之功於何而得及其愛深親屬情切支肌患起心首痾與府俞雖欲盡其治功思無所出何以故然本不素習卒難改變故也扁屉麻鹿藿止救頭

痛之病麥麴苦窮反救河魚之疾思不出位事局轅下醫者忘志於玄都揚巳名於綠帙其可得乎術道困窮於斯實至誠當善思此意更識其美非直傳名於後亦是功德甚深比夫脫一鴿于鷹獲活萬魚于池水不可同日而論焉

唐劉禹錫華佗論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為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命係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醫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略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

理攻之然猶不能反其恚執柄者之恚真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悉書焉後之惑者復用是爲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寘于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耶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歎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

一恚而殺材能衆矣又焉用書佗之事爲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舉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近是文舉有高名然猶以可借之爲故事矧他人哉

宋綦崇禮送醫師論　周官歲終稽醫事以爲民之疾病蓋凡受疾者舉可治也唯久之不治遂至以死未見其有治疾而不可治者也巴楚之地俗信巫鬼實自古而然小民以五氣相沴或致厲疫之苦率以謂天時被是疾非醫藥所能攻故請禱鬼神無少暇雞豚牲牢之爲唯恐不豐迨其不能則莫不自咎事鬼神之未至或幸而愈乃曰由禱之勤也爲之數也不然烏能與天時抗乎又有治之不發其疾求之毒日相熏灼一家之人皆至乎病故雖親友之厚百步之外不敢望其門廬以至得病之家懼相遷染子畏其父婦避其夫若富財之人尚得一巫覡守之其窮匱者獨偃卧呻吟一室而已如是則不特絕醫藥之饋其飲食之給蓋亦闕如是以死者未嘗不十八九而民終不悟余嘗訪於人其患非它孫覡師之勝醫師耳嗚呼覡者豈能必勝諸醫哉其所勝之者蓋世俗之人易以

邪惑也夫疾病干諸內鬼神冥諸外良藥所以治內也今不務除疾於內而專求外福之來及其甚也其存郵訊問之宜不復相道不甚謬與夫稼茂田疇爲螟蟊所害唯能悉除螟蟊則稼之秀可實也家蓄高貨而盜入其門主人操刃持挺或殺或捕則貨之厚可全也人之身亦然自陰陽之氣輙遇厲疫當得醫者察聲視色按脉授藥使離諸腹心肝膈然後其體可平若不醫之用易異不除螟蟊而望稼穡之實亦驅盜賊而求家貨之全決不可得矧唯[illegible]之害最爲事要先朝編輯名方頒布天下[illegible]

述時疫之狀實爲纖悉及慶曆中范文正公建言俾自京師以逮四方學醫之人皆聚而講習以精其術其黜庸謬救生靈倖然爲治道之助而世俗罔識朝廷仁愛之意如此而徒惑邪誕而夭性命愚實憫之今已戒醫博士日與醫之徒考神農子儀扁鵲秦和之術一會於岐俞附之道以正繩邪以誠消妄使可治之疾不終害人亦濟民之一事也而廬巴賓之俗尚安故態不知醫効之神信禱淫祀之鬼故刻詞以告

卜十則

孔子問漆雕馮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馮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馮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馮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城濮之戰晉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荊王

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熸是荊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荊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荊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荊人大敗

漢司馬遷日者列傳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

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

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于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于已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于操白

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罔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秏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

芷芎棄于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
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
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
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
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
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
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
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
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
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

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
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
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
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于是乎莊子
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
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
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
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
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
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

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
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
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
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
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
彊國成功盡忠于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
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
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群而賢
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
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

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
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
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
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于
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
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
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
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
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
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

伇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
馬死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
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
主余志而著之
龜策列傳　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
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記已自三代之興各
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
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
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
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

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
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
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
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
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
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
之至微要絜于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
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于人至高祖時因秦
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
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

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
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
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
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
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
力于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
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
中素有眥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
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
亦誅三族夫摓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

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
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
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
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
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于內而時人明察見之
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
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
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
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游蓮葉
之上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

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
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龜能見夢于元王而不能自
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于河還報于
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于刀鋒免剝刺之
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
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
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
右畫員日月之明而時蔽于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
渠逢門禹名爲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
掾又奈何責人于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

直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于三足之烏月爲刑
而相佐見食于蝦蟆蝟辱于鵲騰蛇之神而殆於蝍
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閭
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
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
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
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天下
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章帝拜孔僖郎中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
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
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
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
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
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

范曄方術傳論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
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
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
于墳記矣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
封縢于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闚也至乃河洛之文龜
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

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
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
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
也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
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章其義所謂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
藝之士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後王莽矯用符
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
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
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

爲內學尚奇文質異數不妥於時矣是以通術碩生僉其妖妄不經參議恍惚以爲宜見擯斥長亦云覩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爲此也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猶或同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數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于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斯深于書者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于術數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術者多迷其紛聚之風偏其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甲世祇衍乃陰陽之宗郎顗各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其徒亦有雜才偉德未必體極

幾能含蓄稍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

晉隗炤汝陰人也善于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郎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曰賢夫何能妻曰夫善于易而未嘗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其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甕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王勃八卦卜大演論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以爲分太極者兩儀也分四象者八卦也成八卦者十六將也司八卦者十二月也分十六將者三十二候也分十二月者

二十四氣也分三十二候者六十四卦也司二十四氣者三十六旬也進退于三百六十六日屈伸于三百八十四爻往來飛伏之理盡矣其孤虛消息之端極矣三才之道不可不及也五行之義不能復過也舒之以幽明張之以寒暑會之以生死申之以去就禍福生焉吉凶著焉成敗行焉順逆興焉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又名卦則順背之者則傍通立者稱聖偏據者稱賢聖賢并命之曰三才易之門戶也八卦者易之經緯也六十四卦之變於六十四卦天下之能事畢矣陳而別之極于三百八十

交天下之微理盡矣夫陰陽之道一向一背天地之理一升一降故明暗相隨寒暑相代剛柔相形高下相傾動靜相乘出入相藉混之終而也形之者道也可以一理徵也可以一端睽也故天上則地卑矣水流則火炎矣山盈則澤虛矣雷動則風應矣是以天下有風可以姤矣則地中有山可以謙矣天下有山可以遯矣則地上於澤可以臨矣天地不交可以否矣則天地既交可以泰矣風行地上可以觀矣則雷行天上可以大壯矣山附地上可以剝矣則火附天上可以大有矣風行水上可以渙矣則水在地

上可以比矣雷出地奮可以豫矣則風行天上可以小畜矣雷之與木作解矣則風之與火可以家人矣雷在風上可以恆矣則風在雷上可以益矣風在地下可以升矣則雷在天下可以无妄矣風在水下可以井矣則雷在火下可以噬嗑矣風在澤下謂大過矣則雷在山下可為頤矣雷在澤下可以隨矣則風在山下可為蠱矣澤上有水可為節矣則山下有火可為賁矣雷在水下可為屯矣則風在火下可為鼎矣水在火上可為既濟矣則火在水上可為未濟矣澤中有火可以革矣則山下有水可以為蒙矣火在地下可以明夷矣則水在天下可為訟矣地下有水可為師矣則山下有火可為賁矣澤上于天可為夬矣則澤下有水可為困矣山下有天可以為大畜矣則澤下有地可以為萃矣以山在澤上可為損矣則澤在山上可為咸矣澤上有火可為睽矣則山上有水可為蹇矣上天下澤可為履矣則地下有山可謂謙矣澤上有風可為中孚矣則山下有雷可為小過矣山上有風可為漸矣則澤上有雷可以歸妹矣此天地以對成之義陰陽反合之理故卦相次則反爻以成義易之八卦是也八八相生則錯卦以典理因而

重之是也故聖人之道可縱焉可橫焉可合焉可離焉逆而陳之未嘗逆焉順而別之未嘗順焉三畫以變雖天地之數可無窮也九六相推雖萬二千五百之浩蕩不能踰於三百八十四三百八十四之糾紛不能踰于六十四六十四不能過於八卦張之於八卦不能過四象紀之兩儀兩儀之理達而太極得矣故古往今來寒進暑退死生飢動是非勝結未嘗非兩儀也而未嘗離太極也故曰有寒有暑則兩儀不齊也無思無為則太極未嘗遠也見之則兩儀亦未嘗離太極夫然故不捨二求一未嘗離動以求

靜未嘗離動以達靜也有可有不可非聖人之謂也無可無不可是夫子之心也然天下之理不可窮也天下之往不可盡也有窮盡之地者其唯聖心乎有窮盡之[illegible]發者其惟聖言乎故浮滄海而觀衆水則江河之會歸可見也登泰山而覽群嶽則岡巒之本末可知也[illegible]以貞一德之極權六爻之變振三才之柄壽萬方之動又何往而不通乎又何説而不釋乎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者義之本也非聖人孰能正之故若捨本執末研精覃思非聖人之書則不讀也非聖人之言則不取也庶幾乎神明之德可通乎萬

物之情可類乎本末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君子可不務乎哉

唐于邵著龜論　卜筮生靈之縕聊必遵以信時日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者也自伏羲畫卦周公制禮率先斯道以惠其人故立筮人建卜曰卜職或掌三易以辨乎九筮或開四兆以作乎八命俾吉不相習假爾有常叶乎乾坤調彼昭昧占兆審卦異位同功不其然歟夫以原始要終鉤深索隱類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著辨吉凶剛柔相推而方知禽窮禍福乃戴陽而履陰孫得族類終驗齊莊之雞兆聞鳴鳳便與歎仲之宗然則筮知吾長習聞其語義之何者今試論之且其兆體百有二十夫其頌聲千有二百由是其尚也夫龜者知性命之理有好惡之情吉凶出入之端存知生之幾兆辟甲之長居四靈之間上高法天下平象地交三千歲而遊于蓮葉之上吸以沆瀣之精蓋達其聖也何[illegible]溥之下[illegible]蓄之中宇而無營長而無幾本大衍之數而猶準求元亨之義而為用探賾而知其變[illegible]爻而後其辭質與夫灼而專達居然獨見同乎[illegible]史倂以之佐[illegible]此其[illegible]也衆以之從長又其效也[illegible]人以龜為有知深[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對又

其効也至如[illegible]然[illegible]神之火孔倫反頫之鑄蓋小之也則知[illegible]德成[illegible]所[illegible]長矣故胡[illegible]則灼孟冬命豐蓋先工之[illegible]者[illegible]之常也信矣夫

李華卜論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illegible]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氣於介[illegible]為長[illegible]古之聖者[illegible]而[illegible]之觀其裂以[illegible]吉凶[illegible]求其靈夫[illegible]天[illegible]之[illegible]聖[illegible]之[illegible]之而天[illegible]焉[illegible]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夭
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其明乎無宜介而徵
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決所疑豈合其吉凶乎
洪範曰汝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
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
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療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
不成則屠犬埋而祭之彼鬉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
府器也其神者躍爲龍蛇穿木石入泉淵以至發燭
光發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爲
神固無恣然是亦爲怪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鐘鼓器
械必釁之豈神明貴殺身寵腥歟今亡其禮未聞屋
經濟類編卷九十七　　六十三　卜
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
流皆妄作也夫叢壇墠而布精意求福之來禍不可
致耕夫蠶婦禪一草木倚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祥
如答質歟妄歟穢文之易更周孔之迹以爲至矣揚
子雲爲太玄設卦辨吉凶如易之告君使後代有如
子雲又爲　吉可筮則爻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
德以□之則天地之理可見又焉假夫蓍龜乎又焉
徵夫鬼神乎子不語以全乎道義也

□□論　夫相之術在於清明將之相在於雄
□□□□□珠玉是也爲天下所寶者虎兕是也
爲□□所伏然相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貴當雄者必
□□後不能得大柄無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
□□□混海□然有胚胎而山多美玉劍而爲粹清
明淵鑑錯水精則水不如也而價不及于凡玉終不
得爲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人或有不可測
清而雜者果也故宗亦可然此其大略也余嘗精而
求之多十以才爲介婦人以色爲命天賦是美者必
經濟類編卷九十七　　六十四　相
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卑賤皆恥小器擇折頓亦居萬
人之上色美者雖劉氏之季子夫人之賤亦爲萬乘之
偶然不如清而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
也若□能用此術可以按十得九無所疑也
呂□相論　呂公善相人以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
□□後爲太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
大□□文帝□□求君數人亦□□□帝者後篡
□之□□法之不許矣呂氏自□□后凡
二十八□□□氏自□□凡三十八年間男女族
□□□□泰六呂氏大族也□□楊氏爲八柱

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禍耶爲楊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禍耶爲呂耶得一時之貴滅千世之族彼知刑法者當曰世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爲吾相人矣不爲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况以一女子一男子乎噫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釣一

列禦寇湯問篇　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射 二則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歎曰修身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而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

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飛衛學射于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睹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于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于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請為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博奕二則

漢班固奕旨　大冠言博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奕今博行於世而奕獨絕博義既弘奕義不述問之論家師不能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以應客北方之人謂棊為奕弘而說之舉其大略厥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為仁由己危之正也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跱挐相凌氣勢力爭雖有雌雄未足以為平也至於奕則

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析因敵為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犧罔罟之制堤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頹不振有似瓠子泛濫之敗一棊破窒亡地復還曹子之威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危相劫割地取償蘇秦之姿國本自廣敵人恐懼二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強弱逡巡需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及其晏也至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概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關雎類也紕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為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之聖居故也外偹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略其要事

吳韋曜博奕論　蓋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厲操晨興

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賢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

貴遊述體係人事蹟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
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
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
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
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
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戰陣則非孫吴之倫也考之於
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
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
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
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

且猶旰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
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吴受命海内未平聖朝乾乾
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
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騖博選良才旌簡髦俊
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
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
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
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
將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奕矣假
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顔閔之志也
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
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
名立而鄙賤遠矣

經濟類編卷九十八

明　北海　馮琦　纂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物類

飲食一　則

呂覽本味篇　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賢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在以為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為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士有孤而自恃人

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熄社稷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凡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釁以犧猳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為乎對曰

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蟲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為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𦢈肉之美者猩猩之唇貛貛之炙雋觾之翠述蕩之掔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

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醴水之魚名曰朱鱉六足有珠百碧雚水之魚名曰鰩其狀若鯉而好翼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餘瞀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鱣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己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衣服六則

□子衣服疑篇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強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若近則臣孼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異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為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為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于民至宜至[illegible]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常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則故高則此品用向而下則此品用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卑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細則品此者損貴用豐賤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使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祗卑等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

日之與星以臣不可以疑主賤不可以臨貴下不淩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劉向脩文篇　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天子以鬯爲贄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諸侯以圭爲贄圭者玉也薄而不

撓廉而不劌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贄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群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贄贄者所以質也

唐長孫無忌冕服議　準衣服令乘輿祀天地服大裘冕無旒臣無忌志寧敬宗等謹按前件令是武德初撰雖憑周禮理極未安謹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南至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地數也而此二禮俱說周郊與衮大裘事乃有異按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禦寒理非當暑若啓蟄祈穀冬至報天行事服裘義歸通允至於季夏迎氣龍見而雩炎熾方隆如何可服謹尋歷代唯服衮章與郊特牲義旨相協按周遷輿服志云漢明帝永平二年詔採周官禮記始制祀天地服天子備十二章沈約宋書志云魏明帝郊天亦皆服衮又王智深宋紀曰明帝詔云朕以大冕純玉藻玄衣黃裳郊祀天地後魏周齊迄於隋氏勘其禮令祭服斯則百王通典炎涼無妨復與禮經事無乖舛今請憲章故實郊祭天地皆服衮

冕其大裘請停仍改禮令又準新禮皇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無章謹按令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則三公亞獻皆服衮衣孤卿助祭服毳及鷩斯乃乘輿章數同於大夫君少臣多殊不可按周禮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諸祠則玄冕又云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衮冕以下皆如王之服所以三禮義宗遂有二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著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與王同求其折衷俱未通允

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以十二為節義在法天
豈有四旒三章翻為御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便是
貴賤無分君臣不別如其降王一等則又王者玄冕
之時群臣並著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文
久不施用亦猶祭祀之立尸侑君親之拜臣子覆巢
設硩蔟之官去蛙黽蟈氏之職雖因古禮事不可行
是故漢魏以來下迄隋代相承舊事皆服袞冕今新
禮親祭日月乃服五品之衣臨事施行實不穩便請
遵歷代故實諸祭並用袞冕

劉子玄衣冠乘車議　伏以古者自大夫已上皆

乘車而以馬為騑服魏巳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
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李廣
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眄斯則鞍馬之設
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
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
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
服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
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
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
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

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
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止可配車而行今乘車
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
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
服必也襪而升鐙跣以乘鞍非惟不施古道亦自取
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準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
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
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
收清道之傍絓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
議者皆以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

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
為非當時所撰且觀民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
僧繇畫群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畫
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
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
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
圖義同於此又傳稱政宜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
規模不一秦冠漢珮用捨無恒況我國家道軼百王
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
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榷揚

人之爲殿下親從宿衛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俾此行所以疏進狂言用申鄙見

損益公卿已下冕服議　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帝軒轅氏長而敷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夫日月星辰者象聖王光明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物象聖王澤沾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布教也華蟲者雉也雉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蜼也[illegible]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illegible]代而[illegible]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illegible]人恃以生象聖王[illegible]物之類也黼者能斷[illegible]能決也黻者兩己相背象君臣可否

相濟也逮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爲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袞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爲首章者袞者卷也龍德神異應時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蜼者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之神也粉米由之而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群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昭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而出矣天下之能事又於是乎畢矣今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武山火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龍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踰此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盡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殫東觀之鉛黃無以紀其[illegible]尚不可[illegible]於法[illegible]也[illegible]從龍之氣也水[illegible]別爲章目也此蓋不經之甚

又衮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鷩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鷩冕者鷩鳥也適可以辨刑曹之職也能鷙之者猛毅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功也又稱藻為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此乃蓮莖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若蓮者飾也蓋以蓮為飾木也非謂藻為蓮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藻本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者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豈惟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楯此又不經之甚

也又絺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為制令為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衣服之所以前制出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

肅宗升為皇太子受冊太常所撰儀注有服絳紗袍之文太子以為與皇帝所服同因上表辭不敢當請有以易之玄宗令百官詳議蕭嵩與太子太師等議皇太子撰衣服令云皇太子具服有遠遊冠三梁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翠緌犀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皂領褾襈白裙襦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革帶劍佩綬等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其絳紗袍則是冠衣之內一物之數與裙襦劍佩等無別至於貴賤之差尊卑之異則冠為首飾名制有殊并珠旒及衣裳采章之數多少有別自外不可事事差異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若重則具服輕則從省今以至敬之情有所未敢衣服不可減省稱謂須變名望所撰儀注不以絳紗袍為稱但稱為具服則尊卑有差謹光成德

錢二十七則

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

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污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漢文帝除鑄錢令賈山復上書諫以爲變先帝法非是上下詔責對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賈誼銅布篇　銅布於下爲天下菑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僞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

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爲則鄰於饑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疑爲菑故民鑄錢不可不禁止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僞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

以衒散之則政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備賞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七此謂之七福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爲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祖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

師衆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

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嘆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鼻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並欲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

[illegible]之民[illegible]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
尺之[illegible]其危猶舉兩牛之[illegible]枯之木
詩人所以咨然傷之[illegible]出[illegible]者也臣[illegible]不
達大[illegible]及之一時對過所問知必以[illegible]為
天[illegible]八
宋[illegible]錢[illegible]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
民[illegible]及[illegible]位又[illegible]小輪
郭不成[illegible]者[illegible]雜以[illegible]錢錢轉薄
小[illegible]建患之去歲秦[illegible]濟小無輪郭
者悉[illegible]行民間[illegible]况慶之建議以為宜聽民鑄
經濟類編卷九十八　十七
錢[illegible]之家皆居[illegible]者內平其準式去其
雜偽去泰[illegible]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
二千[illegible]驗之以為五銖輕重定
於漢世[illegible]以降莫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偽
生[illegible]一時施用若巨細總行而不
從[illegible]既不[illegible]偽[illegible]不可禁財
[illegible]已[illegible]數倍之間悉[illegible]土矣今[illegible]縱行細
[illegible]之埋白姓[illegible]之喧[illegible]失難
[illegible]之道莫此[illegible]識者又[illegible]雜
[illegible]改[illegible]議者以為[illegible]改鑄

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國舒民愚以為不
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之而民間姦巧
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嚴立禁而利深難絕
不一二年其弊不可復救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
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遠利未聞切患猥及富商
得志貧民困窘此皆其不可者也乃止
明帝泰始[illegible]民私鑄錢由是錢貨敗亂千
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
之綖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
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經濟類編卷九十八　十八
齊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建元末奉朝請孔顗
上言以為鑄錢之要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
用為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以盜鑄
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漢興鑄輕錢
民巧偽者多至元狩中始惡其弊乃鑄五銖錢周郭
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鋊而民計其勞不能相償私鑄
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illegible]不患無銅乏工
苟令民不[illegible]盜鑄[illegible]四銖至景和
錢之[illegible]鑄紛紜而起
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不重[illegible]

重無輕行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
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
也愚以爲宜如舊制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
若官鑄者已布於民便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
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
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
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太祖然之使諸州郡大市銅
炭會宴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悛上言蒙山下有
嚴道銅山舊鑄錢處可以經略武帝從之遣使入蜀
鑄錢頃之以功費多而止

北魏多細錢米斗幾直一千高道穆上表以爲在市
銅價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示
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彌衆今錢
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置之水上殆欲不沉
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宜改
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錢
計私鑄所費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
刑廣設也楊侃亦奏乞聽民與官並鑄五銖錢使民
樂爲而弊自改魏主從之始鑄永安五銖錢
初梁江東唯建康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
州郡雜以穀帛交廣專以金銀爲貨武帝自鑄五銖
及女錢二品並行禁諸古錢普通中更鑄鐵錢由是
民私鑄者多物價騰踊交易者至以車載錢不復計
數又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
十爲百名曰西錢建康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詔曰
朝四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頃聞外
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
賤乃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徒亂王制無益
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爲期若猶
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三年詔下而人不從

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云
周齊所鑄錢凡四品及民間私錢名品甚衆輕重不
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背面好肉皆有周郭每一
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關不如樣
者沒官銷毀之自是錢幣始壹民間便之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爲之民間不勝其弊唐
高祖即位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
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便之命給事
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迴環可讀
明皇敕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歛人間惡錢鎔

之更鑄如式宋璟請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價買百
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其後敕
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以斂人間惡錢送少
府銷毀
宋璟復嚴禁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
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繫由
是人多怨者時璟與中書侍郎蘇頲建議嚴禁惡錢
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以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括惡
錢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明皇於是貶隱之官罷
璟爲開府儀同三司頲爲禮部尚書以源乾曜爲黃
經濟類編卷九十八　二十一　錢
門侍郎張嘉貞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於是弛錢
禁惡錢復行矣
張九齡請不禁鑄錢敕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
啓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
曰若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鑄無利
易而可久簡而難誣且夫錢之爲物貴以通貨利不
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左監門劉秩曰夫人富
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若許其私鑄貧者
必不能爲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
[illegible]漢文帝時吳王濞富埒天子鑄錢所致也明
皇乃止
劉秩請禁私鑄錢議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勑欲
不禁鑄錢更令百寮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
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公得其術而國以霸周
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
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改作詢之
芻蕘臣雖蠢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爲上幣
黃金爲中幣錢布爲下幣夫三幣握之則不補于煖
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
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
經濟類編卷九十八　二十二　錢
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貧之在君
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
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
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
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
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
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
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
利雜以鉛鐵則惡惡則不重禁不足以懲息今塞
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

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鄰于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可以行人之理亂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爲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

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于前而爐不　加于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爲輕錢錢輕禁寬則行錢重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于采用者衆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于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必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

明皇命有司出粟帛及庫錢數十萬緡於兩市易惡錢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爲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於是商賈囂然不以爲便衆共遮楊國忠馬自言國忠爲之言於上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如故

元稹錢貨議　奉進止當今百姓之困衆情所知欲減税則國用不充欲依舊則人困轉甚皆由貨輕錢重征税暗加宜令百寮各陳意見以革其弊者臣以爲當今百姓之困其弊數十不獨在於錢貨征税之謂也既聖問言之又以爲黎人之重困不在於征税

之暗加患在于剥奪之不已錢貨之輕重不在議論之不當患在于法令之不行今天下税賦一法也厚薄一槩也然而廉能莅之則生息貪愚莅之則敗傷蓋得人則理之明驗矣豈征税暗加之謂乎自嶺已南以金銀爲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爲交易黔巫溪峽大抵用水銀硃砂繒帛巾帽以相市然而前人以之理後人以之擾東郡以之耗西郡以之贏又得人則理之明驗也豈錢重貨輕之謂乎自國家置兩税已來天下之財限爲三等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留州皆量出以爲入定額以給資然而籍有進獻

以市恩者有以[illegible]以罔私名者有藏鏹滯帛以貽
子孫者有[illegible]以[illegible]第宅者彼之倖入有常也
公私有分也此何從而得之又國家制度支轉運已
來一則[illegible]以[illegible]一則受財以經費近制有年進
月進之名有[illegible]三節之獻彼之管鹽有常也受財
有數也此又何從而得之且百姓國家之百姓也財
貨國家之財[illegible]不足則取之有餘則捨之在我而
已又必援之[illegible]之利權狥彼之[illegible]恩成我之怨
府哉今陛下[illegible]兆有問群察誠能禁方鎮大臣
不時之獻[illegible]別進之名絕賂遺之私節

侈靡之俗峻風[illegible]之禁深贓罪之刑精殿考課之條
慎選守人之長若此則不減稅而人安不改法而人
理矣至於古今言錢帛之輕重者熟矣或更大錢或
[illegible]私鑄或[illegible]或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銷毀或
[illegible]用或禁滯積皆可以救一時之弊也然而或損
或益者益法有行不行之謂也臣不敢遠徵古證竊
[illegible]凡物已有公私用禁錢之令次有交易錢
[illegible]之法近有[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之限毋更守尹則
[illegible]得加除之[illegible]于公私錢
[illegible]積錢不出于[illegible]行于市井

亦未嘗[illegible]一夫點一吏賜一[illegible]壞一蓄藏豈法不
便于時[illegible]不至也陛下[illegible]採古今救弊之
方[illegible]必行之令則聖祖神宗之法制何限前賢
後智之[illegible]何窮[illegible]將愚臣[illegible]古人之見自稱[illegible]
弊之術哉

錢重物輕議　作法於人必求適中苟非濟衆是作
不臧所以夙夜[illegible]其術伏奉制旨旁採廣察
臣實有司敢不[illegible]所見上沃聖聽今乃
備數廉[illegible]無乃失有司夫職之曠負尸位
素餐之[illegible]乳多是用不集盈庭之言自古所

知至於[illegible]出穀帛發公府之朽貫[illegible]私室
之[illegible]流必通物定恒價群議所共指事皆然
但在陛下行之有可遵守利害之說自足可徵若更
將[illegible]引古今[illegible]有齊盡餅無益國經恐重空
文不敢[illegible]議
[illegible]錢行法久[illegible]米斗至七千錢人相食京兆
尹鄭叔清捕私鑄錢者數月間[illegible]死者八百餘人不
[illegible]乃出[illegible]錢當十其
[illegible]史[illegible]
[illegible]凡錢[illegible]

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為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鑪歲入百萬今纔十餘鑪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商賈之室及流入四夷又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穆宗從之始令兩稅皆輸布絲纊獨鹽酒課用錢

後唐鴻臚少卿郭在徽奏請鑄當五千三千一千大錢明宗以其指虛為實無識妄言左遷衛尉少卿同正

後晉高祖敕禁民作銅器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喪亂以來皆廢絕錢日益耗民多銷錢為銅器故禁之

吳越王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鐺釜野有鏵犁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國用羞乏而自示空虛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啟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南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臣事於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錢益少物價騰貴禮部侍郎鍾謨請鑄大錢一當五十中書舍人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始皆不從謨陳請不已乃從之是月始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寶與開元錢並行

元世祖時盧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

自明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於右丞家耶將取之民耶取於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彧亦極言世榮不可用帝大怒下彧吏欲致之法尋釋之

葉李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二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

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時宋宗室趙孟頫初膺薦入見詔令與議適刑曹欲擬贓罪滿至元鈔二百貫者死孟頫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及今二十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後二十年至元鈔必復如中統矣若計鈔抵法疑於太重或以孟頫年少來自南方意頗不平其言詰之曰今朝廷用鈔故犯法者以鈔計贓汝以爲非欲沮格至元鈔邪孟頫曰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謂至元鈔終無虛時寧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慚而止

元行鈔法鑪皆以錢爲文而廢錢弗鑄至是武宗始詔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大冶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鑄行銅錢慮有相妨令民間拘收銅器甚恐民殊不便乞令與省臣詳議不報

順帝時丞相脫脫欲更鈔法乃集省憲兩院共議之先是左司郎中武祺以鈔法不行請如舊凡合支名目於總庫轉支從之至是與吏部尚書偰哲篤迎合丞相意請以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爲母而錢爲子衆皆唯唯惟國子祭酒呂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爲母而令銅爲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爲[illegible]故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慮下民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爲國家利偰哲篤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僞將滋多偰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

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偰哲篤怒曰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行不得行不得丞相脫脫見思誠之言猶疑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於廟堂中大聲厲色耳於是[illegible]御史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行省左丞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illegible]鈔通行如故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illegible]踊逾十倍及其兵興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國用由是大乏之

寶二則

劉向雜言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于外者君子比情焉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

爲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于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刑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爲玉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況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讎也于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讎于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興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小兒子兒子必取摶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

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觕其取彌觕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琴二則

秦莊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莊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莊侯曰善哉

蔡邕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　邕之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憘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蜋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蜋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蜋之失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于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鼎三則

漢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為周鼎而壽王獨以為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愈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宋徽宗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帝亦幸行酌獻禮鼎名一殿周以垣墻上施埤堄墁如方色外築填墁之中央曰帝鼐北曰寶鼎東曰牡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坐大鍾及二十四氣鍾時新樂亦成賜名大晟置大晟府建官屬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加撫魏漢津虛和沖顯寶應先

生帝之宇九成宮前有鐵柱北方寶鼎忽破水流
溢於外或者以爲北方致亂之兆

蘇軾漢鼎銘　鼎之爲器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
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
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
美而已及其衰也鼎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
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
之爲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始問其輕重
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
三虎之垂涎而睨己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秦裂周

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
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
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
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
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
皇漢武帝乃始省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
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
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
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
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銘曰惟五帝三代及秦
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兹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
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鼎猶傳者乎不寶
此器而拳拳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酒上一則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子無忘其飯牛于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時

必不驕矣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紹續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

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釂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漢陳遵三爲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

漢書陳遵傳先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
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
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
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爲瓽
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
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
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
喜之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
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
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

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
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晉劉伶酒德頌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
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
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提
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
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
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踑踞
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
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

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
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唐皮日休酒箴　皮子性嗜酒雖行止窮泰非酒不
能適居襄陽之鹿門山以山稅之餘繼日而釀終年
荒醉自戲曰醉士居襄陽之洞湖以舟載醨酎一
瓶往來湖上遇興將酌因自諧曰酒民於戲吾性至
荒而嗜於此其亦爲聖哲之罪人也又自戲曰醉士
自諧曰酒民將天地至廣不能容醉士酒民哉又何
必劉伶之徒粉黛之産也襄陽元侯聞醉士酒民
之稱訊于皮子曰子耽飲之性於喧靜豈異耶皮子

曰酒之道豈止於充口腹樂悲歡而已哉甚則化上
爲淫溺化下爲酗禍是以聖人節之以醴酤諭之以
詰訓然尚有上爲淫溺所化化爲亡國下爲酗禍所
化化爲殺身且不見前世之飲禍耶潞酆舒有五罪
其一嗜酒爲晉所殺慶封易內而耽飲則國朝遷鄭
伯有窟室而耽酒終奔於駟氏之甲欒高嗜酒而信
內卒敗於陳鮑氏衛侯飲于籍圃卒爲大夫所惡嗚
呼吾不賢者性實嗜酒尚懼爲酆舒之僇也豈吾不
爲也又焉能俾喧爲靜乎俾靜爲喧乎不爲中溺
溺于不爲酗禍之波乎既淫溺酗禍作箴以自儆不爲

慶封乎鄭伯有乎欒高乎衛侯乎蓋中性不能自節因箴以自箴曰酒之所樂樂其全真寧能我醉不醉於人

宋蘇軾酒經　南方之氓以糯與秔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麪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

而勻停也釀者必甕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也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潤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篘絹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

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皋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

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功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蘇軾三馬圖贊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飭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

除邊患師雄許之遂擒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為未始見也然上方恭默思道八駿在廷未嘗一顧其後圉人起居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明年羌溫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備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奇為熙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為請乃得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為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

亦何所用事遂寢干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校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閱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為之贊曰吁鬼章世悍驕奔貳師走嫖姚今在廷服虎貂效天驥立內朝入尺龍神超遙若將西燕昆瑶帝念民乃下招藩歸雲逝房妖

經濟類編卷九十九

明 北 海 馮 琦 纂
余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雜言類一

似是而非

呂覽當務篇　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辯者為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為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為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為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中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備說非六王五伯以為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湎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殼其頭矣辯若此不如無辯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

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
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
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
若無信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
卒然相遇于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
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于是具染而
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紂之
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
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
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

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
妾之子紂故為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
疑似篇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
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劒者之所患患劒之似吳干者
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亡國之主
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
人之所加慮也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周宅酆鎬近
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于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
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
當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
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
于後戎寇眞至幽王身之乃死于驪山之下為天下
兵此夫以無寇失眞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
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故形骸相離
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
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梁北有黎丘
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
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
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
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

昔也往責于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夫
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于市欲遇而刺
殺之明日之市而醉其眞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
逝迎之丈人望其眞子拔劒而刺之丈人智惑于似
其子者而殺于眞子夫惑于似士者而失于眞士此
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跡不可不察察之必于其
人也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于澤而問牧童入于
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
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似順篇　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之為

倒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荊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也甯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

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耻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于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為安豈一道哉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尹鐸為晉陽下有請于趙簡子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見中行寅與范吉射也鐸往而增之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嘻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諍治此人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患而況群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為之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之而況鐸歟君其圖之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濁世矣簡子當此世主之患恥不知而矜自用好愎過而惡聽諫以至於危恥無大乎危者

虞慶為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橈以橈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

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為之而屋壞

一曰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橈塗濡則重以橈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范且曰不然張弓一日而蹈弦三日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

韓非問辯篇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于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王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遵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

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功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爲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群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爲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

珠于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外儲說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

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爲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爲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八說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爲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爲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聖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呂覽離謂篇　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衆口熏天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爲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國之主不自以爲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可無辯也可不可無辯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爲國之禁也故辯而不當理則僞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僞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窮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

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爲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爲顧可以見人乎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

者意之表也察其表而棄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
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
其與幡言無擇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
辯之約車十乘將使之荊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
王乃止其行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
寡能其有辯不若無辯周鼎著倕而齕其指先王有
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

淫辭篇　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
辭焉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
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

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
趙相與約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
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
王不悅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
之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
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
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
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
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孔穿不
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
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
難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
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將從難
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
穿辯荊柱國莊伯令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奚如曰
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令謁者駕曰無馬令涓人取冠
進上問馬齒圉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人有任臣不
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宋有澄子者亡緇衣
求之塗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
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為也澄

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
衣襌緇也以襌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宋王謂其相
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
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
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
時罪之若此則群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
鞅之對也不若無對惠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
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
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邪翟翦曰不可惠王
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輿

謣後亦應之此其于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

無用

客有爲周君畫策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策者同狀周君大怒畫策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畫策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策同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于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披髮以子之所長游于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矣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何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

[illegible]成不爲鄭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
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
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
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
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輗拙爲鳶

呂覽貴因篇　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
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
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
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
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塗也竫立
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
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
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
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

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
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
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故
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則武
王固知其無與爲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
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
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朅
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
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
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

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
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
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為人
之所欲己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
穫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
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
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
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
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
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

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
因也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彌子瑕見
釐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
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者無敵國雖大民雖衆何益
尹喜三極篇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
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
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
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
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
舍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

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
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
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
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
天下天下歸功于聖人聖人任功于天下所以堯舜
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自然

韓非喻老篇　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于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功名篇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晉嵇康君子無私論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于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于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為君子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

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為貴者是賢于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于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于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于是而後為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略如此

古道不可用五則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毋自信也

韓非外儲說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于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

經濟類編卷九十九　二十　古道不可用

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八說　摺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程首射侯不當强弩趨發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櫜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當今爭于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

用人篇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于赭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于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于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于此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于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經濟類編卷九十九　二十一　古道不可用

呂覽察今篇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于此其所為欲同其所為欲異口惽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

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釋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荊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荊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荊人尚猶循表而導

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為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鋣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有過于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荊國之為政有似于此

意有所移二則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漢劉向雜言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總衆議而定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天而發已射五步之內又復參天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

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觿不可爲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爲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爲顯士

明有所蔽三則

呂覽去尤篇　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者不見西牆南鄉視者不睹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相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己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

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爲甲無以組此邾君之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

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
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以瓦
投者翔以鉤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其祥一也而有
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蓋内掘曾
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
者之相妬也皆有所乎尤也老聃則得之矣若植木
而立乎獨必不合于俗則何可擴矣

聽言篇　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
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
聖王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歡樂大其鐘鼓侈其臺

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夭
膌壯狡汔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辠之國以索地誅
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
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其勢
可宄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痺其守甚寡
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周書曰往者不
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
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于義不以
愛愛利之爲道大矣夫流于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
者而喜矣及其朞年也見其所嘗見物于中國者而
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
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閒故賢王秀士之欲憂
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
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其與人穀言也其有辯
乎其無辯乎造父始習于大豆蠭門始習于甘蠅御
大豆射甘蠅而不徙人以爲性者也不徙之所以致
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
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于學問不學而能聽說
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孫龍之
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議公孫

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
可不獨論

去宥篇　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
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于已也
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爲人甚險將奮于說以
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
子不說遂辭而行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
于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于取少主何益不
以善爲之愨而徒以取少主爲之悖惠王失所以爲
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

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群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荆威王學書于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有中謝佐制者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王以爲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却豈不難哉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激王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鄰

經濟類編卷九十九　二十八　明有所蔽

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夫請以爲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爲昏以白爲黑以堯爲桀宥之爲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

人各有能有不能　一則

劉向雜言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忘炙選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忘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爲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

經濟類編卷九十九　二十九　人各有能有不能

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塼隋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驥騄駬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鏌鋣拂鍾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誠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

甘戊使于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爲王者之說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

長譁㞐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驥騄駬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將爲利名聞天下匠以治石不如斧斤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

精誠感動二則

呂氏春秋精通篇　人或謂兎絲無根兎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或軵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月也者羣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聖人形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養由基射先

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先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劘研順其理誠於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睹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

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于門下而悲之動于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于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具備篇　今有羿蠭蒙繁弱于此而無弦則必不能

中也中非獨弦也而弦爲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于郼薄矣武王嘗窮于畢程矣伊尹嘗居于庖廚矣太公嘗隱于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于魯君與之俱至于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于君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于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于亶父三年巫馬期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于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期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

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期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闇行若有嚴刑于旁敢問宓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于亶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于情精有精乃通于天乃通于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于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之務莫若誠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

不若見其間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

務大二則

呂覽務大篇　嘗試觀于上志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于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于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燕爵爭善處于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于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

父子兄弟相與比周于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細大賤貴交相為贊然後皆得其所樂

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

若聞乎彼聽曰聞先王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彼聽對曰有之夫士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士之道行則又何死亡哉故彼聽之不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孔墨欲行大道于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博志篇　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俗主則不然有大

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為之任也冬與夏不能兩刑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庳用智褊者無遂功天之數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闕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　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于天下以為

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于學者無肯為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今有寶劍良馬于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

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荊廷嘗有神白猿荊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荊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猨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夢受秋駕于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上二士者可謂能學

奚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勸後世已

十過

韓非十過篇　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于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于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于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于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于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為

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廄而著之外廄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公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illegible]假之道

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尅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虞其害故曰顧小利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為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拘齊慶封中射士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群臣從而劫之靈王餓

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于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

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于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于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

于郎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
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
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于清徵
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
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
蛟龍畢方並鎋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
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
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
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
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

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
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
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窮身之事也　奚謂
貪愎昔者智伯瑤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
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
曰不可不與也夫智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驁愎彼來
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
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
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
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令人請地

於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
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如
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諾因令人致
萬家之縣一於智伯智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狼之
地襄子弗與智伯陰約韓魏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
告之曰智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　使韓魏而寡人
不與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
夫董閼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
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君曰諾乃召延陵生
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

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
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
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
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于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
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
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
之繕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
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
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
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

皆以荻蒿楛楚牆之有楛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
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箘簵之勁弗能過也君曰
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
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用之於
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
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
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
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
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
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

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
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
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
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智伯之為人也麤中
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為之奈何張孟談
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因
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
以報二君之反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
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於
轅門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智伯曰二君貌將有

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
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
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旦暮將
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
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
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
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
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
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
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

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
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智伯曰破趙而
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
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
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智
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
其前大敗智伯之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軍破國分
為三為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
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illegible]

得國失國何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于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于土簋飲于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于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于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

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于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于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人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逄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于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于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如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

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内豎刁自獖以為治内
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
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為事君
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
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
仲曰不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
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
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于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
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為人也堅中而
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可以

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隣國此霸者之
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
隰朋而與豎刁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
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
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虫出于戶故桓公之
兵横行天下為五伯長卒見弑于其臣而滅高名為
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于
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為人笑之始也　奚謂
内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
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為和于秦哉因賂以

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于秦而害交于楚也君曰
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
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
都而驅其練甲秦韓為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
廟祠而求也其為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
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
之信意于秦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
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
曰報韓君韓君大說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
我者秦也以名告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

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
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于楚冠蓋相望
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為諸侯笑故曰内不量力外
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
公子重耳出亡過于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
叔瞻侍于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
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
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
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
不及禍來連我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

與在前吾是以不桀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于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于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群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群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群臣皆曰善

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國小而迫于晉楚之閒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涖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經濟類編卷九十九終

經濟類編卷一百

明 北海 馮琦 輯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雜言類一

雜言一 二則

管仲戒章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

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御正六氣之變禁止聲色之淫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　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

劉安人間訓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

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
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
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
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
之前而不輊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
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
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
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
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
之屋以突隙之熛焚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

莫蹪於山而蹪於垤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
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惓而索良醫也雖有
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
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
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
度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
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
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
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
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

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
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
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
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
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
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
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荊人鬼越人禨人
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
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
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

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
下而無所綣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
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
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欒
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
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
而終於身死國亡此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
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
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眾人皆知利
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

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歟　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為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袪薄腋出之者

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友也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而休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為人也耆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眾也不

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為僇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溫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眾人之所以為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忤　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

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麑母隨之而號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麑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號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

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趙舍不可不察
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功非
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　事或奪
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
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
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
不已爲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
侯諸侯必植耳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
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
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

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
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也
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
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
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
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
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
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
也　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
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

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
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
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
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
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
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
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
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
吞天下而已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三
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

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
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居一
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
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
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
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
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
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
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
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

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夫禍
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
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
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
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
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
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
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
深不可測也　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
以忤其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魋將爲室問匠人匠人

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土必將撓以生材任重
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
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
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竘然善也而後果敗
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
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
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
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
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
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熙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

而至此爲窮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
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
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
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
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
近或近之而遠　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
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括子以報
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鄰國而圍平陸利
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
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

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
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
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
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
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日以疏無害子日
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
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
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
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
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

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
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趍而審
行也　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
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奈何咎犯曰
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其
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
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
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
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
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

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
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
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
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
匱乏大夫病為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
安無為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
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
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為之次矣不及今而
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為人也粗中而少
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

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
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
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
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
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二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
者而高赫為賞首群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
也而赫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
危社稷殆群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
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
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

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
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
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
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
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
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蓄積於民君以
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
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
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
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嘗侵魏

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
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為東封上計而入三倍
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
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
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
閒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軛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
休息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
可罪也　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
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
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

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
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
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
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
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明舉兵襲鄭過
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
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
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
勞之三率相與謀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
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

之大破之殽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
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
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
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
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發
　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
之陳夏徵舒弒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
討有罪遣卒戍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
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
誅罪人群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

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
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
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
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
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為智
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
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
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
圍之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
務為君廣地者也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

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故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

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爲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也　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荊平王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荊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說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計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聞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

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　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讎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讎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因此有

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剟索之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怳而後能得之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

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在鼷穴一墣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浣者多矣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鬭雞郈氏介其雞而季氏爲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

昭伯怒讃之魯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鬭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

棘楚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蚊虻走牛羊此之謂也　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駢脅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

弗能爲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絓羅網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箑也且塘有萬穴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墻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齧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夫仕者先避

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篾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䎃淩乎浮雲背負靑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攓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騖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顔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經於山中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掩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

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　事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王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

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捲而至於戲劉項與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修城以備亡不知築修城之所以亡

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鷇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

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

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搆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

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

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

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
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
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
遂滅之此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茝美人之
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滫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
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
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
降而樹穀氷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
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
若厲无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

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
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爲墨
而殘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
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
而用之則爲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
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
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
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祿而顯所行同也
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
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

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
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
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
之顏色卒而遇餓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過宮室廊
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
終其壽内熱而死豹養其内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
而疾攻其内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
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
化而内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内不化所以全身也
故内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

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
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
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
下而天下稱仁焉荆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
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
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
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
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
贖之衛國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
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

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郤不量力而輕敵莊公
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廻車而避之勇武聞
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馬而魏國載之齊莊
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
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蔭暍人於樾下
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
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
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
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
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楚

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
者也　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
萬人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
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
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
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
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
能止魯君聞之撤鍾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
君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
無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

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
不能為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
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
由之道斂射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
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
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
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
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
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
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蓍龜兆今

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
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
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
說矣魯哀公為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
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
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
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
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
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
欲為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illegible]

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鯈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擐厮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　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

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懂於天下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踹足而怒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於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

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詮言訓　洞同天地渾沌為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

一同出於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窮皆爲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眞人眞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以名尸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爲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

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爲王子慶忌死於劒羿死於桃棓子路葅於衛蘇秦死於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有枉己而能以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己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

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而德無位矣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況託於舟航之上乎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

必不成於道故廣成子曰愼守而内周閉而外多知
爲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已而能
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
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
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
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强勝不若已者至於與
同則格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
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便用之
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
故能處之泰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

王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携幼扶老而從
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無以
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
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
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
禹也聽獄制中者皐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
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已用不得其道伎藝雖
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
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
謂歙之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

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已以遊於世孰能訾之
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
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
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
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
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
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
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
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
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攘也禍之至

也非其求所至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
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已也故閒居而樂
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
無則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
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内從化文王修
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已之
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
爲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剉也福
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不成則

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殽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柏莒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已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爲善則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

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爲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爲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僞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

者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爲善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已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質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治不修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爲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事之敗也不足以敝身故重爲善若重爲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爲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

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人能接物而不與已焉則免於累矣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鄧析巧辯而亂法蘇秦善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無章修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鬭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揜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illegible]湯武之賢暴也湯武

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
也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
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贍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
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
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迹於爲善而
息名於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
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
貨殫而欲不饜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
盟則約定而反無日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而無自
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愼修其境

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
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效死而民弗離則爲
名者不伐無罪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
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
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
君道者非所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不
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患可謂
無爲矣夫無爲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
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
一身之身既數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

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
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
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
博而智淺以淺贍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
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負而辭助
一人之力以圖強敵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
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
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爲讎少取多與
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
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

而道術之可修明矣聖人勝心衆人勝欲君子行正
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
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
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
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
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欲也食之不寧於體
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以義爲制
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爲
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飢而大飧非不
澹也然而弗爲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

所取夫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　牛之鼎沸而蝇蚋弗敢入崑山之玉瑱而塵垢弗能污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

爲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也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直己而足物不爲人贛用之者亦不受

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爲害始福則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爲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爲可以託天下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

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己
之所生乃反愁人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
之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
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
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
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
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無瑰異之行
服不視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
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而與衆同無以名之此
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爲也非性

所有於身情無符檢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構耳
豈加故爲哉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爲悲不得已而
舞者不矜爲麗歌舞而不事爲悲麗者皆無有根心
者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行
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
欲馳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
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
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
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
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

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絃之
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周公殽臑不收於前鍾
鼓不解於縣輔成王而海内平匹夫百畮一守不遑
啓處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
足使人爲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
能剥狗燒彘弗爲也弗能無虧俎豆之列次黍稷之
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爲祝
無害於爲尸不能御者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故
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

雖急大絃必緩無爲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
無爲制有爲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
於數則寧今與人卞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
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
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决之非以智不
爭也兩人相鬬一羸在側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
鬬者雖強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鬬也由此觀之
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
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闇行繆改終
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詘有福則贏有過則悔有

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瓶甌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内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袵席弗能安也菰飯犓牛弗能甘也琴瑟鳴竽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

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爲天子而不免爲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内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瘦而無溉於志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

爵之間反生鬬鬬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樂之失刺禮之失責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雚蕈樽之上玄樽俎之先生魚豆之先泰羹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

王貴之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遴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爲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

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蕪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自死而天地無窮亦滔矣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以浮游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為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為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

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塟其骸於曠野之中祀神鬼神於明堂之上神貴於形也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太沖